



## 上海至西安

### 西行之始因——大哉母命

“一·二八”沪战时，余方留新加坡，代余父董理所营之橡园事业。一日奉母电，召余迅速归国服务战地。欣然命舟，至则《淞沪协定》已成，失望不可言说。乃废然买棹，省亲于莆田故乡。余母于余兄若妹之功课，督责向严，而视余尤厚。仁慈徘徊，爱护周至。既别久言旋，乃牵衣抚发，携之膝下，一若童时。余父固亦今世之端厚长者也。入门顿感天伦乐趣，为人生无上之幸事，而泪反盈眦。

余母盖巾幗中，须眉者流，平昔信基督至恪，持家外尤热心国事，素为合邑中西人士所景仰。每见局势日非，歎歎不怿。当九一八变作，东三省沦陷，而一·二八之战复起，母悲愤不自聊。逮十九路军之捷报频来，遂色然而喜。不图路阻援绝，尽弃前功，终乃构成可耻之《淞沪协定》。此中委曲，事过始明。方其罢战言和，举世骇愤，而余母于邑更不能堪，减食废眠，寢成不起。悲夫悲夫，淞沪之辱，固全民族之所永志不忘，而余复因之失吾

至爱之慈母，则又终天私痛也！

母尝诏余兄妹曰：“吾平时节衣菲食，培养尔兄妹八人，欲使受高等教育者，余兄妹卒業英、美各国者凡五，非冀尔等出仕荣宗，或经商致富，不过为国家成就人才，以备及时之用耳。今国危矣殆矣，正尔等受恩报国之年。生为大中华国民，苟不能为国雪耻分忧，是为厚颜偷生，宜不齿于同类，在家为不孝之子，在国为不忠之人。尔等其永志吾言，勉力迈进！”呜乎，吾母数十年爱惜儿女之苦衷，于是尽白。余于兄妹间，才至不敏，而所学复粗薄不足应世用，惧无以副母氏之厚期。然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其力虽微，其志足取。尝念国内贤豪，宜不乏热心救亡者。余他日倘竭其所能，以为复兴民族万一之助，则愿执鞭前驱，尽其在我，固不必功自我成，始谓爱国。国家累百年来之积弱，谁谓非滔滔不自度量者强欲出头之所误也。有志之士，其忍目击沦胥之至而袖手乎？

是年夏，举家避暑福州鼓岭别墅。某日于公益社内，遇有新自西北归来之女教士，痛述西北灾况严重与妇女愁惨，声泪俱下。全堂黯然，余母更悲不可抑。时海内新闻亦高传开发西北之声浪，遂更引起吾母注意西北问题。当余留学英、美时，习闻外人盛称我西北为世界之天堂，又目为世界之秘密宝藏。间有西人同学者询余以西北地理气候人情物产，余乃瞠然无以应，心焉耻之！遂分其读书余力，从事研究，归国后益感其性质之重要。抵南洋，见侨胞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备受凌侮，辄思以开发西北，为侨胞辟新生路以济其穷。余兄鸿宾素富革命思想，急公好义，颇得侨胞信赖。闻余所计，极表同情。既相聚山中，母子兄弟姊妹，旦夕研讨西北问题，孜孜不辍。余母尤觉兴奋，命余弟入市中遍索有关西北史地图籍，逐日参究，几忘寝食。经两月之久，余母于西北情形，已具相当认识。一日，召余兄妹曰：“吾国之国防当在西北，而非全在东南。盖沿海地域虽美，既为帝国主

义者据为逐鹿之所 使吾无西北为后盾 终恐难于保全。复兴中华民族，完整锦绣河山，舍巩固西北之国防，则无由植其基础。惜西北气候严寒 交通梗阻 国人视为畏途绝域 相戒无前。政府及人民 不早并力关心 吾恐一角版图 仍将随时易色。一旦大战再起 我且尽失根据 永入沉沦。”言时老泪滂沱 频挥不止。继乃谛视余久之 忽改欢颜曰：“儿乎 尔体力强健 且素持不畏难、不苟安、不自私三义 今日本事 舍尔奚择 且尔为一女子 如作西北壮行 尤能打破国人畏难之心理 则所于国家开发西北者，其效匪浅。儿如发愿考察者，亦不枉余以往培植之初心。况吾辈为基督信徒 本博爱主义 救民水火 乃应尽之义务也。儿乎！尔意云何？”余闻命唯唯！念不当背亲训。顾余时方蓄志往投东北义勇军以偿杀敌复仇之愿，私计颇难两全，因举以告之余母。而余母非之 且责余曰：“东北已不幸而失 爱国男儿 相率以热血溅敌 暴死原野 志固可悯而心亦孔嘉 但事实上无充实有力之后援 终鲜有济。夫拼一死以为国殇 事似难而实较易。今余原尔勉为其难者，以西北荒旱连年，盗贼盈野，人烟垂绝，且多高寒之区，须如尔能真实履行三不主义者始克达其目的。况吾人既深知西北为全民族之根据地，值国防要冲，为收复失地之良好基础。来日艰难且甚，今非吾等以一死了之之时。此中意义之重轻 何止霄壤。儿奈何不深察耶？”余既聆母之训 深服所见远大 遂谨跪受命而垂泪诺之。余妹荫民亦尝负壮志 以木兰自许 耻后于男儿。闻母谕奋然欲同行 嗣以人事拘牵中止。余即以是秋束装至沪 临行余父资以千金 母赐六百金 且曰：“但努力前进 勿坠志 毋忧资斧之不继也。”父母恩深 国民责重 余虽无似 敢不勉焉 吸沪 四方亲友 闻余将往西北 引为大疑 盖不信一席丰履厚之女儿 能独步万里荒寒之绝域。或目为理想 闵其愚顽 关心个人利害得失而多方议阻其行者 颇不乏人。顾余既存天下无难事之决心 加以父母之望特

殷，自信上帝必能临我。此行虽止为初步之考察，闻见宜必至微。然得以本身亲历所得 持慰余母 普告国人 引起同胞研究之兴味 俾相互继续努力 协助政府他日开边之功。一己之生命至微 牺牲固所不惜。生当此土 不幸而遭危时 既忝列于知识一流 奈何安于目前之逸境。常人所目为一身应有之幸福 余固自乐捐除 虽剑树当前 义无反顾。当余敬执此义 答谢亲友之际，众中许为知言者盖稀。独黄警顽先生则力赞之，意殊恳切。黄君广交游 持躬甚严 而同情心极富 向无报施之念 知者莫不推许。余微志克谐 实得其助力不少。诚风尘中具有特识伟量者也！

### 征车发轫

抵沪连旬，作西行之预备。辱各方亲友为举盛大之欢送会，且垂教至多 引为感慰。行之前夕 复承留心边区之同志 假慕尔堂为余饯别。伟言名论 启发尤详。座中有甘、青两省同志王佐卿、石殿峰、罗竹亭三君者 叙述西北同胞所遭天灾人祸 其颠沛流离惨状 使余心酸泪堕 感念不置。王君等建议勿仅作航空泛游式之考察 当取道潼关 仗车骑西行。虽艰苦倍之 然沿途可因之与灾黎接触 且击口询 易明真相。余极以所见为合 决焉就道。离北站时 盖十一月二十四日之夕也。车未发轫 诸戚友复走送长亭 情意之殷 不能无念。一声风笛 车已雷奔 但见扬巾 已难握手。回车默坐 亦觉黯然 座次值张之江先生 知名已久 喜得邂逅。而先生则已悉余之行 厚加奖励 和意谦容 蔼然可亲。翌晨七时三刻 车抵下关 寓交通旅馆。稍事休息 即驱车入城 访余兄鸿宾及诸戚友。自别金陵（今南京市）忽焉十载 今所见者 迥异畴昔。中山路为首都新建设 路直且长 远瞩如匹练。惜工料过俭 致为日未久 已石现油脱。道旁市肆亦寥寥 颓垣残椽 触目皆是。至市中心 则方毁房破壁 有类始遭兵

火者然。盖市政初期应有之现象。人情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念二三年后，当可整饬焕然也。

### 如此平浦车

二十六日。晨八时 轮渡过江 瞬息即达彼岸。昔时视长江为天堑 今则安若桥梁 物质权能如此。十时平浦车北发 车中拥塞 空气浊甚 中人欲呕。痰涎杂纸果皮烟尾之属 是处有之。国人一向不讲公德，不重卫生，致令外人讥我为半开化之国家，至可慨叹 汪佐卿先生 因事返甘 适同车行 颇举西北现状相告 多赖启发。晚九时 抵徐州，下榻万安旅社 室中布置简陋。兹地为平浦、陇海两大干线交会之枢纽 倘非兵祸迭出 其建设当不止此。于以知治安之重要矣。

### 易车而西

二十七日。晨起特早 八时 转登陇海车而西。二等卧车间之置 与京沪略同。室中温暖如春 壁炉等物亦均修齐整洁 大异于京沪、平浦两路者。余离沪之初 曾数度询及西北道上之情形。有告者曰：“陇海车设备不周 极其腐化 误时脱班 视为常事。”今身临其境，始悉人言之未可尽信。或者前时固如彼耶？车中殊感无聊 凭窗远眺 轮转如浪速 纵目川原 有无限之感。沿途房屋 多平顶 渐呈北地意味。闻民性类皆朴实耐劳苦 富古代之遗风。惜教育不普及 民智遂呈落伍。速谋补救 当政者之责矣。连日未免劳顿 倚榻假寐。醒视時計 已午后四钟 车止开封站。餐车上供用饮食品尚可口。夜十一时 过洛阳。闻政府有谋迁此间 别于西安置陪都之说 私叹国力不充 众议难协 救亡大计 未知何从。我贤良之当局 诚具苦心。然而国蹙民愚 强邻轻视，一旦西北有事 如新、甘不保 不知我之政府又将安徙也。

## 潼关一宿

二十八日。早过南崑函谷 道崎岖 车行山岭间 多历隧道，最长者为崑岭 费时约十分。午前九时 抵潼关。车停西关外 离城尚远 暂寓大安客栈。该店卑陋污浊 四壁蛛网尘丝 大类瓌珞 视徐州又有天人之分。所设床榻 只薄板二片而已。屢商店主 原倍付其值 易一较洁之所 迄无以应。至此悔念忽生。盖余生长通都 习居广厦 平时钢床厚垫 尚偶有不适之感 今骤寓此藏垢纳污之茅舍中 栖托于至薄且硬之板片 离乡井 背骨肉 置身此境 不知悲之由来。少定 反省此行动机与使命之重大 艰苦劳瘁 固已早在意中 今为此区区物质之缺乏 遽摧壮志 宁非大错 况来日方长 西去荒寒 将必有甚此十百倍者。吾人既负坚强之精神 焉能为外境所移易 语云：“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丁此国难之际 当鼓其迈往之气 奋发直前 纵使魔力高深 吾当制以更高深之正念。兴思及此，不觉跃然以兴，觉是间虽极简陋 然较诸一般风餐露宿之灾民 相去已不可里计。经此一度良心之自责，恶劣印象为之一变，而方寸转觉安之。店家以炉火进 举室温和 有山谷村居风味。自笑曰：“彼高楼巨室美食丰衣 其效亦不过疗饥御寒耳 此何异于彼哉！”

略进饮食 即外出作小游。关城北临黄河 南据崑山 形势险要 为古兵家必争之地。随步至河滨 忽忆戚人某君 曾力劝余勿单身冒险西行 作无谓牺牲 且戏相语曰：“不到黄河心不死。”意盖谓其至愚。今余此身已到河边 而心固未尝死。独哀夫心死而身负政治责任者何多也。此处人民多居窑洞，土墙坚结 不易倾溃 冬暖而夏凉。因地制宜 相沿殆数千年矣。幼读史书 太古之民 皆穴居巢处。二十世纪之吾国中原地域 人民生活状态 犹且若此 文化之鲜进步 于此可观。居华屋 号特殊阶级之人士如吾辈者 宜对之生惭愧心 城中市面萧条 闻亦历年

天灾人祸所赐也。

倦游归寓，见庭中置一棺，类新制。询悉此中人籍隶南省，经商汉中，不幸客死，其家属近拟将以归葬。闻之惻然，是夜略进粗食，颇难下咽。自念如在家中，必不致此，今处灾区，居然“饥不择食”矣。餐后作书十馀通，补写途中数日之日记。事毕，已报四更。稍感头晕，乃出庭散步，借为新鲜空气之吐纳。其时人定无声，四山如睡，黄河冰结，时作裂响，而遥村犬吠，与荒鸡之鸣间作，似气郁塞而不扬。有时狐叫狼嚎，若胡笳之悲怆。客中游子，倍觉思亲，只影孤征，离家益远。伤感之际，忽联想及庭中奄息者，心益凄其，同是天涯，而彼胡乃至是。余方万里遄征，长途跋涉，前途艰苦，多所未经。如使命未完，而中途危害，则倚闾望绝，不见儿归，收骨何人，恐并此柩中人之结局亦不可得。方垂泪间，忽忆及母氏临行之训语，旋自警句：“志士许国，百折不回，彼无量数同胞之生机，系于此行，有类堕井而待救。奈何为儿女之悲哀，一从本身着想。平昔所自矢之三项信念，果安在乎？”凝立久之，胸虑顿为宽寂，而勇气亦增。风露冷然，衣襟微湿，徐步归室，和衣就寝。迨其既觉，则日上三竿矣。



## 西 安

### 一肩行李到长安

三十日。来潼二日矣。原计昨日附车西行 因王佐卿先生行李未至，劝余多留二日。余性急不久耐，遂决附潼西长途汽车行。早七时 至公司购票 费六元。车式与内地货车相同 大都系南方用旧重修者。每客例得随带行李六十斤，过此即须加收等于一座位之票费 再多类推。军队检查甚严 费时亦久 极形拥塞 苟非王君走送为助 无法成行。既勉强登车 则座无隙处。正进退俱难之际 乃有起以其座让余者。视其人魁伟有英气 时车动声繁 未及详其姓氏。后抵西安 遇诸友人座上 始悉即塞外富有声名之大侠王英先生 朱家、郭解之流也。余尝慨曰：“绿林有豪杰，而士大夫间少君子。”证以所闻于王先生者 而益自信所见为不妄。车行未久 华山居然在望。七十里达华阴县。华山亘其北 五峰矗立 秀伟绝伦。雪霁远眺 觉气象万千。据老于游山者云：“五岳风景之佳 以华山为最。”惜无暇登临，一祛尘俗之虑。车行甚急 道不平 颠乃特甚 肺叶震如欲脱 使非体骨坚

定，诚不胜其劳苦。沿途每经一村，即有灾民啼饥号寒，群向车中求乞，状至可悯。抵渭南，停车午膳，食粗面一碗，尚不觉恶。所谓饥者甘食，诚哉！三时许，过临潼县治，即秦之阿房故址也。昔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临风凭吊，千载遐思。始皇不务保民，徒肆己欲，尸未寒而骨已掘，身败名裂，万世唾弃，诚愚之甚也！孟子曰：“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义之间耳。”善恶影响，今古无差。县南华清池，为昔唐玄宗赐贵妃杨玉环浴所。至灞桥，桥长约百丈，跨灞水而设。夹岸万柳成行，暮烟缭绕，足起骚人诗思。惜非春季，尚少绵密之致耳！二十里抵长安，车站驻军循例检查，极翻箱倾筐之能事。世乱到处皆然，匪独此地。不安之现象也！车达站时，城厢已万家灯火。改雇人力车入城，寓西安饭店。劳顿终日，疲乏几为有生以来第一遭。足见吾人欲知民间疾苦，必先亲历其境，身试艰难，否则徒托空言，或凭理想，终无补于实事。行装甫卸，即盥沐更衣。此来尘垢蔽体，浴后精神一振。乃知苦后得乐，其味为真。旋有报界访事来谈，询余西来之感想。略举告之。此君谓余启程时，此间已得消息，各界人士均表示热诚欢迎。闻之感愧！

### 关中小息

十二月一日。昨因行车肺部过于震荡，晨起仍感疲倦，骨节酸楚不已。潼关至西安，为东西往来要道，长仅二百九十华里，因经费无着，铁路未能兴工修筑。民元以来，日事内战，所耗军费，何止数千百万，而对于重要交通建设，迄无所成。年来虽渐注意，尚未有显著之进展。闻中央今后将集力于陇海干线之完成，主其事者，为钱宗泽氏，有精干廉敏之名。此诚开发西北之要图，惟有祝其早日成功耳！时令虽已严冬，而日来天气和煦如初春。人言西北奇寒，此地去中原犹近，当未足为准。饭后携沪友介函，往谒建设厅长赵先生友琴。当承接见，于余之此行，极

加赞许。赵先生阅历甚深 慷慨重侠义 无官僚气习 且具坚苦卓绝之精神。闻此次应省政府杨主席邀约共事，虽于经济万分拮据之下，仍能力求建设。谈殊久，于座次识其良友杨天柱先生 亦热心亢爽者流。杨君谓余初至 人地必生 愿负导游之任。意良厚 而时已晚 不及出城 因约以次日而别。

西安又名长安 古号雍州 又称关中 古帝王多都于此。盖其地形险峻 枕山带河 万峰丛错 崿崎迭起 雄视万方。今城建自唐代 周四十里 城垣高厚森严 尚留有古帝都之气象。城中复有新城 闻为冯焕章〔冯玉祥 字焕章〕先生驻军时所修改 规模不大 为陕省军事之中枢 今则杨主席所居也。全城居民约二万馀户 人口二十万有奇。街道宽敞 汽车骡马车各有其规定之路线。普通往来交通 多赖轿车人力车等。惟地多尘土 遇风则尘沙蔽天 一经雨雪 又泥泞载途 有行不得也之叹。市面萧索，行人多呈菜色 衣履不完。成群乞食之灾民 络绎于道 其中尤以老弱妇孺为可怜。房屋亦系平顶 卑陋且不合卫生。然民情敦厚 生活俭朴 则非南人之所及也。

城内有广仁医院一所 系英人创办 内容修洁。天主堂、安息会各一所 亦皆外人设立 会务发达。惜教徒多数非真正信仰教义 大都为以往官吏压迫 而恃教士为护符耳。此外尚有青年会、公园、博物馆等处 设备虽简 地址亦狭小 然在西北路上已属难得。又有两戏社 名正俗、易俗 专收贫寒子弟教习演戏 助其自立 同时含有改良风俗之意。盖陕中有心人士所创 可供今日国中热心改良社会者所取法也。

本省地形 就沿途目击之一部 多系丘陵。气候干燥 而土壤肥沃 物产丰富 随地适宜耕牧。闻陕北虽地近绥远、内蒙 朔风易入 气候较寒冷 然黄土高原 宜种麦、豆、高粱、玉蜀黍之属 水草丰美 尤利牧畜之事。榆林、肤施等县之牧业最盛 以牧牛、羊各畜为出产之大宗 家禽亦应有尽有。陕南汉水流域 农

产尤富 米、棉、烟叶、蔬果等产量极丰美，而气候温和，不让江南。惜交通梗阻，农人墨守成法，不务改良，以致生产力量日形减少，加以天人之祸交作，农村因以破产。不有根本救济，恐匪患易于蔓延，吁可畏也！

### 戏剧与教育

二日。晨起晴和。方进早餐，杨君偕赵友琴先生来约出游。既遍观各公共场所，最后乃至正俗社观剧，余感想甚繁。以为戏剧本为社会教育极良之工具，感化力实视学校课本为强。旧剧虽有偏于陈腐迷信之病，有待夫今后编剧者之改良与政府之指导管理等等，然在今日教育未普遍之前，如善恶感应之说，亦未始无辅助教育、法律不及之微效。闻黄河以北各省，民间读物，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二书为最广，而旧剧取材于是者亦至多，此或燕、赵民性重义任侠之一因。因念历史尽多正确之忠义节孝故事，如采集编制方面加以优美之技术，宜足为社会教育有力之贡献。吾每觉各国电影片输入数目日增，其中含有良好教育意义之作品为数实鲜，而诲盗诲淫，转足启诱我国民以不合生活程度之欲望与作奸犯科之狡险行为。夫世界民族各有其文化历史构成之因素，尽有不必处处从同之点，而国人自民元迄今，对现代思潮之认识，每分二途，守旧者辄固执其拘迂之见，不晓变通，鹜新者则又舍己从人，或且变本加厉，有若凡出自外人口吻，即奉为神圣，无研究余地。究其所得，亦止皮毛。今民气消沉极矣！教育既难收普遍急切之效，则惟有望诸国内影剧界同志，此后編集材料，宜注意启发国人爱国之观念。如农村破产之险象，社会腐化之黑幕，帝国主义者侵略手段之残横，汉奸媚外之无耻，贪官污吏剥削民众之残酷，均采为戏剧材料，摄制富于刺激性之影片戏剧，以鼓励民众尚义、效忠、冒险、进取之精神，庶可挽救颓废之心理。惟此举仍须政府有力者相提携，始克有济，

固非一部分人力所能奏功耳！

### 延长石油

三日。凌晨来访者数起。余此来原欲随地考询西北情况，乃见顾者转谆垂问内地近状，可见西土人士注意国事之切。有郁北祥先生者，与其友新来自汉中，恐余往游遇险，特相警告。虽其时余尚无游汉中之意，然殊感彼都人士之诚挚。午后，同乡江致远先生来，同往访谒杨主席。当承接见。此公殊有气概，亦颇重礼貌。与余谈西北灾情，频以省府无伟大之力赈济，引为恨事。余当请其派人领路，一探灾民情况，以匪氛正炽，劝余略缓。聆其语气，知事实上无法即行，惟有少俟时日矣！

入夜，电政管理局工务主任陈铁寿先生来，谈颇久。陈君富于电学经验，谓久欲于西安筹办一电灯厂，奈煤价因运费过高而奇昂，未能如愿。陕省产煤之处甚多，如陕北耀州等处，系用土法开采，技术幼稚，所获甚微，且困于交通，每百斤运至省城，需费一元一角。遂致事实上反不得不用外省之煤。闻山西煤在陕每顿可售四十馀元，亦可谓贵矣！查陕省山脉纵横，蕴藏极富，五金矿产，布于全境。其中最有价值而关系国防者，厥为延长之石油。闻我国石油出产省份，多在西北，而陕省又为其中之巨擘，几于无地不见，渗漏于外，已三十馀处之多。其源西起新疆喀什喀尔，分布殊广，一脉东南行，至大戈壁而达甘、青之境，更东南，散布入川、滇、黔各省。一脉沿天山北麓，东北入玉门、敦煌、逾陇，以至陕、晋，而以延长为中心。其区域北达葭县、米脂，南抵宜君、同昌，东临黄河，西迄安塞，纵横殆数百里，几占全省之半。查《延长县志》有云：‘县城西门外有井出石油，取者以雉尾绞之，采入击中，燃之如麻油而多烟，熏为墨之原料，甚佳，更可敷疮痍，亦甚效。’云云，可见土人早已知其用。惜知识简陋，交通阻塞，科学不明，不悉石油用途之广大，以至废弃于地，无人顾

惜，殊可叹也！清末德人汉纳根闻风来陕，调查此矿，知其伟大而可图也，遂于光绪二十九年，勾通大荔沟人于彦彪等出面，订立合同，德方以汉纳根世昌洋行等签字。乃事闻官方，以西人重视，必有价值，与德人力争，卒得收回。经此波折，官方乃稍知注意此矿，从事开采。初聘日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及日矿工六人，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动工凿井，是月底凿深二十三尺，五月深七十三尺，六月因岩石层厚，再加深五十七尺，七月井中油气沸腾。自开工以至八月，共凿井深二百四十三尺，径一尺。此井初成时，每小时可得原油自百斤渐增至三四百斤，至后日可出原油三千馀斤。此井成后，延长石油遂驰名全球。后由省库拨银二十七万两，为开采基本金，又聘日人理学博士大家为技师，从事测勘油田。其所测得，为延长县城内外，胡家川、蓼子原、烟雾沟、乔家石科等处，并绘图四张，沽定油井三十五口。宣统三年，又续开三井。民国四年，即与美商美孚煤油公司合作，曾在各县开采。该公司先派技师白奈德来陕开采，到处见油，成绩甚佳。该公司恐此油畅销，则其在华第一大市场即将推倒（查美孚、亚西亚、德士古、光华四公司每年营业一万万元）遂改派爱德华来继白任。除乱开枯井，滥费资本外，不但无成绩可言，即白氏前所出油之井，彼亦废而不用，而爱氏之地位，反较白氏为稳固。是则该公司之用意，已可概见矣。至其滥费，虽年至数十万金，在该公司不过九牛一毛，沧海一粟耳！且屡次声言是处油矿无甚希望。然何不废弃合同，而仍年以巨金虚掷耶？其意无非在占定此中心矿区，使我无从谋出路。以如此广大之富源，且关系国防军事之命脉，而受外人之束缚，自丧主权，窃谓非财之难，实才之难也！国人求学者往往以做官为捷径，从事于实业者不多，以致兴学数十年来，举办实业，仍须求才异国。而又往往雇用无能力之外人，一任所为，终至成绩毫无，资本已罄，甚且负债累累，至于不可收拾。或则纵得外人技术之力，已收成效，而政

客流氓 视为美差优缺 刻意钻营 得之则恣为搜刮 朋比分肥，终必使大好实业 归于破产而后已。此类事实 不胜枚举。国家之无制度，人心之卑劣下流，实亦令怀才抱道者，徒唤奈何而已 吟者东亚风雪日亟 世界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而石油乃关系胜败之资源，不知我贤明当轴者，对此作何感想？临渴掘井，盗来筑壁，恐时间有不我待者矣。

尝念延长石油固为大利所在，然交通梗阻，必须修建铁路，以利运输。但开井炼油 为大规模之经营 势非大资本不可 若再同时修路，诚恐力有未逮。最好先求简易之法，用铁管输油。由延长至肤施 距离约二百里 为第一油站 至富县为第二油站，距肤施亦约二百里 至洛川为第三油站 距富县约百里 至中部为第四油站 距洛川亦约百里 至宜君为第五油站 距中部约百里 至同官为第六油站 距宜君约百二十里 至耀县为第七油站，距同官约百二十里 至西安为第八油站 距耀县约百五十里 已达省会 与陇海路相接矣。按此不过举其大略 至所经过之大城镇 均可按其销油量数 酌为添设 以畅销于全省 然后由陇海路通销全国。纵不出口行销外邦 而已可拒外油之内销 年可得一万万元以上之国营产业收入利益，同时亦即减少一万万元金钱之流出。且此等大规模工业举办之结果，亦可使地方商业自然繁兴。自延长南北各区 均为富于各种矿产区域 当亦可以次第兴办。彼时而言建筑铁路 宜不甚难 而所养之民 宁在少数 举其连带性之利益，其结果直可措陝省于安定范围之中。天下无难事 在人为耳 不观今日之俄国乎 其所标榜之实业计划计时成功 举世震惊 向之轻视者 今且群谋与之携手不及。俄初未尝胁人以国家之威力 乃其自治自强之精神 使人不得不由敬而生畏。所谓人贵自立，立国尤当如是。空言固无补于救亡也！

## 秦人血泪

四日。连日苦于酬酢，各界盛情难却，然无时忘情于灾民。本日晨间 驱车至赈务会 访康寄遥主席 询以灾况。据言：“陕西省共分九十三县，自民国十七年迄今五载中，荒旱之灾遍全省，霜、雹、风、蝗、瘟、疠之疫层出迭见 益以兵匪交困 愈演愈烈 尤以关内、陕南为最甚。千村万户，悉化丘墟，万里高原，多成赤地 饿殍载道 谷罄粮绝 乃至树皮草根 剥食殆尽 拆房毁栋 难求一饱 卖妻鬻子 死别生离之惨状 无可形容。关中岐山县 且有易子而食之奇惨，甚至有全家投井自尽者。”康君辞未及尽，余泪已夺眶而出，康亦相向黯然。继谓“当此严寒之际，灾民房屋 多经拆毁 器物子女 变卖一空 既乏居处 又缺衣食 号啼之声，令人闻之心悸。此诚人间地狱，断非农村破产一语所能包纳。秦人遭遇至此，已憔悴不堪，毫无生气矣！天耶？人耶？果谁尸其咎者？秦地向称天府，往昔一岁丰收，足供三年之食，使非兵连祸结，则从政治上力谋补救，计亦非难。如多种森林调节雨量 以避旱潦之不时 利交通 兴商务 振实业 辟地利 启宝藏 以地中蕴积 补地面之缺陷 然后举东南有馀之农产 济西北之荒旱 用西北蕴藏之宝物 调剂东南之经济 互相维系 其利益宁止秦人。以往执政者不此之图，而惟知今日加一税，明日派一捐，剜肉补疮，驯致国力与民命俱穷，惟贪吏与劣绅豪胥得以坐饱。明末流寇之起 历史亡国之前车 关心者少 此为要因。今陕之政治 虽视昔为有望 而县长之人选得失 驻军纪律之优劣 似尚有宜加注意者在。彼所谓有主义之匪，宜必无多，铤而作奸，盖亦求生不得者也。”康君未言：“顷幸有中外慈善团体 遣人随在放赈 聊胜于无。然以过重灾情 断非杯水车薪所能济事。”社会富仁义之心者，诚不可以不起而助之也。

陕南之灾 既如上述。犹有一事不可不纪者 即烟毒之流行

也。民元以来 主政者多恣肆威权 迫人民于肥沃之区植罌粟而收其利。种者既众 烟土之值亦贱 于是无论贫富男女 十九皆成自然之嗜好。人人之室，鲜有不吞吐烟霞者，即劳苦力作之辈 几亦无此则不可以生。民智本低 易安于积习 固风靡之后，改革殊难。近闻当道方申禁令 而理财乏术 有时仍不免取给于烟捐 则禁之谓何 且此不独陕省为然 亦各地所多有 而华北为尤甚。夫以如此之国民 而责其将来应付世界大战之事变 宁非梦想？余书至此，不禁感触环生矣！

是夜，水利局寿天章先生及西安商务印书馆经理武兰谷先生招饮于东方饭庄。寿君为农林专家，此奉中央命来筹备西北农林学校。西北缺乏森林 雨量不调 水旱交作 遂易演成空前之奇灾。今后寿君来为对症下药之举，的为西北民众之福音。因特志之 以为预祝。

### 临潼畅游

五日。昨夕为赵友琴先生招饮 座次识杨、蔡二女同志 均南方产，议论风度亦磊落可喜。餐后，相约本日浴于华清池而别。侵晓，推枕见天气朗然。自抵陕以来，每日气候均温暖如初春，晨曦射入房中 如示亲切之意。遂一跃而起 盥栉始毕 杨君已至 邀赴友琴先生家早餐。余每至赵家 常见一青年 着布衣 拂拭几案及一切洒扫杂务 晨餐亦不列坐。始疑为童役 又见其待人接物 彬彬有礼 而举止大方 不类佣侍。今日复值其与杨君开留声机 能和唱片所歌英文名曲。因私讯杨君 乃悉即友琴先生之长子也。杨谓“友琴先生向持躬廉洁 居官数十载 其私况未尝改善。家教极严 训育子女 以诚朴勤俭为立身之大本 恐其习于苟安 染浮华恶习 故于课馀之暇 皆令操作以习勤劳。”嗟夫 此公之贤 过于俗吏远矣 历观往昔 忠义廉洁之士 无不受有严格家庭教育之熏陶 然后出为社会国家致力 始能发挥光

大。余对友琴先生齐家之道，断言其郎君必成良器。不觉赞叹之。笔记之，亦冀闻者为楷模。群注意于家庭教育之改善，而首从本身修养上用功，则直接造福于国家，实非浅鲜。移时，蔡君亦至。九时半，乘汽车出发，风驰电掣，瞬息已抵山麓。询即骊山，为秦、汉宫廷之旧址，去西安城凡四十里，地涌温泉。唐太宗都长安时，曾在骊山麓温泉处建宫，名骊宫。至玄宗时重新建筑，并建池名华清，相传即杨妃赐浴处。构造精美，依山而筑，迂回有致。据闻冯军驻此时，曾加修饰。华清池之外，更建数池。一二两池内，布置华丽，入浴者须付相当之值，自一元以至数元不等。馀二池为公共浴所。别有贵妃池，专供女客，即华清旧址也。内部陈设殊美洁，休息室亦颇宽敞，内燃炉火甚暖。池水温度适宜，泉源明澈，满身尘垢，到此悉除。浴竟，相与登山凭眺。山不甚高，而亭榭点缀其间，韵致殊佳。山麓设有旅馆一所，境亦幽静，为游人避暑之地。从者云：“山之东有坑书谷，传为始皇焚书坑儒处。始皇陵亦在附近。”因时已晚，不及往游。遥望荒丘，有古树森森环依。因叹祖龙当日雄威，有纵横不可一世之概，并六国，一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基，乃陈涉起于徒卒，攘臂揭竿，遂倾大业。身死未寒，子孙已被屠戮之惨，徒供千载下读史者之评论，岂不惜哉！暝色渐来，归鸦成阵，摄取数景，乃即回车。至市肆，已灯火明矣。晚餐毕，蔡、杨二君提议赴正俗社观剧，均以此为关中正声，不可不赏。余于戏剧素非所好，秦调更属茫然，惟未便过拂人情，勉陪一往。该社布置甚简，地卑小，时已客满。当地治事者多在座，所演为《四郎探母》及《华容道》等，余不知音，但随班看热闹而已。

### 关中之教育

六日。吾昨方赞美风日之和丽，相距二十时许，竟尔阴霾四布，天昏日晦，寒气侵人肌，殊不耐。开门一望，则景象沉郁，颇

现荒凉。晨起略迟 梳洗未毕 而女子师范徐、刘女同志数人来访 均当地受高等教育者。衣饰朴素 态度诚恳而端正 心颇敬之。入陕以来 于女界同胞 特为注意。此同类相惜之心理 出于恒人天性。陕省为我国文化发祥之地 自海通以来 西洋文化输入而后 我国固有文明 遂亦顺河流而趋于滨海之区域。今日西安文化已渐落伍 政治经济 亦在东南之后 而尤以妇女生活为苦。如买卖婚姻、早婚、缠足、童养媳、男尊女卑等等恶习 相沿如故。识字者千不及一 女学生惟一之出路 仅有薄薪之小学教员而已。女子经济不能独立 徒度其寄生虫之生活。此由社会制度之不良 政治效能之未见 非女子尽无能也。内地繁盛之区尚多如此 已难责之闭塞之邦。都会如斯 农村尚堪论乎 闻农村人民相率逃之都市 卖妻鬻女 老弱者饿毙街头 年青者沦为娼妓。交通阻塞 消息难传 陕省数百万女同胞 大多数沦于苦海。据西人调查，此五年间由潼关卖出之年少妇女，约五六十万口。有心者宁忍闻耶 日来各处应酬场合中 座间多有女同志 虽在宴会 而彼等服饰 无不简洁大方 较诸内地日事豪奢、傲慢、虚伪者 良不可以平视。余意此等优良之风俗 应加意保存。如缠足不自立等恶习 则宜速予改正。除一部分久被烟毒 非严施禁戒无希望者外 大抵富有勤劳耐苦之精神 朴实坚忍之毅力 实非内地摩登妇女所能望其项背。是在执政教者能有以各安其身心，而善用其才力耳！从西安耳目所接，可以知陕南北风俗习惯 颇多不同之点。如陕北多近蒙古之地 气候荒寒 土亦较瘠，人民多事游牧 固其习俗亦多类蒙人之简单。陕南近川、鄂 地气既温和 土质亦美 故文化大致与川、鄂近似。

午后参观中山中学及西安高中、一中、女子师范与小学等处。多缘绌于经费，致一切设备均告不完，自难与长江各省相比。然其掌教权、执教鞭者 多能忍艰耐苦 而生徒亦少浮华之习 诚属难能。除中山中学、西安高中等校外 余皆狭小。教职员

待遇极薄，且常有折扣及欠薪等事，以致服务教育界者，多不能维持其生计。此则当局所宜有以安之也。余至西安时，适值学潮发动，诸校多行罢课。据当事者云：“学生中有不良分子，从中挑拨，鼓动风潮，教育厅长已辞职他去。”余局外人，初来不悉内容，自不愿妄加评判。惟对此学潮，重有感于余心。忆余负笈津、沪时，每见国耻纪念日，学生游行示威、集会演说，无不慷慨、激昂、悲壮，动人观听。至留学生于东西洋受外人之凌侮者，其感愤若不可终日。及既卒业，投入政治环境而后，往往为时不久，思想动作，视前判若两人。攘利争权，虐民辱国，呼朋引类，狗苟蝇营，先后行为，自相矛盾，不复忆其向之所言。社会基干，多属此辈，纵日日言民族复兴，亦复何望？我西北同胞所受之痛苦，既什百倍于内省，教育当局应爱惜青年，不宜忽视。而青年学子亦宜努力向学，健全本身知识能力，以立将来改造社会之基础。对于学校管理者，但能原谅，毋事苛求。古人爱惜分阴，何暇动为无益之浪费。颜习斋〔清初思想家颜元，字习斋〕先生之实践实行，是我关中同胞之好模范也。

### 余之情人

七日。余西行消息，数日间远近传播，来访者日多。今日本拟出城一游，奈枉存者接踵，致虚此愿。午间，寄遥先生约餐，亦未及往。妇女探险旅行，在西方民族间，视为常事，而吾国社会，则认为该奇。此为历史传袭虚伪之礼教观念所束缚，经久而不自知。俗语所云“智女不远游”，又“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皆封建时代奴视女子之圣训，何异加之桎梏。过去女子，劫于环境思想，群以不出户庭、谨守深闺为守分知礼。实则徒养成一种废物，而为今日制造柔懦无抵抗能力民族之总因。夫母教不修，家庭之教育，自无法改善。终日昏沈，不知自拔。近百年来国耻事件与日俱增，而国人酣睡如昔，几不知天下有兴亡事，此至哀可

悲之事也！试一检我祖先之历史，女子从军救国杀身全城者不胜枚举，是宁为不出户庭者之所能为乎？志士文人亦常讴歌咏叹，未尝目以为非。可见虚伪礼教之保留，不过便帝王之统治，利男子之玩弄而已，无至理之可言也。数千年中，除上述解除之女同胞，不为束缚，犹能致力于事功外，余皆委心任命，自甘暴弃。至近三十年间，先觉女子力争平等自由，虽已得到较佳之成绩，而余则又为之悬心。盖平等自由，已多误解，骄奢淫逸，浸成风尚。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既不能尽其知能于家庭教育，又不能贡其心力于社会国家，徒知驰逐交际场中，求高度之享乐，而自鸣为解放。呜乎！此非解放，乃堕落耳！其错误，视以往不知不觉之女同胞，尤且过之。此诚妇女解放前途之大患深忧矣！

自辛亥迄今，参预政治社会之妇女，固已不少，而富有冒险性质，能孤身远游者，尚不数觐。余今次之孤身旅行，志虑固如上述，而愿催破社会卑视女性恶习之试验，亦为重要之一端。方出发时，各地男女同胞，奖勉者固为多数，而因怀疑误解，造为黑白，以相嘲诮者，亦所不免。或谓余之西去，为访晤情人，或则疑为寻常之情场失意，遂至铤而走险，或叹其胆力太粗，世情之认识过浅；或谓其不知享受自然之福，行动有类神经病态。议论纷错，见解各别。余于今日纪事之隙，敢掬成敬告一般对余怀疑者曰：“均是人类，同属有情，余又何能独异？不过余之用心，有稍不同于众人者耳！盖余自堕地之辰，即有一情人——祖国在。余之情人，身体发肤，无不优美。偶缘不慎于小疾，为江湖无识医生，妄投毒剂，以致最健全充实之体质，一变为软弱不堪之状态，有奄奄一息之危。余之西行，乃欲于名山大川高寒酷冷之区，历险犯艰，以冀觅取神芝妙药，起死回生，俾我之情人，可以重睹天日，发挥其本能于事业，光大祖宗之门庭。此余之微志，他则未敢知也。”余体力差，幸天赋较强，向不乐闻疾病之语，既无所谓弱，则女子复何事，必不能与男子并立以图成。莽莽神州，若祖宗

四千余年之光辉历史，为之子孙者，谁愿自我而绝？余每执此义以勸同志，无非不欲及身为亡国奴耳！故余脑海中，惟有如何始能救亡之一念。呜呼！所谓不知享福与无聊冒险二语，适足以代表我民族永陷沉沦不可救药之心理，是诚余引为至悲极痛者也。江河日下，一木难支，耿耿微忠，矢诸天日。明知尽余生命，补救亦复无多，犹未信四万万众同胞之中，绝无负气怀才，能与余辈共志事于方来者。独恨仓卒无由识之耳！

### 陕省之交通

八日。本日晨起特早，天寒甚，命侍者以炉火进，伏案作书数封。连日虽苦于酒食之烦，然席次所谈，不外西北风土人情，灾区状况，足供余此行之参考。早餐后，至肆头以十二元购得老羊皮裘一袭，用制大氅。归召成衣者付之，工资八元。此类皮质，若在上海，非三十元不可得。盖交通艰难，价值相差自远。余由沪出发时，曾携皮大衣三件。乃据西来者云：“甘肃奇寒，非老羊皮不能抵御。缘其毛绒长而皮板厚，不致透风，且质坚韧耐用，为旅行西北必须之品。南人所服细毛，至此几同废物。”余有一袭购自纽约，费美金二百元，合国币七百元以上，今乃弃置，反不如二十元粗毛厚板大衣之得用。此即所谓适者生存之例证欤？

下午，方计时出城游观名胜，适党部委员余志先、赵剑影及汽车管理局长吴抱平三君来谈。对此物质简陋荒旱频仍之西北，言及均索然意冷。余谓：“尝读古今名人传记，凡其遇愈艰，其志愈强者，卒之其成功之事业亦愈伟大。诸君皆壮年，当有为之时，处可为之境，安知非天之厚视君等，而特付之以开发边方之重责乎？夫开边之事业，所包括者极繁，吾人但能牺牲个人安逸之念，各就其所知所能，努力于政府方策之下，适应环境之所需，求所以利益民众而无愧于心足矣。现在东北四省沦陷，帝国

主义者无厌之欲，又环伺我西北各省，久欲逞其蚕食鲸吞之心。吾人不及早预防，深入民间，以促醒同胞，一致团结对外，行见河山一角终有被人侵略之危。诸君学识既优，经验自富，今但转移失望之心理，而易以自我创造之精神，更使此种精神，传布于同志间而加以扩大，安见西北开发之前锋，不即为吾人所担负。余虽至拙，尚冀从诸君之后以相周旋。”三君微笑点颌，似颇欣然接受。曾闻人言：“吴君治事至热心，自到局后，局务诸多进展。”今值聚谈，遂询以陕省目今交通情形及国道之计划，多承指示。兹并连日调查所得，汇记于下：

陆路交通。陕省境内山岳绵亘，峰高谷深，地面辽阔，交通极感不便。现虽有国道之计划，然天灾人祸，岁不绝书，经济早已破产。故所谓计划者，实多徒具虚文而已。其有已通之长途汽车路，大都就前之驿路，或大车路，略加修治，崎岖凹凸，在所难免。加以坡度及转弯之处，多不适合，行车时，殊多危险。此目前交通之大概情形也。将来尚望贤有司于无可设法之中，尽力管理开拓，则丰富之蕴藏，始可有望于启发也。今将已成公路及拟筑者，大致分为四干线述之：

（一）西潼路。由省城东行，傍渭水南岸，经临潼、渭南、华县、华阴，达潼关。北通山西，东走河南。潼成、陇海二铁路皆会于此，西潼长途汽车已通行，与之相接。长凡二百八十里。

（二）西长路。由省城西北行，渡渭水，经咸阳、礼泉、乾县、永寿，至长武入甘肃。陇海铁路北线及西长汽车路计划经此。长凡四百二十里。

（三）西凤路。由省城西行，循渭水北岸，经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达凤翔。长凡三百六十里。复由咸阳出枝路，西行至宝鸡，渡渭而南至南郑，称北棧（古连云棧），又西南逾宁羌，抵四川剑阁县，称南棧（古金牛道），同成段及西南襄宁两汽车路计划经此。凤翔以东，汽车先通，西宝汽车路则傍渭南与之

隔河并行。凤翔以西，又有逾汧陇入甘肃抵皋兰之路。将来或为陇海南线所经。又自咸阳北行，经三原、耀县、同官、宜君、洛川、富县、甘泉、肤施、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而达榆林。共长一千四百馀里，为关中直达长城以通绥远之孔道。沿线矿产丰富，尤以石油为最。此路一通，延长之石油可接济关中，以抵外货。目前关中所用汽油，均为舶来品，每筒竟达十二元之售价。以陕省数百方里内储油之富，原可供全世界之需。今天与不取，反用高价购自数万里重洋之舶来品，利权外溢，甚堪痛心，何能不令旁观者生觊觎也。又自汉中南郑县东行，傍汉水，经城固、洋县、石泉、汉阴、安康、旬阳，而达白河，入湖北襄阳境，名汉白路，约共千馀里，为汉中之中区要线，现在建筑中。将来拟修宁襄铁路（起宁羌，及南平汽车路，终平利）则交通尤便。

（四）西荆路。由省城东南行，越秦岭，经武关、商县、商南，循丹江，掠河南淅川县，以达荆紫关，入湖北境。西汉铁路及西商汽车路为陕、鄂之孔道，均在拟筑中。此外由山西保德逾河西行，傍长城通宁夏，清季西征别军出此，今亦拟修汽车路。

秦岭巴山间，尚有间道数条。古称通蜀之子午谷，褒斜道，均在其内也。

水路交通。黄河航运与山西共之，河自绥远南来，入偏关县境，逾长城，至河曲县西，为秦、晋分界，迄于潼关。其间除壶口、龙门、底柱等急流部分外，概可通航帆船。渭水自兴平以下，可通小舟。交口以东，曾拟行小汽船，直达陕县，将来与铁路相接。洛河下流，亦擅舟楫之利。汉水乘涨可溯流至南郑，更有可上达至勉县者。但陕省多高山峻岭，以致河流滩多水急，有灌溉之利，少舟运之益。如渭水、洛川虽流贯全省，然其利亦仅如此。尝见欧、美，凡滩多水急之处，大抵为工业繁盛之区。如美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广大奇伟，美人利之以发电，供无数工厂之原动力。使移居今日之吾国中，恐亦不过目为天然胜境，止供骚人墨

客文材诗料而已。夫石油、煤炭之废置 犹曰限于巨大之工厂设备费用 今属于自然之水利 亦复不知加以注意 可慨也。

### 访古兮兴怀

九日。午赴陕西省银行协理李维诚先生之约。先生为最热心开发西北者 曾计划以银行资本兴办西北一切实业 因环境所限 迄未实施 殆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者。殊可慨惜 席次谈及“ 陕省历年荒灾 几以致政府人民几如涸辙之鱼 民穷财尽 种种建设计划 均感棘手 ”。闻之令人不快 李君云：“ 当局体念民艰，幸于可能范围内 求种种补救之法 如修筑道路以利交通 改良农田以增生产 种植森林以调气候 开渠凿井以资灌溉 其中尤以努力于振兴水利 成绩颇佳。盖有鉴于历年之荒旱 实由于本省处西北大陆 雨泽稀少 水量不足所致。值此大劫之后 须为亡羊补牢之计 引流整渠 尽人力之能事 以打破靠天吃饭之迷信心理。”余方以一般建设无科学方法之准备工作为疑问 今闻李君所述 乃知陕当局颇具苦心 良足欣然。

此地原属周、秦、汉、唐建都之区 想见繁盛时代之情景。现虽事过境易 文化落后 然所遗胜迹 供人留连者 比比皆是。如历朝陵墓、文庙、碑林、雁塔等等 向为人所艳称。余此来 固不欲以有限精神，专用之游观名胜。然以道路阻滞，遂至坐困此间，不得不藉游览以消长日。餐后，友琴先生相约往游各名胜。乃足迹所至 多属败瓦颓垣 荒秽零落。念此间既定为陪都 非久陇海可通 外邦之民 慕华夏古代文明 不远数万里挟风涛以来观光此土 而所称上国如名胜古迹 残败无人过问 听其日就荒夷 未免可惜。世界诸邦习俗 于古代名贤遗迹 虽至微之物，亦必爱若瑰宝，惟惧损失。不似吾人之数典忘祖，不稍顾惜也。此事关系民族历史至钜 深冀政府诸公 特加整理 并养成社会共同保护之心理，勿视为细故而忽之也。

## 上帝临汝毋二尔心

十日。原拟本日西去 因诸同志相留 意至恳切 遂定明日成行。来西安十日矣，荷各界逾格招待，深以此行有负厚望为惧。陕非最终目的地，一切情形已由各方指示梗概，无须再事流连，坐耗时日。至于燕游酬酢 自非吾人卧薪尝胆时中所宜 而施者盛情难却 受之弥感不安。每当杯盘交错之时 辄觉有无数鸠形菜色灾民告哀之声现于耳目之际 方寸间愀然不欢 甚至不忍下箸。顾此意未敢张言于众 恐人或讥以矫揉造作 转伤主人之厚谊也。余抵陕之初，人或以为故作西行之夸语，不必实际前进也。故今日走别各方友人时 群相诧异。关心者且力述前路之艰难 劝余中止计划。自念人世以来 已为基督教徒 生平笃信基督，一举一动 惟主是赖。圣经有云：“余虽行于死地黑暗之山谷 亦不虞受害 因主与余同在。”自信此行无丝毫利己之念 即行于危邦绝地，当亦获主照临。设遇事徘徊，则吾志且不坚定矣。闻有自平凉来者 刻意述途中所历危险之状 与所尝物质缺乏之痛苦 闻者乃更一致阻余前进。余笑谓“此种情形 闻之熟矣。生平不知何所谓难 更不知何谓险 但虑所志之不坚定耳！”因致谢诸君盛意，而告以明日断然行矣。

是夕 赵先生复设酒食为余饯别 长者风义可见。席间念此别不知相晤在何地何时 未免耿耿。餐后返寓 整饬行李。闻信走相送络绎 直至夜半 方克摒挡就绪。离沪时携皮、铁箱各一，始以为西北奇寒 宜多备冬服 得此取给较便。乃既登此交通困难之长途 备受军队检查之琐屑 真觉累人不少。吴局长曾戏谓余系迁居，非旅行。余亦深感不便，遂将必需之物归纳一箱，而以铁箱暂寄西安。此举大可节省时间、精力、经济 而自笑初次西游 不悉个中情况 乃至携此累累至为可哂。后之游者 其勿更蹈余之故辙也！



## 咸 阳 至 兰 州

### 滨流民图

十一日。清晨来寓送行者特众，分途谢别，遂致牵延。直至十一时始乘吴局长所备专车，匆匆就道。回望诸人，犹有伫立道傍未去者，不觉怅然。西出长安城，五十里抵咸阳，一路风沙蔽日，寒威袭人。幸御新制老羊皮大衣，果奇温不觉其苦。

抵咸阳时，刘县长接住署内，以科长室让余为宿所。室内土炕、粗几、长橙各一，别无他物。门窗之属，仅蔽风雨。堂堂县署，简陋若此，则民间情况可以逆知。地踞长安之西北，中隔渭水，城周十二里，居民二万余人。秦始皇曾都此。方秦之盛时，东西八百里，离宫别墅，相望于途。今则城池楼阁，破坏不堪，街道狭小，污秽特甚。距城若干里，有阿房宫旧址，今仅余黄土一堆，徒供凭吊。城北十馀里，有周文、武二王陵寝，高十馀丈，墓前丰碑数叠，疏林数株而已。

城外渭水之滨，一幅流民图，惨陈于目。灾黎三五成群，扶老携幼，来自乡间，垢面枯形，衣多不能蔽体。或据地悲泣，或仰

面长号。斯时寒风怒飞 冻云低压 黄尘扰扰 入望悉成凄凉。余以服装不同于中原 徒步巡视 群疑为放赈会中人 环绕求乞 竟成包围。自恨不能如化饼之基督 以果我苦同胞之饥肠。力细心馀 惟有一洒同情之泪而已 继见河干遍陈木器 等于市场。询之难民 始悉彼等不堪官匪重重剥削 逃出灾区 拆其庐舍 是皆携来求售 藉延残喘者。既皆无家可归 乃在河滨支搭草棚 略避风雪。棚内一无所有 值天寒岁暮 至低之衣食均将绝望 诚不知何以为生 余入棚审视 渠等乃请余共食 可见民间礼让之风。食料用小米杂野苦菜为薄粥，余举碗略尝，粗苦实难下咽，味至不堪。余惟含泪 勉作笑容 以相慰藉。盖其所食 较前此孤儿院者 又已不如远甚矣。此有木器可售、草棚可居者 已属灾民之上乘。次者一身之外无他物 竟日蹭蹬于颓垣败穴 枵腹而御至破之单衣 以与风雪相挣扎。呜呼 同是苍生 而遭遇有天壤之异。彼都市贵人 尽情享受 谁复知人间有阿鼻地狱 此社会主义者所以得逞其言论于今世也！

### 一夕化村姑

十二日。午后一时许 乘长途公共汽车 离咸阳西发。车为南方运货车改制，败旧复无顶盖。乘客拥挤，既不按一定坐位，而售票者贪图多载，无公德可言。路亦不平，转侧坡度多不合，故车身倾斜 时时蹒跚作龟行 随处可致倾覆之危。车中机括又极不敏 遇上坡时 坐客均下车推挽 以助其前进。名为汽车 实为多人式之人力车矣。抵乾县时 车忽陷入沟内 幸未伤人。座客均下为尽力 费三小时 始勉强就道。车陷之际 匪警频传 众均惴惴不安 卒幸无事。乾县以西 即入高原 步步上升 崎岖益甚 沙飞石走 天晦日昏 乘者均寂然无声。斯时饥肠雷鸣 无从得食。盖愈西灾情愈严重 而地亦愈荒凉。每日出发 由黎明至傍晚 例须忍饥一日 必抵站时 始可谋得粗面之温饱。凡此皆

有生以来 未之前闻 宁止未见。盖报纸上所登之灾情与流民图所绘之状况，犹未能形容其万一。余之秃笔，则更无能描写矣。故余虽每日至晚始获一饱，为平时所断难忍受者，今则不惟无怨 乃至全副之精神 为灾民所吸摄 每至下箸 辄悲从中来。西北地气高寒，概用牛马矢燃烧于所卧炕内，使其生热，以御寒威。坐是室中充塞臭味 使人欲呕 惟土人则怡然处之 且有非享受炙味 则睡不安枕者 是盖童而习之矣。

沿途灾情至重 匪祸愈烈。西安、咸阳为都会 虽有灾况 土匪较少。过此以西 受灾既烈 而打家劫舍 无地无之。所经之区 非败屋残檐 即荒田赤地。灾民扶老携幼 远逃异地 冀可残喘苟延。间过村落 多鸡犬无闻 殆久非人境矣。

各县城郭所在 虽略较安全 实则匪警频传 有一夕数惊之慨。是夜住盐军镇 借宿一贫妇家中。夜半时 老妇忽推余枕 附耳细言：“土匪距此不远 正行劫掠 勿贪睡以防万一。”日间乘车颠簸 困苦已极 夜宿此粪污土炕 乃亦安枕大难。陷此危区，自念悲惶无益 艰难险阻 惟有冲破之一法。独力既无所恃 亦安能坐以待毙乎 遂以银饼二枚 嘱老妇代购村女衣一袭 头巾一条 改装村姑。笑询老妇“何如？”妇曰：“似则似矣 面目究非土产也。”然此不过以应急变耳。遂仍和衣而卧 终难合眼。而老妇则时出入，不知所为。

### 行路难

十三日。破晓 车夫来促上道 余因仍复原装 恐为同行者笑也。而村姑服饰 仍留作万一用途 亦不欲为人窥破。听同车所谈，一皆昨夕匪警。其辞意危悚 殆皆饱受虚惊者之口吻也。土匪初固良民 天灾流行 继以官吏压迫 饥寒所驱 遂致老弱转乎沟壑，壮者铤而走险。果使政治清明，亲民者能真爱百姓如骨肉，平时抚字得当，纵有因求生而致变乱之苦，亦何至遂成燎

原 以谁不爱其血肉之躯 但能少安 孰肯冒大不韪者。此县令之所以必须得人也！

早发 经永寿、彬县亭口 日中至长武 车机又损 遂止。自咸阳至此 计行四百二十里。过此则甘肃境之泾川县界 更西二百六十里 抵平凉 都凡六百八十里。自彬县达平凉各车站 均设旅馆 尚简洁。夜间军警查验甚严 余以服装殊异 言语不同，且系单身女子 虽示以省府护照 而犹哓哓不休 狐疑不已。因叹边区见闻特陋 无怪其然。前此所过通都大邑 号称文明之知识者流，见余以女性为此万里冲寒冒雪之举，尚不免加以疑议，则于此辈盘诘 又何怨哉 闻同行者言：“西北民气闭塞 平常旅行 已感不易 加以途间动多无理取闹之举 非有当地官长之护照 往往留难 有行不得也之叹。”

#### 困于平凉

十四日。黄昏 车抵平凉县城。以六百八十里之路程 历时三日 仆仆风尘 已备尝此中苦况。住车站内秦陇饭店。名为饭店 实则土房数间 房内土炕外 一无他物。自潼关之此 土炕粗面 已视为家常便饭 随寓而安 不复知其苦矣。所耿耿者 即连日途中所传西路匪势猖獗 于余西行之计划 恐将发生阻碍 坐是心绪殊不佳。入店安置行装，不及盥洗，即赴车站询西行车期。甫抵站 而丘八（兵也）先生悉余为一南方女子 群相诧异，互为私语，含意似不良。余佯为不知而前。继见余询西行之车，则更引为疑 群绕余而立 审视不已。中有询余冒此险途有何希冀者 喋喋不休 间涉侮辱 使人懊恼。余始念此辈蠢如鹿豕 无足计较。旋复念此等之所以无知无识，皆未受国民教育之所赐。使易地而处，吾人与之相去当复几何。至足悯也！既入见站长，投刺 告以西来目的 请其指示前进方针。站长年事稍长 多识世故 既识余之来历 遂以礼相周旋。且告余：“西路近日盗匪

狻行旅绝迹 车停已多日矣！因劝余仍乘原车东归。余以连日耳闻 证以站长之说 西行确已绝望。废然返店 方寸如麻 饮食无心 和衣而卧。

### 崆峒留迹

十五日。一夜辗转 未曾入梦 东方既白 已闻汽车声响 方在添油整机 作东还之预备。回忆昨夕站长曾言此车东去后 下次车期 不知何日。盖匪势嚣张既甚 公司为安全计 自不得不暂时停驶也。惟余此时心血泉涌 如万马奔腾。西进耶 则前途已阻，欲进未由。东归耶？则余此来究为何事！明知前途荆棘，亦须冒万险以履之。若畏难退缩 是一心志薄弱之辈 不几遗我界之羞乎 思考至此 遂决计留平凉 伺机策进。余性素急 每于义所当为之事 即起而力行 不稍延滞。日来在途 饱受风尘之苦 曾思抵平后作数日之休息 以图恢复精神。及抵平 乃又觉流光之可贵 偷安可耻。于是仍谋继续西行之计 遂往谒驻平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先生。余此行本系私人考察，非介绍之人与事实之需要 雅不欲扰及地方长官 使人疑余为沽名之客。今当此进退维谷之际 乃不得不破例为之 意谓或可有为之处置也。投刺入，即荷延见。盖孙军长已接到西安省府电告余已西来 沿途望加援助 故相见之后 颇蒙奖勉。但亦称：“西路难行，劝以暂返西安 俟匪势稍杀 再图西进。”言词恳挚 反复致意。然余仍告以西进之决心：“身可死 而志不可移。”孙君见余意志坚定 遂允力为设法 仍劝余稍耐 以俟良机。旋议附搭邮车 并加派军队护送。余深示感谢 当承派一副官陪余往访邮务郭局长接洽。结果以邮车为经济困难 已早停驶 失望而归。幸孙君为一忠诚长者 对余西行苦衷 极加体谅与同情。既劝慰有加 并允别为设计 余心稍慰 归途乃作城内之漫游。所经之处，路任驻足相看，大抵好奇心所驱使也。

平凉城周十馀里 依山而建 地势险峻 北濒泾水 南枕陇坂 西倚六盘山 为甘肃省东方之门户 西安、宁夏、皋兰之咽喉。出进货物 咸汇于此。故商贾云集 街道繁盛 不减西安。且以地界陕、甘 形势险要 于军事政治 所关均甚重。前清同治时 左宗棠平定新疆 曾驻重兵于此 以为根据地 其重要可知。城中街道狭小，居民闻约万户，回民颇少。据传左氏平回乱时，驱回人于关外，不准杂居城内。此例西北各城皆然，非独此也。今五族共和 类此界域之见 诚宜铲除以昭平等 而为汉、回感情之恢复 前事固未足为训矣。平凉地带泾、渭 土地肥沃 水草丰美 宜耕宜牧。出产为麦、稷、高粱、药材以及牛羊等家畜。矿产丰富 五金、煤、铁具备 均由人民以土法掘取 故无规模可言。

北关外有柳湖，建自宋时，有左宗棠所题碑碣。中有温泉，冬时不冻 为边塞少有者。现已年久失修 破败不堪。负地方政治建设之责者 似宜合人民之力以修复之 既以保存古迹 复得卫生浴所。盖温泉多为硫磺质 富有杀菌力 今乃任其废弃 殊可惜也。

游倦腹饥，乃择路傍之清真馆进午餐。店面虽小，颇清洁。食炒蛋一盘，粗面一碗，仅索铜元三十五枚，此地生活可谓低矣。鸡蛋黑面 所含多滋养成分。西北各地 养鸡极盛 鸡蛋每元可买二百馀枚 为西北人民普通食品。宜其身体壮实 尤以回民躯干高大 面色红润 以无嗜好故也。汉人多不上进 喜嗜鸦片，习于偷惰 十九面黄肌瘦。虽同一得有滋养丰富之食品 而结果乃一强一弱。甚哉 鸦片之为害民族如此。店主回人 和蔼忠厚，招与语 询以地方情形。据云：“此地近因天人交祸之影响 商贾裹足 农村破产 商务遂一落千丈。土人习于苟安 不事进取 商业及工艺权 多操于外省人手 山、陕人居多。”言下歎嘘 似重为土人惜者。继复询以有何名胜可游。据云：“距西关外三十里有崆峒山，风景绝佳，为行旅过此者必游之地。”余念居此无事，

不妨一游。谈论之顷，店主已悉余为单身行客，有考察之目的，遂亦欣然赞叹。令其妻女来见，执礼颇恭。且告余以其岳家即住于崆峒之麓，顷适得消息，其岳母病重，方遣人送其妻归宁，骡车恰已备矣。询余如愿同行者，当命店仆送其妻抵家后，复引余游山。盖渠所乘车，系借自其戚，必须下午回城中，故往返两俱便。余闻言甚喜，惟审時計已近正午，往返计程六十里，恐未能畅游。正犹疑未决间，店主见状，似恐余对渠有不能深信意。遂改口曰：“日已过午，时间过促，不如俟之翌晨。”余察知其意，遂告以“久慕崆峒名胜，又承推诚相待，只有欣感，但萍水相逢，过于叨扰，心殊不安。且时已近午，不能畅游，不免略有考虑。现已决定同往，能否畅游不必计较之。古人卧游梦游者，已胜多矣。”语讫登车，意谓得至山麓，一瞻仙境，遥拜山灵，亦足自慰。行时，店主复谆谆嘱其妻沿途照应。余尝闻人言：“西路回回多猜忌而好乱。”余素不肯以未见事实，轻加人罪。乃自潼关至此，所遇数事，已可证明回民实多豪侠仗义之人，济困扶危，为其风尚。因忆咸阳同车中有回民二，老少各一，沉默寡言，而彬彬有礼。车宿长武时，旅客争先抢占房间，余初不知情况，至下车时，店中已无空隙，仅有土炕，大可容数人，男女杂处，余所不堪。告店主愿倍付房值，求独有一房。然旅客中无肯迁让者。正困难间，此二回回出语余，愿以房间相让。由是可知回回对于妇女颇知礼节，且富于公德心。以上二事，彼等皆无意中为之。不存报施之意，乃真美德。我汉人之具浅见者，动指回回为猜忌好乱之人，未足据为定论也。

与女店主同车出西关，四野为大雪所蔽，人目皆白。畎亩高低，冈阜起伏，有如玉琢银装。空气清新，沁肌沁腑，俗尘既为消尽，而遥瞩天际，青白相映，胸次尤为豁然。古人云：“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今欲加一语曰：“苦者易为乐。”此义非身受者，恐不能领略是中情味也。

途间女店主絮絮以民国以来南方情形为问。余告之五族共和之意义，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剪发、放足、受高等教育、同参国政等等，彼听之，兴趣甚浓。三十里，抵崆峒山麓。仰视高峰，巍峨雄丽，群峦耸翠，幽秀天成。盖此地已为高原，故睹山势似不绝高，然深含嵌崎突兀之气。泉源潺潺，澈底可鉴，泾水即发源于此间。森林茂密，奇树迷离，真朔方胜地也。相传为神仙窟宅，昔黄帝晤广成子访道之所。惜为时已晚，時計已指三点，不及登山畅游，一探仙人之足迹也。且据土人云：“山中近有盗匪出没其间。”女店主坚挽过其母家，稍事休息，当送余入城。余因眷怀山景，虽未能入山深处，一造其颠崖，然日来身心不宁，颇欲假此因缘，稍事休憩。念此山不易至，未忍遽舍，因婉谢之，独留山麓，以俟车还。纵目流览，是时积雪满山，宛若匹练高悬，怪石奇松，盘根错节，形如怒龙之探爪，势如巨灵之攫人，以惊以愕，忽悦忽怡，白雪翠松，相映成趣，诚天地之大观也。如在春夏间，松石斗奇，鸟花争媚，其为胜况，当更不知其何极。将来秦陇铁路告成，边区文化发达，则避暑此间者，宜不乏人。

移时车返，因天色向晚，冷气侵肌，遂即登车。轮蹄转动，余犹不时回顾，遥见皑皑白雪，苍苍古松，若招手盼余再临者。入城，已上灯，抵店略感疲倦，和衣假寐。一切烦虑，复涌心头。盖西行无期，有同坐困。忽门次有剥啄声，并闻店主云：“有客来访。”启视，则军部李副官奉孙军长命来报好音也。因有驻防凉州新编骑兵第二师司令部参谋长康冠儒先生，由京带来汽车五辆，军队一排，取道此间，将于明日西行。孙军长举余西行之意，告康，已蒙慨允附车同去，特来约余往洽。闻讯喜出望外，遂即诣康所。此公甘籍，和蔼无崖岸，谦而有礼，谈甚欢。谢出，返寓，收拾行装，九时就绪，再诣谢孙军长，告别。时有马司令在坐，均致余以慰勉之辞。孙复发护照一张，并介绍函一封，系致兰州禁烟善后局仲统办者。已处穷途，忽逢生路。孙、康二君之热诚，弥

可感念。至于更西有无危险，则早已置诸不计矣。

### 陇西第一峻岭——六盘山

十六日。鸡鸣起治装 天气奇寒。深夜阴风逼人 其势几可脱耳堕指。余以西行愿遂 精神转觉足以抗之。同行汽车 大者四辆 新式福特小轿车一辆 军队一排 以为护卫。私念此次机遇之巧 诚出意外。使余意志稍不坚持 竟附原车东返 丧志失信 不惟负父母恩意 亦弃国民天职。事之成败 在最后五分钟。此余于平凉逆旅时 重念汉光武“有志事竟成”一语 遂不作回顾之想。余卒如愿以偿 于是益自坚其信念。余与康君及东北志士马仁山先生共乘轿车 窗门严闭 寒威难入。视前日来平凉所乘无遮货车 风侵雪压 大觉悬异。车发时 晨星历历 冷雾濛濛，夜气犹存 路途不辨。不数里 前车相继陷入冰沟 轮轴浸没 不克动转。随行军士 咸脱鞋跣足 入水推挽。严寒 其苦足念。然视彼数人 面不改色 奋勇争先 并未稍形痛苦之状。以此足徵西北士卒吃苦耐劳 诚难能而可贵也。历三小时之努力 始一一挽出 继续行程。愈西道愈艰险 多山故也。所谓汽车路者 本就原有之大车道 略加平治 年久失修 多已毁坏。凸凹坑陷 桥梁倾侧 冰雪载途 泥泞水滑 无在不有颠复之危。随行士兵 及时修补 得免此患。途中荒凉满目 惟左公柳时或一现 但已零落晨星矣。左公柳者 系清季左宗棠西征时所植 东起潼关 西出嘉峪关 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夹道浓绿 当时有万里康庄之目。惜年久无人管理 又值连年天人交祸 民不聊生 树皮根芽 均被灾民剥食垂尽。呜乎惨矣 左公遗迹 亦将被湮没而空留嘉话之传流矣 自潼关至此 崇山峻岭 平原广川 一例牛山濯濯〔形容草木不生〕。气候干燥 雨量不调 盖荒旱频仍之一因。不知以往司民牧者，何以不注意也。

车行七十里至三关口 两岩对峙 如屏如门。中有隘径 宽

可二丈许 有一夫当关万骑难逾之势。与六盘山共称天堑。入望欣然 山上树石相间 五色纷披 泾水中流 喷泉吐雪 谷应雷鸣，使人生别有天地之想。山半有杨六郎庙，相传宋时杨延昭曾守是地，土人今犹祠之。关口附近 且有焦赞、孟良之营址 历历似可辨。北人惑于小说家言 如此等不经之谈 随处附会 亦姑妄听之而已。

逾三关口以西 岩峭峰峻 形益突兀。常人越而过者 亦必胆寒。二十里抵瓦亭驿 自此西达皋兰 分东、北两大路 北经固原、海原达省城 称北大道 南走隆德、静宁、定西抵省城 即东大路也。前者形如弓背 距皋兰路远 道则略平 无高山峻坡 后者虽越六盘山之峭险，但以径捷，行旅多就之。六盘山为秦、陇、青、宁之要冲 以其有盘道 上下凡六旋 由是得名。山势奇突，直耸霄汉 峰回路转 蜿蜒生降 最高达九千馀尺 为陇西第一峻岭 宜乎古称天险也。车盘旋上行 行至缓。五里至绝顶 停轮小息。见树石奇怪 冰花纷披 山景雄而带幽 对之生超世想。时日已斜倾 晚霞回照 与积雪相掩映 气象之美 纵有高深艺术做手 亦难想象而绘其神情。清赏未已 忽念世间万事万物 愈美者其代价亦必愈高 即如余此次行程 虽极尽万苦 而目所遇者，多天地大块之文章，此岂局于一隅者所能梦见耶？昔元世祖西征凯旋时 崩于兹山之上。英雄名山 并成千古。惜未能从容览全山之况耳！

山既高寒 气压之低 令人窒息。风拂面如刀削 非重裘不能御。闻虽当盛夏 犹不免冻死行人 其烈可想。时暮色四起 大地渐入迷茫 不敢久留 相率旋车徐下。山势甚陡 逾于来径 笑语康、马二君 此诚‘上山容易下山难’矣。行未数里 暮色已合，途径难明。车鱼贯而前 行极蹒跚 乘者咸惴惴 遂议下车徒步。十里抵山麓 车辆旋亦续至。是日 山中传有匪警 军士皆持枪防卫 如临大敌。既抵平陆 相庆越险 康君尤觉欣然 盖喜人与

车两无恙也。正言笑间，忽报最后一车，因司机失慎，全车倾覆，幸未压人，惟司机及护车略受微伤。已下山各人，遂复携手电相率往援，将行囊各物，或抬或负，扰攘半夜，又虞匪徒来袭。因停车不远，即匪窟。同人均悬心吊胆，急将覆车所卸行李，分配各车，乘始出而至迷朦之月光，驰至距十余里之隆德县逆旅投宿。时已四更，尽日奔波，以汽车之速度，仅行百三十里。然未遇匪劫，已不幸中之幸矣。自晨至此，滴水未沾。余向来旅行，不备干粮。同行者饷以馍馍，其物以面作饼而烤干，冷硬如石，极难下咽。而饥肠雷鸣，手足僵冻，行动已不自如。饥寒交侵，探怀出馍馍试嚼之，几乎折齿，遂弃置。和衣蒙被强卧，脑际一一思索，昼间所历山径之险仄，匪盗之纵横，不禁遐思欧、美文明国家交通之便利。交通关于国家之兴衰，诚甚大也。我国西北，本皆极膏腴之区，倘使国人果于自强，则此等冲要之区，火车、飞艇，宜必往来如织。地方繁荣，人民加以良好之教育，则国家兴盛，当可逆睹。何至荒凉至此哉！

### 震灾遗痕

十八日。昨为修理机车，逗留一日。今晨四时，仍西进。道颇平坦，方喜顺利。乃九十里至静宁县。驻防团长某，见车上所载，概系军装，以未得长官命令为辞，不允放行。康君示以国民政府护照，亦无效力。不得已，停留是间，听候复电。噫！我国军政不能统一，至于此耶？外人讥我为无组织之国家，今事实若此，诚亦无以自解也！

静宁县为平凉西来最繁荣之所。居民约十馀万，商业颇发达。城内小学校数处，街道狭隘。农产以麦为大宗。据同行者云：“民国七年，甘省地震，倾山寨川，拔树败屋，人民牲畜死亡者无数。静宁县虽素称富饶，然所受影响甚巨，迄今尚未恢复原状。近更年年遭遇天人之祸，民生之苦，远非昔时可比。”言下有不

胜感慨之意。自平凉而西 所经之处 多罹震灾 城垣崩陷 房屋坍塌者，触目皆是。回忆民十二年余负笈天津中西女学校时，值日本大地震，消息轰动全世界。全校本基督博爱主义，曾创立救济日本震灾会，余于礼拜六一日间，手制日妇衣十一袭，聊尽人类同情之意。民十四〔年〕夏间 留学赴美 道经三岛 登陆漫游横滨各地。时隔地震未及二年，方期一睹当时遗迹，乃全市房屋 皆已焕然一新 而繁荣间且加盛 人民安居乐业 毫无被灾情况。殊令人惊叹彼邦人民，诚有不可企及者在。其能称霸于今世，绝非幸得。吾人欲救亡图存，不可不先着力于国民教育，安定社会秩序，救济农村经济，发达生产事业。而一般居上位者尤应以身作则，力挽奢侈贪污敷衍之风，毋徒日事粉饰，自欺欺人。否则民不聊生，广大之下层，难免不急而生变。夫多数乡村都趋破产，不谋救济，而仅从少数都市讲求繁荣，是为畸形之发展 不足为慰。

汽车之来甘省 似尚无多。沿途男妇老幼群逐围观 颇示惊奇之色。妇女缠足之风未革 多蓬首垢面 衣不蔽体 操作任劳，时以两膝跪行代步。其风气不开，愚驽可笑，亦复可怜。安得贤良地方长官 教督兼施 使知识习惯 渐趋改良 化成现代之民众耶？

### 礼失求诸野

二十日。今晨 团部得其长官复电 准予放行。余等因此两日 闻之如获赦令 匆匆整装登车。越祁家大山 重峦叠嶂 互争雄长于云雾中 时露头角 岚光雪景 韵致不凡。车蜿蜒而行 山势亦因之而变。中途止车 有土人报称：“适骑匪一股 数可六七十，过此未及十分钟。” 康君乃集众计议，以我人数少，而车载重 不能不先为派遣 以便临机应付。计划既定 车乃续前。约三十里至太平店投宿。本日共行百三十里。时仅过午，本可赶至会

宁因匪警未敢贪多冒险也。该处店小，人多难容，余遂借宿民家。此家大小十馀口，初见余至，颇不悻，逼与军威，不敢相拒。盖彼误认余为一骄贵之官太太也。余既安顿行装，辄就主妇与语。彼适方缝衣，见余和蔼，亦改容相待。俄一老者催作饭，主妇弃衣而起，余戏为代缝，彼至色喜，见余拈针颇速，啧啧称奇。余复自包中取出晨间康君所赠饼干数枚，赠其小儿。妇谢不已。继由其儿手中取得，云其婆母患病已久，此南方美品，为不易得之物，义当转奉婆母，小儿不合享之。余闻言心极感动。以边塞之地，荒寒之区，荜门圭窦之茅舍中，竟有知礼义尽孝思如此妇者。今之通都大邑，号称读书士子，日惟伴其摩登夫人，出入电影院、跳舞场，已多不知其有父母，况翁姑乎？由是可知国之存亡，与其历史文化精神有莫大之关系。吾华重礼义，尚廉耻，主仁爱，喜和平之风，相沿于数千年之薰习，虽处今日尚武争强之世界，非专事揖让可图存，然改革迄今，既无新文化精神可以代起，而所号文明都市，与夫交通较便区域之民众，大多数因在上位者之引导，遂日弃其固有文化精神之优点，相率堕入促亡之途，社会兴衰，国家民族之存亡治乱，谁复有真实关心者。盖首先并家庭亲爱之道，亦不讲究，此所以造成今日丑恶之人心。此地人民，正缘其地域偏僻，风气陈旧，独能保其天真。古语云：“贫家出孝子。”因其少利欲之念，得天独全耳！

余与主妇数语之顷，不觉对之起敬，遂请入瞻其母。主妇力辞，谓房中秽甚，强而后可。妇持灯导入，屋内浊气果扑鼻。西北人固不知卫生，亦以其贫而无多屋也。顺妇之灯光，视炕上败絮中卧一老姬，形容憔悴。妇告以余之来意，并递以饼干。姬欲起谢，余力止之。对此可怜儿媳，惟有表深切之同情。略坐即出。初见小儿，怜而与以饼干数枚，馀者原欲留以自给。今见此孝妇，觉余不当享此食品，遂尽举以赠之。念此破屋中老幼，得以一尝平生未有之异味，此亦人间之有趣事矣。妇对余情感激增，

殷勤周至。询余饮米汤否？余未详所指，视其锅中，惟开水耳。遂以杯向锅中自取之。妇亟以长木勺自锅底捞饭少许饷余。此举出自贫家，可谓无上之优待。余不忍受，力却之。妇乃取所捞之饭，调以米汤，先敬其姑，次复举一老者，询悉为其老公公也。后乃扬声召合家大小前来聚餐。余至此，始知所谓米汤者，非南方之白米稀粥，乃以小米一把，施于清水锅内，一家十馀口，聚而痛饮此略带米汁之白开水耳。盖西北久困荒旱，三餐所不能计。今日食品之普遍化者，可分三类：富裕之家，用粗面、小米，中等者，用青稞山芋，间得米食，最下则树皮、草根而已。余更就视此家之童稚，皆裸体无衣，虽十馀岁之女子，下衣且不足以掩羞。此自西安以西大都如是，良可哀也。然其境虽极贫寒，而老幼大小就食之时，皆雍睦无声，井然具尊卑之序。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余于此验之矣。后述告友人，闻者咸感叹不置。或谓陕、甘灾难，何致如此其极？余曰：“是不难知。不观今之官吏乎？银行存款，动辄数十百千万，其妻之衣饰，动辄千数百金。果何自来乎？闻有某公，三年前一穷儒耳，今甫三载，私储已越千万。呜呼！贵者如此，小民身上衣，碗中粟，尚有存者乎？古人曰：‘一将功成万骨枯。’余今为易之曰：‘一宦财丰万户屠。’可以概今之时矣。今之好评人者，动曰前清官僚贪污腐化。然据余所闻：‘汤文正之任两江总督数年，来时一箱衣，一箠书，去时依然如尔。其夫人荆钗裙布。某年其子来署省亲，夫人为之宰一鸡，文正大斥之。及文正薨，搜索箱箠中，得银八两，原封完好，乃年终户部所发俸银也。’余每读史至此，深慨文正其人，固当日官僚中凤毛麟角。然封建时代，犹有此辈，号称革命之官吏，其亦何辞自解？境有古今，人无二致。凡以革命标榜者，第反求诸己，无轻作雌黄。日斥封建时代之吏，而行为反封建时代官吏之不若，宁不为革命二字玷辱也哉！”

## 败屋中如鬼之裸妇

二十一日。昨幸与匪骑相左 入夜 复传匪聚于清凉山 势颇猖獗。通定西之汽车道中 已屡遭劫夺 虽军队往来 亦难幸免。国家养兵所以卫民 今且不能自卫矣。前后既俱有匪 遂成进退维谷之势。同人计议 卒一致主张前进 不幸遭遇 则决以全力御之。康君建议 舍汽车路而循小径 以避大股匪锋。乃披星出发 摸索而前 心惴惴不安。六十里抵会宁 幸无事。停车取水 味咸苦不能咽。同行者以糖调之 始略润枯肠。出会宁 仍就小径 乃牛车所行道也。狭窄崎岖 汽车上下转侧极难 众志成城 不少衰。不期方抵清凉山腰 一车转坡稍速 遂倾倒 机件已损 又生行不得也之叹。本日仍行百三十里。自平凉至皋兰凡七百余里 苟道路稍平 竟日可达。今费时六日 犹滞中途 何日抵兰 前进有无阻碍 均尚不能逆料 为之怅然！

山中居民多避匪他徙 土店一所 门窗俱失 已阒然无人 遂入踞之。地小人多 不敷分配 幸附近有窑洞一所 内尽贫妇与儿童 细弱不能逃者 余乃借宿其中。自潼关而西 窑洞数见 久欲一试此上古穴居之意味 迄未得机缘 今兹可偿宿愿矣。土窑为西北人民普通之住宅 以陕、甘、宁、绥等省为多。其法依山凿穴 或就土壁挖洞 大小不等 再就洞中筑一土炕。穴内黑暗无窗（规模大者亦有之）光线仅由门而入 苟门一闭 无异置身墓穴。古人“风雨不向窗中人 车马还从屋上过”之句 即咏此也。此方土质坚结 虽狂风骤雨 无塌陷之虞。阳光寒气 均不得入 故冬暖而夏凉 土人乐居之。惟空气稀少 于卫生固不相宜。何以居此者 亦未见其缘此而生疾病 或地气有不同之故欤 是则属专门家研究之事 非余匆促旅行者所能臆断也。此处最缺乏者 首为饮料。虽有水井二口 非活泉 乃于下雪时预藏其中 以供饮者。井口与地平 故地上污秽之水 常杂流而入 其味至恶

劣不堪向迤。

军队斯时或布防山岗 或挽拉损车 均异常忙碌。余则一无所事 独出散步。风和日暖 山景媚人。徘徊久之 心转愉悦。正觅路求返，忽遥望山凹处一大村落，约数百人家。时已过午，点滴未进，饥肠辘辘，私念何妨一往探之，或可谋一饱也。遂鼓勇而前。坡上站岗军士恐余遇匪 亟止余勿前。余摇手示无妨 乃继续下坡 移时即达。入村鸡犬无闻 寂无人迹。两傍房屋 俱成残破，历数十户无不如此，因悟此村必遭洗劫者。方用吊叹，忽偶步一空室外 似内微有声息。驻足静听 乃又寂然。举首内视，黑不见物 问之无应 人耶鬼耶 忿明明有声 何以竟无应者 奈素不知畏鬼 径即步入 欲一观究竟。始入 仍不能见物 少顷，忽发现屋角有母女三人，裸而无衣，坐于热灰而取暖，瘦削污秽之面目身躯，鬼物视之，恐犹不免有逊色。见余颇现惶恐状，与语，不应，但摇首。其不谙余语言耶？抑误余为催税之虎狼官吏耶？睹此惨状，极为痛心！盖沿途所见已多，其原因固不待重问矣！出银饼二枚赠之，彼等始起作诚恳之谢状。噫！余安得化百千万亿法身，来拯此辈无告之人于沉渊之地狱乎？如此次不冒险西来，初不知尚有如此之悲境。向有人语余：“西北常有一家数口合用一衣，数家合用一锅者。”始尚疑此语之出于传闻，未必尽实，今乃证前之说者，犹有所不知也。余闻朝鲜亡国，数家共用一刀，从未闻一家共用一衣者。国人乎！闻此惨状，亦有警惻于心而思援手以拯之者乎？是则胜造浮图七级万万矣！归途心绪劣甚，百感交集。卫士以羊肉一盘进，腹值饥甚，不问所从来 为进两方 除以分诸贫妇等。连日少得食 更未得眠 神疲达极点 因就土炕和衣而卧。始甚酣适。及醒 忽感呼吸至艰 头晕欲吐，满室烟气薰腾，大惊而起。朦胧间不审身在何处，急下炕摸索至穴门 夺框而出。站岗兵士 惊问何故 已不及置答 就山前调换新鲜空气 呼吸渐豫 精神乃苏。惊定 始悉身在山中 几

遭闭绝。遂以故告卫士，复秉烛入内探视，推醒贫妇，问室中烟何来？始悉贫妇虑余来自南中，夜寒不耐，故于就寝时特加燃料，以增热度，不期竟尔被薰。然其一片诚心，有足感者。惜余不惯，致负其厚意耳。时穴中气浊犹厚，乃复登山散步。万树森立，阴影憧憧。夜已向阑，霜露扑面若针刺，余虽御羊裘，几亦难与寒威相抗。遥念彼败屋中裸而无衣之母女，更不知作何情状，不禁心凄久之！

### 饮鸩之苦衷

二十二日。昨夜散步于冰天雪地中，饥寒交迫，自念比之山中灾民，犹为享受太厚。天未明，众即起，整装待发。盖土匪出没，多在白昼，夜间昏黑，不辨虚实，彼等亦不敢妄行也。坏车未及修理，因虞匪闻风来劫，故不敢多事逗留，遂以好车拖拉，上下坡由军士推挽，颇形迟钝。山路既屈曲，暗中摸索以进，风吹草动，疑即匪来。兹山之难行，过于六盘，上下约六十里许，余因一夜无眠，倚车假寐。及醒，则已抵定西县。入城借汽车站止息。闻当事者云：“昨有某军汽车三辆，军官数人，前往平凉，行近西巩驿，被匪抢劫一空。”至此吾人益服康君之老练，舍大道而趋小径，诚有见于机先也。定西旧名安定，四面环山，城周十里，居民数百家，地滨洮河，素称肥沃富庶，农牧业均称繁盛，闻亦败于匪旱之灾久矣。

此处距省已近，匪势少衰，心亦渐安。坏车遂决留定西修理，以免有误行程。计自平凉出发至此，已损二辆，修复固非易事。以如此坎坷之公路，虽用最佳之车行之，亦惟作牺牲品而已。独余等所坐之轿车，始终未小坏，不可谓非幸事也。

出定西经车道岭，峰崖危叠，奇态盈望。六十里至甘草店，道路已平坦，左公柳时或一见。时暮色已沉，朔风忽起，静坐车箱，手足几成僵冻。又六十里至金家崖，止宿。此地人烟稠密，迥

非前昨所见之凄凉惨状。西去皋兰仅六十里，且已脱危险界，心境为之泰然。入店，已报客满。商借民房，亦无余隙。店家费尽周旋，只得土房一间，且门穿窗洞。同行者以让余渠等议于庭中举火度夜。余以独占一间，心不能安，力持不可。于是更向店家多方陈说，始允借炕头一隅。以其足以御寒，不再奢求。此处已有饭馆，饥不择食，进粗面三器，犹觉未足。恐遗笑大众，遂止。同行诸君，日间疲乏已极，餐后即就寝。余以为时尚早，步出店外，一瞻夜景。及返店入室，店家夫妇方据炕吸阿芙蓉，一灯横设，吞云吐雾，浊臭中人欲呕。立即退出，仍步于冰雪中。自叹一日颠顿，及今犹不得一席以为休息之所。继思基督不自上十字架，安从救世人之罪恶。今之西北灾难重重，正罪恶之所。余既贲母命而来，即不合存几微独善其身之念。西北灾民之惨苦，余应一一身心领受，然后本我至诚，设法为求解免。西北目前之苦因，安知将来不得善果。沪上六十年前，一芦苇低洼之渔村耳，今为东亚繁盛之巨埠。可见事在人为，未可据以为判也。惟是鸦片大害，麻醉人民，使成昏惰之废物，此不得不望清明当局雷厉风行，一举而廓清之。然后西北人民始有不堕泥犁之望。尝问土人：“尔辈一寒至此，何尚不知鸦片之害？”据言：“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尔。如土地一亩，种大烟年收七八十两，可换大洋三四十元，除烟捐二十元外，尚可余半数，一家生计勉强维持。苟种麦谷，则每亩仅有三四斗之收成，最多易洋一二十元，以之纳捐，尚虞不足，全家数口之生计，将更无所出。非甘心中毒物”云云。闻之深慨国家积贫致弱之原因，此毒实含最巨之力量。余尝闻今主席邵力子先生，固贤明之辈，发言治事，均能以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自莅任以来，于甘政极心整饬，惟事权不一，求速效殊难。私念如真能禁种罂粟，而教民以农业改进之技术，增加正当之生产，不信财政绝无办法，灾患不能预防，而必取此饮鸩自杀之政策也！



## 兰 州

竟达皋兰

二十三日。前夜为窑穴炭气所薰，几至魂归天上，不获已，乃徘徊露地达晓。昨夕复为烟鬼所苦，仍露处于冰天。两宿无眠，虽余躯似铁，亦自难于支拄。同行者即在屋内就寝，亦为寒威所逼而起，共燃火以御之。众知余两夕情形，俱相致慰问。余犹强自挣扎，不肯示弱于人。实则已至勉强，亦含有不欲使大众感不安之意。某军官谓余“面色发青，尚称不冷，即此已非吾辈所能及。况以南方女子，初来北地，苟非具有坚苦之志，鲜不萌退意者”。余笑谢其过奖之辞。旋念人体锻炼，有自劳苦得益之可能，如炼铁成钢，必经过若干次之火候。人苟具刚强之志气，则可战胜一切艰难，若遇事退缩，或计较太过，则正气已挫，邪气即乘虚而入。治身治国，何莫不然！今次余之所遭，亦可视为一度之试验。有心国事之同志，其可忽于体魄之充实，比人所以有强健之誉，意即得自然环境之养成耳！

车辆整理就绪，平明出发。道路渐趋平坦，且风鹤无惊，身

心俱泰。两夕之苦 虽已挣扎过去 但受寒侵过烈 实觉难支 此际环境突告展开，精神猛振，病魔顿为驱走。自平凉西来，每日均登峰越岭 履险趋艰 刻刻有颠复之虞 处处无平易之径 悬心忍气 寸晷难安。今幸已达康庄 回忆过去 殊有苦尽回甘之乐。近省垣之道路，尤宽敞平治，闻为民十二年国民军所修者。车行其间，遂若风驰电掣。九时，即抵皋兰。城内商业之盛，殆过西安 惟马路较狭。入城 仓卒莫知所往 乃依康君邀约 暂寓现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先生之宅。粉壁丹墙，规模雄壮，其间布置，颇能寓雅致于宏敞。卸装后，稍事盥沐，即赴学院街新民百货公司访水寄梅先生，询问王佐卿先生消息，且冀得南来音信。盖离沪时，以西北人地生疏，不得不谋一通信地点，以便难中汇款接济。幸经王君介绍，一切由新民公司代转。自沪启程，至今已逾一月 未得家报 心实悬悬。今甫抵兰州 先其所急 思亲之念 无庸讳言。水君当地人 为该公司经理 兰州商、学两界之巨子也。相见欣然。据言曾接佐卿先生自沪来函，已悉余西来考察之目的，然未料如是之速。因略告以自沪出发之经过，遂参观其附设之新民医院。规模虽不甚宏大，然整齐清洁，床具等俱新式，概系购自沪上，实为边省所难得者。内住少数病人，尚有空房，水君坚请下榻。念相逢萍水，过扰则有背人情，且医院药味甚浓 不堪刺鼻 遂婉谢之。公司代收到余父母来书，亟取展视，喜知二老俱健适，一若余在家时，不禁为之雀跃。际此隆冬，余远投边塞 重累双亲悬念 所幸来谕 仍勉余为国尽力 且嘉勇敢忠诚。嗟夫！余父母之爱余，深矣切矣！余尚能稍隳其志气耶？此外并得沪友数函，语意不出预贺余此行之成功，惟仍不免有代余担心着虑者 意良厚 何可忘。计自西安首途 此十日间 颇识人生困苦。今如愿抵兰 差堪自慰。惟此来非得孙蔚如、康冠儒、马仁山诸先生，以及同行诸君之逾格照料，恐亦徒空言耳！

下午，田副官已代觅妥城南中西旅馆，驱车往视。房虽小，

然尚清洁。遂嘱茶役更事洒扫 约以翌日迁来。归途本拟浏览街头 一穷社会生活情况。忽头痛殊剧 急乘车回寓。夜餐略进 即行收拾就寝。此处虽亦系土炕 然构造甚精 颇似南方旧式之木床 髹以丹黄 铺以厚毡 且整理妥贴。室中温暖 较之途间栖止 诚若天堂矣。

### 天涯岂料逢佳节

二十四日。昨夕寝甚酣 醒时 日已照临窗际 觉精神清爽，二豎病魔 已逃 心滋慰。生平与医药无缘 间有小疾 亦止听其生灭。然出生以来 绝未有尝试如此次劳苦之生活 其困顿乃至不可名言。故内心亦私惧或将为大病所乘，以至阻余前进之计划。今竟赖数小时之安息，体中已畅然如故。因念人定胜天，确乎可信。午前 即移来中西旅馆 茶役已预为除扫 并易新椅二事。每日除伙食外 房金止三角。可见此间生活之低。行囊安置后 即发电二通 一系告慰二老，一则致谢赵友琴先生。乘初来所识不多 遂闭门作书二十余件 致各地亲友 使知己已平安抵此 释相念之怀。毕事已至上灯时 觉腹中有饥意。始忆今日尚未进食 因命侍者具餐。余平昔事忙时 非经人屡催 或至终日不食 亦不觉饥。苟无事闲居 则一日三餐 犹嫌不足。此可笑之特性 亦不良之习惯也。餐后出外散步 依电灯路线 信步所之。街灯电力极微 昏暗几与灯油相等。各商店营业未歇 惟夜寒甚 行人稀少。左右顾盼 正感寂寥。忽睹前方电火通明 人如潮涌，未审其为何事。因急足走视，始知为福音堂举行圣诞节也。跋涉风尘 遂忘佳节 天涯值此 感触纷来。盖圣诞节之举行，为基督教中最重要之典礼，基督信徒及其教堂几布满全球，真可谓普天同庆。余亦基督信徒也 历年虽处地不同 然率在通都大邑。是日也 家人友朋 飞笺送礼 举觞为寿 其胜况殆过度新年之欢乐。今举目无亲 人疏地僻 平生虽以四海为家 励己之

志 然至此时 不免亦有思亲之念。离绪平添 废然归寓。正值军警来查 出示护照而止。较途中故为诘难者 已胜多多。

甘肃省之位置 以内部十八省而论 则为西北边疆 合现在内蒙、新疆、青海、西藏而言 则犹属全国中心区域。面积约一百四十九万五千方里 人口约七百万。兰州为省治，《禹贡》为雍州地 周初为西羌地 春秋属秦 秦昭王始置陇西郡 旋改置金城郡 唐时设兰州治五泉县 乾元初属陇西道 宝应初陷吐蕃 宋元丰时收复 仍为兰州 属秦凤道 金属临洮路 元属巩昌路 明属临洮府 清改兰州府 下设皋兰县 民国废府存县 仍称皋兰。

皋兰县境占地一万二千七百万方里，人口约二十馀万。城池坚固 周十四里有奇。三面环山 北临黄河 负山面水 形势雄峻 边疆之重镇也。城分内外二城 外城曰关 广于内城两倍 居民约十五万 回、汉各半 回民居关者多 所有大商号 多设关内。城内人烟稠密 商店林立 惟市面似甚萧条。街道狭隘 途间面有菜色 衣履不完之乞儿成群 是皆历年灾祸之子遗。闻劫掠之案，城中不时有之。人生求生，急何能择，可慨亦可悯也！

### 风尘知己

二十五日。今日大雪 气候转觉和暖。检篋中所携沪、陕诸友介绍书数通 方拟分途访问 值通俗社新闻记者来 辄止。据云 余西来消息 报纸已数数披载 各界对余此来 引为欣慰。惟天气向寒 萑苻〔谓盗贼出没之处〕遍野 苟非乘机驭空而降 群对余能否来兰 或来而能不中途被阻 均属共同之疑问。今竟安然抵此 意外之速堪惊 其果何术而至者 兰州地处边塞 南方女子独身远来从事考察者，未之前闻。继复询余以沿途之感想，遂一一详告 并请其勿为过分之宣传。语未竟 康冠儒、徐兆荃、马仁山三先生相继见临。徐时任青海警备司令部驻兰办公处长 性豪侠 态度亦蔼然。康先生历举余此来坚忍情形告之 承

其赞许。并言如赴青海 愿为介绍 更发电为之先容。惟寒气正隆 诸多不便 劝以稍作盘桓 俟来春天气略暖 再定西行之议。念其言似甚确 遂允暂留 并谢三君照拂之厚意。

午后 应马仁山先生晚餐约。马君盖回教徒也 善骑射 机警豪迈 一血性好男儿 历任国民军十五路军高级军官。前年愤东北沦亡 加入义勇军 奋勇杀敌。此次因奔父丧请假归 相遇平凉道中。同行喜聆其畅述奋斗之血史 每至激昂慷慨之际 辄握拳透爪 有吞尽敌人之气。马君以余西来之勇敢 允为尽力援助 俾余克竟全功。高义古风 孰谓风尘中无知己也 此行所遇回教中人 大都相类 且皆简默寡言 彬彬有礼。如自平凉同行军士等 亦多回教徒 其尽职效忠 有非汉人所及。马君昆仲 凡十人 皆服务军政两界 为兰州有数之世家。对余极诚款 余因请内谒太夫人及其他女眷 则婉辞相谢。盖彼教教规 “不轻与外客相见 ” 乃止。座上识本城福陇医院院长高金城先生。谈次 知其为吾教中热心教务之士 来西北专从事卫生工作 已越十八载 具艰苦卓绝精神 抱基督博爱之宗旨。询其来兰经过 据云 “初本服务北平协和医院 因闻西北贫苦 缺乏基督之真光 乃决意牺牲一切 来致力于西北人民之思想改进。从民国四年起 继续创办内地会医院、福音堂等于皋兰、甘州、肃州一带。因感此城居民达十馀万 而无相当之平民医院 情至可悲。顷就五省会馆开办福陇医院 修理不久可以竣工。惟限于经济 机械设备俱感缺乏。”余以其热诚毅力 请往参观。高欣然见许 饭后同往。先至福音堂参观圣诞节 至则已近闭会 民众拥塞不堪。遂由该堂郭牧师导至客厅 略谈该堂缘起 及此间会会务情况。辞出福音堂 雪花扑面如掌 气寒甚。视时针已甚晚 街上行人几绝迹 遂与高君约明日往观医院而归。

## 兰州福音

二十六日晨高君来约赴医院顺道至民政厅访厅长林烈敷先生之夫人与余同乡。塞上相见欢同旧识诚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林夫人衣布衣朴实勤俭躬自操作谦和中礼毫无官习可称难得。夫人以高先生久于兰州特托其照料余意醇切可感。闻烈敷先生数游新疆，勇毅负才气，亦开边热心之一同志。顷适值其因公南归未获承教为恨。福陇医院位于城北规模宽敞布置亦甚得宜。高君言：“该院拟分内外两科及产科，倘经济充裕能多罗致医界人才院务自可发达亦可解决兰城民众疾苦之一部。”内部修理工程未完暂租对面民宅应诊。地小，求医者杂沓。高君与新自北平协和医院来之米大夫应诊配药，大有措手不及之势。高谓：“每日自晨至夕求诊者不绝惜人才缺乏难于应付。欲聘一二看护助手亦不可得尤以女看护更无从延揽。以兰州省会之区，竟无一产科医院，每逢妇女难产，多听其大小同归于尽，而莫可如何。盖此间妇女多染阿芙蓉癖，兼之缠足身体软弱易致难产。以其母子二重生命操诸旧式产婆之手既无知识又乏手术其危险诚不堪想象。加以西北风气不开遇有难产产婆束手时明知西医男子可以为助宁视产妇坐毙亦无肯一试者。此系社会教育不普及之总因。兹拟于院中附设助产学校先教授新旧两班每班十二人。旧式者专收年龄相当、可堪造就之产婆，一年为限毕业后予以证书新式则以师范或初中以上学校毕业女生为合格，两年毕业。先自兰州入手逐渐发展于外县设助产分校。”于此可知高君博爱之心诚西北之福音也。夫以西北幅员之广大非一手一足所能立竟全功。省会情况如斯僻县荒村更无论矣。吾尝闻东南医院林立人才过剩每见持有看护士毕业文凭为生计所迫竟充商店助理人用非所学失业者且日多。今西北正需要多数各类人

才之时 如政府及社会团体能利用种种方法 奖励人民使有赴边地服务之机关 既可减少失业者成分 复可各本其所学所能 造福于西北同胞 是诚一举两得。惜内地知此类情况者太少耳 在西安时，寿天章先生曾付给介绍书一通，谓抵兰可持谒邵力子主席 必能垂教。始至 未及请见。乃午间 省府乘至 启视 则邵先生转先约饮 为之不安。然亦显其雍容之雅度 因往谒谢之。邵氏伪谦〔谦逊〕无宦习。座设省府园内之船厅 列席者 悉军政当局。席间群询经过颇详 意俱恳至。主客尽欢。省府为前清陕甘总督署 阴肃王邸也。建筑伟大 园中楼阁亭榭 布置均楚楚有致。中有肃王烈妃颜氏大冢 及烈妃碎首之碧血碑。相传崇祿十四年 李自成破兰州 肃王世子遇难 贼搜宫至迫 颜妃以首触碑而死 留有血迹 遂名。碑上有肃王书 年久不甚能辨。人云每将降雪之顷 碑之字迹血痕 宛然可见。虚耶实耶 殆妃之烈魂不灭耶？

### 爱国者之模范

二十七日。晨间 民政厅 秘书长 翁木圣先生来访。久闻翁君在兰 提倡生活平民化甚力。以身作则 服用国货 勤俭自持，布衣粗食 不与人苟同 痛斥社会浮奢之习 宴会中对海参鱼翅及舶来物所作食品 绝不下箸。人以是多服之。而兰垣无形抵制仇货较他处为烈 翁先生之力为多。因叹东南各省生齿既繁 品流最杂 号称有现代知识之士女 不知略尽国民天职 以爱惜国家民族者实繁有徒。以余所知 喜用舶来品者 其日用之物 非最优之外货 决不购用。国耻重重 一若与己无与 事过辄忘。此等知识阶级之人日多，则雪耻图强之望日少。目击黄河流域民气朴厚，觉其负担延续国脉责任之成分较多。惟在政府善启迪之，此亦殷忧中之一喜也。

客去 即携孙军长、赵厅长之介函 往访禁烟善后局总办仲

兴斋先生不遇。遂转谒绥靖署参谋长续范亭先生。续为友琴先生知旧，久参本省戎机，于地方情形极谏。寒暄甫毕，即介绍其夫人许玉浓女士。夫人衣中山装，不施脂粉，精神活泼，有丈夫气。且以善骑闻，常赴操场，故能精娴武事。诚续君贤内助，巾帼之英雄也。女公子仅四龄，亦男装，天真富母风。午间至东方春羊肉馆，应林夫人餐会。驱车而往，几后时。二时始散，返寓稍事休息。薄暮，复承徐兆荃先生约饮。座有驻防肃州第三十六师司令部参谋余荃先生，承以肃州近况相告。并言其师长马仲英氏，青年杰出，礼贤下士，倘能前往一游，必表欢迎。余告以“薄学浅识，欢迎所不敢望。但肃州有玉门之险要，读史屡闻其名。近闻发见石油矿，其源甚旺，西人游历考察者，多生健羨之心。两者均欲一探究竟。且闻马师长弱冠时，即名震陇西，对回、汉能一视同仁，不分畛域。余固极愿一识其人。倘为先容，殊幸！”余君欣然慨诺。

### 皋兰妇女界

二十八日。昨夕因主人盛意，饮稍过量。此余自失检点处，后宜引为深戒。夜寝中为木炭气所薰，晨起觉头晕作恶，急命茶役购冰梨数枚食之，颇归清爽。皋兰出产果类甚多，如葡萄、西瓜、苹果、桃、李、梨等等，皆较内地所产者为美。而梨既多，为诸品之上，价亦至廉。此冰梨为北方特产，初摘时不能入口，须贮于屋内，经冬受冰后，其穰即软如腐，用冷水涤后食之，水分极富，其味如蜜，且为解炭毒之无上妙品。冬令北人以煤炭取暖，同时食此物以避毒气。南人无此口福也。

续夫人、曹女士来访，谈甚久。因洞悉甘省妇女界之痛苦。以皋兰省会之区，妇女数万，竟无一正当团体之组织。前虽有妇女文化促进会之结合，以当事者意见分歧，人才经济俱不足，遂至无形解散。续、曹均甚热心，欲图补救之策，因来商讨。余意不

如招集兰城已受高等教育及具相当知识之妇女，仿内地女子青年会组织，订一具体办法，俾领导边区妇女，解决种种困难问题。推进文化 移风易俗 必先积极改换环境思想 如缠足 嗜烟 买卖式婚姻 以及一般常识缺乏 生活技能之无训练机会 经济因而不能独立等等 均当前切要问题。欲图正本清源 必须先知先觉者负领导提携之责 否则无望。以兰城妇女数万之众 宜不乏具高才热心者 加以军政各界之眷属 来自省外 曾受优良教育者 更不乏人。如首以国家存亡妇女有责为前提 而开诚团结 共同唤起西北女同胞之自觉 勿再存倚赖之念 为男子赘疣玩物，则女权之与男子平等，固不期而自获。续等许为知言。

晚间 乡人郑少峰先生来 谓其令堂年已古稀 久不出户庭，闻余西来 惊喜急盼一见。约余以翌日过其居午餐 并谓全属乡味。乃欣然允之。郑君久居湖南 乡音犹未改也。去后 又有天水县人寄寓此间者 闻余来 特见访。余闻天水为陇南胜地 久欲往游 苦无机会。因向客详询情形。据云：“天水当川、陕要冲，为甘省东南咽喉。面积约三万方里 人口近二十馀万。以地接川省 故气候温和 风景殊美 土壤肥沃 物产富冠全省 且品质优美 几尽江浙。森林茂密 水草丰盛 宜耕宜牧。文化发达 民气朴厚 固塞外之天府也。惜比岁以来 天人之祸不绝 膏腴均勒种罌粟，一遇荒旱 遂无盖藏 饥馑相仍 民无生路。本世外桃源 今反相率逃之他方 有沧桑之感矣 境内古迹甚多 有伏羲故里 武侯六出祁山时所筑军垒 尚赫然存其遗迹。境中亦多崇山峻岭 矿产殊富 金铁煤之属 随在可见。前用土法开采 技术幼稚 得利不多。自灾祸以来 均已停罢矣！”闻之 不怪久之。

### 塞北老乡人

二十九日。余抵兰消息 业已为热心与好事者所传播 以故远近相访者接踵。前在西安，人已多诧为创举，今皋兰更在西

鄙，故尤以为罕见。实则来访者，多为好奇心所驱使，至于真具有理解表同情于余之动机者，可以指数也。惟余既为访问风土而来，自宜多与此间人士接谈，不问其用心何在，因亦多所得益。倘即所谓虚来实受者耶？

午赴郑君所 至则老人已相候门次。见余极示喜色 余亦觉万里绝塞，得拜谒高年之乡长，心亦良慰。老人精神强健，频拭其老眼向余睇视，其慈祥恺悌之容，使余联想及家中老母，不觉怅然神移。老人见余衣男装，称奇不已，笑谓“不意今日女权发达，竟有单身女子万里长征者，君得非木兰再生耶？此行增乡党之光不浅”云云。余极谢之 且佩此高年人特具目光 能识大体，否则或且谓余行为反常，更何至相待如此之厚者。今之自命知识阶级者流，往往有见女子举动稍奇，不究其用心安在，辄乃百端攻讦，故有黑白，务使豪气全消而后已。对此塞外长者，其能不为之汗颜乎？

向夕 仲兴斋先生来 谈良久。据云：“甫自青海归。该省民风番俗 颇多奇趣。其间湖泊河流 层峦叠嶂 回环缭绕 故气候特温 地质极肥 水草丰美 森林蓊茂。矿产既备且多。鱼类充塞河流 无人过问。盗贼绝迹 人烟稀少 西北之胜境也。”因而慨叹有此天然富区，国人不思开发！朝野上下，但图目前之利，无久远之谋 坐令货弃于地 而日索之于民 乃欧、美、日本之人 反多越重洋 犯万难 以从事吾边疆之考察 日滋其“天与不取”之野心。大盗盈门，兄弟尚勇于私斗，诚恐事变之来，将有烈于前日者。非危言也！余于是更坚立青海旅行之志矣。

余继询甘省禁烟进行如何？仲先生以毫无讳饰之态度，慨然答曰：“禁烟其名，抽捐其实耳！盖自民七震灾，全省损失至巨，驯至民十七八连岁旱灾，匪祸因仍不绝。省库收入奇人奇绌 不言可喻。而军费浩繁 甘省军队复杂凑合数达八九万人），饷项无着，明知抽收烟税为饮鸩止渴，然当此山穷水尽，不得不

出此下策 非当局乐为之也。’言下欷歔 仲先生老诚忠恳 政治界之干才 所言宜甚确。余以为补救之策 莫如裁兵。事实容或有难能，顾为甘省计，长此削民养兵，行见有兵民交困之一日。盖剥吸数百万人之精血 养此数万众之军队 养之者既日陷于烟毒之深渊 莫由自拔。而被养者无所事事 其弊宁可推想 为两全计 莫若实行兵工垦植政策 使数万有用之健儿 来受甘人供养者 即用其精力 报之甘人。如从事交通、水利、造林、垦荒等等有代价之建设工作，逐渐扶助政府厉行禁毒。但须计划得人，军队长官认识此项运动之意义。领导有方，不出五年生产量自可得突然之增进。省库收入既丰 军民亦共有生存之望 匪患不成问题。未知军政当事诸公 亦计较及此否 兵工政策近来著书提倡者甚多 前东北邹作华先生 任兴安区屯垦司令时，一切均有良好之声绩 识者当能忆之。邹氏 余未尝识其人 但深佩此公之目光犀利，胸次大有宏图。惜其心血所营，今俱为敌人所掠。冯焕章先生所领导之军队 到处皆有建筑之遗留 此亦军队中之好模范。吾人深愿全国军人，毋独让邹、冯二氏专美于前，群起效法 则国民经济生产建设 自易为功矣。

### 五泉山试骑

三十日。连日探闻西去路更崎岖，代步惟有骡马。在欧美时 见西洋女子郊外驰驱 绝尘超乘 常健羨之。以非要务 遂未之学。今来此边陲 概系山路 除徒步外 非乘骑不可。余既决计更行西进 念在此停留时期 不如练习骑术。余体素健 习之似尚不难。马仁山先生善骑，且其家畜良驹甚多，从之习练殊便。因遂与约定，晨往五泉试之。

晨八钟 金城先生来 遂同出南门 约五里 抵五泉山麓。马先生昆仲已先在 遂议定先游山。此山得名 以上有五泉 曰掬泉、甘露、惠、蒙、摩子。相与顺盘道而行，飞泉溅沫 树石苍古，

优游其间 觉山光潭影 俱有灵气。山上庙貌辉煌 楼阁重叠 蹬道蜿蜒 轩亭幽静 实兰城负郭之胜地也。时晨烟荡漾 旭日放采 仰瞻峰颠 尚披白雪 对之胸次甚舒。俯瞰兰城全景 入目无馀。大山为屏 黄河如带 城郭依山面水 有龙盘虎踞之势 诚足以雄视百城也。徘徊久之 几不忍别。同行一再相促 遂下山试骑。仁山先生详示方法 略解其意 初试如饮酒过量 头重足轻 往返数回 稍知用力 而马亦可略受驱策就道矣。仁山先生谓余于此术尚易入手 闻之良慰也。

余于游五泉山时 玩赏其雄奇幽逸 空气清新 遂感是山最宜设肺病疗养院。因是处气清而干洁耳 肺病最忌潮湿。此地生活程度甚低 如牛奶、鸡蛋之属 其值最贱 余负笈美洲时 适同学至契某女士 染遗传性之肺病 日夜发热 咳嗽见血 已至第二期。医者劝其就养于纽约北部亚郎达山上之私立疗养院。余友坚约余为伴 因念同处数年 且皆侨寓海外 不忍遏拂其意 遂请假同往。经一昼夜火车之颠顿 抵山时 友病加剧 余亦疲倦不堪。医嘱静养 多饮牛奶 牛奶以大桶盛之 任人取用 多食鸡蛋。日间看护严督卧于露天之下 虽大雪扑面 亦不许进内 覆以厚毡 使身上不受寒侵而已。下午四时 除热重不能起床外 余皆驱之山间 任意散步 虽大雪亦然 黄昏时始准回院。数日后 精神陡增 然从不见诊治给药。初疑其对待华人有所歧视 继而侦询他国病者 亦皆如此。后询之医生 乃云：“肺病人所最要者三种 静养、空气、食物。初期者 有此三种 已无须药治。即第三期亦重在于此 药品略资扶助而已。”余友已至第二期肺病 经半年之调养 亦竟霍然 体重增加十馀磅 继续就学 毕业返国 强健逾常。尝见吾国人苟罹是疾 皆认为不可救药 而每年因是致死者 为数不鲜 良足慨惜。因特举余之亲历 以告国人 遇有染此症者 转相告语 使自疗之。并望医学界有心人士 于此等佳山丽水 空气良好之处 多设肺病疗养院 以救济

国人也。语之高君，亦极谓然。

夜间 新民公司转来家信 并上海、西安友信十馀封 因来访者众 接谈毕 直逾子夜 始将各信阅完 欣悉双亲及友好均无恙。

### 兰州妇女组织之商榷

三十一日。晨起碧天如洗 东日渐升 略饮热茶 即随同高、马诸君仍至五泉习骑术。循山麓 驰骋于康途 觉胆力稍壮 马亦易为驱策。十时，始返辔入城。

连日观察所及，以组织女子青年会为兰城妇女界不可或缓之要图。入手宜先从联络兰城妇女界有知识者先组织一基础，俟余南返后 再鼓舞内地妇女界组织一西北妇女协会 以与兰州之女子青年会发生直接关系 然后由内地协助经济 并派遣人才前来赞助 俾双方会务 可以因互助而臻于发展之途。此事经数度磋商，兰州女界均深表同情。遂于午前谒邵主席时因便面白，亦承其极示赞可之意。午赴建设厅刘厅长汝潘约饮，因识其夫人沈女士 亦南方产。返寓适郑尚先生来访。郑君浙人也 曾步行游历全国 近由青海返此 备言彼处高寒 倘余往者 须备厚羊皮大衣及皮裤、皮靴 始足抵御。客去 乘间至街市购齐各物 并至新民公司买电土及软片。此间洋货，较沪上价格高三分之二。以迢迢万里 转运艰难 需费既多 陆路长途 尤易损坏 故其售价加昂，亦无可如何者也。

余因购备皮货，遂得参观萃英门外之制革厂。其所出货品，不亚舶来物 而价低数倍。甘省年产皮革甚富 倘能将此厂扩而充之 加意改良 使所有生皮成熟货 不必输出海外 即以分销全国 欲足塞一大漏卮。而本省之经济状况 亦可因而改善。其要固在政府尽提倡爱护之责 而交通发展 尤为先决问题。

## 客中元旦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晨八时 邵力子先生亲临 约九时赴省政府庆祝元旦。因念西来止作私人考察，已辱各地长官逾格护导，深惧有负期许。元旦省府庆贺，乃在位者团拜之大会，余以草野女子，何可参预其间 乃邵公伪谦之意至真 又其平日素抱平等之精神 从政以来 曾未改其学者风度。考虑再三 乃觉不宜过违其意 届时遂趋赴之。时省府门外高布演台 军政当局均莅止。九时开会，秩序肃然。主席演说后，众乃推余讲演。余素不善辞令 力辞未获 遂勉作数语而散。午后 木圣先生约赴东方春食羊肉锅。此北方冬令号称最美之食品，以其味厚而清腴爽口 虽不善肉食者 亦可尽数碟也。是日风和提暖 天朗气清 餐后兴致颇佳 梭访马仁山昆仲。乃渠等亦拟出游 于是议往飞机场参观。机场在东门外二十里，并辔而往，蹄声得得，片时即至。机场面积甚大 惟布置尚系初基 多未完备 盖仅就荒地略加平治耳！年假职员皆出外，机房锁闭，未能入内一观。西北多广原 随在均可停机 教练空军 最为适宜。

返店 见来访名片数纸 中有杨、马二女同志 已见访二次，均未一晤其人 殊为歉然。遂驱车答拜之。杨君名冬龄 为第一民众学校校长。马采频女士 则兰州文化促进会之理事也。两君皆此间翘楚。时马适至杨处 因两晤之 畅论国内女子教育之不发达 俱以闭塞沉溺种种不良现象为忧。握手倾心 不觉三小时之久。各道相见恨晚 且同立志愿 竭尽此生智力 振拔吾女界而改进之。遂郑重作别。

## 回教精神

二日。早九时 应陈营长之早餐。陈固回教徒也 前为冯焕章先生之部下，闻余来，亟欲一见。因疾未克亲至，特托高金城

先生来道意 约赴其家早餐 藉便倾谈。入门 院落宽敞 房屋整洁。陈先生布衣布履 态度至谦和 与其家人招待殷勤 有令人如坐春风之慨。西来历与回教中人接席 深感其教教规 确能整齐划一 训育有方。其徒一致信仰 无虚矫诞妄之习 此实各宗教中所不及处。相传穆罕默德一手持经 一手提剑 是其能于信仰之中 寓有严肃勇敢之气。诚吾五族中之优秀分子也。余于是益深信国民教育中 除启发民族思想精神外 正宗教信仰之运用，实亦足以促成民族团结也。

是日 陈先生仅在席周旋款洽 而不入座。询悉适值彼教斋戒之期。按其教规 每年于十二月中斋戒一月 盖以止食色 谨嗜欲也。戒期之内 每食必于晓未发、星始灿、日已落之时 如误食于晓发后 或日没前 开斋后仍须补之。至其守戒之日中 不亲饮食 诸务不作 惟省察己躬 洗涤罪过。故斋戒之日 官不听讼 民不列市 君不设朝 不事野猎。其馀如见而斋等 凡有误者 均须补足 似于严格之中 仍寓通融之意。

餐后 高君云 昨日某苦工 被墙压伤一腿 经彼及米大夫施手术 将腿割去 命虽保全 人则残废矣。欲顺道为之易药 问余欲同行否？余性乐与贫民往来，以能因而了解社会真实之情状，故甚同情于高之为人 闻而欢然。既同至其家 则老母、弱妻、幼子一家数口 均赖以衣食 今则断炊 真令人伤心惨目。恨余力薄 未能拯救 仅与高以随身所有 搜索付之 聊示同情而已。世不乏宽裕者 于保暖之余 宜拯此类极苦之同胞 较之一捐数万金于佛堂 使假佛教敛资骄奢淫荡者流 以败坏我佛清静地 不几有天壤之别耶 且捐资施舍者 乃修心也 修心者 修心之所安也。今乃以供此辈挥霍 于心其何可安。故不若实拯饥溺贫苦之人为佳也。

归途 绕渡黄河 一试皮筏。该处渡船 盖系牛羊皮所制 其法将皮作长筒 中实以气 联数筒于一处 浮之水上 铺以木板，

浮力既强 渡水尤轻滑 稍动櫓楫 顷刻即达彼岸。渡资虽无多，然余与高君所携零款 均倾恤断足之小工 故分文莫举。因与舟人约 至医院取资 或下次带来 竟见诺。可见西北人之习于慷慨 尤重信谊也。归即赴民政厅 参与全厅职员聚餐会 布席十馀桌 颇形热闹。所具皆羊肉锅 味原甚美 然因顷间所见断腿苦工之惨状萦于脑海 故虽遇此佳肴 亦难下咽。略进麦食 即起谢。复与林夫人等游中山公园。时修理未完 又值冬令 木枯草黄 无可悦目 惟藉同步作闲谈耳。

### 伟大之天主堂

三日。早访木圣先生同谒邵主席，适拟出作郊游，邀余同往。风日颇温 大有春光明媚之象。邵氏提议往东关之天主堂一游 询余能骑否 余颌之 遂联骑出城。放眼平畴 庐舍错落 日光雪景相映灿然。未几 巍峨高大之建筑物 已入眼界 盖即余等所欲游之天主堂也。内悉主席莅临，遂启中门相迓。神父德人 善汉语 招待烟殷至。斯堂占地数百亩 内分医院、礼堂 规模伟大 构造殊美 雕刻尤精 为内地所罕见 心甚奇之。因询神父何处工人承造，答即当地工人，由渠等出图样耳。旷地尚多，正建大礼堂及学校等。国人常视西北为荒塞绝域 难于建设。盖观此堂地址 本属荒丘，一经外人经营 遂成胜地。欧美人岂独具造化之力耶？亦用心用力与否而已。神父出茶点、葡萄酒为敬，时日已中，遂与辞而出。归途诸人策骑疾驰，余初不审归马之性忆槽 乃亦逐队狂奔 不受羁勒 几至反鞍脱鞅 费九牛二虎之力 幸能无恙 然已汗下沾濡矣。翁君笑余术尚未精。实则并此仅三遭 精于何有 然自兹以后 当益加慎耳。

午后，郑尚先生复来，告以早间几至堕马之状，相与捧腹。郑云：“小西湖地阔而平坦 最宜驰骋练习 并可参观湖滨火柴厂。”乃向省政府马厰借骑 同出西门。行人稀少 道路宽平 因

放胆绝尘而驰 结果似觉稍有进步。小西湖即古之莲花池 为明肃藩所修建 距城约五里 滨黄河 楼台亭榭 尚称幽雅。惟此时池水干涸 葑草丛生 无足观者。闻春夏间黄河水涨 引之入湖 驾扁舟游于夕阳影里 似尚足称消遣之地。湖滨平民火柴厂 规模虽不甚大 经理尚称得法。男女工及童工均有 内分数部 各司其事 概为手工。工人技术敏捷 似均感兴趣 而童工活泼尤可喜。每日每工 视其工作之优劣 成绩之多寡 所得代价数分至数角不等。厂中管理秩序颇佳 因念如各地多设工厂 庶能容纳多数无业之人 养成勤劳自给之习惯 免至流为乞丐 入于匪途。是则为负有地方之责者 与当地有力士绅 所应设法提倡。岂止为人民谋幸福 即为国家立富强之基也。参观毕 游湖一周 遂策马而归 经卧桥入城。卧桥又名握桥 长十馀丈 形如弯弓 自远视之 宛如卧龙 故以卧名。建筑华丽精巧。以桥上拱背过高 只宜行人 桥侧有一平桥 可便车马。晚赴民政厅诸同乡宴会。席间均乡人 相聚于万里边区 畅话桑梓 欢谈故实 雍雍睦睦 宛在南邦。

### 甘省之教育

四日晨访教育厅长水梓先生 略得教育之状况。据云：“甘省教育落伍 本在意中。省库既缘灾害频繁 而致支绌 教费无着 教职薪俸过薄 且不能按时发放 是以经济、人才 两俱缺乏。年来民不聊生 转徙之不暇 安望求学 又回民约居本省人口之半 少有读汉书者。凡此皆为教育不能发达之原因。一切进行 均感棘手。”言之慨然。闻水氏此次来长教厅 满欲一展抱负 奈困兹环境 有怀才莫施之感。兹就皋兰省会观之 所设学校 计有甘肃学院一所 省立第一师范、女子师范各一所 省立第一中学及农业学校共二所 省立工艺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各一所 公私立小学校共三十馀所。此外复有回民自办之清真学校

二所。除小学生外，仅千馀名而已。程度均甚低，不能于内地比较。女子师范生不及百名，以兰州人口十馀万之众，妇女居其半数，入学受教育者乃如此寥寥，可知甘省女子教育更属落伍中之落伍者。此省会区域，其教育情况，尚不逮内省之县城，则其外县乡村，更无论矣。教育为立国之根基，女子为国民之母，其教育尤关重要。故国家之强弱，惟视教育之兴衰以为正比例。甘省当西北边防要冲，国民教育，尤属不可缓图。今现状若此，惟冀中央加意及之，地方殆无力也！

午后 马吉诚先生与其兄同来见访。亦回教徒 为马福祥先生旧部，侨寓北平多年。思想进步，与汉人感情极佳，自云其友多属汉人也。久在报端，歌余西来消息，甚嘉余之冒险精神。惟念道远多阻 常为惴惴。昨自凉州归 知余安然抵此 特来相访。二次 均值余外出。又殷询余沿途所经 言辞恳挚 遂详告之。旋复见询沪战情形，及东北义勇军之近况，其关心国事可见。

### 回汉纠纷症结安在

五日。拂晓而起 天气沉阴 命茶役以炉火进。就炉边作简数通 详述连日之经过。甫毕 马吉诚先生来 约赴其家夜餐。知余连日酬应过多，必畏油腻，谓特为余备素食。盛意复出自长者，不敢却也。坐谈二小时，所谈多回汉历年纠纷症结之所在。据云：“西北回汉之纠纷 人多误指为民族问题 或云回人性残暴喜乱，两者皆非也。回汉同化已久，回民固未尝视汉人为异族，虽信仰有别，此宗教问题，非民族问题。汉人中国人，回民亦中国人，中华民国由五族构成，有何民族之争？至谓回民残暴好乱 则更是荒谬之谈。回民虽尚武 此乃自强之风 非好乱也。吾回教祖穆罕默德氏之教义曰：‘去恶从善 济困扶危 安分知足，博爱和平。’回民中多能守教规，绝不愿无故暴动。且回民中或经商 或耕牧 买田造屋 家多小康 均喜安居乐业，与世无忤，更

不愿作奸犯科。则回汉纠纷 别有病根在 非民族问题 乃政治问题也。自满清以还 专尚压迫 民国改建 既号称五族共和 则是五族一家 平等兄弟 乃不料抑之尤甚 对于边政措置 更属失当。以与内地隔阂 官吏遂擅作威福 鱼肉回民。回民素好刀笔，不甘屈服 至忍无可忍 乃起而反抗。此回与官抗 非回汉民族之争也。苟回回官吏如此 自亦激成同样之反抗。汉民与汉官何尝无反抗之事 回民反抗 官兵剿之 事实扩大 引起种种误会，互相仇杀 遂演成回汉纠纷 百年不息。前清同治时甘、新之役，其中难免无一二野心家兴风作浪 然此乃少数野心家之举动 安可归罪于回民全体耶 且每次回乱 仍多赖回民平之 更可证明非民族问题。回民更非好乱 奈国人与政府不加详察 未能对症下药 改良政治 以清病源。至民国而误会益深 互相仇视 无形中加一民族之障碍 诚非国家前途之福也。继谓：“君此来以私人资格 冒险游历 从事考察 是乃真心为国为民者。如能以第三者之眼光 公平之心理 详察回民之风俗、习惯、性情、信仰 以研究回汉纠纷之症结所至，然后以公平之言论，归告内地之同胞 解除误会 扫除民族间之障碍 并力救亡 实所厚望！”又云：“吾等只盼国内一致团结 东北早日收回 不知其孰为汉孰为回也。”马君语极诚挚 用意亦深远。余证之以往对回民观察所得，及询于汉人中明白事理 久于边区者 亦以回汉纠纷历史 悉建于政治问题上。中央及负地方军政党务之责者，可不惩前毖后，群谋改善之策哉？

午后，一天津饭馆之助手来访。据云于元旦日省政府庆贺时见余 甚服余之勇敢。昨日有数客会饮于饭店 群道余之思想平民化 故彼今日敢来一谒。继言：“处此边省 交通阻塞 消息不灵 年来东北四省失陷 上海被扰 平津几危。事关国家存亡，我辈虽以贫苦之身，来此远方谋食，犹是中华民国国民之一分子。倘国家竟亡 国人尽为奴隶 我辈苦人 乃又奴隶中之奴隶，

此心何安 我辈天津人 在此以苦力谋生活者 均谓我辈一息尚存 不甘降伏 相约出关杀敌。惟道远集资不易 且得东方确讯 颇难 今尚迟迟 居常愤甚。先生新自东南来 必能得其真相 故特冒昧来谒 请求指示。”余初见此人之来 一望而知其为一平民社会中之人物 及闻其议论 且于言至国家存亡之际 悲愤交集 余乃大为起敬。盖不图于此边塞之区 平民苦力社会中 得闻此爱国之血性语 不得谓非奇遇。继思吾辈平时养尊处优 幼即读书 长且留学外邦 自谓系上流社会知识阶级中人 含有爱国家民族之志向。及至“九一八”事起；“一·二八”继之 热河复陷 平、津濒危 平日自命以身许国之徒 何曾尽捍患御侮之能事 兴怀及此 觉对此不速之客所探问者 大感惭愧 几于无地自容。遂勉强慰答之曰：“国家积弱已数十百年 欲求富强 首须使人人如君等均有强大之国家民族观念。君等勿徒自苦，我政府中人甚众，已筹备长期抵抗之完善政策。吾人但须准备待时而牺牲耳！”此爱国青年之苦力 脑筋简单 闻之遂欣然而别。余望其出门 不觉心酸泪下。

晚应马团长之约 因与天津馆之助手谈话稍久 致主人及其他来客久候 因向之道歉。席间多回教中人 马君复对众提及早间所谈者 众客同声 谆谆请余主张公道 铲除回汉暗礁。余答以“平日固尝关心回汉隔阂问题 同志中尤不少愿致力于改善工作者 本身虽无力 然念诸君诚意 不敢不加勉。今国事益危 闻中央及地方当局 均能了解以往政治方略之错误 而将以种种适当之办法，消减回汉之争。愿今后回汉两部同胞，真能精诚团结，毋为野心家利用。认识吾人所应尽之责任，彼此勿以友为仇 而转使仇者窃笑 则将来事实之进步 必不负诸君之望矣。”众聆语皆叹然。

座客举杯劝余饮 己则毫不沾唇。盖回教圣人所禁忌者 豕肉而外 即酒也。其戒律云：“猪行污食秽 其肉最不卫生。酒能

乱常败德。’此在吾族圣人 亦尝举以戒后人者。回教遵守教律之精神，正吾人应当取法之处，乃反有讥其为顽固迷信无意识，甚或故于回教徒前 食豕肉饮酒以为快者。此事虽小 亦汉回感情隔阂造因之一端。

### 黄河铁桥与河北医院

六日。自沪出发 所带毡袜三双 已破其二 内衣亦多开线，故早起即赶为修补。但天气过寒 手指僵痛 卒乃中辍。

午后 金城先生来谈 谓‘北城尚有河北医院一所 负山面河 规模宏大 本为兰州最大疗养院 现已停办。然其建筑与地点 均有参观之价值。’遂欣然同往。出北门 见宏大建筑之铁桥 横亘于黄河上 长约三百余尺 宽约二十余尺 工程坚固 为通西城要道。前清末年建造 费库帑仅二十余万 乃兰城一巨大工程也。过桥循白塔山麓约二里，达河北医院。占地三十余亩，洋式楼房 分三座 内有房屋一百五十余间 分男女医院 麻疯院 及肺病院等 组织既称完善。地势三面负山 南面临河 风景佳绝 诚塞上不易见之结构也。高君详述此院之历史 乃美国富豪博德恩先生之母所捐建。缘博君来甘传教 因回民众多 察知回教势力甚强，基督教义，难于输入。于是赴埃及习阿拉伯语文 以便与回民接近 播基督教义。乃壮志未酬 旋即身死。其母痛念其子不已 遂捐其家产之一部 建筑此院 以纪念其子。约费八万金 自民国四年开幕 至十六年 院务甚发达。嗣因创办者去世 在事西人 意见分歧 且行动似与开办人慈善宗旨不复符合，华人中稍具国家观念者，先后多退出，高君即其中之一。迨民十九 遂告停办。兰城十余万居民 遂无一规模宏大之医院如河北医院者 以为疾病之保障 殊为一大缺点。余意此院将告停办之时 地方当局 或有力绅商、学术团体 宜收回自办 或设法予以维持 乃竟生灭一听其自然。他人创此宏基 我乃不知利

用保存 国人无自治自立之能力 于此略见。良可慨也！

归时 绕道乡村 参观农圃。见田中多铺以小石 奇之。以问高君 据云：“此名为砂田 取石于河中 平铺田面约二三寸。种时将石扒开 种后复掩之。如不遇旱 可获早熟之效 且无需肥料 而品质较普通田间所出者为优美。此种地土 以种瓜类为更佳。据闻此法为一牧童所发明。当牧童放牧时 尝见瓜长自砂石中者 多肥大而甘美。以试于麦田 结果亦佳。农民于是多取法焉。后闻东三省农人亦知此法。此老农阅历所至 且较习科学者为上也。”

### 黑暗中之妇女

七日。自元旦参加省政府庆祝典礼后 余来兰消息 愈益遍传遐迩。日来户限几穿 至饭店之助手 苦海之娼妓 亦均来接谈。余不忍歧视 一一慰问之 且随机解释人生应求自立自爱之意义 与夫人民对国家之关系。闻者颇受感动。娼妓亦苦海同胞之一 惟恨力薄 未能予以拯拔。然于兰州社会之情况 益加明了矣。妇女问题 经连日之探讨 及沿途之所见 益认为较他省更加黑暗 不可不详揭之 以促我妇女界之见义勇为者 起而共谋救济。

甘省婚姻状况 以边陲风气闭塞关系 妇女仍处于专制淫威之下。教育不普及 无社交公开可言 婚姻之权 悉操于父兄家长之手。择婿以聘金多寡为转移 婿之贤愚、良莠、老少 为残废 为健康 以及嫁去后 为妻为妾 悉不加计较。女子之在家庭 等于父兄家长之货物 任所欲为而已。故多有十七八岁之少女 嫁五六十岁之老翁为妾媵 或以聪明秀丽之女 而嫁聋跛残疾之男 或为浪子之妻 或为笨汉之妇。是以女子婚后 多惟以泪洗面 度其人间地狱之生活 而望能生高尚强健之国民乎 此事关系民族前途甚巨 有识之政治当局及社会人士 实不能漠然

视之！此类不良之婚姻，内地固亦难免，然未若西北之普遍化也。余尝谓吾国家之不振，原因虽多，社会之组织不良，确为最重大者，婚姻制度，则尤为不良中之最甚者也。今日欲强种强国，须先改善婚姻之制度与缠足之风。盖西北各地，仍以小足为美观，妇女为迎合男子之心理，亦忍痛为之。此在富裕之家，妇女不事操作，痛苦犹小。至乡间农家妇女，工作不减男子，而亦迫其缠足，其工作时间，乃竟以膝代步，人道果安在乎？

午后，高院长来约赴参观贫民家庭之状况。此余最所愿知者也。历十馀户，均在城内。其中有为教友者，有在高君处就医者，故于余等之至，均示欢迎。每至一院落，妇女辄来包围，殆以余天足男装卷发为奇特。惟所至之家，非孤儿寡妇，家徒四壁，囊餐不济，即良人不肖，生计困难，精神痛苦。有一少妇，年近二十，相貌甚佳，惟双眉紧锁，见余等勉作苦笑。吾意其胸中必有难言之隐痛。后果闻其夫为一不事正业之浪子，出则务为丑行，入则恶态相加，且施以夏楚〔即楯楚，扑责之具〕，其母以五十元聘金而货其女终身之幸福，亦云惨矣。吾国妇女数千年来，受专制淫威不良社会之压抑，以致精神痛苦，不堪言状，然尚有一部分能得物质上之享受。若今西北妇女，则精神物质两俱缺乏。人生如是，亦安在重其生哉！

### 劣货云集

八日。数日来，无暇习骑术。晨起喜晴，念人事较少，早餐毕，走访马仁山、高金城二先生作郊外游。并辔出南门，循五泉山麓而东。是处坟墓垒垒，小树杂植其间，闻系前国民军所树，近多枯死。愈东路愈坎坷，且多结冰，其滑如油。余虑颠坠，力主折回。归途经中山市场一观，其间百货杂陈，除一部分土产外，盖系劣货。凡为内地抵制而不易销者，皆运来此地。奸商贪其利厚，购者喜其价廉，虽有爱国热忱之人，惜亦不能辨别，而夷然购

之。可慨也矣。

午后 六点钟 应仲兴斋先生吉花春晚餐之约。座间均军政当局 中有绥靖公署驻甘行营主任邓宝珊先生 新自西安返 备云东路军事胜利。邵力子先生复向座间提及余拟创办女子青年会于兰州 以促进甘省妇女界之文化、提高女权之意 众皆表示赞成 并加以鼓励 且愿予以相当之援助。甘省军政当局之关心妇女文化 于此可见。

席散 有提议参观本地戏剧者 余以不知音辞。遂与邓主任同车返寓 顺道至其公馆一谒其夫人。夫人至和蔼 亦新学界中之佼佼者。少坐即辞归。马仁山先生与数客已接踵至。客多回教徒 甫自青海玉树等地来者。畅谈番人之生活与习俗 颇饶兴趣。连日屡闻青海之状况，益深向往之心。仁山先生兴致甚佳，愿相偕往。但值严寒岁暮，不得不稍有待也。

### 国民外交之一幕

九日。午后 曹启文先生来访。谈次 知其为中央党部派往新疆之特派员 悉余有游新疆之意 特来敦约。余久闻新疆为一未经开辟之神秘宝库 塞外之乐园。有此逆旅主人 诚难得之良遇。遂与约定 先赴青海一游 嗣即转道北上 于肃州相会 筹议西心之计划。

夜间 高君来 谓：“前日参观河北医院 顷接该院长管事西人某氏来函责问 谓未得彼之许可 不应擅自领人参观。”盖该西人素与高君不睦 欲借题责难。然余对于外人无礼相加 岂甘放任。遂偕高君前往面诘。刺入 渠知余等来无好意 答以正作礼拜 不暇接见。余谓必须一见 纵作礼拜 亦愿候之。渠无法，遂延入。初见 色颇倨傲 继因余等以理质问 渠无词以答 遂改容相待。余等气亦稍平。医院原以救人为宗旨，自应任人参观，且此院虽系外人捐资创办 然在我国境内 土地权犹属于我 何

得强宾夺主，拒绝我国人参观。余向入西人所办学校，或在中土 或在外洋 异族之人 有敢以无理加余及我同胞者 余必据理与抗。彼等每以余之理直气壮 无奈我何 有时或且转示余以礼貌。如有示彼以弱者 则被凌侮亦更深 屡试皆然。此人类畏强欺弱之恶性 欧、美、日本之民族 尤富于此种心理。余尝叹国人勇于私斗 无团体意识 对外往往柔懦如驯羊 失国民外交应有之态度，此所为取轻视于异族也！

民皆愿为盗乎？

十日。卢澄先生来访。卢浙人，一热心研究西北事理者。因感国事日非，知开发西北为救危之惟一方针，遂不惜长途跋涉，甘于餐风冒雪之苦 是诚今之有心人也。日前甫自青海返 与余详述游青之经过 并云：“青海中有一奇岛 名海心山。相传岛上风景至佳 其上住有喇嘛。平时海风甚大 白浪连天 向无船舶航行 惟有望之兴叹。冬令海水成冰 虽可与岸相接 然相距百里 一日难达。冰上难以度夜 是以绝少问津者。闻数年前 有二西人驾皮船达之，虽冒风涛之险，卒平安而返。嗣后遂无人前往。”卢君无意言之 而余好奇之心突起。卢又言：“此际海中冰结正坚 倘至开春东北风起 冻即开矣。”余闻之 遂有提前入青之志。

夜间有客来访 云自某县来。为述：“该县遭遇凶年 人民久于无衣无食 生计垂绝。乃军队逼饷 仍不稍宽 家中稍有长物，无不携之而去。是以老幼转于沟壑 壮者迫而为盗。政府不察原由，但听欺罔报告，即以为匪而剿之。而领军者又多畏损实力，往往避匪锋 不与较 而转索供应于民。人民畏供张之苦 宁受匪祸 不敢请兵。久而感觉盗亦有道 或迫于生活环境 始与通声气往来，渐亦与之同化。此西北今日土匪普遍化之原因也。”余闻其言 忽生重大之感想。今日开发西北 已为朝野一致之主

张 然苟不将军队加以训练 并改进政治环境 则移民实边 人孰有愿来送死者？是开发西北，仍属纸上空谈。余之西来，睹此锦绣河山 亦等于过屠门而大嚼耳。客又云：“甘省农村破产 所关于天时者尚少，而人事最甚。天灾系偶然，或有避免之方，而人事则如附骨之疽 须臾难去也。”言下惨然 客盖久经世变者 其言必信而有征。本省离海岸过远，气候纯为大陆性，故寒暑皆甚。冬寒长而夏暑短，山多河少，雨量甚稀。全省人民十之七八务农为业，间有牧畜者。全省农耕之地，面积约三千二百馀万亩 南有渭、汉 北有泾、汭 黄河横亘其中 地土肥沃 出产素富，亦以地广人稀，所谓生之者众，而食之者寡也。农产多麦、黍、稷、高粱、玉蜀黍等 又有瓜、果、蔬菜等 品质优美 胜于东南所出。陇北一带山多河少，雨量亦稀，而有贺兰、祁连等大山之积雪 于夏季融化而下 足资灌溉 故土脉膏腴 农产甚富。陇南地近川、鄂 气候温和 渭水中贯地沃气正 林木茂密 水草丰美 宜耕宜牧 素称富饶之区。惟陇东一带 水利不兴 所谓靠天吃饭，偶失天时，即成灾歉。幸土壤极为肥沃，丰岁一收，即可供三年之用。故以天时言之 尚能丰歉互调 肥瘠相济 纵或偶有饥馑，亦可不致有大灾荒。然而现状如此惨烈者，皆人事之咎也！如不良军队之勒索，贪污官吏之暴敛，人民衣食不完，催粮派捐之胥吏犹日事敲比，税关分卡，更百端剥削，尽意摧残。相率而逼人民于死亡、逃散、盗匪之途 安得不酿成今日之惨象乎？

### 疾俗无名一纸书

十一日。早，曹启文先生与省党部女职员赵月英女士来访，谈颇久。赵女士谓：“甘省风气闭塞 且人才、经济两俱缺乏 妇女工作之进行，最感棘手，阻碍甚多。”余告以虽东南号称文化之邦，得风气之先着，其妇女界之组织，亦同于散沙。此层须我妇女界具有正大光明之目标，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纵有若何

之牺牲，在所不顾，或有达到康庄大道之日。否则，诚非女界之福，更非国家之幸。

今日忽接一无名信，大约亦女界中有志之士，以迫于环境，空负满腔热血，郁郁未伸者。然既与余表同情，何以不与余相见，一罄所怀，作同舟共济耶？意者彼已受忌才者之攻击，心灰意懒，不欲余知，恐摧余迈往之气乎？是则可谓不知余者矣！安得召此君而面语之。其信全文如次。

鹏侠先生：

比闻先生西来考察，尤注意妇女问题，心甚佩服！余亦东方产也，来此未久。目睹皋兰文化之落伍，妇女生活之堕落，心焉伤之！久欲从事工作，无奈日伏案头，曾无暇晷，虚有此同情耳！今先生幸临，为皋兰妇女辟一生路，特冒昧奉陈，以供佐证。皋兰妇女因被经济压迫而堕落者，十有八九。其故缘南方人士来此工作者，多未携带眷属，乃施欺骗手段，谓无室家，于以得娶当地之女子。及男子东归，则弃而不顾。被弃者，既无其他之出路，迫于生存，遂多强颜，自沉于晋井。城中一隅，私娼已多至八百多家。女学生之出路，亦多为妾。良堪浩叹！此外尚有劣货充斥，奸商专事牟利，皆当前痛心之事实也。幸先生垂意及之！言午敬白。

是夜赴姚瑞芝女士餐约。女士天水县人，秀外惠中，为同乡郑太夫人之义女。惜少寡。世固多伤心事，顾不仅女士一人而已。

#### 前贤伟识继起何人

十二日。早某君惶遽来，谓接北平来电，协和医院被炸，平津危急。塞外闻此，愤慨填膺，心绪因而恶劣。午后遂独出北门，散步黄河之滨，顺流而行，莫如艘往。继而折回至城门，因心有所思，未计地涸，因城内无水，居民皆由此取水于黄河，固终年水

滑)几至跌仆于地。返寓 闭门和衣而卧 乃辗转未能成寐。继念忧徒无益 不如设法遣之。数日不谒郑太夫人 盍往一访。既至郑宅 相见甚欢。其家正有客作方城之戏 邀余入局 以不解谢之。渠等亦遂匆匆散局。老人详询日来经过，慈祥仁爱之容，使人生亲近之念。顷间不安之心绪亦逐渐衰，旋将早间所闻者告之 众皆默然无语。老人知余不悻 留余夜餐。告以胃口不适，遂命备粥 意甚可感。少峰先生 久于西陲 经商起家 西北各地工商业情形 至为熟悉 因遂叩之。归 并连日调查所得 汇记于后：

甘省西接新疆 西南因青海而通康、藏 东南通蜀、豫 东连山、陕 北近宁、绥。黄河萦纡穿省而过 渭水、洛川皆发源于此。祁连、秦岭、贺兰诸大山脉 回环错综 拓全省为数大高原。地利之富 初不亚于东南各省。惜乎交通梗阻 文化落后 工艺幼稚，虽有丰富之原料 人民不知利用，一切均仰给于外来。每年输入者 以洋广杂货、纸张、文具等为宗 粗细布匹、棉花、大米次之，茶、糖等又次之。输出者 则以毛皮为大宗 牛皮、杂皮、鸦片烟次之 水烟、药材、毡毯又次之。

前清光绪之季 左宗棠于平甘、新乱事 百忙之中 竟能自德国购来机械 创办织呢工厂。规模颇佳。及左公去甘后 无人继起 至今遂归废弃。此数千年来“人存政举 人亡政息”之现象，不独此事为然也。余于此深服左公眼光 当时居然如是远大。使继左之疆吏得人 努力发扬边区建设事业 即就甘省呢绒一端推想 宜不难风行国内 抵制舶来 何至不如后起之倭人 反受其倾销之害，为国家留此漏卮哉！

陇北、陇南最宜种棉。一则山上雪水融流滋溉，一则河流经过 水气潜滋 均于“棉性喜湿润而不喜雨水过多”相合。地方官吏士绅 应极力提倡铲除烟苗，一律种棉 不惟除一大害 且获一大利 复得以丰富原料之供给 振兴纺织工业 地方可受无穷之

幸福 全国亦将利赖之。人民无知 总以种烟利厚 而不知种棉之利 固不在烟之下也。此在地方官绅合作劝导 并多设试验场以启导之。最好规定各区人民之有田产者，必择地一方以种棉。至收获时 政府出为收买 佳者奖励。农民知有必然之利 自必向风而化。凡百政令 如有热心明达者 毅力提倡 人民断无不可以响应景从前者也。

### 宝藏之一部

十三日。甘省因天灾人祸之交迫 荒象颇重 人心多以边地荒陬目之，不知其地下蕴藏之富，断非内省所能及。今日之世界，乃一商战之世界，而工业为商战之基，矿产又基中之基也。盖商战而无工业之出产品，工业而无原料之供给，是等于有战舰、飞机、巨炮 而无燃煤、石油、子弹 安可与敌冲锋对垒乎 是以矿产之多寡，为国家强弱之所由。甘省原料积储，有足惊世者。今略举其大者如次：

金、银、铜、铁、煤等矿 几遍于各县。现在各山之已经发现者 如肃州、甘州之南山 敦煌境内之哈拉子湖 古浪县之镇羌滩等处均产金 而沙金亦甚富 俗有金张掖 甘州 银武威 凉州 之称。

肃州之南山与秦州境内 产银、铜 矿质均佳且富。

徽县、成县、天水、西固之铁与煤 遍地皆是 而以兰州之阿干镇 静宁县之罐子峡 敦煌之洮河〔党河〕三道沟等处煤 为最佳。

永登、高台、靖远等县之盐 及陇北全部之硝矿 曾经俄国专家考察研究。据谓开发此矿 将使世界工业成立一新时代。盖智利之硝 产量已渐减 以今世界市场需硝之巨 甘省硝矿质量之佳，直可以执世界之牛耳。

其馀玉门、敦煌、山丹等地 石油之藏量尤为广大 与陕西延

长所产 并为中外所称。

综上以观 甘省前途 不可限量。国家果能真实进行开发西北 则我国人口虽众 不患无容纳地也。

### 行不孤矣

十四日。前闻青海途中高山峻岭 寒威极烈 是以赶制短装羊皮袄裤 今早已送来 试之颇合身。御寒之具既备 遂决于明日启行赴青 乘海冻未开 一探海心山奇胜。略进早餐 即匆匆赴各处辞行。各界骤闻余于此腊冬严寒之际 远涉危途 相与惊讶 且多有劝阻者。意虽可感 余举“凛于使命重要 不敢再事延宕”之意谢之。并言甘省情形 大略已劳指示 即应于此良时 一游青海。将来归告我在外侨胞及东南人士 俾知塞外高寒 亦不过尔尔。而其希望之伟大 有非内部及南洋群岛同胞所能想象。他日后余而至者众 可合群力以成国家开边之功矣。各界关念者闻余言 均为感动 而知余行之坚决矣。

此处去西宁程途四百十里 时有汽车路 但少汽车行驶 仍须赖骡马轿车代步。遂托人代雇夹窝一顶 商定由兰至青脚力价洋二十五元。

夜间送行者陆续不绝 马仁山先生昆仲来 知余西行期已定 代为忧念。盖际兹冰雪封山 路途险阻 孤身独行 不无顾虑。仁山先生大令兄锡麟先生 为青海归德县县长 因奔父丧 请假返兰州故里。本拟月稍归任 今闻余行期已定 遂决提前返青 伴余一行。热诚可感 惟尚有家务料理 须稽延一日 盼余稍候。马君忠厚长者 阅历甚深 得彼同行 自属至幸。遂深谢而允之。邵力子先生送来介绍信二封 一致新编陆军第九师驻防甘州第三旅旅长韩起功先生 一遗驻防肃州第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先生 并护照一纸。送行者复络绎不绝 夜深始就寝。

## 人生何处不相逢

十五日。夜深寒甚 重裘不温 辗转不成寐。鸡再唱 始朦胧睡去。乃一觉醒来 已日上三竿。急起 盥洗甫毕 新闻记者来。询赴青之动机 及多日在兰之感想。遂略为对答 久之始去。早餐后 以有多处尚未辞行 遂匆匆出 先至郑太夫人处。老人闻余将行 泪承于睫 依依有不忍遽别意。慈爱所感 令人深萦脑际。余自负笈以来 南北中外 长期作客 少有惜别之情。今为此老人所感触 遂亦不免黯然而有动于衷也。经一日之奔走 多未能一一面谢 不胜歉仄 惟知我者必能见原也。

夜间，木圣先生偕青海民政厅王科长嘉乐来访。王科长此次为调查赈务而来 现已公毕 拟明日返青 经翁氏介绍遂约同行。并告以马县长特伴余提前返青 今更得王君同行 道上益不感岑寂矣。余更感凡事不必畏缩 勇往直前 自有迎机而来之遇合也。私心至慰 遂约明日道上相会。少顷送行者群至 咸知王、马二位长者同行 均代欣慰 并祝余一路平安 早日言旋也。可见此间人士对余之诚恳，且亦以余此次西来，于将来开发西北，不无相当之影响。此则更不敢不勉，以求毋负各方之谬相期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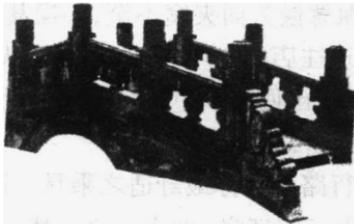
## 行行且止

十六日。拂晓而起 整装待发 送行者亦再连袂而至。诿候至九点钟 马君未来 心殊焦急。有客在 又未能脱身亲往一探。十时 而仁山先生来 谓其兄因家事仍有未能脱手者 非再留一日不可。余本性急，凡事即决即行。然此次马先生系一片热诚，因余孤行绝塞 诸多困难 渠本丁外艰返里 诸多未了 竟因余提前行程 仓卒中自多牵绊。虽再留一日 余又何能不待。惟对于

送行诸同志，实深抱不安耳！

午后 往探王科长 云动身在途 渠固不知余之延误也。惟明日无论如何，准时而发。甫归，新民公司送来信十数件，内多沪友所发。谓平津濒危，内地人心极恐惶，然未闻何应钦先生出平，志士尚有可为。不过聊以动摇平津之民心，另变戏法以掩人之耳目。余早已料及，不幸而竟不出余所料，感叹久之！

夜间 高金城、马仁山先生同来 云近有骑匪一队 被军队追剿，已由乌鞘岭南窜入新享堂一带，劝余宜稍候以避其锋。昨亦闻有此消息，然沿途已习闻匪警，不之畏矣。高又谓已去信甘州、肃州等处福音堂 俟余至时 妥为招待。高君热诚动人，令人钦佩。此次在兰 多赖其指导 深入兰州社会内 获益良多。





## 兰州至西宁

### 回教徒义侠可风

十七日。昨夜与骡夫约 准今晨七时动身 风雪无阻。拂晓即起 整装待发。孰意候久而夹窝不至 心燥甚。八时 骡夫始蹒跚来，谓须将行李送往店内方可装载，不得已从之。直至十时始竣事。遂与送行者步出西关，珍重言别，上窝而行。屈指盘桓此间逾二十日，殊出预计之外。

夹窝 为北方行路上好称最舒适之乘具。用木杆二 上搭席棚，下以绳络网，以二驴杠之，如南方之轿然。行李则均载于座下 被褥铺于其上 可坐可卧 行时颠摆如摇床。余以兼旬来 酬酢谈话过多，颇感疲倦。初睹此夹窝，度可得数日之静养，稍补精神损失，乃竟大谬不然。因余性好动，一旦踣此樊笼中，受此颠簸摇摆，有若一叶小舟，飘荡于洪波之内。尚不若轮船行于大洋 风涛虽大 而舱门开展 不致烦闷如尔也。未数里觉头晕 遂拥被蒙头卧，任其所往。三十五里至西固城，止于逆旅打尖。此处为土城一座，劫后灾民不及百户。就小店炕上稍息，食粗面一

碗，炒鸡蛋一盘，颇觉甘香适口。余尝谓何者为美味？即在劳动之后，饥肠雷鸣之时进餐，虽豆腐青菜之属，亦胜海鲜百倍。此间汉人骡脚等夫，几无不染有嗜好，每止尖宿之店，即无异到家吐雾吞云，尽量耽搁，几有乐不思蜀之慨。虽促之数四，亦若罔闻，迟迟复迟迟，非俟其瘾过不起。纵客人焦急，渠决不理会。甚矣烟毒之为害也。西北欲图开发，倘不除此巨害，人民无有复苏之一日。日已西垂，骡夫始勉强启行，有不愉色，似其瘾犹未过足者。目此情况，可恨亦复可怜。时傍黄河之滨行，南北山势作欲合之状。人烟渐稀，田畴荒废，间过村落，鸡犬无声，为状颇凄惻。日暮风起，气候骤变，浓雾如墨，寒风砭肤。未几，暮色已合，不辨路径，中心彷徨。询之骡夫，答离宿站尚有十里。移时狂风怒号，砂石飞舞，恍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不觉怦怦。私念此时若盗来劫，余必不幸。既深恨骡夫吸烟误事，忽又疑骡夫见余孤身独行，于打尖时，通风盗党，故泥其行程，俾匪人得为暮夜之劫。涉想至此，心突震，惟促骡夫速行。答以风大难进，心更骇疑。继念北方盗者，向多守“盗亦有道”之信条，不肯任意伤人。况余为一女子，持善意来此西陲，冲雪冒寒，欲拯斯民于水火，虽未必能做到，然微抱固如此也。且盗中亦多良民，为生计及贪污官吏迫而出此，余果将来意说明，必不至与余为难。思至此，胆气又为一壮。正在颠倒想象之际，忽闻后面马蹄得得，人声喧嚣，于狂风怒吼中，似来者至众。私念于此荒寒昏黑之穷途，来者必非善类。继闻人群中有大呼停车者，余念今次殆不能免矣。事既至此，亦惟听之。须臾人马悉近，有询骡夫是否为余车者，声殊甚熟。余时方寸不宁，不复能审忆。继闻来者询余曰：“何迟迟尚未抵站耶？”于是余始恍然，悟为马仁山先生昆仲追踪来。心如冰结，忽遇奇暖，盖意外之福音也。不数里，抵新城。是日共行六十里。入店，炉火、饮食、宿舍，皆已预备妥贴。马君昆仲迎于店堂，互致慰劳。马言“确因家事所牵，未能即行摆脱。且途中

实有盗警 谓君不致即行。今早探之 乃知已走。胆则壮矣 未免太冒险耳！余等因特放马来追，以资维护。尚幸无事，中怀滋慰。”二君义侠之风 足为今日国民模范。益信回族同胞 受其教旨之薰陶 常能为人之所不能为。其教历史之深长广大 决非无因。敬服之心 肃然而起 固不仅私人今日之感也。此地居民约百户 商店数家 极尽荒凉寂寞之致。日间伏处于夹窝内 头部受震甚剧。餐后 与马君等略谈 即告安息。兼旬 在兰州居大厦 饮食甘美 久不闻骡马粪溺之臭味。今又重尝 乃感不适。

### 西陲美人

十八日。被骡夫惊醒 催促上道 勉应之。欲起 觉头部仍感不适 而室中黑暗 疑尚早也。再入梦乡。移时 剥啄之声又起，闻骡夫高语曰：“将午 犹不就道 昨日行稍迟 乃竟百方责难 今若此，恐误站也。”余疑骡夫为报昨日未使彼过足烟瘾之恨也。强起 启门外视 果日已遍照大地 众已倚马而待 自觉惭惶。未及盥洗 即行上道。风和日丽 积雪如玉 良辰美景也 沿河多砂田 水车棚址甚多 农民用资灌溉。车为高轮式 周可数丈 架设于河边 用牛马运轮引水 正似南方之牛车。卅里渡黄河 河宽约卅馀丈，解冻时以木舟为渡，此时可涉冰而过。余危坐夹窝内 时虞不测。冰如镜面 其滑如油 行甫及半 前骡滑倒 幸人多扶起。闻河水虽冰封 而厚薄不一 苟不知径 常有人马俱陷之危。未几 幸即安达彼岸。渡河即登山道 盘旋曲折 俗名八盘山。其顶为一平原 山势陡峭 上下约十馀里。山间云雾弥漫 北风酿寒。五十里至马回堡 遂停午尖。堡内居民数十家 入店拥炉瀹茶 体温渐增。食折面二盘 精神健复。主妇招待客人 落落大方。灶下添火者 为一十六七之闺秀 明眸皓齿 两颊红润 面白如玉 乃一绝色美人。虽服装褴褛 而不减其艳姿。诚天上安琪儿也 马君知余赏之 乃曰：“此尚不足奇 若新疆之库车 山

水清漪，女子美艳可推世界冠，且惠而贤，虽苏、杭人犹退避三舍。”嘻！不意绝塞边区，竟能产兹丽质。诚天地之奇蕴矣！

餐后复行，沿途多碎石红砂，夹窝颠簸特甚。卅里抵河嘴，遂止宿。此地北面有石山突出如嘴，故以为名。本日共行七十里。堡内居民数十家，大皆冷落寒俭。宿店狭隘，至时客已满，勉强让出一间，乃臭恶中人欲呕。以手电烛之，则见其角堆有曝干之牛马粪。边民不知卫生，致于此极，亦缘历来习惯，无足责也。终日虽静坐夹窝内，然肺腑脑部，均受震摇。自笑劳顿实无异杠窝之骡马。略进晚餐，遂于昏黑中就寝。

### 虎头岩易骑探幽

十九日。昨日贪眠，已觉贻笑。今日何敢再犯，昧爽即起。同行者已围炉煮茗，趋就之。锡麟先生劝余多饮热茶，谓西北高寒，山多瘴气，晨出发前多饮热汤，可免寒气内侵。此老于旅行之言，似不可忽。

平明出发，晨烟朦翳，雾露霏然。罡风挟雪，侵肌砭骨。西北行约三里，余至飞石崖。危峰绝巘，下临湟水，中悬鸟道，纡回曲折，极狭仄之险。危坐窝内，颇不自安。二里许下坡，又十里至红古坡。峭锋欲飞，青岩屹立，雄峻险隘，过于飞石岩。时日丽晴空，山呈秀色。市光雪影，竞艳斗奇。举目遥瞩，胸怀殊畅。五里下坡，至红古城，停驿打尖。与二马氏谈适来所经，犹有馀悸。马君云：“前面尚有虎头岩，峭拔岭崎，尤甚于此。”店家忽接言：“进有骑匪，出没其间，频劫行旅，须留意。”余念西安首途以来，屡闻此言，卒未一遇，实为叨天之幸。然亦不可不加慎也。

余自兰城经仁山先生授骑术，心颇好之。连日闷坐夹窝，备尝摇摆之苦，拟欲与马君等易骑，而逆知彼等当亦不乐拳跼，故欲启齿而止者再。今见风和日暖，山色宜人，又闻虎头崖号称奇境，易骑之念，遂不可遏。强词向锡麟先生曰：“先生年事已长，

久骑劳顿 宜换夹窝 稍事休息。”长者知余意 笑颌之。余大乐。餐后 策骑而行 欣如出笼之鸟。蹄声得得 道路坦平 心为一畅。未几 忽见危峰攒立 丛崖盘错 意料此必虎头崖 询之果然。以视飞石崖、红古坡 诚若小大巫之别。行少近 怪石嶙峋，狰狞相向 如山魑露形 千奇万态 不可方物。隘径盘旋 仅可单骑屏息而过 毛骨悚然。至此深悔猛浪 不应易骑。盖余习骑均在平川 今则登坡越岭 逾危崖 临峭壁 乃识吾术幼稚 勒辔不敢轻前。奈仁山先生在后催促命放胆而行，且笑余胆怯。为所激 遂勉行 然已汗流浹背矣。下坡十里至海石湾庄 离庄西南约三里 为湟水与大通河合流处。出庄 西北行约五里 至享堂桥。桥长数丈 跨大通河 甘、青二省分界于此。过桥又五里至享堂宿焉。本日行七十里。下骑入店 手足僵冻 几失知觉。窝居摇摆 骑行严寒 各有苦况 亦各有乐境 然余仍喜骑也。入店先就主妇炕上稍息。今日骑行五十里，为生平第一遭，虽甚劳苦，意转自得。匪祸既免，明日入青海境矣。享堂为平番李土司属地 居民百馀户 店内污浊一如过去诸店。计自去年十二月十四号入甘境 迄今历卅五日 行程一千一百九十里。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而人间活地狱 深印脑际 斯须未能去怀也。

### 老鸦峡之胜

二十日。晨起 碧天如拭 心至怡然。仍上马行 十五里入老鸦峡。峡长约四十里 径甚狭 而迂回深邃 初历使人不愉。继而稍稍开朗。峡中雪树冰花 掩映如画 崖壑幽径 出人意表。南人目西子湖为无上胜境 而不知塞上山川 雄奇美秀 不事雕琢，一秉天成，有非西子之滥施脂粉所能及其万一。因叹国人少事远游 目见有限 间有至者 转不若异国人士之留心。嗟夫 有好山川而不自知 宁不可惜 出峡五里 至老鸦城 午尖。城内居民约百户 城东有水出此山 曰冰沟，乃由此通平番之大道。面店林

立 择其稍大者止驹。店家养白鸡 多且肥 食旨为动。遂以银饼一枚 购大鸡三只 重十余斤 足供同行者一餐之饱。连日所食皆粗面冷馍，今有此佳肴以解馋吻，亦辛劳中之乐事矣。

午餐未讫 忽阴云四合 暮色渐呈。策骑急行 约十里过水磨沟 冰坚滑 下蹬履冰而渡。云漫雪飘 衣履尽湿 蹒跚以进。又十里抵高庙子 止焉。就店家灶下烘湿具 体乃略温。店妇幼女 又一天上安琪儿也。殷勤招待 性极温和。问何以尚缠足 第俯首微笑 羞不能答。其母代应曰 非如此 难得婆家也。

### 乐都何乐者

二十一日。昨夜贪食，兼以就寝过早，反致辗转不能入寐。甚矣贪之为害也。东方渐白 披衣而起。闻隔壁举火声 知为店主妇 急趋就灶下 为之添火。主妇频言不敢 实则余欲向火 固未有替人服役之心。主妇为回民，性和和蔼。询余何以喜男装，并频频羨余生于南方为厚福。自叹操做甚劳 每日子夜始睡 鸡鸣即起 食物粗粝 尚感三餐不继。虽为旅店生涯 而所入甚微（西北住店 每日租金铜钞十馀枚以至一角耳）苛捐杂税 重重剥削 致入不敷出，一家数口 日进米汤两次以度日。言下长叹！复目其炕上两颊红润酣睡未醒之爱女，似不胜其哀感者。余欲觅词以慰之 竟不可得。相对默然 移时少女起 虽面垢衣污 而风姿不减。见余微笑 频偷眼视余足 掩口葫芦 似笑余天足为丑恶者。一片天真，使人怜爱不置。

平明出发 天阴微雪。西行二里 至双塔沟 水源来自南山，居民引以溉田 深得其利。沿途村落相望 人烟较稠。二十里至乐都 风雪交加 砭肌刺骨 手冻足僵 不能支持 遂暂停取暖 投南城外小店中举火瀹茗，体始渐苏。小店尚洁净，店主为一寡妇 虽小足 然行动敏捷 甚不多见。余以夜间失眠 就炕上拥炉假寐 不期入梦。移时始觉 而午餐已具 折面炒蛋 红烧白菜

等 饱餐一顿 精神恢复 竟忘风雪之苦矣。询悉此去宿站仅卅余里 策骑顷刻可至 可暂偷安。同行以乐都县风俗民情 与内地多有不同处 举以相告 颇饶兴趣 特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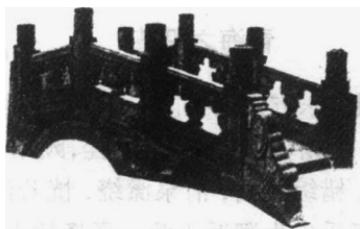
乐都原为碾伯县 汉、回、蒙、藏各族杂居 虽各族信仰风俗有殊 而感情甚洽 从无猜疑。盖此间民情淳朴 尚具古风 无内地奸狡之习也。汉人占全县百分之七十 故文化程度略高。县内有初级中学一所，小学十余所。内有天主堂一所，创自民国二年 势力甚张 借施小惠 以广牧教徒。余尝念各边区西教士 虽以传教为名 实则侦察我边疆山川之形势 矿产之蕴藏 动植物之种类 化验摄影 寄之彼邦。乃我地方官吏熟视无睹 是以我之边区一切情形，我尚不知，彼已了如指掌，皆传教士之力也。福耶祸耶 国人亦有动于衷否耶 汉人丧礼多用木装土葬 服丧三年。土番族多火葬 无孝服 不许临哭 子女则将常服反穿三日 以示哀悼意。

境内天然物产极其丰富 森林茂密 牲畜蕃殖。人民除耕种外 放牛羊 猎禽兽 为其副业。鹿茸、麝香、狐、貉、虎、狼等皮，运销他处 为数甚巨。矿产金、银、铜、铁、煤 无一不俱 且蕴藏至富。引胜乡之银矿 南区之砂金 尤为驰名。惜无大资本家作大规模之开采 仅用土法 故利薄 多不能维持 是以时办时歇。

据茅店老人言：“乐都在二十余年前 当满清时代 人民安居乐业 生活甚低。自人民国 捐税日重 名目更多 几至数十种，令人头脑皆昏。以致百物昂贵 生活日高 小民胼手胝足 终日动劳 难得一饱。卖儿鬻女 视为常事 而官府追比 犹不稍贷。古云：‘宁为治世犬 不为乱世人。’此语确有道理。”老人年七十余 言罢 频频叹息 几至泪落。余等亦为之黯然神伤。

午后 风止云收 遂策骑前进。约二十五里 南北山势再合，即大峡也。南望山峦 如欲乘风腾起。北眺高峰 闪耀云际 怪松

奇石 隐现于雪影风光间 作窥人态。约里余出峡 ,十里至张家寨 ,日尚未西 共行六十里。寨内村庐错落 树木修然 人烟稠密 犬吠鸡鸣 颇现太平景像。





## 青 海

### 青海之沿革

二十二日。早起 东方微白 即行。天虽晴而霰未收 朔风舞雪 寒风袭人愈迫。余据鞍与抗 不为所挫 颇用自豪。十五里至白马寺 庐舍天畴 错综相间 清泉漾绕 恍若江南。廿里至高寨 午尖。忽与王嘉乐先生邂逅于此。喜逢故人 互道经过。餐后云开日现 殷红耀芒 殆如火珠吐露于山巅浓翠间 霞光反映，顿使茅茨荒村 悉呈异彩。遂起并辔再进。苍松合抱 溪流泓碧，老农曝日 扞虫而谈 牧童牛背 短笛横吹 诚世外桃源也。自入青境 风物顿殊 似换一新世界。人民强健 家家各安其乐 有太平盛世景象。虽历年亦受天灾，人民不免痛苦，然无大烟之苦、土匪之祸，故尚可以支持。此不得不归功于地方长官及绅老之有长识远见也。果使政府以廉洁自期，爱民为务，则二十余年来，何至国势陵夷 朝不保夕。于兹益足取证。四十里达西宁城 检照放行 蒙锡麟先生招待寓其公馆。一旦达目的地 心胸为之一舒。人言青海道中高山峻岭 气候奇寒 自余所经 亦不过如是，

未见有若何奇寒难越之境也。而人民之朴厚 山水之清奇 余虽曾绕大地一周 觉亦少有能比拟之者。深惜国人晏安成性 不事旅行远游 致家藏珍宝 外人已洞若观天 而已尚茫然。宁不可耻已极！

青海为禹贡雍州地。殷周属西羌。汉属张掖、武威等郡。王莽时置西海郡。后汉、魏、晋为诸羌所居 旋为吐谷浑所据。隋初平之 置西海、河源等郡 旋仍为吐谷浑所有。唐初吐蕃灭之 尽有其地。元属贵德。明为西番地 正德四年蒙古据之。清初额鲁特自西北侵入 遣使通贡内附称臣 势力日强 役使诸番。雍正元年罗不藏丹津倡乱，年羹尧平之。遂编蒙旗为五部二十九旗，以旗盟制统治蒙人。又编藏族为七十九族，以近藏之卅九族归牧西藏 四十族留住青海 设四十土司以管辖之。藏番千户以上之部落 委千户一员 百户以上之部落 委百户一员 不及百户者 委百长一员 各由西宁卫夷情衙门发给委牌 准其世袭。每年各旗王公千百户均在青海会盟一次，以资联络。清政府复简放青海办事大臣及蒙番宣慰使 民国改建初仍之。民国四年 改设宁海镇守使 统辖青海全部。民国十七年 国民政府以青海全区加入西宁道七县，设立青海行省。

### 民族分布概写

二十三日。连日劳顿 日中方起 见马先生率仆已将上房一进三间 洒扫清洁 作余暂居之所。长者厚意 虽不安 亦不敢拂。惟致谢耳！

餐后 偕锡麟先生赴省府晋谒主席马麟先生 蒙即接见 并厚致嘉勉之辞 聆之增愧。马主席亦于伪谦和蔼之中 寓自然之气，全无半点官习。宜其于此种族复杂之边疆，竟能雍和缙睦，化界限于无形 且使毒草禁绝 匪焰不生也。马氏频以南方奇女子称余 受此过分之奖惜 乃逾于过虎头崖之险径 不惟内愧 且

恐人目余为浮夸，故心滋惶惧。是日马氏详询政府对日之措施，及义勇军抗日之经过，感愤之词不绝于口。临行嘱锡麟先生妥为招待，情谊特殷。出省府，顺道往谒驻青新编陆军第九师师长马子香先生，不遇而返。

入夜，王嘉乐先生与民政厅张君来访，谓已在庭新创办之娱乐会场花园内，收拾雅室数间，备余行寓，特来相请。余谢以“此来观光，过辱优遇，惟有铭心，但已蒙马君招待，且以同院数家，皆回教中人，正欲与其妇女接近，以便考察女同胞之状况”。王、张二君，一再布其诚挚之意，不获已，乃允从海心山归后，再移居之。

青海省西接新疆、西藏，南界西康，东与北毗甘肃，东南一隅与四川连，东西长二千二百里，南北距一千六百里，面积约二百五十六万方里。人口号称六百余万，实则不过百余万。因蒙、番多事游牧，远徙无定，蒙王千户以少报多，在所不免。如民元选举，各县亦多随意填报，以增选民之额。故谓吾国人口为四万万七千万，以此例彼，恐亦未必也。查青海省面积，奄有苏、皖、浙、闽四省之大，而人口不敌上海一埠，远甚。内地人口过稠，宜有调节之必要。全省划县新旧共十四，旧有者七，即西宁、湟源、贵德、大通、巴燕、循化、乐都。新置者亦七县，曰共和、玉树、同仁、都兰、互助、民和、齐源。

青海本为蒙、番游牧之区，蒙人较多，数约七十余万，与番族分据巴颜喀拉山之南北，统为部落性。蒙人据山之北，分为五部二十九旗，曰和硕特部二十一旗，濒青海及柴达木河与黄河两岸而居，土耳其扈特部四旗，沿海而居，辉特一旗，居青海东西岸，喀尔喀部一旗，居海之南岸，绰罗斯部二旗，沿海之东南及东北岸而居。番族本据巴颜喀拉山之南，自嘉庆道光后，孳生渐众，遂渡河北展。蒙族沿河水草丰美之区，浸为所夺。番民聚族而居，分

为西宁二十九族，分布于黄河两岸及大积石山与巴颜喀拉山之间。熟番分八大族 散居于大小积石山之间 及黄河西岸。巴颜喀拉山之南，为玉树二十五族，沿黄河流域而居。境内气候温和 湖泊河流相间 泉甘草肥 宜耕宜牧。蒙、番熙熙攘攘 游牧其间，一心奉佛 与世无争。诚西方之乐土也！

### 迷信乎——坐不知也

二十四日。早起 天气阴森 拥炉不暖。幸初无客至 乘隙作书二十馀通，一告慰二老 馀则致各方友好 略述平安。想少事远游者 必相惊异。然余正欲其一新耳目 知天涯咫尺 不必动怀难达之心而自堕其勇敢之气。尤望国内志士闻风兴起，共谋开边之功焉。

西宁县在后汉时为西都县 废于后魏 宋置西宁州 明初改置西宁卫 清改西宁县 嗣改西宁府 后设西宁道。民初仍之。民国十八年改青海为行省 西宁道所属七县 均划归之 西宁遂为青海之省会。面积约九千二百方里 人口约十六万有奇 湟水横贯 土壤肥沃 城池重修于清雍正十一年 城垣高五丈馀 周十里。城关划分三区 街市共二十九条 最热闹市为中山街 商店林立 凡日用等物 应有尽有 惟舶来奢侈品则少见。此足证青海妇女界朴实无华之美德 嗣后仍望加意保存。其馀大街 如民生、共和、民族、北大、县门、民有、同仁、北关、石坡、民权、西街、南大、莫家、教场、法院、先觉等街 大致皆现萧条冷落之象。城内房屋 除福音堂、天主堂、第一女子师范、第一中学及回教促进会各建新式洋楼外，馀多旧式。街道多系土地，石筑者亦不易见，然颇清洁整齐。市面甚萧条，据闻自民国十七年地震为灾，损失甚巨。加以兵祸亢旱相仍 数年来人民有荡析离居之苦。且是地游牧者众 耕种者寡 膏腴之区 概都未垦 以致出产少而收入绌。省库空虚 举措掣肘 虽有诸多善政 以困于环境 未能一

一见效 实势使之然也。所幸此方军政既已统一 就目前实干苦干继续不断 其成就大有可观。诚国中最有希望之一区 而况所关国防至重哉！

午后 各界来访者络绎不绝 大都抱欢迎之忱。此地人士忠实而诚挚，令人一见即生感动，此即土厚民肥之表徵也。谈次，涉及余将有海心山之游 咸为诧异。谓：“海心山之难行 虽当地人亦不敢一试。君一南来女子，旅行考察至此，已属空前创举，海心山之行 似可不必。倘有万一之失 前功不几尽弃耶？”余聆言者语虽关切 然不无迷信观念 其意似以为海心山乃仙境 非凡人所得游者。余行固乐冒险 于海心山诚欲一探其奇奥 今睹一般见解之顽固，尤欲一破其陋习也。

夜 司令部秘书汪友兰女士与其妹友梅 持马子香师长信来访。信中备述欣慰意 并以因疾未及接见为歉 故请汪秘书代表前来 约于明日过师部午餐。友兰女士 本省人 曾涉万里长途，负笈于北平 毕业北平大学。其妹友梅毕业本省女子师范。二君皆青省女界之前军 相见互道倾慕。临别 托其致谢悃于子香先生 决于明午承教。

## 龙 种

二十五日。昨晚同院马参议因公远行 其夫人邀余同榻 抵足畅谈 直至晨鸡唱晓始就枕。又以热炕非所习居 早起口干头晕 马夫人饮以新鲜之牛奶 味甘而鲜美 想其滋养成分必较内地为多 因其土腴早肥也。饮后 加大衣独出散步 晨烟缭绕 寒威正浓 但空气绝佳 精神为之一爽。街上行人尚稀 人力车绝迹。除自备车外 无代步工具。街头常见蒙、番服装束 均与汉人异 语言亦殊。城关内汉、回、蒙、藏杂居 而汉人占多数 约为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亦有散居四乡者。回族次之，约百分之二十，多住城关一带，北川后子河及各区均有。相传自清康熙时，

逐渐由导河、循化各处迁来，一切风俗语言，均与汉人同化。再次为番族，散居各区，本系土著，现亦同化于汉族。自清代愚之以宗教，人口渐减。各民族间，均能相处无事。倦游甫归，汪女士来，强邀至其家早餐，盛意难却，从之。汪女士之婿家，固一书香门第，其婿亦北平之大学生，伉俪甚笃。时特为余备青海鱼，肥且美。据云：“青海河流湑行，富于鱼产，味美而肥。土人迷信为龙种，不敢采食，盖恐龙怒，兴风作浪，暴雨为祟，故任其生长。鱼不避人，探手可得。夏间水涨，鱼则随流上岸，水退鱼留，不知其几千万，无人拾取，任其臭烂，或果禽兽之腹，不知利用。苟设法使民智开通，兴办渔业，则诚一自然之大利藪也。”

下午，省党部特派员燕化棠先生、民政厅科长王嘉乐先生、都兰县长梁炳麟先生等过访，闻余有海心山之游，均跃跃欲试。盖诸公亦久耳海心山之名，未得机会一识庐山面目。都兰县在省城之西，梁县长因公来省，现公毕欲顺道相偕一游。议既决，原可即日动身，奈初抵此间，各方相留之意甚切，遂约缓两日行。

五钟，赴师部谒马师长子香，其人沉着有英气，待人颇诚，无骄倨之色。西北将才，多属马氏，信非无因也。谈次，余告以将作海心山之游，马氏力持不可。谓余抵其防地，渠即负有维护之责，苟遇危险，渠将无以对国人等语，义正词严。经余一再剖析必去之理由，始蒙嘉余之志而首允，并谓将派兵保护，并遣人作陪。余嘉谢。时客已毕集，马师长正循其教斋戒期间，且欲与余辈自由谈论之机会，遂不列席。同座互询名姓，乃知俱属本省女学界中之名闺淑媛。除汪氏姊妹外，尚有省政府黎秘书长女公子安模女士，擅文学，精诗词，才德兼优。有韩树兰女士，博学多才，服务于省政府。余亦皆服务于教育界者也。席次，畅谈青省妇女界之状况，获益良多，尽欢而散。

青省妇女一如陕甘，装饰朴素，不施脂粉，虽大家闺秀，亦皆

布衣布鞋 毫无骄奢习气。近年新文化输入 缠足之风稍杀 剪发渐多 于烟酒赌博 戒之甚严 几无敢犯者。盖此间妇女同胞尚能循古礼重妇德也。青省号称闭塞，而其妇女反能保其天真，不沦于腐化，诚足为吾女界中他山之石也。此地妇女概能勤俭耐劳 自强不息 所惜买卖婚姻及早婚之弊 尚未彻底革除。幸有此一班先知先觉之女同志 为改进运动之领导 青省妇女界不患不日趋于光明之途矣！

入夜 爆竹声大作 询之 始悉今晚即阴历除夕。念此去吾乡逾万里 天涯岁暮 未克承欢 怅望南云 弥思亲舍。因诵唐人诗“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二语 不觉凄甚！

### 军政党合作之美

二十六日。今日为旧历元旦 桃符换旧 爆竹声喧。早间来访者络绎不绝 见面 则新年纳福之语 照例出于口头。十时 汪女士来 同访教育厅长杨子高先生。先生甘省人 为西北学界中有数人物。曾涉足青海内地 调查风俗人情 因请谒就教焉。见面时 云已接沪友来函 知余西来 故尽举所知以告。畅叙甚久，辞出。转赴县政府访冯县长国瑞先生 不遇。归途游人拥挤 均新衣新帽，贺年之声盈耳，保有旧日古风。闻数年前值此时期，赌博甚盛 衙役胥吏 乘以谋利 故穿窬盗窃 时所不免。近因严令禁止 此风已息 而盗贼亦遂不生。此诚善政 内地各省 宜可效法者也。

青海种族复杂 语言不一 经费支绌 故振兴教育 实为至难。今将全省目前之学校 略述大概。青海学校 创始于清末驻青海办事大臣所立之蒙番学校。后为融合各族起见，特为扩充，改为宁海蒙番学校 收汉、回、蒙、藏四族学生。民国八年 复设立蒙番师范学校一所，以作推广教育之准备。民国十七年改省，行政组织完备 教育负责有专司 遂得努力改进 日渐扩充 时有

创立。综计本省现有小学百余所 西宁城内有省立第一中学 省立第一师范 省立第一职业学校 省立女子师范 省立第一农校等 是则青省教育已有萌芽 得有热心负责人主持与提倡 不患不日有进步。所难者 藏番少有研究国语及读汉书者。语言不统一 为国民团结上之大阻碍 是今后须特加注意之点。闻子高先生于统一国民教育，曾亲作各蒙番生活之调查，曾有根本之计划。惜省库支绌 难期迅速实施。余以为开化边氓 振兴西北 似应由国库与以协助。而中央政府每责成地方负责，此例前清至多。民元以来 中央鉴于地方执政者之易成割据也 随事务削弱 其发展之力量 结果 彼此猜忌 卒成过去貌合神离之局 而种种政治建设 亦因经济、人才缺乏 不能发展。国民政府成立迄今，各省鉴于异族之压迫，逐渐推诚与中央合作。青海远处西陲 尚能尽其力量 诚足嘉也！

青海目前最好现象者 即是军、政、党三方面通力合作 且均能努力苦斗 不尚空言。现闻拟有七项运动：一曰办保甲以清查户口；二曰组织推广各类合作社以利农村；三曰造林以调节雨量 四曰讲求卫生以减少人民疾病 破除迷信 五曰提倡国货以勉励节约 抵制仇货之侵入 六曰筑路以发展交通 吸收新文化，免除与内部各省之隔离 且着眼于未来之国防 七曰识字以使各民族俱能接受汉文教育，且逐渐统一语言。

省党部特派员燕化棠、李天民两君 才识俱美 对于党务实力举行 认真推进 能使边民对于中央之情感日臻亲善。闻‘九一八’事起 常亲身或派员下乡 宣讲暴日之如何残暴 侵我国土 戮我人民之种种惨剧 更复提倡国货 抵制劣货 颇受人民赞许，对党部情感日隆。

下午 韩树森先生来访 畅谈而别。先生青海闻人 毕业于北平大学 于旧学极有根底。其两令妹：一为树梅女士 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 为青海女界负笈远游之先河，一为树兰女士 昆

玉均以本身所学 服务社会 于青省文化前途 自负有莫大之影响。

夜，冯县长来，谓主席马公仍虑余食宿不惯，嘱其另觅住所。长者厚意可感。惟余在此 辱锡麟先生优遇 已觉爽适 且多女伴，更属相安。乃请冯先生婉为陈谢。冯君善书法而长诗词，赠余游海心山诗曰：“隋代龙驹岛 今时海心山 扶摇九万里 冰天独往还。”海心山固历史上之名迹 岛中为状究竟如何 此次必一穷探之 始足解世人之谜也。移时 化棠先生等联袂至 讨论赴海心山之准备。盖海滨冷度，常在华氏表冰点下三十余度，其冷可知 苟无妥善之准备 非冻死 亦恐堕鼻坠耳也。于是备老羊皮帽一顶 皮袜一双 手套一付 袜桶长至膝 备穿于皮靴之外。斯时 吾人兴趣均甚浓 有若赴北冰洋探险者 实则此诚渺小不足称也。余素来慕哥伦布之为人 以其于大海茫茫 水天无际 求实现理想中之世界 遂竟飘然往寻 卒借彼长风破浪之先锋 而发现新大陆之美洲。呜乎 若哥氏者 乃可谓伟人矣 余等此游 以边疆之人见闻特少 遂目为奇耳 余终不信海心山之往 有若何之难也！

### 回妇美德

二十七日。东方未白 马夫人已起入厨操作。连日见各回民妇女忙碌异常 以面制各种饼入油炸之。异而问之 始知回民斋戒期满 明日即开斋度岁。所作之饼 用为新年送礼之需 意殆与内地制年糕者相等也。

连日与回民妇女相处，备知其状况。因其与汉人同化已久，一切风俗，一如汉人 惟以宗教关系 其间略有差异。妇女亦多缠足 男女界限，一如汉人旧礼教 限制甚严 虽戚属亦多避而不见。出门以帕蒙首 乘轮车亦以布密围。回妇勤劳爱洁 房间洒扫，一尘不染 家庭整秩 不稍紊乱。沿途所见凡回民之家 虽家

徒四壁 亦修整清洁。衣服虽破弊 而补洗完整。任人一宅 不问即知其为回为汉也。虽富豪官宦之家 其妇之操作一如常人 雇用仆婢者甚少。精烹调、善女红、理家政、相夫教子 凡此皆回人妇女普通之家教 人人有贤妻良母之风。回民娶汉女者 如不知一切操作 叫送回其娘家 俟诸项练习纯熟 然后再接之返。其间无重男轻女之习 夫妇平等 伉俪无间。此种家庭制度 诚足为法式也。余无似 年来大声疾呼 促我女界觉醒 奋斗自强 犹注意于养成社会贤妻良母之风气。或谓余之思想为落伍，意谓贤妻良母应在打倒之列，而余反提倡之，是为不智。余诚不智，然对于蔑视数千年立国精神，将固有文化不问是非一概屏弃者，终不敢随声附和，取悦一时。盖在今日吾国社会政治制度之下，确有保持贤妻良母风尚之必要。惟新时代之贤妻良母，应具有社会知识 世界眼光耳。夫家庭为国民教育基础 世固未有为人妻不贤不良 而可养成忠孝之子女者。余岂狃于积习哉 始余负笈欧美 所至之邦 每于课余之暇 考其社会组织 妇女状况 始知其国之所以强，实缘其妇女意志坚定，奋斗自强，尤富责任心。出之社会 与男子并驾齐驱 处之家庭 则尽其相夫教子之责 而为贤妻良母。其国家富强固非男子独力所致 妇女之功尤伟也。故近世各国之强盛 多归功女子。西人有言曰：“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成名于世者，其背景均有赖于伟大人物为之助。”盖即指贤妻良母而言。盖观往昔日俄之战 日军每出发时 母诫其子 妇勉其夫 宁丧沙场 毋求瓦全 卒以一战胜强俄 国势蒸蒸 遂有今日。德之胜法也 凯旋日 大将毛奇谓胜利出于小学教员之力 而女教员之功尤多。德国妇女引为无上光荣。吾国先贤之得力母教，盖十人而九。封建时代对于贤女子生死之荣封褒奖 传之史册 盖深知女子地位之重要也。故此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俟诸百世而不惑 或为孟母 抑为木兰 我女界应速起追踪 各展所能 各尽所责 涤我污垢 保我华胄 毋使日妇专美于

前也。

下午赴民政厅议会拟游海心山诸同志均在座。畅谈筹备之经过，并定二十九号出发，风雪无阻。余甚忧气暖，恐开冻。座间有共和县县长李一峰先生，亦欲偕行一观。奈旬日来头痛甚剧，医药罔效，扶首蹙额为状殊苦。余忽忆在沪出行时，永安堂经理胡桂庚先生赠有虎标立止头痛粉，向称灵验，遂赠与两包，冀其速愈，可多一探险同志也。

### 土人之歌

二十八日。昨夜就寝较迟，加以连日疲于应答，不免困倦，日上三竿，犹在拥被。忽报客至，急起趋出。乃李一峰先生遣书至，云昨夜连服所赠之药，病已霍然，以书来谢，并约早餐。因婉辞之，藉以休息。

今日为一二八纪念日，回忆去年今日淞沪之被倭寇，凄风毒雾，方肆意摧我同胞，毁我闹市，耻痕犹在，回首痛心。昨夕燕、李两特派员曾约参加今日之纪念周。九时，子高先生亦来相要约，余以刺激过深，触景伤情，念不如其已。且有客在，遂未往。十二点钟，赴师部谒马师长，告余赴海心山一切已囑预备就绪，并派军法官李华陪同前往。李君番人，精汉语，为人极忠实，凡游番地者，多以为乡导。归时马主席送来礼饼一盘，即似居停主人连日所忙碌制造者。

午后二时，赴冯县长之宴，四时客始齐。时间过于不经济，此乃我国人之陋习也。席次，忽接马主席电话，望余俟后日省府之宴会后再起行，并谓此特为余而设之欢迎会也。帖已发出，囑余务为暂留。还座沉思，长者高谊，既不许辞，今青阳日升，一旦冰融，则超海之望绝。遂重托冯县长亟往婉说，务求收回成命。冯擅于辞令，想必有挽回之机也。时子高先生亦约饮于五时，已来催数次，席未终，遂与辞往赴。席间都教育界女同志汪氏姊妹

亦在座 杨公畅谈其游番地之故事 逸趣横生 四座乐甚。

归途深虑不能明日起行 致负所志 闷然和衣假寐 以俟冯君消息。移时冯君来云 已得主席谅解 可放心前进。谓俟君凯旋时 再举行欢迎之宴。余大喜 亟起谢之。同行者闻讯连袂而至 均甚欢。俄有司令部参议冶存礼先生来谈。冶先生亦曾负笈东方者 言辞敏捷 善谐谑 谈青海之奇风异俗 娓娓不倦。合座为之解颐，因之增见闻不少。

青海土人最喜歌唱 均土语 兹摘录其中之稍有意义者数则于后。可于其中得见民间风尚之一斑，亦古人采风之意也。

早饮三岛倭奴血 便是中华强健人（抗日也）

青年对青年 立志必须坚（立志也）

指亲吃饭不饱 靠朋友穿衣冻煞（重自立也）

天上下雨地下滑 滑倒了自家挣爬（重自立也）

清酒红人面 钱财黑人心（贪财之害）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自迷（戒酒色也）

听了老人言 一辈子不受难（尊长重经验也）

腿长揽露水 嘴长惹是非（慎言行也）

真金不怕火炼 好女不怕人看（重真实也）

一句好话三春暖，歹人出口六月寒。（善言之可贵也）

清明前后一场雨 强似秀才中了举（重春雨也）

人有三年旺 神鬼不拦挡 人有三年败 神鬼跟着害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人情冷暖贵及时也）

人软人欺 木软虫吃（图自强也）

天下衙门向南开 有理无钱难进来（戒诉讼也）

鸡儿叫了早起身，我们大家快到田间，不要耽误了一生。（勤劳自立也）

前是黄河后是崖 冒险革命算大才 不怕十次回失败 困苦完了干脆来。（有志者事竟成也）

世间有二难 登天难 求人更难。世间有二苦 黄连苦 贫穷更苦。世间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处世格言也）

### 湟源之今昔

二十九日。拂晓起 晨曦已露彩霞 知本日天气晴朗 似海山之神表示欢迎意也 兴致愈益勃勃。九时出发 旭日东升 阴霾尽敛 襟怀益淡。同游者 燕化棠、梁炳麟、王嘉乐、李一峰、李华等五先生及余共六人 军士四名 厨夫一名 轿车三辆 车夫随 从十余名 马二十馀头。壮哉 取道西域 傍湟水南岸 顺途西进。经刘家、彭家、张家等寨 沿途雪景至佳 晴空镜澈。路旁杨柳尚无萌绿之意 村舍星布 值此晨炊 饶有图画意味。二十五里 至阴山塘 系一村镇 设有小学一所。又五里 为韦家庄 过干河沟 经康成寨 沃野广泛 山呈黛色 马蹄踏冰雪作声。日斜 至镇海堡 计程已五十里 为西宁西滨湟水之要塞。前清于此常驻重兵扼守。堡内居民约百家 多系半番 即是半已汉化之民 以暮色以呈 忍饥赶湟源县宿。沿南山麓 越湟水北岸 西行十里 至札马隆。不数里入湟峡 湟水中分 两山相峙 崖石苍松 标奇立异 令人神移。二十里 抵石崖庄 有水曰蓝占巴 出自北山 南注于湟。南北两山 至此渐为开豁。十里至湟源县 迎者已久 侯城次。入城 分驻教育局、县党部、县政府等处。终日滴水未进 至此饥渴顿生 见桌上饼干果饵 群取啖之 顷刻立尽，饥肠略充，精神亦觉渐振。县党部特派员张守铭与整理清赋专员孙殿文两君，皆喜冒险，亦来参加。是日共行九十里。

湟源县 前清系丹噶尔庭 民国元年始改为县。全境面积约一万一千方里 人口二万三千七百余名 以汉人居多数 番人次之 蒙人又次之 回民最少。县城面积约三方里 人口六千余 分四区。街道狭小 惟以地当蒙、番出入之孔道 故商业颇盛 蒙、番所产皮毛、麝香、鹿茸、大黄、蘑菇、硼砂、青盐等 均集中是

间。平津各商 均来此收买 俗有小北京之称。人民多事牧养 故产皮毛为特多 出口亦以此为大宗。城内设有行庄十余家 每年由此出口羊毛三、四百万斤 羔皮牛皮及其他杂皮 约五、六万张。惟以近年自湟源出口之皮张毛革等 须纳二重税：一为土产捐 每百斤纳捐两元，一为产销税 每百斤七元。且以交通不便，运费过巨 成本甚大 不易销售。故蒙、番多改途径而南入于川、印 湟源商业 日趋衰落。去年东北失陷 华北动摇 平津商人来此收货者甚稀 影响商业尤大。于是金融运用不灵 市场更一落千丈 非复曩日之兴盛矣。窃意此宜公家减免一种税 或减轻税率 使商人成本稍减 乃能有利可图 而乐于贩运。否则贩商无利不事经营，公家亦安从得税哉？

本地各族杂居，求学者少，加以经费支绌，教育甚不易扩充。故县内尚无中学之设 仅有高级男女小学各一所 男生三百余名 女生八十余名。全县小学共有四十六处 学生二千馀。以此边区 得此成绩 当事者已煞费心力矣！

境内山高气寒 湖泊稀少 雨量不调 农产欠丰 所出者不足供本县之需。间有膏腴沃土，又多为各寺之私产。耕者多系佃农 年纳租额约十分之六 而复供给各寺之柴草 并有捐税等等之剥削 农民终年血汗 所得且有不能自给者。沿途所见 有天灾 兵灾 官灾 匪灾及寺、地主之灾 民之生机亦几微矣 至于矿产已经开采者 为第四区茶石浪地方之煤矿 现由商民呈请开采 已出煤。第二区内小寺尔地方之玉坑 经人民开采 闻仅作酒杯、手环等物 质不甚佳。其他各矿虽经开采 惟规模狭小 无可记载。

城内天主堂、福音堂各一所 均为洋式高楼。后者为美教士所创 闻购地时 当地人士出面交涉 后改立租约 以九十九年为期。蒙、番信佛者多 两教会均不甚发达。但西人传教者 俱有坚忍不拔之毅力 故仍是进行不懈。盖其别有企图 各得其政府之

补助 以传教为面具耳。人之谋我 无坚不攻 无孔不入 不知吾人尚有醒悟之日否？悲夫！

### 老太爷

三十日。早产销税局备餐 先之以肉包面饺 热香扑鼻。晨起腹空 见此如饥鹰搏兔 群箸齐下 顷刻一空 咸以为快 忽而烤肉、烧鱼、海参、鱼肚 诸盘佳肴 杂然而至。同席者皆相顾失色 知己上当 然无如之何。腹已膨膨 难再位置。盖此间习惯，敬客设宴 先进点心 后陈酒食。对此盛设 徒呼负负。惟相戒——嗣后勿再猛浪，免更失悔贻讥。余为之捧腹不止。

餐后遛发 街人围观 途几为塞。出西城 渡湟水西南行 沿药水经蒙古道十五里至察罕素庄。又十里入峡 天宇澄朗 丽日浮空 风光雪影 绚烂崖际。境既幽深 势复雄峻 乘鞭顾盼 气壮神凝。十里 至兔干庄 庄南有水自西来 东注于药水东斜尔寺。又十五里 至哈拉克图城投宿。是日共行六十里。虽为时尚早 未敢贪路 因过此已入番境 无宿站矣。

哈城为一小土城 建于清乾隆间 据山而筑 颇擅形胜。前清时驻有兵防 额数为二百四十五名 民国三年始撤。城内居民十数家 汉、番杂处。余等一行人众 分住数家 余所住者 为一汉人士著家。此户男女十余口 接待勤恳 男女围观者 室内外俱满。妇女有衣衫裤如汉装者，有大襟圆领发辮中分似番女者，有腰宽博长袍背心效旗女装束者。男多蓄发长袍 各色杂陈 奇形异状。俄一老者来 自称乡长 对余脱帽行三鞠躬礼 状至诚恳 余止之不及。复频呼余为老太爷。初不明客之来意 疑以问李君法官 始知渠误以余为男子 又悉来自南方 故行上礼 并以老太爷称之 示尊敬意也。老者去后 旋有数男子相继而至 或鞠躬 或半膝为礼 至恭且敬 急止之亦无效。又再频呼以老太爷 余已明其误 忍俊不禁 又不敢失仪。李君法官指余告渠等，

乃一南方女子也。余再去帽露长发，渠等犹半信半疑，环立炕前 挥之不去 请其座 又不敢。问其来意 答奉乡长命来此伺候老太爷。余以香烟一罐分赠之 并善言遣之去。群得烟喜甚 复赞余和蔼 行礼后 始相率雀跃出门。余极感觉西北民众天真烂漫 敦厚诚朴 果有贤明长官善为指导 必获至佳之结果。或番或汉或回或蒙 均守礼有太上之风 对外来人毫无猜忌之意。试问我内地各省 自民国以来 排外之风 日甚一日。顾其所排者 乃外省人 若真外国人 则且畏之不遑矣。

番地虽有燃料 不知采取 故炉火概用牛马牲畜等粪 臭味至不能堪。遂止主妇勿再添置。土人用畜粪为燃料，已属习惯，或且有非用此等燃料以炊食，反觉其味不甘香也。蒙、番帐篷外 以所堆之粪多寡为贫富之分 在吾人视之 可谓奇特矣。

夜间 同行诸君集而畅饮 猜拳行令 颇解旅中岑寂。余不喜饮 观战而已。烟酒葱蒜 为旅行不可少之物。盖地处高寒 深山穷谷多瘴气 非土生者触之必病 轻者口鼻流血 周身发热 重者或即时七孔流血而死。故旅行者多饮酒吸烟，以预防毒气之来袭。吾国吸旱烟之俗 闻系由蒙、番传来。此行各带纸烟甚多，又酒两罐 每人身上复藏蒜数枚。蒜为解毒妙品 遇毒气时 先觉头晕欲呕 呼吸艰难 速以生蒜啖之 可以立解。旅行西北者，不可不知也。

### 策骑入番

三十一日。晨起 浓雾弥漫 霜寒殊甚。闭户向火饮茶 忽传乡人送肥羊一只 云为略输敬意。余力辞不获 领之又感无以为报 为之不安。盖今次考察西来 谋对西北民众作局部几微之贡献 事之能否如愿 犹未可知 今反先扰诸人 殊似背余素行。闻官方委员经过 例须由地方民众供给 然后摊派 供给官家十文，而摊派必百文。故俗云：“官家一纸帖 民众万滴血。”此封建遗

留之恶习 虽边荒绝塞 至今亦无能免焉。

饭后 宿雾尽消 日光普照 觉气候稍暖 遂易车而骑 同行者亦多从之。扬鞭疾驰 十余里抵日月山 此即旧时甘、青分界处。自山之东 村庐错落 阡陌交媵 为一耕稼之农区。山之西则帐幕星罗如土丘 乃一游牧世界。气候竟亦划然而二 殆番、汉天然之界限欤。日月山高出海面三七八米远，山顶概沙质色红 所谓赤岭者是也。相传唐金城公主下嫁吐番时经此 曾立碑是间 以分汉、番之界 不遑访其所矣。

山上寒甚 噓气成冰 遂未敢留恋景色 策马前进。逾岭十余里 下山至黑城子 不见人烟 有水出自日月山麓西流 注于青海 土人名倒淌河。缘土人习见水皆东流 骤见此水西流 遂以倒淌河名之。循河西行 约三十里 至察罕城。东北距湟源二百二十里 东隔哈拉克图七十里。据云：“此城前清雍正元年 罗布藏丹津倡乱时 陕甘总督筑此城以相拒 并以镇压野番。咸丰六年始撤防，城遂废。今仅留土墙一匝而已。城北面有海神庙一所 土房数间 每岁青海长官与蒙旗王公会盟于此 举行祭海 借以联络情感 此亦目前调和民族之要务。”余意以为乘此会盟良机 应共同商讨改良蒙藏风俗 提高文化 统一语言 创办学校，化除隔阂 团结一致 则此会盟祭海 始不至成为单纯之意义。

余等择避风旷地扎帐而作食宿处。日落风起 寒威凜烈 厨人举火为炊 群就暖焉。吾人之食物饭锅碗箸 均系自带 惟燃料则取于番民，或自拾取曝干之牲畜粪。终日劳顿，腹已雷鸣，同行者咸出冰硬之馍馍就粪火烤而食之，似亦津津有味。分赠与余 笑谢之。谓诸先生在此年久 受粪熏陶 已成习惯 乃觉此中别有风味。余来此未久 实不敢领教 宁暂忍饥 不尝此味。众为哄然！再见厨人一手抓粪而一手作面，粪中尘埃，手中余味，已入食品中作味精矣。无可如何，亦惟有视而不见。居帐幕中，微感烦闷 出视军士或凿冰取水以饮马 或扫地以搭帐 忙碌异

常，呈一游牧生活之状况，亦别饶兴趣也。饭熟各帐已搭就，以余帐较大，遂就余帐席地聚餐，仍复开怀畅饮，杯盘交错，已忘身在番地矣。

### 蒙番生活

二月一日。北风彻夜不息，几如倒海移山，帐幕时觉有为吹去之险。奇寒，虽覆重裘，仍如铁冷，不能抵御。急披衣起，探首外视。见军士拥雪环帐卧，酣睡晏如，于以知此间人盖饱经风霜，其抵抗力确较余来自南方者为强实。闻旅行此地者，多择秋季，至冒雪冲寒之举，鲜有为之者。土人有俚词云：“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肉开花。”盖冬时冰山雪岭，高寒砭骨；春则雪未尽融，风犹似剪；夏虽草青气温，奈泥潦难行，蚊虫肆虐，厥惟秋高气爽，红叶遍野宜人，而旅行亦少阻滞，故多取此时期也。

曙色渐呈，军士起拾粪举火以御寒。时则彤云密布，风吹雪舞，环顾各帐，尚寂无声息。初疑彼等何若是之能抗寒耶？殊有不解。盖昼间同行，见彼等畏寒过余。询悉山间地气高寒，远异关内，席地眠者，下须厚褥，上被薄尚无碍。若下薄上厚，寒威上升，则直不能安寝。余未得预知，致尝此苦不浅。须臾，云收日出，众亦陆续起。饭已起行，沿途极目荒川，多未垦辟。时见山羊野兔，驰逐成群，跳踉于荒草无边之原中，状若自骄其得天独厚者。每经番人帐幕，常有硕大无朋之凶恶巨犬，狂吠追逐，幸乘骑易避，否则必膏其馋吻。盖番人牛羊夜间收队时，均设圈于帐外，以犬卫之，而拒豺狼野兽之来袭。番犬身躯高大似虎，狰狞可畏，游牧者无此助手，直无安枕可能。意即周书所谓獒者，殆天生此物，以怜此蚩蚩者乎！

十馀里，遥见白光一片，冉冉如云，日色笼照，倾动欲飞。白光中有物隆然。同行举鞭遥指曰，白即冰海，远者，即余等此行

目的地海心山也。余惊喜出意外，以月来积想之神山，遥遥入望，海光峰影，境自不凡。精神突兴，乃先策骑急进。驰四十里，抵海滨。厨人已先至，正举火作炊。一跃下骑。见前距海岸不半里，望海心切，虽手足僵冷，乃不能止，徒步立行，以探海冰是否尚坚结。及抵海沿，而暮色渐起，阴云四合，岸海相平，冰已解结，水琮琤作响。觉此来已迟，空劳往返。正失望杙触间，忽闻异声，遂觅归路。天渐入昏黑，莫辨途径，心皇皇然，乃急足背海行。遥见山麓间，火光闪烁，循光而走，朔风如针，寒气彻骨，荆莽塞道，动为牵率，神疲力竭。忽耳畔似闻马蹄声，忽断忽续，忽远忽近，继闻呼哨之声，急纵声以应之，卒与来者遇，盖卫士以马来接也。谓军法官不见余踪，异常焦急，分途寻觅，幸同行后至者，经山丘，远见海滨有人影，踽踽独行，意者或是。今幸无恙，其放辔安归乎？余闻言深觉感惭。策骑回帐，同行者惊喜交责，谓不应顽皮冒险，倘遇不测，同行者皆负重大责任。李君尤属惶惶，谓自此至海滨，足有十里之遥。此盖番地特奇，每见一地，眼望不及数武，行之则在数里以至数十里之外。且豺狼成群，逐队于荒野草径，遇之无幸免者。余闻之，始知苟非卫士来迎，不仅通宿将与冰雪周旋，且恐为狼群之消夜品矣。

此处番民数家，依山麓扎帐篷，山中风大，乃借番帐内造饭。余等亦就火御寒，番民围坐，以言语不通，请李华先生为通译。闻番民善歌，强之歌，不允。谓其家方丁忧，礼不能歌乐，疑其诈。知其好酒也，以酒诱之，不为动，以美月份牌示之，虽赞不绝口，而亦不为动，知其志之不可夺也。呜呼！以如此愚笨而未受教育之番民，其守礼竟能如此。今日内地自称文化之邦，受高深之教育者，于亲死不奔丧，丁忧不忘乐者，比比皆是。不知对此粗野边氓能无愧汗？此孔子所以有“礼失求诸野”之叹乎！

别至一家，同人中有以酒遗其少者，彼乃转奉其老人，老人则先作诵声而后饮之。奇而问之李君，乃知番民食时，必先念真

言以谢造物之恩。其食牛羊肉时 念真言以谢山川草木之恩 食米面时 念真言以谢天地之恩 食酒时 念真言以谢山川五谷之恩 遗以食物者 彼亦念真言以谢与者之恩 盖衣食住行无不感天地造化之恩。夫番民自食其力者 反处处感造物之恩 视今日不知恩、不怀德者 安可同日而语耶！

番帐两牛毛线织成疋头 缝为两大幅 约四丈见方 中开有缝约尺许 以为通气出烟之用。四角支以木柱 维以皮绳。四周离地尺许 用盛物皮袋马鞍等堵塞。中设一长灶 前置铁锅 后为粪仓。此长灶划帐房为左右二部 左部为男子卧所 女则居其右。客至男左女右 不稍紊乱。帐内就地铺毡 以羊皮为褥 以衣为被 人畜杂居 食宿皆在其间。帐外牛羊杂处 粪秽满地 臭味难闻 污秽不堪言状。幸地旷人稀 空气充足而清新。否则以如此污秽薰蒸 有不疫病丛生乎 然闻每年死亡率甚高 以故人口不见滋生 目前青省番民仍仅十余万而已。蒙、番颇尚意气 聚族而居 互相往来 强弱相扶 守望相助 疾病相维持 绝少纠纷之事 大有合群之精神。独我汉人好起口角 散沙之谓欤！

蒙人所住者 曰蒙古包 与番人帐房殊异。包形圆 大小不一 法以木制架二三节 接处能旋转 其拆处开合 便于迁移也。架外覆以厚毡 包顶放一圆口 为天窗 既可取光 又可出烟。中设圆灶 灶后供佛像 灶左右亦分男女 与番帐相似。夏凉而冬暖 较番帐为舒适。蒙人伉爽好客 温文知礼 超于番人。盖蒙人尝受明清封赠 值班京师 中原礼教 濡染已久 故有不同也。可见蒙、番非不可教，特无人之为之导耳。以如此活跃天真之民族，苟能推进文化 振奋教育 开通智识 改良风俗 于开发西北得其合作，必可事半功倍。此当局者所宜重视也！

蒙、番男女衣服 四季皆皮 富者挂绸或布面 普通者光皮板耳。男子服为圆领 袍长襟及地 袖与膝齐 宽博无纽扣 时将前

后襟提高至膝 以长带束腰 胸前隆起如口袋 所有杂物均怀其中 等于一大皮包。夏时赤足 冬时不袜。番人之帽 为羔羊所制 上尖下大。蒙人则圆顶之毡帽。均着长筒皮筒。富者上身内穿汗衫 普通则无。妇女衣服与男子大同小异 惟袖短小 仅及于腕 便于操作。冬夏不着裤 常袒右臂 皆天足 故皮靴男女同用。衣服喜用红黄蓝紫各色。外出必带帽。贵族之妇女 衣必绸缎，镶以宽大花边，帽则以白细毛镶之。衣袖较普通者长而宽，袖口亦镶以细白羊毛。内着衬衣 冬则羔皮 夏则褐衫单衫。豪富者与普通人划然有别也。番女未婚者发披肩，已婚者发中分，编为发辫披脑后，上缀以珊瑚等杂饰。蒙妇发均左右分为二大辫 置胸前 各缀以珊瑚珍珠玛瑙等饰品以为美观 喜带耳环、手镯、指戒等 皆极粗笨。蒙人衣服最考究者 尚为清代制服 凡受过前清之官爵者，尤未能忘情于此虚荣之念也。

蒙番人民 饮食粗粝 以牛羊肉为食品之大宗。其次为炒面（青稞炒熟能碾碎为粉）奶油、奶渣、奶饼等 食法简便。杀牲不用刀 而以绳捆其四肢口鼻 使之闷毙。谓此等宰法肉较嫩 或烤或煮 均半生而食 毛未去净 亦不为意。盖犹是茹毛食血之风 无五味调和之法。食时一手持肉一手持刀 随割随食。食炒面时 其法尤趣 每人木碗中置炒面一撮 酥油一块 以茶拌之。先食茶及浮化于茶面之酥油至尽，然后以沉淀于碗底之炒面泥，和酥油搓之以食。食后以舌舔碗底至净 再拉衣角拭之 藏于怀中。如客至 亦以此款之。番民日必数食 工作前后必一食 暇时辄食 食必饮浓茶。盖牛羊脂肪重而难消化，一日无茶 而病生矣。故茶为蒙番人不可或缺之物。茶概为四川、湖南等省之茶砖 销场甚大 茶商颇获巨利。茶中喜加盐或牛奶等。番地奶油为普通饮食品，制法与内地所售相似，不过不甚洁净。且价甚低 每元可买五六斤。今日内地所用之奶油 多舶来品 每磅价几至二元之谱。苟将来交通发达 能在西北设厂用机制造 成本

既轻 当又可抵舶来品 亦挽回利权之一道也。闻张家口设有此厂 出品甚佳 惜规模小 供不应求 平津一带 销路极畅。

蒙、番聚族而居 多从事牧畜 羊为大宗 牛马次之。羊略似内地之绵羊 惟身高力大 毛角甚长 俗称番羊。番人精于选种，每于羔羊中检其羝羊体格强健者 留作种羊 余者阉成羯羊 以供肉食。马分二种，一曰骗马 体小而健 狡捷善走 能负重致远，不穿铁蹄 翻山越岭 如履平地 且性耐寒 终年露宿 雪压雨淋，亦若无事。一曰骡马 专供生育。牛分牦牛、食牛两种 前者状况凶恶 毛长尾大 专供驮运 食牛即内地之黄牛。食牛与牦牛相配 所生之牛 名曰犏牛 雄壮力大 青海内部运输多赖之。

此外牛羊副产物用途极广 如羊毛 羊皮 马革 马鬃 马尾，牛革 牛骨 牛角等 销于内地者颇为不赀。惜墨守古法 不事改良，无科学知识，对于预防疫病等毫无设备，以致牧业日渐衰颓。苟国内资本家投资设场，利用科学最新方法饲养，数年之后，必获十百倍之大利也。

蒙番本俗殊多 而丧葬尤异。除居丧悲泣哀号 乃出于天性 与汉人无异外 葬仪则大有不同。父母兄弟服丧无一定 大约平均一年。服丧期内 男子发辮 女子耳际 悬以白羊毛线 男不带刀 女不御饰 表示哀思。父母丧 衣服反穿 帽反戴。兄弟丧 则将帽边向内折。丧期内帐中不歌唱，不宴会，即他人宴会亦辞绝。每经若干时 必请喇嘛诵经一次 以超度亡人。至于送尸方式 将死尸缚作坐化形状 置帐内犄角 死尸前不献物 不焚香。丧主唯一尽礼者 即是请僧念经 以多为善 称家之有无 多者四十九日 少亦逢七。殡期 亲友咸来送葬 死者最亲人负尸出帐，举行葬礼。葬法有三：（一）天葬 将尸置于山巅以喂飞禽 如有大群飞禽来食 顷刻而尽 则举家欢喜 以死人生有善行 反之如无禽食 则视为至不幸（二）火葬 将尸置于旷地 举火焚之。但恐烟臭气冲犯过往神灵 故多以喂禽为是。然而或弃或焚 须决

于喇嘛之卜筮。(三) 土葬 在藏族人视为最下乘之办法。凡因恶疮而死者，不请喇嘛卜葬，自行埋葬之。其意以死者生前无善行 故患疮而死 不宜用一二等方式 恐有渎神祇也 更以患疮而死 恐受传染 土葬迅速干净。至于活佛送葬仪式 则与上不同，法将尸腹剖开去五脏 在尸内外布满以盐 数日一易 如腌咸肉，然后将剖处缝合 衣以袈裟 面部贴以金叶 装入神龕 并于神龕安尺余玻璃一方 俾拜佛者得见佛。自活佛第一世即如此 直至现在经过十数世 肉身继续存在甚多。神龕制作极其华美 镶宝石金银，并有完全以银制而镶珍宝者。可谓奢矣！

## 厦 市

二日。凌晨浓雾四塞 咫尺不见。本拟今日逾海登山 番民忽谓自此入山 约程百余里 竟日恐不达 倘在冰上过夜 当此交春之际 殊属危险。且谓海上捕鱼者 因冰解之期近 亦已罢工矣。盖每年封海之期 有番民捕鱼为生 闻此捕鱼部落 本由内地迁往 年久同化番人) 及将解冻 遂即停业。同人闻之 均为惕然而忧。余谓吾人既为探胜而来 当负有冒险之精神 安可望洋兴叹以见讥于众人乎！番人中有熟悉地理者，指谓此去西南五十里 为人仙山最捷之径 约七十里可达 苟能早发，一日可至。吾人遂决循此道而行。时已云散雾收 清光朗照 于是乘骑前进。日轮升空 霞光万里 无边碧海 反映地上之玉岛冰花 觉此土即西方极乐世界，对之无不兴趣至浓。策马扬鞭，争先恐后，日未昃 即达目的地。遥望仙都 宛然在目 白云缭绕 海天一色。忽现岛屿 若即若离 忽方忽圆 忽城池、忽楼阁 千奇百幻 愈出愈奇 令人目骇神移。连日鞍马多劳 原极困顿 至此乃如梦初觉 精神百倍 同人欢喜欲狂。盖所见之奇 生平未有 殆世所传海市蜃楼者非耶 正遥瞻间 忽来一不速之客 自称为甘肃拉卜楞寺之活佛 因来海心山还愿 昨日出山 甫行及半 忽冰

裂缝 牛陷其中 现虽救出 然几冻毙 已不能行 欲借骡车往载，彼则愿充向导以相报。余等深喜行程得彼，不致误入龙宫矣。

青海古名西海，亦曰鲜水海，北魏时改名青海。盖夏季海水，一望澄碧 波平如镜 因以得名。土人名之曰科科诺尔 周八百馀里，南北狭而东西长，冬夏不干溢。其汇此之大河，北有且吉河、伊克乌兰河、干地河、巴罕乌兰河 南则大力麻河 西北则哈拉西纳河、布喀河、郡子河、巴色河、西西载沙河。环岸四周，皆甘泉丰草 土壤肥沃 耕牧咸宜 良为乐国。海中突浮二峰，一大一小，东西对峙，各显雄奇。小者土语曰察含哈达，大者曰魁孙陀罗，即余等所仰望而尚未至者也。

日落崦嵫 月明天上 岚光雪影 金碧交辉 又现一新世界矣。群聚畅饮，举杯遥祝，梁先生出留声机助兴，初为德国行军曲 悲壮淋漓 忽而梅兰芳之四郎探母 抑扬急徐。对月高歌 频添逸兴 几疑非复人间。

### 履薄探险记——海心山

三日。未明即起 历历寒星在望 雪上重霜 清寒入骨。以胜境当前 胆力益壮 骡车行李 均留岸侧 余等轻装策乘而前。马蹄初踏海冰 咸惊跳不敢进 若知渐入危境者 力鞭之 始俯首连贯以行。海风时自冰上吹扑而来，虽所御为至厚之皮裘，竟亦透入，等于裸露，其苦真非亲身经历者所能想象也。同行者，皆能以坚毅勇敢之气抗之。此时殆如攻要塞，陷沟垒，鼓其迈往无前之气 以争最后之胜利。然碧水成冰 清明透视 临深履薄 此心究不能毫无所感。且冰滑如油 马蹄难驻 前仆后继 沿途不绝。余骑特良，步行稳重，能使余安居鞍镫，未尝倾跌之虞。同行者跌而复骑 骑而复跌 人数既众 凌乱异常 扰扰攘攘 揎拳卷袖，似有与人争斗之势。余视之不觉狂笑。同行者虽甚愠，然又哭笑不得 让余称豪。行际 屡闻空中巨声 有类山崩地塌 无不相与

惊顾。四望无迹，不知声所从来。询之李军法官，始悉即冰裂。余等闻之，更属惶虑。然事势至此，亦只有进而无退。余为镇定计，故作豪语，扬鞭独先，同人亦皆相率猛进。日光转强，气渐温暖。正午抵喇嘛陷牛处，固赫然在也，仰卧作半毙状，二番人守之。渠等议将牛装车载出，卒缘车小牛大，无法可设，惟听之作冰海葬矣。俯视牛陷处，碧水澄澄，心殊不怪，仍即前行。未几，丽日晴空，照耀银海，遥瞻仙岛，恰如玉琢，一白无碍之冰天，极尽清宁静穆之致。余马上凝想，此身如在冰壶玉鉴中行。前进甚速，日色渐西，未及四钟，即达山麓。同人喜形于色，顾山上一喇嘛见人来，惊骇走避，百呼不出。吾人乘此晚景，绕山一匝，以偿此来揽奇探胜之志愿。此则殆如检阅军队，先观行列耳。

海心山为古龙驹岛，以山中古产龙驹得名。考《魏书·吐谷浑传》云：每逢冬令冰合时，置牝马于岛中，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产皆龙驹上乘也。至隋炀帝大业年间，仍置马于岛上，而无其异，遂止。山周十馀里，高三十馀丈，形如馒首，层叠而上。濒海四周平坦，海岸皆巨石参差，盖海水所冲刷而然也。树木稀疏，闻于春夏间，奇花异草极茂，争鲜斗艳，颇呈奇观。今值残冬，惟见枯草丛棘，无可流览。而山上下土石相间，浮屠十三座，历落点缀，清奇拔俗，浑穆无伦，银海波平，入望有遗世之想矣。按海心山登之并不过高，然在陆地远望，高接天际，不知所几。内外蒙古及番地同有此境，足证地球为圆，此殆大陆扩平处，远望正弧形高处耳。山中经堂数座，据山坡而建，规模狭小，构造简陋。内中满供佛像，缀以经幢。佛座下满堆泥制之小佛像，大只经寸，窃数枚置怀中以作纪念。外有石洞数间，属番僧住所。浮屠之内，悉贮佛经，最高约三丈馀。据领导之活佛云：从前一西藏番尼云游至此，垒石建塔，此十三塔均彼一手所建。山中牛羊成群，皆系供佛之圣畜，永不宰杀，听其自生自灭云。

每年冬令封海后，番僧履冰渡海到岸，购备一年粮食贮岛

上春日冰融 波涛澎湃 一无舟楫 遂与世隔绝矣。闻现住山者 番僧十馀 见余等来 人马众多 畏而藏于洞 屡请不出。既无主人招待 余等遂成自由行动 据其经堂石洞为下榻地。山上气候过寒 日落后 在华氏表零点下二十七度。此已入春 隆冬时当更甚也。倦游归来 群就大佛堂席地坐 冻累交加 乃出干粮充饥。孙先生出所带咸菜蕨干一包 尝之颇甘鲜。终日滴水未进 均如饥鹰饿虎 见菜蕨干群攫而食 顷刻告罄。未几呼口渴 咸菜蕨干大发其咸之作用。急索进茶 乃水味苦咸 几不能入口。盖是海乃由西之布喀山、甘珠尔齐老山 东自日月山向北展长以接祁连山 其中广袤数千里内之河流所汇成 而淳蓄无泄 淡素日曝 挥发殆尽 故所存者皆卤汁耳 安可以供饮料 众大窘 集议良久 卒获一解救之法 持盒向高处取雪煨煎。茶味甚佳 得解此厄。

是夜遥天澄碧 月明如画 众遂举杯畅饮 或猜拳行令 或把酒赋诗 或则引吭高歌 各乐所乐 以破此寂寞高寒之空气。其中以李华先生之番曲 声音婉转 耳鼓为之一新。诸君均一时才俊 因携有文具 各于壁上题诗记此胜游。余不文 未敢率写 同行者且以誉词见赠 极寓相勉之意。

余独自下榻番尼所居洞 洞内黑不见底。前面两间 一为佛堂 一系卧室。室内土炕一 满铺羊粪乱草 恶臭不堪。探首外视 皓月当空 山景倍明 万籁俱寂 境极清幽。较之画间所见 尤觉朗澈。因念万里来游 安可良宵虚度。出洞遐瞩 心旷神怡。遂设计独游 作登峰造极之想。不意方举步间 为李华先生所悉。询所适 以实告。坚决不可 谓更深夜静 山妖海怪 群出作祟 不可轻试。余谓清凉佛地 魔鬼何来。李君一再阻予 未谓苟必欲游 当作陪 以防万一。余念其日间劳顿 安可不使休息 遂告以作罢。洞前危山嵯峨 玲珑剔透 涌现于雪光月色间 引人入胜。乃攀登其上 背崖望月 清空冷碧 胸次间俗尘万斛 颇为

洗去。坐久寒重，湿气沾衣，手足俱不可耐，迫而返洞，暂图安息。炳烛内视，污秽触目，无布片席之地。徘徊审顾，忽回首见佛座面积约三尺许，稍形清洁。穷极智生，乃告罪于佛，请借地暂为曲肱，而奉其法像于洞角。自笑慈悲如佛，必不至有嗔心，竟日颠连，拥裘却想，遂亦俄焉入梦。

#### 同奏凯旋

四日。一夜卷曲于佛座中，海风习习，掠洞门以入，达旦未有暖意。东方既白，整衣下座，还法像于故居。出步海滨，饱吸清新空气以苏肺腑。时夙霜犹重，云气漫空，海陆不辨，每闻喑然雷鸣之声，不禁悚然。临此仙境，本欲多事盘桓，饱领情况，奈天气渐暖，冰已开冻，不速出，恐将留岛度岁矣。且鲁沙尔之民族大会，开幕在即，须速赴列席参观，更不能多所逗留。匆匆早餐后，连袂上山，重览胜地，并拟摄山中风景，以贡献于世。及登山，为浓雾覆被，阴沉黑暗，无法摄取，为之怅然。而乡导之活佛，颇催上道，谓为时已晏，不速行，恐不能抵岸。余怅甚，以为冒险而来，未能摄一景以作纪念，负此行多矣。遂置催迫于不顾，徘徊不忍行。移时沉雾渐开，朝阳微放，喜甚，遂匆匆摄数影。乡导等已负气先行。身在危境，无怪其然。同行者陆续出发，余独不忍去。至下山时，寂无人影，急寻路追踪。由岛崖下时，冰块如山，杂然相错，凹凸不平，滑不留足，行甚艰困。再前进，则冰平如镜，莹然朗澈，同行者已在数里外，乡导前引，众随之行。自后视之，白冰之上，蠕蠕而动，恍若黑龙游行于明镜之上，颇呈异观。回首海心山，又入于瑶阶玉鉴中矣，奇景异态，不禁使人一步一回头。余爱山水，凡遇胜境，无不留连终日，况此异域仙乡，更使余永印脑海，不忍作别矣。

冰上时见裂痕，有宽至尺余者，水声琮然，更杂巨响。心为之震，屏息凝神，按路线而进，不敢稍越雷池一步。日已中矣，尚

未及全程三分之一。冰滑不减来时，前仆后继之剧，愈演愈烈，同行者相互哄笑。忽风雾交作，浓云密布，移时，伸手乃不见掌，顿成愁惨之境界。而狂风益厉，怒吼之声，如排山倒海，几欲挟人马以俱去。一时秩序大乱，同行者已四分五裂，各不相顾。风过四顾，殿后独余一人，幸一卫士紧随，急寻踪与前行者遇。未几狂风复起，较前尤甚，天旋地转，浑黑不见，呼吸阻塞，毛发猬立，自念今日必不免矣。继而风过雾消，晴朗如故。余之坐骑，忽向前越队而过，四蹄翻飞，虽强勒缰绳，亦复无效。惟有据鞍扣镫，任其所之。微闻卫兵在后，跟踪狂呼，勿错路线，意恐余入不测之途也。冰上时见殷红血点，殆为跌者受伤所致。马未停蹄，飘然已数十里，安然登岸，而众人尚后十余里。乡导之活佛横惊以为神助。李华先生谓狂风突起时，前行者均代余危。惟各人皆处险途，自顾不暇，万难代谋。又笑谓当狂风怒号时，不断演前仆后继之趣剧，而尤以素精骑术之活佛为甚，前后共演十馀次，至于皮破血流。无怪其目余为神奇矣！

夜，帐中仍狂歌畅饮，以庆祝凯旋。又以梁炳麟先生明日将分道扬镳，回其任所，众更举杯祝其为民众造幸福。都兰县在青海之西，去此百馀里，梁先生坚请余等往游，奈去鲁沙尔大会之期已迩，不克如愿。途中余扣都兰情况，蒙一一详告，并以其大著《都兰县风土人情记》相赠，因得识其一斑。

番民知余等自海心山返，均老探问海上情状。蒙番人皆喜探问消息，凡遇经过旅客，或邂逅于途者，必细侦询，以故蒙番各地消息灵通，亦其特性也。

蒙番人民尚武好斗，精骑射，每家必备利刃快枪，无事时常就帐外磨刀擦枪，如防大敌。尤喜行猎，因青省森林茂密，野兽繁孳，故每年所猎获之狐、狼、虎、豹、猞猁等皮，为数甚多，麝香、鹿茸、熊胆、羚羊角等高贵补品药剂，亦为运销内地之大宗出产。番人习惯，仍多以物易物，少用银币为媒介。内地人常以假

珠、珊瑚、鼻烟壶等廉价之伪品，易其麝香、鹿茸等珍贵之物，盖投其所好也。行旅者入番地，可随意投宿番帐，蒙番均好客，其待人接物，均颇诚恳。盖以地旷人稀，谋生甚易，故其机心少而天真尚存，此非内省人所能及也。

蒙番皆喜嗅鼻烟，每人身带烟瓶，暇时即嗅。其制法，以烟叶渗以牛羊乳入坛，上复以油，旬馀日，取出曝干，碾细为粉，置瓶中，以指撮之，填鼻而嗅。其性燥烈，常人闻之必伤脑，以至晕绝。土人则晏如也。其所佩瓶壶，均极华美，多以珍贵之晶玉珀瑙，或磁料为之。雕琢之技术穷工极巧，价值甚昂，爱如拱璧。习俗相见时，必互换烟壶以为敬意。烟之品类极繁，往时满蒙贵族所嗅之烟，有所谓大金花者，出荷兰国制，一两之费，或数百金。此地人民所用则土产耳。

### 女尊男卑

五日。晨起略迟，因探险而平安归来，心境适然，兼以把杯畅谈，夜半始息，寢梦俱酣，故皆迟起。梁先生回都兰任，与余等背道而驰。多日盘桓，不免惜别。继复回顾海心山孤标玉立，亭亭天半，更加别绪萦怀，几于一步一回首。李华先生曰：余等欲与八号大会，则行须加速。众以为然，乃向海心山遥遥道别，策骑疾驰。薄暮抵察罕城。是日行百里。番地本无里数，以牛马一日之行程即谓百里，此实毫无标准也。下骑精神倦甚，帐房尚未扎，欲就番帐暂息。乃甫及帐外，一硕大番犬迎面扑来，惊极狂呼。番人出救，幸未膏其吻。时番妇方挤牛奶，就观之，欲与语，而苦不能通。孙君殿久善番语，以余西来意告之，番女不之信，张目凝视，谓余决非南方女子，以余为天足故。汉女小足，传遍世界，诚奇耻也。

蒙番妇女身体强健而魁梧，且皆精骑射，喜操作，尚节俭，活泼而勇敢。以如此天然之美材，若再加之以教育，补其知识，则

其成就实较我内地妇女事半功倍。番民妇女之强健，虽在怀孕之期，而操作如故，不以为意。往往于山野畜牧时临产，同时或逢母羊产羔，均一同取而置诸怀，返帐，儿犊分置地上，若无其事然。返观内地妇女，产期内百病丛生，其主因大约在于不操作，少运动，致易养成惰行，身体亦缘而虚弱。惰弱相因，遂难振奋，若不速谋矫正，人种恐有日趋衰亡之危。

番民男子则适与内地相反，终日守在帐内，无所事事，惟吸淡巴菰、闻鼻烟、扞虱而谈及作缝纫、抚小儿等轻便事。一切劳苦操作，皆妇女任之，一家之经济权，皆妇女掌之，妇女成为社会之中心地位，凌男子而上。虽欧美女权发达，亦难与之抗衡。由此可知人类在上古游牧时代，男女本自平等，因女子身体强健，操作勤劳，均不稍让男子。迨后人类进化，家庭组织由部落而国家，男女分工异事。女子以生产抚育之关系，遂主家庭，深居简出，渐失天真。男子专阃外，遂掌大权，男尊女卑之风，乃由是而起。嗣后女子自处于弱者地位，受男子保护，依赖性日深一日，男权遂日涨一日。一盈一亏，男女不平等之风，乃愈演愈甚。此乃我女子不自努力，轻于放弃。试观五千年来，我女子之奇才异绩，立功社会国家者，史不绝书。足见事在人为，何尝有一定不移之制限哉？其所以造成现在不平等之现象者，乃我女子不自立耳。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何尤男子之不重我耶？矜我女同胞如欲求实际之自由平等，须于忍苦耐劳，冒险奋斗中寻求。若徒争平等于跳舞场中，谈自由于沙发椅上，只自取辱而已！

番民妇女既掌经济权，男子衣食悉仰主妇，竟成女尊男卑，故有多夫之习，以如内地多妻然。婚姻皆自主，夫死一醮再醮，不以为意。亦有财产富裕，不愿再醮者。私生子女，不仅不以为耻，且可继承遗产。此则有类上古图腾时代，知有母不知有父之遗俗。尚存于二十世纪之时代，亦足异矣！

番俗男女自由恋爱，男女相悦，即通知其父母，央媒说合。

初由男家请冰人〔即媒人〕持哈达及羊酒赴女家求婚 女家如收下 婚姻即成 请喇嘛择日迎娶。届时男家以牛羊马匹或布匹首饰等赴女家迎亲。新娘盛装骑马 由送客簇拥以往。路上放声高歌 大意皆谢冰人 抒心愿之词。至男家下骑 与新郎见面 再拜翁姑及佛像。是日男家招集合族或同村者饮酒取乐，载歌载舞，至夜半始散 结婚之仪式告终。此后或合或离 无人过问。有夫之妇 可随意另结新欢 其夫绝不干涉。苟一言不合 即可掉首他去 琵琶别抱 绝非我内地妇女之富于情感者可同日而语。番民男女 终日嘻戏歌舞 天真烂漫 不知男女之界限 殆为原始人类之境界。

吾国旧社会之腐化，诚属不可掩之事实，而新社会之堕落，亦为稍明事理者所慨叹，可谓青黄不接之时矣。宜于此时谋截长补短之道 为社会开一新纪元。盖社会之不良 多由于家庭组织之不健全，如番妇之多夫，内地男子之娶妾。同一不良之恶习 均应加以铲除。而番女之忍苦耐劳 自强不息 则我内地女界所应引以为法者也。

### 重归汉土

六日。晓起雾浓 咫尺不见。风吹馀雪 寒气加严。悚然而起 见厨人举火作晨餐 急趋就火。番民数人亦环火坐 目灼灼视余。中一人衣袈裟 略解汉语 向余询海心山之游兴 详举以告。谈稍久 乃知其中别有二人汉语流利 态度和蔼 礼貌彬彬，深为异之。闻土人虽缺乏教育 无文化之薰陶 然其社会有一种策励之法 盖于集会之时 可竞争演说。番人中之聪秀青年 时加练习 至集会时当众演说 其词明理透 感动多数赞赏者 即可被选为小头目 以此递迁 参与部落内一切事件。至其演说之规则 颇有程序 可视为拔取人才之典例。当其集会日 大众集于广场 头目居中 馀众依次围坐。每人前各置酒一碗 徐徐而饮。

以部落中一要事为题，公推一人演说。被推者起立，左手持碗，右手作姿势，演词如串珠，不间断、不咳嗽、不吐痰、不饮酒，时间至少须二钟，且词必通俗，比喻相当，言时全场静寂，秩序至佳。听至合意时，举碗痛饮，表示赞许。演词毕时，众皆称是，即照其说法办理。如有反对者，亦请其据理辩驳，果其理长，即照第二人之法推行。毫无私见，又无党派。此法若行之内地，则利未见而弊生，即党派是也。既有党派，安有公理之可言？

晨餐后策骑行，晓雾渐散。旭日映雪，涉目成采，兴趣勃然！超山逾岭，日未西已过日月山，重返汉土矣。夜住哈城，仍宿旧处。土人招待更殷，闻海心山种种险境，均为舌桥。以为此仙境也，凡人不能至。实则此不过大湖中之一岛耳。是间民智浅薄，不知制造舟楫，遂视为不可逾越之海市，诚可怜亦可笑也。

### 美哉都兰

七日。四五日来，棚帐野居，颇得天然异趣。昨夜重睡热炕，反辗转不能成寐，曙色已现，方朦胧睡去。一觉醒来，朝阳已遍大地矣。虽困惫仍强起，不欲示人以弱。早餐毕，与土人作别，扬鞭东返。是日天气晴暖，时见村舍，鸡鸣犬吠相闻，人人熙熙，颇有太平气象。日西，抵湟源，下塌产销局。日前匆匆过此，尚有未见者，均来相访。于此次冒险探海，均多惊慕。连日劳顿，晚餐后，同人等均分头觅宿休息。余亦于客去后闭门，阅梁先生所赠《都兰县风土记》，摘录数则，兼杂录闻诸他人者，以填日记。冀他日或能亲履其地也。

都兰县位于青海西，县设于民国十九年，城址在希里沟，因都兰寺而名。面积共约六十七万五千方里，大过江苏之全省，而人口不过二万七千馀。其中蒙人占一万七千馀名，番民占一万零四十馀名。除少数之汉回商人外，皆为蒙番之人。人民深信佛教，多数为喇嘛，且系游牧，居止无定，教育设施，最感困难。彼

亦不须此 故纵设学校 决不肯来。浑浑噩噩 犹是太古原始时代 此层须中央政府对于边省筹有特殊办法 以资提倡 否则不易进行也。

都兰四面环山 有天然之屏障 岗峦起伏 形势险要。境内名山 北有阿汉火勒山、拜土图岭及黎头山 极北有祁连山 东及东北有布哈山、磁窑山、欧西喜山、金山、客拉山、阿米西石庆山、甘珠其老山，南区亦群山重叠。在未设治之前其地为蒙番聚居之一部落，皆游牧社会之生活，皆设帐而居，无所谓都市村庄也。气候温和不让江浙。蕴藏丰富 土壤肥美 无可伦比 金、银、锡、煤、硼砂、硫磺 遍于全境山中。尤以可鲁一带之金、煤、硼砂 柴达木之硼砂、硫磺、皂矾 大吉乃之锡、铅、硼砂各矿为最富 多露出土石间。惜土人知识浅陋 不知开采。又境内盐池甚多 如塞什克之白盐 可鲁之红盐 五柴旦之黑盐 察卡之青盐，产量既富 味亦至佳。此仅就已发现之一部而言 足以知其蕴积之厚矣。

自设县以来，当道竭力设区布政，推进文化，已略具雏形。蒙番之民渐知舍帐就屋 或弃牧畜 而事躬耕。荒地渐辟 可耕种者达五万顷以上。外来汉回商人 皆来自西宁、湟源一带 夏季携蒙番必须之物如茶、烟、酒、布、针、线、糖等入境 往各帐贩卖 及冬时则收各类毛皮及鹿茸、麝香等以归 年只一次。输出之品 以羔皮、羊毛 狐、狼、熊、豹、野牛皮 麝香、鹿茸为大宗。

蒙番人民 受宗教熏陶 渐变从前剽悍蛮横之性质 而成为谦和忠厚之民族，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绝非内地人所能想见。入其境 但觉人人能安居乐业 亦无鸦片、赌博嗜好。妇女皆天足 男女平等自由 勤朴成性。每日黎明即起 各专其责 日暮始息。性好酒 宴会必醉始归。无事时 男女围座聚饮 谈笑为乐。但缘开化太迟，一般慕喇嘛虚荣 男子多数为僧侣。县内设有教育科 根据蒙藏教育实施计划 参酌地方情形 纠集各旗头目 筹

措教育经费 以谋教育之扩展。现已设初小一所 其他一切均在积极筹备中。

梁先生为热心开发西北同志之一 去春受任县长 于百无头绪中 埋头实干 成绩可观。余尝为世固无不成之事业 但看努力与否而已。以西北之广漠 余所履者尚微乎其微 已觉不来西北 不知中国之伟大。或天特留此丰富之域 为复兴我中华民族之根据乎 有志功业之士 与其雍滞内地 无所施其财力 不如来此并力开发之为愈也。

### 误钗而弁番女多情

八日。今日为鲁沙尔大会之开始 亟欲参加以观盛况 未及早餐即行。甫就骑 忽报商会张会长约餐 力辞不获 只得前往。主人殷殷劝酒 立敬三杯 祝余战胜艰险 却之再三 不得已免应之。不图同座者次第举杯相属 无辞以脱 遂立尽十许杯 已有醉意。起而谢别 策骑东行。红日高悬 风光和暖 同行者兴致均甚佳。行数钟后觉奇渴 无处得水 遂下骑撮雪啖之。冷澈心脾，胃虽不堪 亦自有佳趣。青海人待客 以敬酒表诚意 客不饮则主不坐 余屡为所窘 俗厚情隆 固可念 然难乎为征人矣。约卅里 逾湟水南行 望鲁沙尔递进。路经东科尔寺 顺道一瞻庙貌。寺依山而建 庙宇重叠 构造富丽 颇具奇观。碧水萦纡 巉崖石砌 异态百出。寺内活佛一人 香座、法台、僧纲、管家各一 僧众三百馀 占地数百亩 为青省名寺之一。殿内装饰华丽 佛像罗列。余等由管家者招待于客室，款以茶点。因时促，不敢久留。仍复前进，日未西已安抵鲁沙尔。

抵鲁沙尔时 则见人如山海 男女多衣红绿 拥挤不堪。马子香师长、各厅长及各界来参加者 均于此相见 于余等握手言欢。以旬日消息不通 西宁谣传余等已赴龙宫宴会 故多为之悬心者。今见余等安归 引为庆慰。汪氏姊妹及省府诸内眷来此

参观盛会者约十余人，忻然道故，畅谈所经历。均各爽然惊、遽然喜也。

鲁沙尔在 西宁之南四十里，为蒙番市镇，寺院林立，其中最大者为塔尔寺。每年阴历正月十三、十四、十五等日，该寺大举跳神游灯会，各方来此参观礼佛者，以数万计，蒙番人为最多数，省政府乃乘此良机，每年开民族联欢大会一次，借以联络各民族感情。同时更由宣传组建数高台，演讲三民主义、民族团结及一切有关文化问题，且报告国内外大事要略，以使蒙番人民对于国家及世界大势有相当认识。

夜，马师长假行营开民族联欢跳舞大会。番民男女席地盘膝坐，哧哧之声，婉转动听。中有数女，貌甚美，舞唱尤佳，为一群之冠。所歌之曲，除劝人行善信佛外，尤多情歌。歌时手执酒碗，旋转而舞，一曲告终，必饮酒一次。愈歌愈饮，而兴亦愈豪。或独歌，或男女相悦，经歌者递酒，即可联袂起舞合歌。其习惯，如某女属意某男，其歌时，手持酒碗，旋转歌至某男前，以酒碗递男，男接而饮之，即起与之合歌偕舞。男如属意某女，亦如之。漫歌妙舞，极一时之乐。歌至佳者，马师长即送予红布一条，横束其胸，以示奖励。其获奖红布三四条者，似有矜荣之色，而歌亦愈工，意乃争胜。来宾中亦有被递酒而起与周旋者。蒙、番、汉、回各调齐出，以司令部之安参议、美国留学生，高唱其英文情歌，番女虽不明了歌意，惟以其声韵幽越，故递酒者颇多。安先生遂有应接不暇之势。余座前一女，貌特美，颇以秋水度余，姿态绝媚。余初不为意，俄而此女起，旋转舞歌至余前而止，以酒递余，一时为之哄堂。终知其误也，彼妹情意犹至殷，余不得已起避去，掌声如雷。彼妹脸泛桃花，似犹莫名其妙。此余之过，非伊美之误。盖余是时仍衣中山服，列于男宾内，无怪其然也。夜半，始尽欢而散。

旬日周旋于冰雪中，尚不觉其苦。及归，始感困倦，入室即

拥被就寝。酣然入梦。畅适不可名言。

### 鲁沙尔之胜会

九日。今日系旧历正月十五日，为大会之正日，亦即塔尔寺最热闹之一日也。寺为黄教祖师宗喀巴降生地，建于明洪武六年，规模伟大，占地约三百余亩，地产约九千六百余亩，附近之沃土，均为该寺所占有。寺内佛殿九十五座，房屋三千六百九十五间，僧院一百九十三间。内部组织分为八部：曰总公佛、总喇张、秘密部、医学部、医学喇张、蜜喇张、特部、论喇张。内番僧三千馀名，活佛年八十馀。下设管事人，司总务，称僧纲，负教导僧人之责者为僧官，其组织之扩张，可想见其威势矣。蒙番朝拜布施者，年以数十万。闻该寺藏现金约数百万，均为窖藏。房屋华丽，服用奢侈。活佛操有生杀予夺之权，教徒晋见，必跪拜，威权之大，俨然一专制之国君也。每年旧历新正，寺中大举跳神，又谓打贵及灯会。其跳神也，番民作种种奇形怪状之装束，带面具而舞。舞无定式，有穿黄马褂戴红顶花翎如亡清之大员，闻即效年羹尧之像。再有开晚景，跑堂群之举，即以炒面制一年羹尧之像，舞时人过必砍一刀，以至于尽而后已。盖清雍正间，青海番人倡乱，年羹尧平之。其时省内寺院多被攻陷，活佛僧侣被杀戮者甚多，故番民至今犹恨之。然每提年羹尧之名，犹作股栗状，故开晚景，跑堂群，即以咒年氏永坠地狱之意。呜呼！不重德化而以杀戮，终难使其心悦诚服也。

早餐后，偕同汪氏姊妹驱车往寺一游。乃人山人海，途为之塞，车行固极困难，而步行尤属不易。勉强达目的地。寺依山而建，殿宇轩敞，楼阁崇峻，为前所未见。粉壁丹扉，炫耀人眼，朱栏画栋，辉煌雄奇。大小两金瓦寺，屋瓦概系铜质，留金，阳光闪烁，灿烂夺目，不能逼视，诚为佛教中伟大建筑物也。寺外有转轱，番名摩尼，甚多，有圆者，有六角者，外书六字大明咒，曰“唵

嘛呢叭咪吽”。男女转者 络绎不绝。据云：“内藏佛经 转之可消罪却灾 有病者可驱除病魔。”亦迷信之一端。喇嘛均前清衣冠，惟无顶戴 色尚红、紫、黄 而以红色为多 黄帽皮靴。正殿前置磕头之木板 礼佛叩首者 系五体投地。手搁处 木板有两印痕，已深入三四寸 光洁异常 可见番民信仰之众也。

大殿内 供释迦牟尼与宗喀巴之铜像 高二丈馀 紫色涂金，光彩焕发 满缀珠宝 庄严肃穆 富丽堂皇。此外有铜溜金佛数千尊 均缀以珠翠宝石 金光闪烁 巨观也。殿内所供酥油制就之花草 工细异常 恍若鲜者。大殿左右 为经堂 可容喇嘛千馀。雕梁画栋 柱上裹以华美贵重之细花毯。地板光洁 不着飞尘。堂之两傍按序布锈花蒲团 为番僧诵经之座。正中设有高座数位 上铺黄缎垫 为活佛诵经时所坐。殿内已拥挤不堪 几无插足地 未能畅览。蒙番终年不沐浴 虽换新衣 而平日所积尘汗之气 仍不堪向迩。无已 惟有速归 早十一点 大会已开幕。广场中筑高台 中悬青天白日旗及总理遗像 人民参加者约三万 因人数过多 故用播音机演说。

是日 马师长、省政府代表韩树森、燕特派员及各界来宾相继演说。大意悉谓国难当前 各民族宜团结一致 共挽危局。并报告暴日侵略之野心，残忍之行为，及我义勇军抗日血战之壮烈 淋漓尽致。民众愤慨激昂 足徵五族终能一心一德 但缺乏贤才为层层之领导耳。余连日咳嗽声哑 本不能长谈。然众意必欲介绍与大众一见 强余登台致辞。时万人如海 语声如雷动潮奔 然一闻演者发言 台下数万众之动作 悉归肃静。此种守秩序之习惯 实为难得 尤非内地人所能及。余登台后 略述西来感想与期望。大致谓“二十年来 内乱频仍 外侮日亟 此革命过程中无可避免之现象。我五族兄弟，实有共生死、同休戚之关系。惟以前政治制度，承袭历代之封建思想，视人民如战利品，尤其对边区同胞 动以武力压迫 漠视其疾苦 致造成种种隔阂

现象。我革命先烈 知五族非共和不足以图存 专制政体非加摧毁不足以存华夏于宇宙之内 故不惜牺牲一切 推倒前清 建立民国。顾其间复为诸军阀所劫夺 致使最初之革命本旨寝失。而各地军政当局 复多蹈袭民元以前弊病 恣为威福。人民所望以政府者 几全失望。水旱盗贼与贪官污吏军阀豪绅交相摧害 遂致民不聊生。自国民党北伐成功以来 虽政府劳于军事 不暇以其全力为边民解决一切痛苦 然如更易不良之地方当局 逐渐使散漫之军队渐归统一 并力谋地方教育建设之推进 不可谓无进步。惟国家积弱已将百年 皆由以往政治当局仅知自私 置民族安危不顾 因而造成列强之侵侮。现在帝国主义者侵略之策 无微不至，尤喜利用离间分化政策，务使吾五族兄弟不能真实共和 而达其以亡朝鲜、安南（越南）印度之策为亡我之目的。吾人须认识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乃四万万七千万人共有之国家。今请以家族喻之 政府执政之人 犹之全族公推之族长 将欲使家族兴盛 必全族之人 人人能尽其应尽之责任 分工合作，和睦亲诚 然后族长整理全族之计划 始能实现。族长亦不能逆施倒行，背全族之愿望。盖其族长之地位，既由全族之人所公举 即可因全族人之意志 使之变更 非若专制政体时 自帝王以及督抚皆若神圣之尊严也。现东北四省既不幸失陷，华北情势亦日趋恶劣 吾全国人民如再不能一致团结抵御 则其危险之象将有不忍言者。吾人从地理人事观察，认整个西北为国家生命线所在 欲求收复失地 进而达于富强 惟有共同开发西北。古说云：‘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楚虽又曰：‘三户 亡秦必楚。’况四万万之众乎 所欲五族兄弟 今后共同努力奋斗 以为政府后援。目前国家虽危 不过如人略受外感，一剂发散药 即可恢复健康。余虽不敏 愿与大多数同胞 勉尽国民天职。余深信我国国家民族复兴之期 已在不远。‘多难兴邦’一语 正以作未来之证。惟视全民众勇敢志气何如耳’云云 语既平凡 精神复不充

旺 仓促表意而已！

下午 各处演戏酬神 加以寺内喇嘛诵经声、铙钹声、钟声，众声杂作 震耳欲聋 头亦为之晕眩。余行固喜动 然最厌无意义之烦嚣。近旬周旋冰天雪地中 与幽静之山水为伍 益不耐处尘氛喧扰之地。早欲先归 奈主人及汪氏姊妹坚留 不便愆尔而去。方与诸女友谈次 余见前日为余等响导之活佛蹒跚至 见余趋前弯腰状极恭敬 双手捧青色破布一方。余莫名其妙 经旁人促从速接受 乃敬接之。惟不解番语 因即请李华先生代为招待并翻译。据谓 余等离海滨时 渠未知之，一路跟追 又未得遇。昨夜至此 遂持前日所给之名片 四处询访 始悉下落。特来献哈达一方，以祝前途幸福。并频称余骑术甚精，过海时殆有神助 故对余深表敬意云云。李云：“哈达在蒙番最重视 乃交际上必需品 婚丧庆吊 感谢亲友答拜 均用之。其式为长方形 质为绢 轻薄若纱 色或白或青 以活佛居常所用之哈达 不轻易赠人。盖视为最贵重之品 非其人不予 谓其有驱鬼逐邪之效。凡遇疾病请于活佛 以其哈达蒙首 病可立除。哈达之愈破烂愈贵重 因此乃活佛所自常用者 其效亦愈大也。”余以情不可却 乃收而谢之 以作纪念品焉。

夜间 寺中大举酥油灯会。寺前支木为架 高约三丈 分四座 架上以牛奶油作种种之故事 或佛像 或花草 或人物 或山水 微妙微肖 恍若真景。技术之精 配色之巧 余历世界各大城，从未见有似此美术之精工巧妙，设色鲜艳而得天然之趣者。以之列于世界最大展览会，宜无逊色。尝闻人谓蒙番之民思想愚笨 观此会 当恍然所言之无理性矣！

青海蒙番 大抵信佛 喇嘛者 犹内地佛徒之僧正也。故在蒙藏 即名喇嘛教。喇嘛分红黄两派 以所衣服色分之。红教为旧教 犹之耶稣之于天主教也。黄教为明时宗喀巴所创。初 宗喀巴见旧教徒习密宗 有法术 多背教旨之行为。故宗喀巴入山苦

修道成出而革新之 不以密宗传其徒 而别立一宗 排除法术，尚苦修 学行卓立 出旧教而上之。其教徒衣黄衣黄冠 以示别以旧教。后遂称旧教为红教 新教为黄教。黄教徒信佛外 兼奉宗喀巴为教主。禁娶妇 惟以转生袭其衣钵。宗喀巴圆寂后 其两大弟子：一曰达赖喇嘛 为观音分体之光；一曰班禅喇嘛 为金刚之化身。教徒奉以为掌教 世以呼必勒罕尔法转生。死时知其所生处 其弟子辄迎而立之 虽常轮回 而本性不昧云云。

黄教之寺院 组织颇完善 每院内均有活佛主持 专教经典，并总理一切事务。下有教徒，专事诵经礼佛。此外又有管家者，总理院内一切庶务 监理院内一切僧纲 其不守教规者 多受鞭撻。番僧削发住院 其衣服与俗迥异：下着围裙 上服背心 再披全幅洋布，名曰袈裟。两手光露 隆冬亦然。夏以布 冬季以毛呢 绝无衣皮裘者。夏时一律赤脚。活佛之衣甚考究 多用绸制者。活佛死后，一二年中 其徒四处卜卦寻访佛之投生所在 及得之后 至五六岁时 即迎来寺院 有管事人教之诵经。且谓新生之活佛 均聪颖过人 若以其前生所用器具杂物等置于其他杂物内，彼必能一一指出无误。故其教徒，确信其为转身之活佛云。

蒙番各族 向称强悍 自信奉喇嘛教后 种族日渐减少 因其有一子以上 余者均送寺为喇嘛。例如家有一子一女者 以子作喇嘛 以女继产；二子三子以上者 以长子留家继产 余悉为喇嘛。如一子作喇嘛，而一女继产忽死，即可商请活佛使其子还俗。番民重喇嘛教 其信仰乃五体投地 无稍游疑。终日诵经礼佛外，其家产有富裕者，均将余财捐入寺院。故寺院皆异常丰厚 而番民常多贫苦 然欣然自得 少意外之希冀。此其所图者，为来世之福耳。喇嘛之供养极优，每日除诵经礼佛外，无所事事 只消费 不生产。愚民无知 忽于现实 以一生勤劳血汗之资 专供喇嘛僧人之享用 以致食之者众 生之者寡 经济既衰，

人口日减。此种习俗 若不设法改善 前途诚不堪设想 安得大智慧人为彼等作醍醐灌顶以醒其迷也！

### 回民能不需教育欤

十日。一夜铙钹、锣鼓不绝于耳 加以热炕过暖 反将旬日所受风寒一起抄动 早起头晕 咳嗽不止。来势既猛 心殊不宁。以客中人致大病则诚无术调治 因强自振奋 赶于早九时登汽车返省。入城 仍投马宅下榻。马夫人本贤淑 待余尤款洽周至 故余之来 亦等于回己宅也。

下午 客来 述及此间基生兰有先生 长老博学之士也。因偕访之 富有前辈风度。于余兹来 颇称许其志趣 尤以听余述海心山之胜 以为难能。坐久与辞 乃出一诗为赠：

万里关山作壮游，长征又到海西头。

芳踪已迈徐霞客，远志还超博望侯。

雪地冰天寻绝岛，马蹄鸿爪遍全球。

航空若得好消息，愿共梅花寄鄯州。

归途顺道 参观福音堂与天主堂 两处均为洋式高楼 规模颇大。福音堂设于西教场街 建自光绪十七年 已具有相当之历史。教士为美国人 教友二百馀 堂内经费充裕 传教士能忍苦耐劳 宣传福音 故会务颇发达。堂之左右 又设有蒙、回、藏各族人民福音堂各一所，聘用精熟各族语言之人作翻译招待。据闻各族人人教者颇为络绎云。

天主堂位于南大街 规模甚大 构造颇精 其工程之大 当为全省冠。教友千馀人 神父为德人 内附培英小学一处 学生六十馀。闻数年前该堂会务极盛 曾在南区加牙、西区黑嘴子等处设五分堂 势力甚厚。买地置产 境内膏腴之区 多为所收。从前且有擅理词讼欺压农民之事。民国以来 地方官加以注意 始渐改良。仍望地方贤有司认真取缔 勿任侵我主权 反使彼视我无

人也。

西宁宗教之复杂 亦如民族。天主堂、福音堂外 各区均有回教徒之清真寺一所 建筑朴素 不事奢侈 一种整洁肃穆之风 使入其内者无不肃然起敬。每寺内均设有教长 俗称阿訇一人 总理寺内一切 并教授该区儿童习回文及经典等。此普通各区清真寺情形。城之东关之清真寺 规模较大 组织完善 闻内有大学学员廿馀名。此之所谓大学者 即系训练阿訇之储才所 俟毕业后 即分派各县各区寺内服务。近来回民极力提倡教育 促进文化 境内设有青海回教促进会 目的在普及回民教育及促进回教文化。三年来增设高级小学三处 初级小学三十处。又凡回民在二十家以上者 均设小学一处。提倡教育之精神 可谓已渐入佳境。然余所希望者 当局对于其他各民族教育 应一律设法普及 俾可同为国家健全份子 庶其将来 可以共同担负复兴民族之责。而尤当注意女子教育。盖女子为家庭之基 国民之母 其教育更不可稍后。而吾回族女同胞 性情纯良 勤劳耐苦 若在闭关时代 有此美质 已足应世。惟在今日门户开放之时 则不能不再施以新时代之教育 以期能战胜于今日之世界舞台也。

夜间修函数封。但咳嗽甚重 马夫人至为关心 谓系野宿受深寒所致。余意系湟源县酒后口渴 冒风啖雪 寒侵肺叶 因以致咳 然余体素健 自觉无大碍。临睡 马夫人举浓厚之姜汁一碗进余 且曰：“得汗则愈。”深谢之 蒙被就枕。

#### 娱民会场

十一日 昨夜得姜茶发散之力 晨觉精神较佳。因前曾允民政厅之约 遂移住娱民会场。位于城内小教场后 为民政厅所建设。厅则旧日扬武厅所改造 规模颇大 内有房屋十五所 有新造亦有改建者。所造一三层洋楼 尚未竣工。场内分动物园、图

书馆、阅报室、陈列部、音乐部、蔚园、乐园等 台榭楼阁 草木花树，诸般点缀，亦宏敞，亦幽深，以较上海之半淞园，宏敞且过之。动物园内各种飞禽走兽甚夥，每日游览者络绎不绝。不意以青海交通阻滞之区，而竟有此民众正当娱乐场所，亦难得之现象也。久闻民政厅长王玉堂先生 精明有为 此场之设 可见一斑。惜值其南去未回，无从相识。

青海蒙番杂处 浑浑噩噩 未脱原始时代色彩 工商业之不振，自在意中。全省无一大规模之工厂。西宁为省会所在地，亦仅数处小规模之手工业，间有用小手摇机械者，技术幼稚，如缝织、栽绒、制鞋、皮革等 均极狭小 无规模可言。所有略具工厂性质者 仅一职业学校 为公家所经营。内分机织、制革、皮件、栽绒、纺纱、绸物、造鞋、化学等八部 机械系购自上海者 原料则取之土产。惜资本不充 出品无多 所出者仅毛单、毛鞋、毛褥、毛衣、毛巾、帆布、制革、肥皂等。又私人经营加牙栽绒工厂 其产品仅有栽毛毯、毛褥等 顾亦为数寥寥。

境内实业既极幼稚，一切需用，均仰给于省外。每年输入者 以江、浙之杂货 陕、鄂之布匹 四川、汉口之绸缎 湖南、四川之砖茶等，均为大宗。其次为天津之海味，江西之瓷器，每年约在六百馀万元之谱。输出商品，以毛皮、牲畜为大宗，年出羊毛千馀石 羔皮、狐、貉等杂皮二百馀万张 油（青油、猪油）木（松、柏、榆、柳）药材（麝香、鹿茸、大黄、红花、羚羊角）等次之。输出价值每年计约千五六百万元，每年出超九百馀万元。商业最盛之区 以西宁、湟源、玉树等处为中心。此外北之都兰寺、南之结古寺 即玉树县境 为蒙番之集合所 一切货物先汇于此 然后再输入湟源，是为青藏贸易之总枢纽。以故商业之盛，为全省冠。蒙番各地概无商店，只就上等蒙包番帐内为之，多以货物交易，银钱媒介物，不多见也。

## 黄金遍地之青海

十二日。早起，天气晴和，散步园中，已有新春气象。十时，汪女士来，约赴黎雨民先生之夫人宴饮。黎先生，湘人，从政青省二十余年，极得人心。公馀之暇，悉心研究西北各种问题，深的心得。离沪时，得友人介绍，原拟来青即往晋谒，俾一切得有导师。不期抵青时，适先生因公往甘，失之交臂，不胜怅怅。惟先生闻余将临，已嘱家人妥为招待。古道热肠，可感也。黎夫人慈祥谦光，令人如坐春风和煦之中，畅然自适。席间均女同志，开怀畅叙，尤无间然。席散摄影一帧，以留纪念。

下午四时，赴省政府马主席之招，谓此举除有补行上次接风之意义外，兼贺余等探海心山之凯旋。余闻言，不胜惶愧。同坐悉军政党务当局，约五十余人，可云盛会。席间畅谈海心山游兴，鲁沙尔联欢大会之盛况，及其所含意义与感想。同座颇多殷殷垂教者，主宾均至乐。

省府归后，来访者颇多。盖消息已传播各界，关心余之行踪者，咸来探望，意良足感。来宾有谈及青海放债利息之重，实所罕闻。普通利息二分或三分，苟逢急用时，有高至六七分者。农民每借粮一斗，月利八合至九合，借洋一元，月利至八九分。此种利率，实足惊人。虽当局力加取缔，以苏民困，如无其他金融机关可以周转，农民一至青黄不接之际，虽明知饮鸩止渴，奈事实逼迫，莫可如何，亦只好受其盘剥。此西北边省民间经济之大概情形，非只青海如此。闻之东北，昔年尤甚。皆国家整个财政无通盘之计划所由致也。如全国能统一币制，注意公民教育及农工商商业金融之扶助救济，则此害自可永除。此间流通之货币，有票洋与现洋，而现洋甚少，最普通者，为本省所发之维持券六十万，流行市面，信用尚佳。以其不滥发，所以有此好果也。

青海省盛承昆仑山之正干，支脉纵横，贯于全境。为黄河、

扬子江两大河流之发源地，流水湍洄，无所不届。故土壤膏腴，蕴藏甚富，五金矿产布于全境，而煤田尤广。青盐产量之富，品质之佳，冠于全世。兹约略计之，可以类推其丰富矣。

（一）金矿。青海几有遍地黄金之概。西宁、门源、民和、乐都、同仁、大通、贵德、玉树、都兰等县，均富金矿。矿苗既旺，有大如豆粒者，质量至佳，尤以门源县之永安、都兰县之可鲁、民和县之庄沟称著焉。门源、大通两县，每年产金数千两。其他入大通河流域之北大通、通天河流域之固察族、安冲族、称多族等，柴达木河流域之马尼图、鄂尔图以及黄河流域、湟水流域一带，均产沙金。湟水、大通河及黄河流域年产沙金七八千两，大通河一带现由公家经营，年产黄金数千两。惜全用土法开采，土法淘取，颇多损失。且有因得不偿失，以致放弃者。内地国库空虚，即上海各大银行金银实货，均感缺乏，仅凭公债、纸币为周转之资，经济命脉，几全操列强之手。青省既具有如是多量之黄金，政府亟宜集资开采，或奖励人民，予以扶助，以为充实国库及经济建设之资，此救亡之大计也。

（二）银矿。银矿产于都兰之大小柴达木、乐都之引胜、门源之青石嘴，八宝山以及贵德之噶顺山等处。

（三）铁矿。乌兰代克山、积石山、考鲁、大小柴达木、八宝山、哈拉精、霍硕特右末一带及乐都县内，产量均富。

（四）铜矿。产于大小柴达木、玛尼岭、西宁、乐都、考鲁、积石山、八宝山等处。

（五）锡铅矿。产于台吉乃、积石山、八宝山、考鲁、大小柴达木、乌兰、代克山等地，尤以汪什海之锡、台吉乃之铅，尤为人所称道。

（六）硼砂、石膏、硫磺、火硝、矾石等矿。考鲁、柴达木之硼砂、石膏，柴达木、玛尼岭、门源县、西宁县、八宝山等处之硫磺，西宁县、湟源县之玉，八宝山之汞，尼尼图、大小柴达木之火硝、

矾石等各矿 不胜枚举。此皆现于地面 为土人所指称者。若由专门家前往探采 则更不知其几何矣。再者各河沙金之来源 必系山上之岩金。倘加探采，则所发现者，当更有惊人之处矣。

（七）煤矿。青海煤矿到处皆是，且煤质极佳，惜土人皆以牛马畜粪为燃料，煤之用处甚少。虽有土法开采，销路既狭，无利可图，多不能持久。

（八）盐矿。青海之盐，大者如砖，小亦如核桃，洁白如晶，味鲜美，久已驰名全国，用为药品。青海西南之希勒达布逊及达布逊东西两大盐池，周围二百馀里，粒大而味鲜，年产数百万斤。此外察卡之考鲁、哈拉地等二十馀处，盖产食盐及池盐，均系产量富而质佳，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即青海亦是一大盐湖，此项富源不可以量计。他日铁路一通，则可谓遍地是银钱。此项盐质之高于沿海之盐者，因海盐须作盐田，俟水干而盐始现，细小带泥沙，至为不洁。精盐则颇费工本。若青海盐自成粒块，并系天然精盐，质味且高于人工之精盐。蒙古、青海、新疆皆有之，而以青海产量最大。

### 离青前之感想

十三日。来青已二十日，各处参观，略知一般情况。既恐失期，爽肃州之约，遂决于后日成行。午前赴各处作别，见者均劝再留数日，怅不能也。

午刻，韩树兰女士来，坚约赴其家午餐。意甚殷，只得前往，因晤其令姊树梅女士，谈甚欢，至二时始执别，相约后会。回寓理装，以甚简单，片时即就绪。汪女士来，见余治装，黯然有不欢之色。相聚兼旬，志趣雅合，惜离怨别，良非无因。乃委曲慰安之，始怅然别去。旋有新闻记者至，问到青感想，因略语之。计余初入潼关，至于甘肃边境，无时无日不在危区惨境之中，令人起生意垂尽之感。及入青境，乃觉观感一新。此邦建省甫四年，虽

占有二百五十万方里之土地，然十之七八，尚为蒙番游牧之区，獠獠狃狃，度其上古生活，土地之利未辟，生产低微，省库空虚，加以灾害之余，百废待举，其所历之苦，亦何异于内地各省情形。然在千创百孔之境内，土匪绝迹，烟毒扫尽，纸币不滥发，年粮不预征，贪污赌博之风不生，熙熙和和，各安所业。内地各省，少有能与之比拟者。以宝藏如此之丰，又地广人稀，虽各民族杂居，无仇视之病。如多设县治，广罗人才，推进文化，普及教育，使浑朴蒙番咸成有用之国民。再提倡由内地移民前来，从事垦植，辟草莱，发盖藏，利交通，广建设，不出十年，当更有惊世之成绩。此民族之发源地，国防之根本区，须合全国之人力财力以经营之，即举最大之外债，亦为有利。使青海巩固，则新疆、康、藏之稳定，均有后援。何虑强邻之见逼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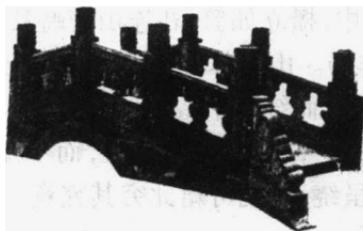
### 不速之客

十四日。昨夕嗽甚不能入眠，晨起头重如斗，即出步园林间，以吸朝气。绕经动物园，见群鸟于樊笼间，方念人生之苦，于鸟殊近似。忽馆役来请早餐，遂归。餐后，至各处辞行，时间匆促，颇有遗漏之处，此心殊耿耿也。马师长仍派李军法官带军士二名护送至甘州，并备轿车一辆。因此行多山路，单身孤客，恐遇荆棘也。

下午，燕、李两先生在省党部置酒为余饯行，席间皆有黯然惜别之意。饭后，由燕君转到曹启文先生一扎，渭渠等已出发赴新，将在肃州相候，促余早日就道云。

夜，送行者络绎至。客散后，正欲就寝，忽来一客，系新自互助县来者，亦教育界中人，为此间某管事之戚。闻余明日即行，故乘夜相访。据云：“患胃疾多年，当地无医，近日疑加剧，不得已长途跋涉，来省就医。西北医、药两缺，人民遇有疾病，痛苦不堪，无法解决，惟有听其自然。富者或请喇嘛诵经，销灾祈福，或

藉鸦片暂解一时之厄，亦实无可奈何耳。其稍重大之症，虽富者亦惟有坐以待毙。余五岁之女，前年患咳，不旬日而夭。”言下咨嗟不已。知客受激刺已深。余仓促之中，无词以慰，黯然者久之。因告以“近日从事实观察，正深切感到边区卫生医药缺乏提倡。此固有关于民间习惯，然贤明当局与社会有心之士，亟应设法使其改良。今日内地业医者，到处有人满之患，如政府奖励移边，予以种种之便利，边区负党务及教育之同志，善为宣传，譬如由政府委派医士于县乡，广行不收费而施药之方法，人谁无爱生命之念，但使真能利人，自有取信之一日。”余且信内地明习医事之人，如肯作边地之游，其所望利益，宜不逊于在东南与人角逐之所获。惜国人安常习故，无肯鼓其冒险之勇气耳！





## 西 宁 至 肃 州

### 舍夷就艰

十五日。自西宁至甘州 其途有二：一走平番 取道凉州以达张掖 道坦而程远 途约九百馀里。一则取道门源 经大通 逾大坂山，径捷而艰险，途约六百馀里。沿路雪山危崖，凌云摩霄。大坂山横亘其中 攒立如笋 祁连山交峙其北 六月飞霜 为北路有名之鸟径羊肠。山深林密 盗匪出没 行旅视为畏途 虽当地土人 亦多裹足 而绕道平番以取安稳耳。余性急好奇 但图径捷 他可不顾也。同行虽力加劝阻 而不知余固喜冒险 亦以此途多淘金者 虽绕道 犹可藉此穷其究竟。同行之人愈形其险而余愈欲一探焉。

早与送行者作别 亦自恍然。仰视天色黯淡 似代余作惜别意。连日患咳愈甚 体中间作寒热。既出北门 闭帷拥被 权作休息。乃寒风四起 时时挟雪片侵入帷隙 冷人心脾。道亦崎岖 车行至颠 震脑动腑 病乃加剧。行百里至广惠寺借宿。盖寺依山而建 规模雄伟 内有喇嘛三百馀人 活佛一 即敏珠尔呼图克

图为青海八大佛之一。寺周苍松翠柏，古木参天，溪流纤折环抱，形势幽邃。使为夏日，诚消暑胜地也。附近遍地产煤，开采用土法，每元可购九百馀斤，因交通梗阻，不能致远销售。车经矿区，拟一参观，奈暮色已暝，工人早休息出洞矣。此寺向不招待女客，为余创例，招待颇殷。房内铜火炉颇光洁，全室温暖如春，此时浑身发热，如烧如焚，反不耐此高热度也。进餐后，拟一游览此寺，奈头沉足软乃止。彻夜辗转微呻，时间流水潺潺，与寺中梵呗之声相和答，动人出世之思。

### 大坂山之险——吾其休乎

十六日。鸡鸣即起，辨色而行。晨烟横翠，曙色迷离。既明，则群峰玉削，献态呈奇，所恨体热头重，未能恣情眺览。约行七十里，遥望高峰半入云际。“噫！此何山也？”御者应声曰：“此即令征人落魄而不敢出此途之大坂山也。”抵山麓，仰瞻峰峦，列如桀戟，车马几有不能援上之势。自念病剧如此，安能徒步攀崖。商之李华先生，亦忧形与色，勉励御者，一图奋进。卫士前后挽推，不数武，前骡滑倒，幸卫士殿后力扶，得免倾复。然已相顾胆寒，遂不得不下车徒步。四肢酸软，几难举足。乃紧扣牙关，奋力踏雪，出众前以进。寒风拥雪，扑面如针刺，步步喘咳。未几，力竭神疲，竟伏冰雪中。身热如火，口渴难禁，撮雪而啖，明知为害，但已不由自主。回念平居，父母钟惜，视若掌珠。在家之日，微风略起，即命加衣，食量少衰，辄易佳味。今日好奇心过，不听忠告，冲动于一时，陷此危区，使父母知之，心何堪者。倘竟毕命此间，既负母慈，复乖夙志。私念及此，魂想欲绝。继忽转念，张骞西行，卒成伟绩，彼苏武之辈，亦犹人也。余今方壮年，安可自馁，以遗人讪笑乎。雪中凝想既定，遂即奋然而起，努力攀登。愈上愈艰，而风愈烈，雪愈厚，坚冰亦愈滑。仰瞻高峰，穿云入汉，不知其极，俯视绝壑，幽暗深邃，目所难穷。屏气骤升，卒凌绝顶。

下视大地 但觉微茫。回顾同行之人 则方蠕蠕山半 骡马蹶者数四。缘余一念 致累诸人 深不安矣 憩久下山 拒冰滑不能留趾 几难举步。时浓云横遮绝壑 下临无地 昂首投足 两无所出。迟回考虑 忽得一法 乃坐而伸足 以手着地 缓缓自冰上溜之 既省时间 亦复省力。但冰至滑 一去逾丈 稍一偏颇 即可立堕入无量之深谷深渊。幸山径傍岩之一方微有低斜 故置身略内侧 犹时虞滑极而外驰 且念李君诸人 不知将以何术下也。抵山麓时 暮色渐合 空谷绝人 自念又过一难关。病亦较减 心颇自雄 且引以自慰。迟之又久 后队车辆人马 始姗姗而至。见面均各相庆 群称余勇敢。初虞病体登崖殊不易过此一万二千尺之峻岭 孰知反超众而前 出于意外。李华先生笑谓冰上骑术 曾已领略 不料更善登崖飞壑也。相与大笑 声震山谷 回音历历 半晌始已。夜宿门源县城 行约一百三十里。县系民国十八年由大通县划分者 向为蒙族游牧之区 面积约二万四千七百方里 人口一万馀 概为蒙人。地以产黄金良马著名 附近多金银矿 外籍游民多来此以土法淘金 闻颇得利云。

### 荒山卧病

十七日。昨以病躯越平生未见之峻岭 用力既久 又于刚风坚冰浓雪相战 历十小时之久 入夜 遂感劳乏 嗽加重 呻吟不绝。起烛之 痰中有血 心为一震。念绝塞 安从得药 如上帝不负我之微志 惟默相之。辗转之间 且难交睫。朝阳既出 映窗纸似作惨笑。欲即起理装成行 乃屡起屡仆 至是觉余之病莫能兴矣。同行及店家均劝暂留 稍资休复 意始亦微动。继思所宿为店帐房 面系临街 病卧其间 人我俱不便。不若背城借一 鼓勇登程 或可藉此壮往之志 一镇外邪。遂仍强起治装 不再犹豫。登车静卧 身已如疆。终日行于无人之山峡中 炊烟不见 滴水难觅 渴不可止 而车复颠顿 屡为晕绝。九十里至大梁 峰峦万

叠 绝无鸟飞 暮景有渐合之势 彷徨空山 正叹无计。突见有蒙人施施来 喜甚。呼之问道 则遥指前山之中 谓有淘金者在。急趋往 果有工人十馀 土穴容身 无相留之隙地。无已 前进。蜿蜒越数坡 发觉对崖峰顶 有茅屋一楹 临风摇摇 有欲坠之势。遂奋勇勉进。甫及山腰 峻峦削岫 怪石错立如犬齿 车不能上。余乃一步一喘 猛攀以登。卫士趋扶 却之 盖犹不甘示弱。有顷 幸得达。则土墙茅屋 虚无一人。下临深潭 溪流湍急 微见人影 盖土人方在淘金。因忆昔观卓别林《淘金记》影片 万山综错中茅屋一椽 半悬空际。今日所遇 恰与相合 亦一奇趣事矣！恨病势方严 不克临潭一视淘金状况。入屋就塌偃息 身如泰山崩倒 无动转之力矣。嘱军士约工头来谈 询其情况 据彼以羊角贮之黄金相示 粒大如赤豆。据称近百里山中皆属金矿 每遇风清气朗时 夕阳反照 则每一峰头皆呈金黄灿烂之色 闪烁不可逼视。询以淘金法 谓系“先看河内沙上露有金苗 即往下挖掘 及至金沙已现 遂将沙取出 放淘沙盘内。盘之制法 两傍有边 上下缺然 底以平板 上刻横沟 作浅坡状。上引细流水自其缺下冲 沙轻 被水刷去 金重 阻于横沟内 即为沙金。如欲成条金 即以铁勺用木炭火融化 倾于条金范内 即成。”闻青省淘金者 均卖沙 毋须融化也。

是夜热重 咳甚 喉破音哑 头痛似裂。屋外狂风怒号 复时闻野兽之声 若远若近 究不知其为狮为虎也。同行者 借山腰穴内炊饭 既栗栗咸恐兽至 而风大烛易灭 如有鬼物将至攫人。余胆力虽粗 不以为怖 但自揣病势益深 计抵甘州 行程尚须四日 前路迢递 后退更不可能。倘绝命于兹 万里穷途 谁归遗骨。亦惟听同行者施以天葬而已。壮志未酬 亲恩竟负 兴思及此 泪已湿透枕函。旋复转念 自入陕至今所历 何止一度之险，虽萑苻塞野 往往交臂而过 履危而不危 攀高临潭 踏冰冲雪，遇险而不险 是必赖上帝照临其间。因就枕上敛气冥心 作至诚

之回向。万虑咸息，一念不生。久之，身心渐宁，达旦居然入寐。

### 天佑之

十八日。一觉既醒，日已高悬，出時計视之，去午只百二十分钟矣。头轻热退，病乃霍然，自觉亦殊惊异。同行者以热茶进，连饮数碗，精神顿爽。呼卫士治装，群惊谓夜来尚闻辗转呻吟声甚厉，何竟不药而起，殆山神之显灵乎？余答以亦莫知其然。然心内则深感上帝之佑我。念自今而往，盖当尽此心血以献国家，此后余生，更非我身所自有矣。

是日天朗气清，风力亦竟大杀，清泉幽壑，境自宜人。昨闻工人言：“晴空日丽时，诸峰各现奇态。”卷帙而视，果符所说。见昂者突者，穷奇尽致，大皆金光灿烂，争鲜斗艳。嗟夫！不逾艰险，安得此大观。行百余里，至俄博营。日落风劲，寒气遂增。北望山谷中，土堡一区，其中居庐相接，似一大村落者。三日来未进餐，今日热退，腹饥思食，望村急进，料可得一饱。及至，而鸡犬无闻，寂无人迹，庐舍洞穿，大失所望。尚幸败屋颓垣中得一居人，借宿焉。询悉此堡于十九年之变乱，人民或死或逃，荡然如洗。此地产蘑菇、鹿茸甚富。蘑菇每元可易六七斤，茸则每两二十元，时有回汉商人前来收买，装售内地，获利甚丰。又遍地硫磺，水含矿质，行旅饮者辄腹疼。李华先生戒余勿多饮，但余饥渴已甚，不能顾也。连饮数碗，颇觉畅适。时已饥肠雷鸣，同行以粗面进，难于下咽。昨日病中忽曾求饮鸡汤，荒山不可得。李君语余，到甘州必为觅一肥者。顷又询之，始忆渠于早间以石击落一野鸡，带于车后，番人有投石绝技，遂烹以进，味极鲜美，立尽一碗。既得饱餐，安然就寝，酣适遂不异平时矣。

### 一过祁连

十九日。晨鸡报晓即起，霜寒犹甚。但精神已复原，昨尚微

嗽，今则止矣。意或硫磺水能治伤寒咳嗽之功效乎？略饮热茶数碗即起行。逾危崖，登雪岭，过祁连山又入甘境，一百二十里至洪水营。别甘省将逾月，大有旧地重游之慨。

### 尽日荒山石径间

二十日。日来病虽愈而不可以风 行时下帷拥被卧车内 以资休养。日行山峡中 翻山越岭 冒雪践寒 所履悉为荒境 初无鸡犬之声。行百馀里，至新沟堡宿。病后困惫尤甚，略进饮食即就寝 未能访问 故无记载。

### 兵工实践化

二十一日。早发，行四十里至张掖，行途至此告一大段落。同人均輾然。以六日之行程 逾危崖 攀雪岭 加以疾苦相缠 几作荒山孤鬼。幸造物怜佑，突尔告痊，然车行山峡顽石之上，颠簸震动，苦尤不堪。今幸安然至此，虽仍役役，然已入康庄大道矣。

午刻 入张掖城 直趋福音堂。执事张先生及各教友已早得高院长信，久候余不至，恐途中遇险，每日均集会代余祷告。今见余无恙，咸大乐。教友扶老携幼，来相存问者不绝，可见吾教博爱之精神。述及途间经历 均为高诵“哑喇路哑荣耀主尊名”。斯时余心愉快异常，精神遂亦为之大振。

下午 至旅部谒韩旅长 至则见军士捣土运砖 修筑院内房屋 旅长亦灰土满身 亲自督工。见余至 甚表欢迎 即扑身上尘垢，束带入室。韩先生为陆军新编第九师名将，久经战阵，屡建奇勋，威镇西陲。闻治军严肃，又实行兵工政策，凡军队内一切土木工程，均军士自任，无事外求，今且目睹矣。其勤劳刻苦之精神 实可钦佩。韩云：“军士宜令习勤劳 免其沾染恶习 日后退伍，不至投闲人于不正当之途。”此诚善于教练士卒者也。座

上遇其参谋长汪微川先生，即汪友兰女士之令兄。其人亦热心亢爽之流，殆与其妹相伯仲。闻曹启文先生等众，已于日前过甘州，赴高台相候。得讯急欲追踪作新省之游。谈次，请于明日行。韩先生坚留作一日盘桓，意殷拳难却，因辞出赴县政府，访邵祝三县长。邵先生老于阅历，对西北一切，皆了若观掌。畅谈良久，颇获教益。归寓客已盈室，多为教友，一周旋，夜深方散，已觉劳倦矣！

### 金张掖

二十二日。连日劳悴，疲倦已极，早起遂迟。盥洗甫毕，来访者已络绎不绝。闻余将有新疆之行，多称壮举。惟入新之路，旷绝人烟，途行殊大不易。午应韩旅长之宴，坐间，李华先生谈及余沿途扶病登程，冒雪攀山之经过，闻者咸赞叹不置。余愧谢而已。席散，赴各教友家拜访，细察各家虽多贫困，然其精神活泼，不为稍减，盖别具灵性上之愉快也。可知世上物质之享受，终觉枯燥，而灵性上所指示，乃无上真乐也。至某女教友家，谈此间妇女之苦况，其情形亦略同于过来各地，大抵皆经济困乏之也。

张掖城周十二里，背长城而面祁连，为甘省西北交通必由之孔道。房屋鳞次栉比，人口逾万，汉人居多。城内街道概为土垫，尚属清洁整齐，商店林立，生意繁盛，不让皋兰。甘省夙称四大繁市，即皋兰、秦州、武威、张掖是也。蒙古、新疆、青海等处蒙、番、汉、回之牛羊皮、毛、革、药材等，均汇集于此以交易之，乃西北贸易中心之一大名市也。境内雨量甚稀，已属大陆性，幸赖祁连山雪水灌溉，水源足恃，故无干旱水溢之灾。土脉膏腴，水草丰美，白米为出产大宗，羊、牛、皮、毛、革、药材（麝香、鹿茸、枸杞、甘草）、棉、麻次之。金矿遍境内，素有金张掖之称，惜无大资本以开发之。工业幼稚，日常需用亦多仰于外来，以洋货为大宗。多来自平、津、包头等地，用驼运经蒙古草地而至，既少税卡

之刁难 故反较皋兰货价为廉。惟日货充斥 触目皆是 殊堪痛心 今之西北 已成日货之推销场 营国货者既无远图 且多取巧 货劣价高 自欺欺人。若不速行放开眼光 以销货及远 多中取利 则恐不数年后 本国工厂无一存在 市场尽为外人所夺 则国家尚有存立余地乎 今乃商战之世界 国之存亡兴衰 悉视商战之盈亏以为衡。日人自欧战后 上下一心 努力于工业技术之竞争 十馀年间 几战胜全球 国势蒸蒸 列强侧目。虽其军阀横蛮 显招众怒 然以后进之邦 十馀年之奋斗 竟能凌驾世界 其国人上下之勇敢有为 实吾人所当借镜而反省者！

城内小学虽有数所，然地方凋敝，经费不足，就学者寥寥。但办学者精神尚佳 初不因经费困难 而稍松懈 是亦难能可贵也。人民多奉释道 境内庙宇林立 建筑颇有可观。惟近多驻军，或改学校 且因年代久远 少加修理 故多破败不堪。回民之清真寺数所 天主堂、福音堂各一所 均洋式高楼 建筑宏伟。天主堂因经费充足 教务发达 教徒达数千人 沿途荒村僻壤 多见西少妇足迹。渠等以传教为名 而从事调查 以贡献其国家。在我视之固可厌恶 而在其本国言之 确为一爱国志士也。我国传教士多喜在内地繁盛之区，未免失去耶稣博爱救世之真谛。此间福音堂 乃万院长一手所创造 规模雄伟 内设医院学校 礼堂颇为完美。本有教友四五百人，一时教务颇盛 奈僧多粥少 经费不继 高君又为兰州院务所羁不能兼顾会务 遂至一落千丈 教友星散 所余者不及百人。不知内地热心传教者 闻此亦有所动于衷否也？

### 旁观之御者

二十三日。味爽起 治装欲行 教友多连袂相送 韩旅长派副官二人护送。李华先生亦于是日返青省复命 郑重送别。沿途蒙其小心照护，同历艰险，今一旦别去，余之感念深矣！

出西门西北行 路多河滩碎石 崎岖难行 流水汨如 风起沙飞 尘埃蔽日 阴寒殊甚。闭帷假寐 用资少息。二十五里至崖子堡，居民十数家，贫困穷苦之惨状又触眼帘。五十里至沙河堡，日始西斜 车夫即欲投宿。余因在兰时 与曹启文先生约本半月可至肃州 现已耽搁多日 未免失信。乃以善言慰车夫 嘱其再赶一程 俟达地点 多给酒资。车夫勉允之 停车打尖。堡内居民三四十家 匆匆午尖即起行。不数里 车忽陷入冰沟 护送者跣足入水挽之，御者反怒形于色，袖手旁观，似甚怪余督其前进者。余恨其无礼 然又以彼无识无知 不足斥责。呼农民十馀相助 历二小时始出 暮色已沉。欲速不达 此之谓也 遂投宿廖家堡 是日行八十里。入堡已上灯 宿店已满 借宿一贫妇家 炕上满堆污秽 臭不可闻 无如之何 饱食后 蒙首而卧。

### 勇者何多

二十四日。平明出发 经古吉堡、唐家堡等 二十五里至威狄堡。旭日照地 天气和暖 口渴停车取饮 略资休息。堡内居民数十家 商店数家 荒凉如昨夕所经。堡内关帝庙一所。沿途所经祠宇 多祀关帝 西北人之尊敬壮缪 已可概见。一念忠诚 千秋俎豆 人何不乐为世之模范 而必尔诈我虞乎？

口渴既解 重行三十里至双墩子 又三十里至高台县 验照入城投止焉。入店盥洗毕 赴团部谒马团长明臣。马先生为新编第九师第三旅第三团团团长 吐属豪爽。寒暄后 畅谈经过 因相留晚餐。闻曹先生等已在此候余三日矣，失信来迟，心殊耿耿。餐后往访曹等 征途重晤 倍感愉慰。互道别后情况 复筹前进方针。座次 并识甘省民政厅视察员王文宣先生 兰州皮革厂厂长宗涛先生 皆富冒险性者 亦欲作新省之行。荒漠旅途中 多得同行之友可减不少之寂寞也。

高台县城周约十里 居民五六百户 商店百馀家。县西境多

沃土 本为富裕之区 出产以米、盐为大宗。近年天灾人祸 影响所及 百业萧条 人民困窘。城内小学数所 福音堂、天主堂各一所。天主堂构造雄伟，亦如他处。

### 犯露作先驱

二十五日。早起 治装欲行 忽马团长遣人请早餐 辞不获，遂赴之。席间某客谈及青海土番强悍之特性，有补余在青海所未及知者，兹特记之。渠言青海土番强悍，以抢劫杀人为能事，尤重复仇。如犯命案 业经正式判决 其子孙虽历数世 亦必手刃仇人而后快。纵以之攫法 亦所不畏。盖其俗尚如此 否则将不齿于同类。惟一旦与仇人相遇于拉萨 则必互相握手 言归于好 宿恨俱消。盖以拉萨圣地 相遇乃不易之事故也。闻此则知番人虽强悍 乃为知耻之民族 但缘未受教育 应否相仇 未能分析耳！若以衡之唾面自干之流，实犹此胜于彼也。

是日天气清和 丽日悬空。久未骑 觉技痒 值此良辰 兴不可遏 遂假乘于马团长 允之。餐后 策骑出西门，一行十余人，又成大队。或骑或车，驰骋角逐，纵辔如飞。吾术较前似益进。十五里至台子寺，为西凉李嵩台址，后人兼寺其上，因以名之。二十里 过摆浪河 冻尚未解。十馀里至黑泉驿 停骑取饮 其地泉水皆呈深绿色 故以黑水名之。居民约百馀家 商店十馀 为高台县西路之咽喉。沿途村落相望，人烟渐稠。二十里至花墙子 暮烟已起 昼将暝合，遂择店投宿。本日行七十里，日落寒生 闭门向火。同行者忽发起披星前进 可兼程并日。盖众中多青年 不畏辛苦 尤合余意。遂决议略事休息 三鼓就道。夜觉头眩 出庭 呼吸空气 以清肺腑。万籁声寂 新月丽天。正欣赏间，忽闻悲泣声 继闻怒责声 倾耳听之 始知店家夫妇为小儿女口角。告以宁静 毋扰客人青梦也。反步入室 拥炉取暖 略事养神 不愿再睡。且余素不能多睡 若违之 昼间反多呵欠。鸡再

唱，乃呼御者驾车。御者喃喃自语，似怨其睡犹未足者。复令卫士赴隔院唤同行者起，乃渠等贪眠，虽口诺终复迟迟。余笑昨夕之约，已为睡魔收去矣。乃独驱车骑先行。夜色沉沉，寒风刺骨，深入车箱内拥裘而卧，终不一交睫。

### 爽 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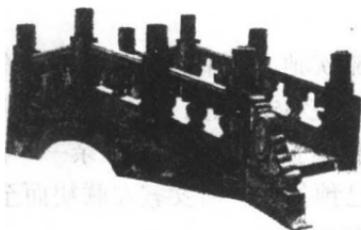
二十六日。一夜披星带月，别饶兴趣。平明抵盐池堡，计行六十里。入店取暖，以待后队之来，一同前进。此堡建于明代，居民约百户，地有盐田，故名。久候后队尚未至，遂询盐田方向，前往参观。乃池即在堡下，长约十馀里，广约一里有零。夏秋水池蒸发，结晶成盐，年产万馀石，运销各处。惟质不甚佳，较青盐远逊也。久候后队仍未至，欲前而时间已晚，不克赶宿站。如其白昼虚掷光阴，又何必轻冒夜寒以自取苦也。日昃，后队始姗姗而来。责彼等以失约，乃转责余离群独前，相与一笑而罢。

### 临水驿之夜

二十七日。早起，晨雾未收，白霜如玉，未早餐，即起行。策骑西北行四十里至双井驿，地有双井，故名。居民约廿馀家，遂停尖就店炕取暖。时已入春，天气尚如此，意在江南，百花宜悉放矣。餐后，后队始至，余遂先行。沿途地尽斥卤，平川无际，谓皆难耕。吾意果利用科学方法，宁有弃置无用者。惟西北地旷人稀，无碱性之沃壤荒弃者犹不可计，则废此区区者，亦何尤哉！十五里，至下营儿墩，乃出高台，而入肃州境界矣。经碱沟墩、黄泥堡，四十里至临水驿，是日行九十五里。此去肃州仅四十里，因时已晚，不及赶程，遂投店止宿。驿内居民不及百家。商店数家，贸易萧条。此处已属新编第卅六师防地。红水经此，而冰封未开，入望如镜，恍若平川。车店数家，基址甚敞，料为蒙番牲畜聚积处，大车宿站。屋内尚清洁，晚餐尚适口。俄而公安局长与

卅六师之刘主任来访，备述欢迎意，略谈而去。夜间明月复来，春风送暖 群星各吐其光芒于空际 而碧天如海 大地为之宁寂，诚自然界至美之景也 同行者以抵肃在途 均甚乐 群就庭中嬉戏。或歌或唱 或跳高 或翻筋斗 各展所能 等于课蒙馆内先生外出时顽童之淘气。极人类之天真 复引街头卖唱者入 殆所谓习秦声者。余不知音，遂独自上街游览，以领略此间之风味。

信步而行 抵一肉店 主妇倚柜应客 而男子抱婴踞炕。西北男子多偷惰 田间工作 店中招待交易 均系女子为之 而家庭琐事 抱儿养鸡等类 皆男子事 与内地正相反。初来者见之 多以为异，或以为偶然，不知其习俗如此也。当此二十世纪之男女 对于社会国家 理应共同负责。不过人之才具 各有短长 苟家庭间 女子长于外务 男子短于肆应者 即女子治外 亦无不可。总之 只宜论其才不才 不当论其性别。如古之才女以受旧礼教之束缚 致终身埋没 抑郁以夭其天年者 今当解放之 使国家多一求才之路，国民亦减轻半数之赘瘤。但此非可语于未受教育之人，及倚赖男子不自努力者耳！





## 肃 州

### 手足相残鸟兽不若

二十八日。早起略迟 甫盥洗 刘主任来约过其寓早餐。至则小室两间 布置整洁。堂中悬字一幅 书邓御史断沈氏兄弟争产事。文末有一诗 劝其息争 语重心长 发人深省。诗曰：“同气相连各自生 些须言语莫伤情。一回见面一回老 能有几时为弟兄。”噫 手足相残 古今同慨。今日之沈氏兄弟 已成国中之普遍化 安得邓御史一一开导乎。余深有感于斯言 特以贡诸今日之为沈氏兄弟者。

餐后辞行 策骑疾驰 顷刻行四十里 日未午 抵酒泉（即肃州）城内教友已远迎郊外 相见甚欢。盖渠等已先得甘州张执事信 知余来期 计算行程 今日克至。余一一称谢 验照入城，直趋福音堂，宿舍已预备矣。男女教友联袂而至，寒暄若旧识。甘州至此，共行四百三十里。

福音堂亦为金城先生所创建，规模宏敞，内有房屋三十馀间。堂后花园 原址广阔 花木点缀甚雅 念入夏当更宜人。闻前

有美国二女教士在此主持 会务尚发达 教友至五百馀。前年女教士回国 遂缺司牧者 会务渐以不振。此亦“人存政举 人亡政息”之病也。

下午，来访者甚众，询西来之目的及沿途之经过，详举以告。忽惊忽喜 粹然于面 继乃慰勉有加。至灯上客去 急就灯下修函数封 并补连日日记 子夜始就枕。

### 一夜兵声惊客梦

三月一日。昨夜方朦胧入梦，忽为隆隆炮声惊醒。急披衣起 倾耳细听 炮火声杂 似有呼杀声 且至迫近 颇疑匪之攻城。旋念日间风鹤无惊，胡来此大股匪徒？且其声似不在城外，其或有兵变之事乎？然素闻马仲英先生颇能与士卒同甘苦，宜不至是。游疑未决 呼声渐远 炮声亦停。始恍然曰：“是盖夜操耳！”乃复入睡。晨起 询之果然。噫 今日外患方深 军队训练，亟应加速进行。马氏殆有心人欤！

下午，携邵主席信往谒马仲英先生，态度谦和，议论殊不俗。谈久辞归，夜微雪。

酒泉县 于虞夏为析支北境。秦为月氏国。汉属匈奴 旋改为酒泉郡。自汉而后 前凉、后凉、西凉、北凉 相继占据。隋置肃州。唐初因之 天宝初复为酒泉郡 后陷吐番。五代属回纥。元置肃州路 属甘肃行省。明设肃州卫 属陕西都司。清初仍之 雍正时裁卫属甘州，后设肃州直隶州，领高台县。民国仍称酒泉县。

酒泉县为甘肃、新疆往来之通衢，西路之大镇。城周七里馀 居民万馀 汉、回、缠、土、藏杂居 甚融洽。汉人居多数 房屋概为平房 塞北风厉 少有楼居者。商店林立 街道宽敞 且尚整洁。商人以晋、秦为多 次则天津。以其地属甘、新孔道 商贾往来 百货云集 繁盛不亚张掖。商品输入来自东路者 以陕西之

布匹纸张为大宗 自西路入者 以新省之葡萄干、杏仁、杏干 敦煌之棉花为主品 由包头经蒙古草地而来者 为洋货、茶砖等 南路青海之蒙、番 则以羊毛、牲畜为大宗。酒泉市上之洋货 价反廉于兰州者，以由草地来少经关卡也。新省之缠回经商于此者 甚多 大概以棉布、制鞋、肥皂、蜡烛等为正业。市上俄、日货充斥。闻从前商业颇盛 历年天灾人祸 地方多故 人民涂炭 尚未能恢复也。

### 真基督教徒应有之责任

二日。早醒 天气晴朗。披衣起 散步园中。夜雪未消 空气洁甚 巡行既久 精神为之顿增。忽传客至 乃司令部副官长拜自兴来 传述马师长关切之意 恐余客中起居不便 欲代为另觅寓所 余却谢之。数月来深入民间 穷其困苦之状况 故对于自身衣食住之问题 已早置之度外 随遇而安。况住堂内 正可与诸教友多作盘桓也。拜先生谈锋甚健 畅叙酒泉之历史 因约翌日同作酒泉之游而别。

下午 蒙诸教友开会欢迎于福音堂 男女老幼 雍雍睦睦 咸聚一堂。各执事招待殷勤 备极诚恳。茶点后 众请余讲途中之经过 余遂详述以告。众闻皆现欢慰之状 或且低首微诵‘哑哩路哑’之句。会散 已上灯矣。众再围坐畅谈教务 谓：“因此间天灾人祸 纷至踏来 教务遂一落千丈 同道亦如形散。至其原因，大都为经济压迫 糊口四方 尚何暇作礼拜乎 然其间最堪痛心者 厥为烟毒弥漫 人民普遍沾染 教友信心未坚者 亦蹈此病，因之大背教规，遂避而不敢入教堂顶礼。已受洗礼者日渐减少，新加入者 更寂无其人。”悲夫 西北同胞已遭物质上之摧残 再受灵性上之苦痛。窃以凡为我基督教徒 如抱博爱之心 宜身入荒山 寻觅亡羊 使黑暗之区 重睹天日。安可聚集东北繁盛都会 以优游岁月 是岂所谓信心行道者哉 西北荒旱 烟毒充塞，

正所谓暗无天日之区也！行道直，正宜于此时前往，藉主之心灵，以廓此阴霾妖雾，使我西北无量之同胞，重睹天日。况值此“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之时机，果能善导以入主之康庄坦道，则西北同胞，必如水之就壑，大旱之得甘霖也。至我教友于传教之便，亦应开导愚民，使其知国家与个人关系，俾一般民众，了然于心，则我教友之对于国家，其功岂浅鲜哉！

### 初试千里马

三日。早阴，寒甚，拥被未起，视时针已停，不知早晚。闻庭外有问余者，知客至，急起，匆匆盥讫，启关延之。客为一女教友，殷殷垂问客中起居，且曰：“昨因事归省其母，未及参与欢迎，深自咎。”意殊诚恳，继谓：“其夫去岁因事至新疆，迄无消息，闻余有人新之举，特托为转达，及早言归，毋令家人囊橐不继也。”言时声泪俱下，心为之恻怛，欲有所慰不可得，相对寂然久之！因语以倘至新，必为代达一切。始称谢而去。

客去，拜先生等至，邀赴马师长仲英之约。余方俯首着靴，拜君谓连日司令部人俱窃议，咸以余毫无女性之表现为奇。苟去鬘发，固赫然一伟丈夫也，坐客哄然。余幼负壮志，素持推翻男女间不平等障壁之论，未尝以女子自居，因而举止态度，人往往目之为奇。知之者，谓尚不出于正轨，守旧者，或难免别讥评。然余惟知尽力于社会改造与民族复兴之途程，一身之荣辱安危，且不遑计较。至于浮议，尤不屑辩也。马师长善谐谑，席中谈笑风生，举座皆乐甚。忽有请观千里马者，马君允之。散后，群立馆外广场，命牵马进。一白一黑，皆躯干修伟，毛色光洁，顾盼不同凡才，真神骏也。闻黑者新以四百金易得，性尚未驯，桀骜难驭，马君外无能近之者。马君骑术甚精，一跃而上，遂于马背作各式表演，马周旋俯仰，居然善伺人意。因念在英伦观马戏，奇巧固百出，然其马系日常教练，人与马习久，故能如是，不足奇。至郊

外野乘 任马之行而驾驭之 似未可与熟练者并论。俗谓北人善骑马 ,信然 白者名曰白龙驹 ,性稍驯 ,马君请众试之 ,久无应者。因顾余 余初不知利害 ,兴至辄攀登之。时并立而观者不下数百人 ,其间善此术者宜不知凡几 ,皆未肯尝试。余此来仅于皋兰从马氏昆仲稍稍习之 ,竟而胆巨 殆所谓新犊不畏虎。亦以傍观者方讥南人少识骑术 ,况女子乎 余一时为所激 ,乃欲一现身手 ,不甘示弱 遽加鞭绝驰而去。马举足如飞 ,使骑者不感颠顿 ,但觉耳畔风作响耳。余自念孟浪 ,惟有静以自持 ,慎为鞭勒 ,任其所往 ,第不听翻鞍堕镫而已。马行既若腾空 ,副官某为余惴惴 ,拔足狂追 ,卒未能及。此际余反安然无怖 ,马亦若素调伏 ,及返辔原址 ,众乃掌声如雷。下马 ,马君极赞余之术精 ,且谓奈何不先告者 ,千里马竟服千里人也。余受意外之誉 ,不觉赧然。因事出侥幸 ,何骑术之有 初 ,马君疑余不善骑 ,命副官某伺左右 ,执辔缓行 ,不图余竟脱羁 ,众皆失色。马君频频呼呼达不已 (回回遇急难时 ,常呼呼达 ,即上帝之意 )有仰面怅叹者 ,有掩面度余必为蹄下之鬼物者。盖闻数日前有某连长为所踏伤 ,至此始深悟此举之失宜焉。

回途 同至司令部小息 因与秘书张雅韶先生畅谈。张为人博学多才 富于民族思想 其议论精到 不同凡响。

### 古酒泉

四日。慕酒泉之名久矣 ,早与同行者约 ,以今日往探。天色晴明 ,风和日丽 ,联骑出东门。约二里 抵焉。时馀雪犹未全消 ,触目悉败墙残甃 ,充塞荒凉之态。海内所谓名胜 ,大抵如是。下骑入门 ,内有清励楼 ,左为文昌阁 ,右曰魁星楼 ,已毁于火。夙有飞桥可通 ,亦成倾圮 ,蛛丝尘串 ,满布其中。转入二门 ,上标有“古酒泉”三字。再进 ,有厅题名澄清堂 ,额曰“大地醍醐”。联曰：“甘或如！ 淡或如水 无即学佛 有即学仙。”左文襄〔左宗棠〕

之手笔也。泉在堂后 成方形 周约寻丈 四围砌石俱圯。而水清澈底 试之甚甘。傍有池 北通撷芳亭 亭左为一大湖 别有台榭 散筑于周遭 颇见当时点缀之妙。惜多摧败不完 有不胜今昔之感。回忆汉唐之征匈奴 伐西夏 此为用兵要区。及于有清 雍正之年羹尧、岳钟琪辈 数次讨伐缠、蒙 平定新疆 大军云集 人杰地灵 郡名益著。清同治、光绪年间 左文襄以战胜太平军之湘健儿数万 驱驰万里 恢复严疆 保全西北半壁河山 奠安中土 成不朽之奇勋。忆其凯旋过此 旌旗蔽日 士卒如云 临酒泉池 登清励楼 捋髯顾盼 诚一世之雄也 大丈夫不当如是也 矜则人去楼空 仅留残迹 而边塞风云 愈逼愈紧 国势阽危 有如累卵。不知吾同胞尚有如文襄其人者 能为吾民族一吐光芒 扫尽阴霾 重辉天日否？

倦游甫归，适仲英先生来。以曾游新疆，对新事了若指掌，谈彼中风土人情，历历如画。继言该省之蕴藏丰富，货弃于地，无人拾取，相顾太息不已。

### 西行之障碍

五日。此来既欲遍历西北 则新疆为余最终之目的 无待烦言。因余母尝诏余：“海外侨胞 尽有怀财而莫知所往者 累世艰辛之所得 不为之谋一较妥之出路 无论未来列强对殖民地经济封锁 有一旦全归乌有之可惧 即以国内经济生产不能繁荣 利弃于地 而日乞诸其邻 不有社会民众为政府之后援 行见日归帝国主义之谗吻。稍有血气 何忍安之 如不速自为谋 则惟有步东北四省之后尘而已！新疆与全国实有存亡密切之关系，吾人不问其军政当局为何人 但求其真能以兴复民族为心 忍辱图强于上 而鼓励海外侨胞前往考察 以助政府成开边之功 安知雪耻复仇之基 不在于是？”余深信母见之远 故西征而后 无在不自勉励 求以考察所得 归告侨胞。乃抵此多日 闻前途阻碍

甚多，无法前进。昨又忽闻此间马部有人新之说，人人颇为动摇。念如有战事发生，则吾行期更难预卜。既不便探问，而家书适言余母寝疾，颇有念儿之意。辗转计虑，乃定先归省母，新游则留俟明年矣。

午间赴魏县长之约，曹、李诸君仍津津谈西行计划。谓国难日重，边疆益危，既负使命，宁敢自安。不论道路如何困难，仍当设法向前。慷慨激昂，为之起敬！

### 酒泉教育之落伍

六日。午间访教育局长毛鹏举先生，询以当地教育情况。闻毛君对当地教育，亦至努力。复由其领导参观各学校。据谈：历年天人交祸，全省无幸免，酒泉边区更难例外。教育经费，宁止不能与内省比喻，即本省他县，亦未可同日而语。故虽掌教育者，具有若何热心，无如力不能施，惟有慨叹。地僻，交通梗阻，并教科书亦无从购得。精神物质，两无所丽，尚何振兴之足言？全县仅有城内的中山中学一所，中山女子小学一所，高级小学校五所，每年经费约四千元之谱。城乡共有小学一百二十二所，各校经费多寡不等，每年约共支一千八百元左右。其经费之来源，市区学校，由基金生息项下支出；乡区学校，由学田项下支出。统计各学校共男生一千九百卅一名，女生仅八十名。闻此即可知西北教育，殆无地不呈落伍之象。此地因毛君之负责苦干，具此模型已属不易。然以西北同胞之众，乃不能与内地同被国家教育之泽，可慨也夫！

### 嘉峪关阅兵

七日。昨夕已就寝，门次忽有剥啄声，且甚急。询之，为司令部王副官。启关，扣其来旨，则马师长将于今日行军嘉峪关，作假想争夺战，遣咨余意，亦愿参观否也？余慕关之盛名久矣，得

此机遇，岂甘坐失。因答能许以同行甚慰。王即作别，且曰：“比方从事准备，鸡鸣而发，会以马来迎耳。”时属子夜，念十年来尝羨军中生活，今乃克偿宿愿，兼可一味行军之乐，喜甚。遂不复思寝，起而整理衣衾。既数闻鸡声，而马蹄绝响，念何来之缓，殆忘之乎？因伫望门次，霜风削面，不暇顾也。良久，东方已作鱼白，有声隐约从晓雾中来，近前识为拜先生，且率一骑。下马谓余：“夜来因料理部队，使其先发，故迟至。师长诸人，已迟君于城外矣。”乃理辔同行。路人至寡，亦以此间之民，沉于烟癖，今始入睡乡也。出西门，大队正倚装待发。全部闻近八千，纪律精神，均甚好。机关枪弹药甚伙，或推或舁，如临大敌。迎余之马，为俄产，浑身作赤色，高大过于白龙驹，直立昂首，俊美无匹，亦千里材也。然行时跳踉难驯，不如白龙驹之易制，欲易之而不便出诸口。遂商之仲英先生，谓此马性不受控，长途恐为所累，请易一普通之材。则持不可，且曰：“常马驽劣，不足供君鞭策。无已，则易余之白龙驹乎。”余喜谢，布置既定，连骑进发。虽天气阴沉，风霜砭骨，手足之知觉渐失，有嘘气成冰之概，然兴致曾不稍衰。沿途同人，或歌或唱，笑语如环。余所御白龙驹，辄不甘居人后，时越乘而前驰。众戏呼余为今世之木兰，余谓：“木兰亦不过尽其忠孝之本分，初无奇特，在当日为可贵耳。余愿国中同性之伦，多效法木兰，不听古人专美。余固不敏，亦不敢自弃。”众颔之！沿途每五里有一大墩台，其间复设小墩台五，各有专名，用以计里数，有旧时驿道之标识。二十六里，抵丁家坝，有土屋二间，颓垣数座，下鞍小息，一俟后来之步队。至乃续前。所行悉广大之沙地，即戈壁也。又三十四里，抵嘉峪关。军队就关外结幕而居，余等则宿于关内之逆旅。时店中炉火方炽，急就温之。仲英先生途次猎得一荒羊，命治以进。久之始熟。堂中一桌外，别无坐具。余等围炉立食，效蒙番以十指为箸方式，据而饱咽之。众惊余食量之粗，不知已习惯此方生活，尤乐蒙番动作天

真不类文明人食时礼节之繁琐。常笑西人食时刀叉等物必按序而动稍一不慎辄为人轻。岂惟拘执且苦虚伪何若不开化民族性之多出自然。日色渐西后队始毕至。仲英先生遽下令备战不许休息分关内外二部为假设之对敌而率余等临关楼指挥。两军冲突之际其势逼真杀声震天弹飞似雨所发悉为真弹惟斜度向空而已。当激烈时仲英先生嘱余稍避笑谓：“子弹无目恐误伤君。”余谢无恐。既而彼军势猛步兵之后别以马队作冲锋我军阵容渐弱卒为所乘一溃难收关门遂城不守。大刀队直迫楼上余等相与大笑而演习乃告完成。前闻人言：“仲英先生英勇善战可两手挟三枪尤习于悬身奔骑腹下以枪击人百发百中。”今观其治军之严与其士卒作战之精悍知所传不虚矣。时暮色渐生遂归逆旅。人多店小余遂于一女客同寓一室。室中昏黑不能见物，炕上一灯荧荧，烟盘赫然在也。女客尚知礼举烟具敬余以不习辞之。遂勉强就枕。

### 再上雄关

八日。昨注重阅兵忽于雄关形胜。早餐后与同行数子重上关楼。关建于山坡当长城之尾间扼西域之孔道。居高凭险，气势沉雄驻重兵于此可西固新疆之后路东为甘肃之犄角不虚古人万夫莫敌之称。倚栏遥望则大荒莽莽极目无垠。兴念方来追思往古不觉感慨纷然城分内外二重内城作正方形，仅容衙舍一所东西辟二门外城则形较长方西南北三面与内城相去止丈许。外城辟三门，一东南，一东北，一正西。关内居民至稀城垣房舍均圯败不堪凄凉触目。西望大漠杳无村舍，黄沙白石时成坡阜遥观若海中波浪然。下楼步出关门仰视楼头题“天下第一雄关”数字。古之流配出关者多无生还之望。故关壁题诗至多。兹录其一：“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后再看看不见朝前看黄沙白草无人烟。”语虽俚俗亦可见征

人、罪犯等心曲之大略矣。同游者谓此间神异，以石投墙，声啾啾然如雏鸡，行人过客，常以为戏，故墙已为之凹。余初不之信，以为此回声耳，吸试之果然，投之他所，则否，屡试皆验，不解其理。归途遇拜副官长、马副师长、黑鹰等，方作射戏。就试之，拜君强余一试，喜而连放数子，无一中的，盖向未娴习故也。旋人来谓仲英先生邀观掷手榴弹，乃弃置别去。是弹为该部所自制者，视东南所作形质较差，而效力则相等。仲英先生谓顷悉其弟病在敦煌，欲往视之，顾余尚愿同行否，余虽亦慕彼间名胜，奈作来太促，曾未作远行之计，遂谢之，复与同来诸人东返。途间，遇宋涛、王文宣二君前去敦煌，马上互道珍重，遂各相背而驰。以军队暂留嘉峪关训练，故连骑止官佐十余人耳！众以师长未来，益恣情啸歌，以驰逐为快。倏忽已返肃州。

### 缠回剪影

九日。近日所遇缠回甚多，然皆汉装，已成汉化，且多习汉语，不见其作固有装束者。午后，闲步堂外，遥见桥上，乃有缠回一人，急回寓取摄影机就近摄取之。其人颇露惊色，殆不识摄影为何事者。余乃佯作他顾，乘其不备，匆摄一影。旋至司令部视拜君，拜见余携机，问所从来，因举适间事语之。众乃笑谓：“得此固非甚难，何不早以相告，而致窃取者乎？”余亦哑然。缠回为土耳其种，其风俗仪表与他族异，为新疆最大部分之人口，约占该省之强半。天山之南，几全为此族所居，故西人有称新疆为东土耳其斯坦者。此族之得名，以其人皆以布缠头，如印度人然。大都躯干魁伟，高鼻深目，黑眸虬髯，而性情谦和，知礼守法，尊卑有序，敬老亲仁，重信用，敦友谊。遇尊长，交手抚胸顿首，再合手摸面，以示敬爱，女子相见，以靛相抚掩，尊长遇卑幼，则不论男女，皆以接吻为礼，有欧美之风。笃信教义，尊奉穆罕默德为赔昂伯尔，译言天使也。每日诵经祈祷，津津不倦。七日礼拜一

次 齐集清真寺 盥浴祈礼 习以为常。每逢疾病 则请阿訇 诵经祝解。穆罕默德之墓所在地曰“天方” 富有者 岁必携巨资，行长途往朝 引为荣幸。有中途死者 谓为呼达召见 尤为无上光荣。生还者谓之阿吉 亦受人之尊仰。其人亦尚武 善骑射 每值新年 盛行赛马角力之戏 举族若狂 殆寓锻炼体魄于娱乐 意自深远。俗又喜舞蹈 男女老幼皆习之 且视为正业。春秋佳日，辄携酒结伴 酣歌于树荫之间 或葡萄架下。舞时 调以铜琶鼓瑟之属 音乐与步履声相应 其节奏亦殊动人。舞式或单人或男女共舞不一 所歌则皆男女和悦之辞也。以其土壤肥饶 物产丰富 生活甚为舒适。故拥有资产者 多耽于酒色 子生五六岁即请阿訇诵经 为行割礼。俗尚早婚 女子于归 未闻有逾十五岁者。婚姻皆由父母尊长主之，选择既定，男家即以牛羊布匹等，邀请阿訇，同至女家诵经行聘。至婚期，女以彩帕蒙首及马首，以鼓吹导至夫家，由阿訇诵经成礼，始易散发为双辮，成妇人焉。是日 新郎夫妇及亲友皆作围浪（即蹈舞也）必尽欢而后散。以上为富者之婚仪。其贫寒或无父母者，可自由恋爱结合。离婚在缠回中为普通之事，夫妇不谐，可随时离异。男弃女者，室内什物 听妇取携 女弃男则一物不许染指。有所生育 子属父 女则属母 离后六个月 始可别行婚嫁。如悔 仍可再合 惟不得过三次 过则耻之。回俗 人死 先以水洗净 用白布遍裹之，延阿訇诵经 掘地为穴 储尸于上下活板之木棺内。葬日 舁至穴上 诵经久之 然后抽下方之板 而倾尸其中 封土以为墓。视其倾之俯仰斜正 以验其人生前之功过 而判其死后吉凶。举家服丧四十日或百日 女以白罗盖面 男以白布包头。夫死 妻反穿其衣三日 逾年可易嫁。妻死 则三月后男可再婚。春秋节日 以羊肉祭奠。回人极重客 无论识与不识 至其门皆可留宿 且待客甚有礼，宴必多杀牲畜以为敬，行歌舞佐之，必使主客尽兴。向闻回人嗜杀 疑其性必凶暴无伦 不期适成相反。然则自诩为

文明之流 而行事乃奸狡百出者 其亦可以休矣！

### 南疆三美

十日。晨间 张雅韶先生遣人送一肥羊至。辞不获 遂受之。午后外出 路经司令部 入而晤谢。谈次 张出哈密瓜干相饷 虽非鲜物 而清甜犹足一慰平日之望。张言新疆地大物博 土壤气候之美 尤以南疆为最。俗传南疆有三美之称 播之民谣为世健羨。其辞曰：“土鲁番葡萄哈密瓜 库车秧歌一枝花（秧歌者回妇之别称）盖新疆遍产葡萄 尤以土鲁番最美 为年产约六百万担左右。分大小葡萄及牛奶葡萄三种 大者 色白而圆 硕大如桃 肉厚无核 味甚甘芳。牛奶一种 则分碧紫黑三色 皮厚带核 味略酸。小者 以轻小而圆故称 色紫无核 阴干即成葡萄干。曾数尝之矣 味质均胜舶来之品 而价复廉。惜阻于交通 不能输入内地 转乃乞诸其邻 可耻孰甚。瓜有西瓜、香瓜、甜瓜三种 尤以哈密产之甜瓜最负盛名。瓜长圆 皮多黄色 肉厚而红，甜香如蜜。清时曾以入贡 惜此来非时 不得一尝也。据老于游疆者言：“南疆气候温和 山川秀丽 与北疆迥别 以妇女多秀色，非只库车如尔。而库车之秧歌 往往来自于阗、和阗者 民谣特举其聚处较众者言之耳！”

### 春神降临塞外矣

十一日。晨兴作闲步 徘徊花曲间 时晓雾未晞 日光始出，空气甚美。庭中盛植牡丹 闻在夏时 花大如盆 色深红 香甚烈。惜来非其时 未得一瞻花王颜色。随步至后园 辟地甚广 花木成行 惟枝干多枯 盖不胜冰霜之扰。有小鸟飞鸣其间 声宛转可听。念日近清明 景物尚呈憔悴 此际江南风暖 百卉早已烂然。触事生情 未免有思乡之感。凝望中 忽道旁发见碧草一茎 新翠欲滴。意外之喜 知春神亦降临塞外矣！自出潼关至今，

历时半岁 目之所接 皆枯枝败叶 令人索然少生意。今对此天涯芳草 联想益多 仿若已置身万花如海之境中 不觉此间之冷寂。余儿时喜攀登 时有破皮流血之苦 而终不少悛 且喜罗小鸟饲之 以为得意。家人见之 每严责 然旋复故态 性固然也。既长渐晓人事 就学于外 不作儿戏已十馀年。今顽性顿生 觉此境岑寂 鲜人至 遂去外衣 攀树猱升 既据参天之高枝而作引吭高歌 忘此身为客。时小鸟见余动态 勃然惊飞 移坐别枝而鸣 似故相嬉笑为乐者。余且歌且相招致 迄不之答。曲未终 忽林间有童子笑语追逐声 急扳枝下降 降速几损衣。遥视之 则堂中三童子雀跃来余前 谓久相觅 闻歌声始知留此也。且云：有女友偕至园中 欲余代摄一影 将寄诸外家。允之 继而闻风踵至者颇众 遂一一为之代摄而散。

### 总理逝世纪念日感言

十二日。今日为孙总理逝世八周年纪念日，各界假大操场举行盛大之集会。早起，马仲英先生及曹特派员启文遣人来约参加 适已先应本堂查经之约不及往 然所感实深。孙总理之忠于民族，人所尽知，惟其有伟大之精神，乃有旋转乾坤之事业。迹其一生心血 无一吋片晷不消耗于为民族争自由、为国家争平等之内。后死之人 如不能继续其牺牲无我之精神 而徒为形式之尊敬 宜非总理之所望于后觉者。自其逝世以来 幸乃完成北伐之盛举。但国民政府奠都金陵而后，内外执政，因见解之不齐 不能精诚团结 以致内政失修 外交失败 且乏相忍为国之念 动相猜忌 使忠实有为之同志 不暇依据道教 为根本上之设施 而阅墙煮豆 民心与国力交困 遂令强寇乘虚 演成空前未有之奇辱。其必为总理泉下所引为至悲愤者也。往事已矣！后犹可及 吾人纪念总理 要当洗心革面 效法前修 当国者尽弃猜嫌 推诚于上 人民亦当认识国际环境之险恶 与夫国民对国家

应负竭忠尽能之责任 而督促维护政府 真实履行安内攘外之方略 以雪耻复地为共同之目的。以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凡不团结、贪贿赂、重嗜欲、务虚伪、习偷惰、轻公益、勇私斗、怯外敌、一切可悲可耻之行为 皆应各行反省 痛加涤除 庶可为救亡图存之基础。当九一八变起时 四省兵力号称三十万众。使国人一向团结 无意气之偏颇 而政府人力兵力财力不为匪患所困 纵敌势优胜 不信毫无应付之策 乃至举四百馀万方里之土地 三千馀万之人民财产 拱手送人 使敌有若探囊 滋其无厌之欲。言之实堪痛心 淞沪之役 抗日军不过六万，日人悉全国精锐之众来侵，尚能与之持击达二十馀日之久，敌至三易主帅犹未得尽逞其志。使非汉奸献图，政府驰救不及，则胜败之数 固未可知。热河天险 如守土者能尽其忠贞 纵节节败退 宜亦可以支持数月。乃亦不战而退。宋哲元将军守冷口时 曾以五百大刀队御敌获胜。可见吾国军队非不能战 乃不肯战耳 不观夫战后之俄、德、土乎 俄初以共产主义被绝于世界，联军攻之 卒归失败 转而与之论交。德自割地赔款 国几不国，卒能举国欢腾图强，渐脱凡尔赛条约之束缚。土之垂亡而卒不亡 固由夫基吗尔之一战而胜 然非人民爱国 必不能促成其不世之勋。是皆足为吾人前事之师者也！

### 石油之威权

十三日。此去西行约三百里，为玉门县，产石油甚美。久欲一往考察，奈连日精神疲乏，复东归心急，遂成虚愿。闻彼中矿脉 亦源于新疆之喀什喀尔 量甚丰 涌出地面 河水尽黑。曾有甘肃建设厅专家化验，谓所含煤油量约百分之七十强，而所含汽油成分则在百分之十五以上，足以与英、美所产品质抗衡。坐是东西各国专家往调查者趾相接，可知外人垂涎之程度。闻法人报告，玉门石油储量之富，苟加开采，可供全世界三百年之用。

卒缘交通不修 国人为畏难之心所困 遂听此巨大利源委弃 曾无所惜 徒供土人之胶车点灯而已 今世界物质文明之争 然机械虽日新又新，如无石油，即失其发动之能力。故军事上之需要 尤为迫切 觐国者 每视石油储藏之丰富 以判其国防军备之强弱。正如法国上院议员伦吉尔氏在上院所报告云：“石油为战略上最重要必须品之一，有之则可操全胜。” 此为举世所公认，战争胜败 固不待于疆场也。吾国仰给外油 年有一万万元之流出。一旦战事发生 海口被锁 政府不速求自给之策 计划开发玉门与延长之石油 则至彼时 惟有坐毙而已。

#### 缠回片刻伤心语

十四日。缠回近人嘉峪关甚伙 或经商 或习艺。余因天气渐暖 春衣未得 遂由友人介绍一回人衣匠作中山服一袭。午间送来 视其手工颇佳 不亚于汉匠。其人复能操流利之汉语 谦和中礼 精神似甚沉毅。询其籍 知来自南疆之哈密城 苦贫 始入关内业此。余心大为感动 及退 辄记诸手册 以供他日之佐证。匠言：“新疆自清乾隆以来 凡握有全疆军政权威者 悉为满、汉之人 对回民取非常压迫之手段。回民尚武 不甘屈伏 遂酿成同治全疆之事变。虽卒归征服 而回汉仇视之念 亦缘是日深。迨清末贪吏横征 残民益甚 强者往往揭竿而起。清廷虽腐败 尚能知边疆得失与国家存亡关系 时复考询边民疾苦 严惩贪残 稍回风气。辛亥而后 中原日事兵革 无暇顾念边民 于是临民者之专意恣肆 有加于昔 尤以金树人当政时为至酷。杀人盈野 流血成渠 人民动辄得咎 遂致百万回族同胞 沉沦于水火之中 呻吟于铁蹄之下 无可告诉。物极则反 中央如不速求慰民之策 将来恐仍有激变之一日”云云。匠又慨言：“新省于俄接壤至宽 新俄之间 有哈萨克共和国 亦回部也。西南连西藏而近印度 且有英属之阿富汗及波斯阿拉伯诸国 皆与新疆回民为

同一之种族，语言习惯风俗如出一辙。彼等未享有共和平等之虚名，然生活环境，实视疆民为安适。吾人固不问统治者为何人，但能使民众有安居乐业之望，于愿已足。吾族人重义知恩，苟受人三分之惠，必求报之以七分。杨增新治新时，政绩虽非甚美，然颇知恤民。回人爱之如父母，没时，回人均为之伤悼。及出丧，多环跪道左，披麻带孝，号泣如失考妣。”又言：“凡为县令，稍廉洁公平者，卸任后回人犹四时馈以食物，以志不忘。”即此可知回族天性之良。苟治边者，能顺应民性，教养兼施，岂只边民之幸，亦国家前途之福。否则以强邻垂涎吾土之久，安保其不尽离间挑拨之能事，回民虽必不甘于诱惑，然至呼吁无援之顷，亦惟生抚我则后之心。呜呼！人第知东北丧失之可愤，而不知西陲之危急，特未至揭幕之时耳！吾人岂可不速谋补救之策乎！

## 二游酒泉

十五日。西进势既难能，遂决东归之计。早赴司令部告别，众议不可，且执师长尚未回城，岂有不待主人一面竟去之理相挽留。且谓：“如君真行，则吾等将受慢客之责。”乃允以暂留。天暖人闲，部中无事，张雅韶先生发起往游酒泉，以赏春光，遣客闷。此处前曾一游，以彼时忘携摄影机，颇有应此一行之感。闻之欣然。饱餐后，十馀骑同发，出东门，扬鞭而驰，有顷即至。前游相去旬日，气候已殊。大地春来，草木已有欣欣向荣之致，霞光水色，相映成趣。摄影后，留连久之，复联袂至附近之小学校参观。地小设备亦陋，时已放课，无足观者。忽感口渴，就民家求饮，仅有新汲之冷泉。众止不可，乡人亦言饮之必腹痛。忽谓沿途饮冰啖雪已成故常。强尽二盅，卒亦无恙。

游归，颇有倦意，据床小息。忽毛鹏举先生来，坚请过女子学校演讲。谓生徒毕集，伫立以俟。余事前未事准备，内省不知作何语始当。既不可却，则勉赴之。至操场，魏县长方训话，学生集

队听讲，肃静有纪律。余继魏先生后，与可爱之群众相见，略述女子求学应有之认识，词简不足记。余见诸生精神甚旺，心极愉快。散后，略进茶食，即参观全校，虽缺点尚多，然处此环境之下，已觉办学者之苦心毅力也。闻境内居民，数约八九万，而女学生不满百人，女教之衰可见！

### 新疆耳食

二十一日。自东北四省沦亡，有识之士，遂移其目光于西北。盖知西北土地之广，物产之富，苟加启发，不惟厚裕民生，充实国库，亦为复兴民族之基础。而新疆富甲诸省，又为西北之屏藩。从国际复杂情形推论方来，我不自谋，人必有代我谋之者。况新疆今日，亦既成为严重之问题乎？半旬居此，无所事事，除驰马郊原外，即向各方探询新疆之详情，而偏重于气候交通物产之调查，未尝为政治问题之研究。以余所注重者，不过欲供国人参考，引起侨胞之注意而已。惟所记既非亲历，或不免于失真，须俟他日游新实际考察后，再事补充或改正之矣。

疆域 新疆为古之西域，处我国西北边陲，介于中亚细亚与蒙古高原之间。外依葱岭，内捍长城，东介甘肃、青海，东北接外蒙，西临西藏，西南界英领印度及阿富汗，西北接俄领中亚细亚。

面积人口 全省面积，东西广约三千七百馀里，南北长约三千馀里，共有五百五十万方里。辖五十三县，面积辽阔，为全国各行省冠。几倍于东三省，大于江苏十四倍，大于浙江十五倍。合而言之，宜抵内地十八行省面积三分之一。幅员之广如是，而人口则至稀，仅约三百万之数，不及上海一隅之地。人种复杂，其中以缠回为大多，约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为该省之主人翁。十之一为蒙古、满州，其馀回、汉人及哈萨克人，各占十分之一，平均每方里不及一人。

气候 新疆幅员既辽阔 而交通又极艰难 国人遂群目为绝漠荒原 相戒裹足。实则气候之美 有出人意表者。盖其地虽远隔海洋 几属于完全大陆性 但以天山横隔 全省分成两段。天山之北 寒热较强于山南 惟夏季甚短 以六七两月为最热 然亦只九十五度左右 而六月中间有飞霜降雹、裂肤堕指之事 且亦止于正午 早晚则凉爽如京、沪秋时 须御夹棉衣服。至天山之南向阳所在 则气候温美 四时略同。全年青翠不凋 百花长发 虽江南不能比也。所奇者 独土鲁番位于南疆之北部 其地则终年热不可言。夏时太阳有如烈火，富者多于是时携家避暑 山北 及秋末始归。贫者则掘地作深窟 寢处其中 昼伏而夜作，以避炎威。此地气候 大与南洋群岛近似 亦一奇也。

山脉 均自葱岭来 其分支行经新疆省境内者 曰天山 曰昆仑山 曰阿尔泰山 分述如下：

（甲）天山脉 天山又名雪山 以其终年积雪故也。《汉书·班超传》注 西域有白山 终岁有雪 亦名雪山 盖即指此。是脉由葱岭迤邐向东行 绕阿克苏、乌什库车之背 达于伊犁 乃折而经迪化之南 鄯善之北 直至镇西 止于哈密之东 全脉长约三千馀里 横贯新省 故新疆有南北路之称。山行起伏蜿蜒 气势雄特 为宇宙伟大之奇观。其间峰峦 往往突入天际 最大者为汗腾格里山 高达二万三千馀尺 即天山极高点也。

（乙）昆仑山脉 自葱岭东南行 经英领之印度喀什米尔北部 再折而入新疆之南 而至西藏边境 是即为昆仑山脉也。东折为察察岭 横障于新疆、西藏境上 再东为托古兹远坂 名冷岭 委曲入新疆之南部 是为本省之主干。至青海界上 合为勒科尔乌兰，达布逊山。由此分为二支，一西北行为阿勒腾塔格岭 又名阿尔金山 折东为阿斯腾塔格山 接甘肃、青海界上之祁连山脉。其一则东走入青海 如巴连山脉 为巴颜喀喇山脉 更南入青海至西藏界上为唐古拉山脉。

(丙) 阿尔泰山脉 自天山之珠勒都斯山 分支西北行 出博罗塔拉 折东而北经塔尔巴哈台 循额尔齐斯河东南行 入蒙古境 其间主干崛起 连绵不绝。

河流 新疆省群山如环 地势高峻 河道难于外流。除北部之额尔齐斯河 西流经俄境 北远注于北冰洋外 其余各水 大抵止于境内。流者为河 滞者为湖泊 回语谓之淖尔 即海之义也。河之大者 天山北路有伊犁河 额尔齐斯河 南路有塔里木河 兹分述如下：

(1) 伊犁河 此为天山北路之大川，有二源：上源为崆吉斯河，河出焉耆西北山中。一曰特克斯河，源出汗腾格里山北麓，合而西流 复与哈什河相连合 西经霍尔果斯 入俄境之巴勒哈什湖内。全长一千五百馀里 支流甚多 渠水纵横 甚多灌溉之利。上游可运木筏，下游利于舟楫。惜国人不知利用 已入俄人之手矣。

(2) 额尔齐斯河 为阿泰西一大河，源出阿尔泰山南麓，会合克林河 布尔津河 哈拉斯河 哈巴河 阿勒克别克河 西北流入于俄境之齐桑淖尔 复西北会额毕河 注于北冰洋。此为新省河流出口之仅有者。

(3) 塔里木河 此河为叶尔羌河 阿克苏河 和阗河 兰乌苏河 四大河流汇合而成 为南疆第一大川。自和阗大戈壁之北 经罗布淖尔 与渭干河相会。全长三千七百馀里。天山南路殷富之县 肥沃之区 多在其沿岸。

右列各河 皆境内最大者。此外尚有渭干河 开都河 克里雅河 诸河皆利于灌溉。至于湖泊 随在皆有 中如镇西县之巴里坤湖 古名蒲类海 历史上负有盛名。

物产 新省物产至繁 举不胜举 略录如次：

(1) 植物 农产有米、麦、高粱、玉蜀黍、番薯、豆 种类悉备。大小麦 为本省主要食粮之一。各地皆产米 以南疆之阿克

苏北疆之玛达斯为最佳 粒白润而肥硕 价且甚廉。蔬菜之属，与内地略同 如韭、蒜、葱、薤、芥、苋、椒、茄、菠及青白菜 各种瓜与萝卜均有 四季皆青。北路气候较寒 则多设暖室植之。故虽隆冬 而生菜均无忧缺乏。因回民少食生菜 故经营业圃者 多湖南或天津人。

此外尚产多量之棉、麻、桑、烟草等。产棉以南疆最盛 而吐鲁番居第一 年出二千万斤左右 质白净而纤维柔韧且长 远在美棉产品之上。因交通阻遏 不能输入内地 遂成为对俄贸易之大宗。

果实品质咸佳 有色香味具足之美 非但内地罕见 几可推为世界之首出。天山南北皆产之 南路较盛 有苹果、花红、葡萄、杏仁、石榴、梨、无花果、桃、李、山查、胡桃、枣、栗、藕、柿、桔、柚、樱桃等等。除哈密甜瓜、吐鲁番葡萄驰名外 如库车、伊犁之苹果 肥美无伦 土人呼为沙果。又无毛圆形之红桃 亦为果品之著者。

以言森林 参天蔽日 人望如云 类多生自洪荒 人迹罕至，中以松栎为多。自东部之巴里坤以达伊犁 凡三千里中 连绵无间。大者围数丈 好十馀丈不等 无人过问 听其年久倒腐 间或自焚。其盛茂虽东北之长白兴安岭不足比喻。外如檀柏、桑、槐、柳、白杨、椿、桦、榆、衫等类 亦随在可见 往往一望成林。

花卉则亦盛于南路 如牡丹、芍药、蔷薇、玫瑰、桃、李、杏、菊、葵、山茶、茉莉、凤仙、鸡冠等 花之类咸备。

药材为出口之大宗 多产于北路之阴 质佳而且其价廉于内地 种类至多。普通以红花、茯苓、当归、牛膝、甘草、半夏、黄芩、党参、灵芝、川芎、大黄、远志、苍耳、黄柏、益智、柴胡、沙参、附子、白术、黄连、防风、款冬、细辛、黄耆、催生草、阿魏等为伙。而枸杞、石连、锁阳、雪连、百合参之品质尤佳。外如鹿茸、羚羊角、犀角 以供入药之用。

(2)动物 北疆地接蒙古哈萨克，因历史上之习惯，至今均未改其游牧之生活。富家之牛、马、羊、驼 常至数千百头之众，贫亦以数十百计，一家衣食均赖之。南疆则人民因生活优裕 多务农商 牧畜仅成副业。家畜以驼、马、牛、羊、驴、骡为大宗。羊毛年产约十万馀担 驼毛一万五千担 马鬃八千担 马皮四万张，牛皮六万张，羊皮一百五十万张。惜人民牧畜方法，不知改良，因而管理组织方面，均缺乏时代技术之训练与认识。故死亡日增 产量不振。

野兽除虎、豹、犀、鹿、熊、羚羊、牛、马、羊、猪、狼、豺、貂、狐狸、猴、獾、獭外 尚有不识名之怪兽。禽介昆虫各类生物亦多。行人经过大荒之戈壁时 常见野马或野牛羊成群结队 动以数千百计 逐水草于翰海中。见人不避 人亦无法捕养 除猎取皮革外，遂听其成自然之蕃息。

(3)矿物 金矿 分山金、沙金二种。山金分布于塔城之哈围山 于阗之克里雅山及喀喇塔什山 吐鲁番之喀喇巴尔逊山 焉耆之额布刚岭各地 以哈图山蕴藏最富 面积数百里。曾经西人专家考察，估计矿苗约在五千万两以上，每两平均含金五钱许，藏金即在二千五百万两以上。至于沙金 则阿尔泰山一带 金块随地皆有 俯拾即是 为全省产金第一重要地。故其向有金山之称。产金面积约在二千方里以上 约有纯金三千馀万两以上。次则于阗之苏拉瓦山及宰列克山，产金面积约三千方里。又乌奎苏屯河产金 面积在二十方里以上 约有沙金四百馀万两。此外如焉耆镇西之无度沟 尉犁之大西沟 和阗之玉陇哈什河 且未之阿哈他合山及卡巴山，某羌山，奇台西北三苏吉及塔克拜克山 绥来之玛达斯河诸地 皆盛产沙金。蕴藏之富 可以概见。惜土人皆用土法开采 技术幼稚。采金方法分二种：一近水处用淘洗法 以取闪金 无水处则藉风扬取之。

银矿 本省银矿之多 所在皆是。其最著名之地 为阿尔泰

山附近乌什克南之银墩子，塔城之塔尔巴哈台山，且县之羊厂山和阗之塔瓦克山以及吐鲁番、叶城、乌苏、哈密、焉耆等地，皆产之。满地黄金 尚少人置问 银更不必论矣。储量丰富 无从详知。

石油 新疆为产石油之大本营 分布甚广。陕西之延长 甘肃之玉门 以及四川、西藏各地之油派 皆自此发之。迪化之苏打车县和四盆沟 库车之喀喇亚仑 绥来之金沟河 红沟 咸水河 沙车县城西南百馀里之上窝铺 沙湾之博洛通湖 塔城之黑油山 乌苏城东南之南山 独山子及疏勒等地 储量特富 往往喷涌如泉 潴积成池。如南山及独山子一带 喷出油泉 多至三十二处 色或黄或青 而纯质不烦提炼 即可取作燃灯之用。或质浓色黑 居民取其沉淀渣滓 以涂抹房顶及用以膏车 可谓到处皆油。闻近年俄专家前去调查者，大有人在。

煤 新疆遍地皆煤 尤以天山之北为多 迪化镇西之储量最足 而以哈密之质最佳。其煤无烟而耐久 燃烧力可延至二十四小时。此外如乌苏、伊宁、奇台、库车、拜城、昌吉、孚远、吐鲁番、伊犁、绥来、鄯善、疏附、呼图壁、英吉沙等县 均以产煤著。据专家调查 其储量在六十万万顿之数 亦云伟矣。

铁矿 钢铁、燃料 为近世立国之要素。故有石油战争、棉铁主义之呼号。其用途之广 位置之重要 已可想见。铁于本省亦占一重要地位。迪化、拜城、英吉沙、吐鲁番、孚远、镇西、乌苏、疏勒、塔城、伊犁、焉耆、温宿、阿克苏等地 皆以铁矿著称。孚远之水西沟 清乾隆时冶业大兴 工人有数千之众 出品远销于甘肃各地 为利颇丰。及同治之乱 是业遂衰 今已寂然无闻矣。

铜矿 铜矿之分布亦广 新省之器皿货币 多是赖焉。拜城之雅哈阿里克尔噶山 年产十二万斤。焉耆之库尔台山 矿苗浮露 易于开采 其成分含铜百分之六十五。疏附之苏浑山 且未东南之乌兰乌斯河 以及库车、伊犁、和阗、迪化、伊宁、温宿、阿

克苏、吐鲁番各区域 均盛产之。

他如晶、玉、云母石、金刚砂、石棉、石蜡、盐、矾、硫磺、硝等矿 均不能悉举。统上以观 足知新疆包罗万有 非止甲夫全国，真可雄视万邦。试问今世界中 尚有何地足与之并美。宜乎外人称之为世界秘密之宝库矣！

### 欲别且留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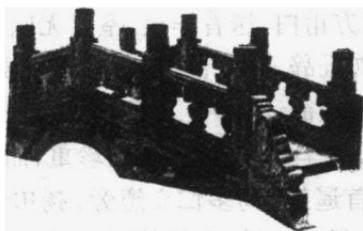
二十二日。昨闻仲英先生已归 早起 因往谢别。问余何遽乃尔 且力致歉意。余告以归心已决 光阴虚掷无谓 今幸得面辞，愿互勉为国努力。乃见允，并引识其来自敦煌之介弟仲杰 貌颇似其兄 亦英伟之士也 为言敦煌之胜。久之辞出 顺道至各处告行。自惟无所知能 惟有一腔热血 待时为国而洒。而人之相与 初未尝以女子视余 且期许特厚。以往如此 今尤重感诸人之厚谊焉。

余之行李 早已整饬。而同道之教友 群来恳切相留 费尽语言 始允更留一日 然后放行。是夜 饭于黄女士家 室虽简陋，所具亦粗面野蔬，然相款至诚，此心实较受虚伪之筵为安乐。席间 陪者仲熙堂先生 亦牧师也 热心教务 频瞩余东归后 将西北人心缺灵明指导之情实 广为宣说 冀有同志之教友，来传道于绝域，拯拔多量之人民。极尽脍切之意。

### 名实相符之玉门县

二十三日。不为教友所苦留 今晨早就道矣。盩栢之顷 毛鹏举先生至 出玉杯十枚相赠。巧小玲珑 光洁悦目 言来自玉门县一带。彼处产此甚丰 故县以之得名。玉门而外 以新疆昆仑山麓附近之洛浦、墨玉、叶城、莎车、于阗、和阗诸地为美 故向有玉昆仑之称。和阗境有玉河 春秋二季 人俱入河采取 有密而岱山者 半岭以上 纯为白玉 亦称玉山。色有纯白者 有黑白

相间者 又有枣红、青花诸名 俗以纯白者为贵。其品大小不一，有重至数百斤者。以之琢成器皿 如杯、碗、环、文具、烟壶及戒指、佩件之属 价颇廉。清时 曾以为纳贡之礼物，故采者甚众，近则衰微久矣。是日来送者不绝，几周旋应对之劳，深夜始入睡。





## 肃州至兰州

### 别矣肃州

二十四日。东方甫白，送者毕至，室竟无以容。仲英先生令卫士二人为护，嘱勿推辞，抵高台，则遣归。久候预约之车，十时始至。因一一为别。众欲远送，止之不可，于是车马杂沓，同出东门。众意犹不肯已，下车强谢之，始各道珍重，而余轮前矣。女教友多泪承于睫，回首遥望，尚多伫立道旁，扬巾作促返势。心亦惘然。余车名金华，驾以三马，车位甚宽，可容三四人坐卧。上搭席篷，门则垂之以帘，无虑风雪。余独据之，意甚适。车费预约至甘州二十五元，至皋兰则八十元耳。御者语余：“苟路有搭客，则君可少费其资。”余曰：“不愿也。”御者人甚诚笃，言语中有关西豪侠气。沿途时见水鹤，群戏水上，人过不惊。白鸽尤多，结队而飞，就地觅食，大类忘饥。时日色布地，风气渐和，冰雪既融，道路泥泞殊甚。而车行良速，日未倾昃，已抵临水。刘主任得司令部电告，方候余道旁。故人义重，亟下车道契阔，同至所居晚餐，野味极美。

### 重逢旧雨〔旧雨者老友也〕

二十八日。自临水至甘州 历时四日 悉来时所经 无可记录。惟有终身所难忘者 即沿途灾民至多 每至一地 凡畴昔曾受余一馍之赠者 见重来 辄喜极若狂 且呼且追 逐于车后。止宿处 则顷刻盈前 老者叩余沿路之安否 小者则伸手乞馍 状至可悯。每出二三银饼易馍百许遍予之 尽得一饱。各露其苦笑之容 余亦报之以苦笑。益念茫茫前路 此茕茕者 安从得保此萎顿竭蹶之微躯 被饫粱肉、衣纨绮、溺声色之流，一掷万金 曾无吝惜 谁复顾虑人间竟有如许无告之灾民 累日求勺浆粒米不得入口 而肯生几微同情造福之念哉 余力微能薄 仅有万间广厦之片心耳！以有限之馍，究何补于若辈之生命。明日余车前发，此辈生死殆无人顾问矣 灾民频叩余东去后 复以何时来 忿如直言 恐伤其望 辄饰辞以不久再至慰之。噫嘻 此亦聊博渠等一时之欢而已！

入暮 至甘州 仍止福音堂。教友相传 纷来问讯 皆谓余去后消息杳然，共为悬虑，疑有意外之事，或则以为久越此东归矣。因起谢之，并道未及通候之歉。

### 长足恨

二十九日。早起访韩旅长 欢然道故 询别后经历颇详。归已宾客盈堂 见余满面风尘 而精神加健 相与庆叹。余性固乐旅行 平居无事 辄感身心不愉 病魔旋至。苟行囊一挈 胸次即为大舒 虽一行百里 亘数日不眠 甚至不食 亦初不觉倦苦。余尝自笑 上苍视余良厚 以其付余包身之胆 与履危蹈险之骨骼也。

午后 公安局长朱君志和来谈 乡人也。豪爽有才气 履任为时甚浅 而人颂其贤能 为当道所倚重。久不闻乡音 故兴趣

殊厚。此殆乡土观念尚不能悉除之病耶。薄暮偕顾女士至市上购鞋及零用物品，备途间所需。因离沪时为隆冬，初未计勾留西土如是之久，春装未备，而熏风将来，棉鞋觉太热，必谋易取。顾余足颇长，京沪商店如林，每购尚苦难得适宜之履，况此处乎？然冀其万一遇也。顾君因导余至平津人商店，屡试竟失望，遂已（西北妇女多缠足，放足者，式皆巧小，不堪一顾。余所物色者，男式也）。意皋兰或可求。既归已万家灯火矣。

### 御者可佩

三十日。仍赁昨来之车前进，韩旅长又派兵二名相护，辞不许，谢之。早与诸人握别，驱车出东门。天气晴和，道路平坦，人望皆呈生气。命御者撤前帘，依窗外眺，时与之作闲谈。御者忽慨言曰：“吾国数为外人欺侮，政府何不予之抵抗，吾人何不奋发图强？吾思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何以甘心迁就于人？诚不可解。”告以东北四省之失，淞沪抗日战之经过，而殿以慰辞。御者怒目磨拳，谓：“苟得参战机会，誓以身杀敌，以报国仇。”且言且痛击其马，似藉以泄愤者。余以是特加敬焉。前在兰州遇忠义之菜馆下役，今复逢此御者，孰谓中华民族无国家观念乎？余忝生于衣食较裕之家庭，平时辄感高级社会中，不易有保持人类固有善性之辈，因其易为环境所熏染，不似贫苦社会中人，能始终不改其天然之思想与动作，故常以为欲知社会真实情况，必求之彼辈中，乃至求友亦必于彼辈中。于此益信所见之非妄矣！

东南行四十里，至古城，居民约百户，面店数家，欲停车打尖。御者谓已离东乐县不远，该处必得较好饮食，从之。又东南行三十里，至县城，停车放马，就逆旅午餐。城周不及三里，居民百馀家，虽属城区，穷鄙亦甚。自甘州至此为一站，惟今日早发，车行亦速。餐后日色犹高，商之御者，再行一站。匆匆登车，又东迈。十五里至大桥寨，进山丹县界。又十五里，涉山丹河。途间

多平川 经大佛寺。又十四里 渡山丹河至县治。入城寻宿 计程共行百十四里。时春水泛滥 故街市泥泞 车过 泥丸四飞 未免取人憎厌。城周七里许 只辟东南二门 居民七百馀户 逆旅已上灯矣。

### 治疗伤兵之试验

三十一日。平旦 车出东门 行道迟迟 盖泥泞难越也。三十七里 至新河堡打尖。堡周三里 居民约二百户。方出堡时 忽遇一军士监一车来。车卧者 血涔涔下。疑之 令卫士止 问究竟。始知峡口驿所获拐匪也。三十三里 过八里墩 更七里 止峡口驿，宿焉。是日行七十七里。此处有城周三里许，而毁圯不堪。城内居民数十户 驻兵一排。入店 更衣盥洗 未毕 忽二商人求见。盖药商 来自北平 将西至肃州 抵此为军队所阻 谓近得高级命令 无护照者不得西。事前不及知 无从补领。商人求得微利 苦于折回 欲乞余为疏通 且出药箱及北平店名相示 以证其言之实。余既怜此商人 许为关白。复念昨自肃行 不闻有检查之命，或者马部将有所为乎？俄而驻军马排长来晤，为言：“日前发现一匪拐骗二幼女 捕而缚诸内室 将以今日谋遁 监卒醒 起捕之。匪力大 夺刀反斫 皆被重伤。众闻声驰援 匪幸未免脱。今移县矣！”问二卒伤势如何 冯君疾首答曰 地僻 无从得药，仅以布裹之，正呻吟间也。余闻之惻然！旋忽忆及“一·二八”时 在新加坡 曾参加妇女救国团红十字会之训练 拟回国后 纵不能执戈杀敌 亦当一尽战场救死扶伤之义务。所备药品 似尚存行囊 迄未一试 今或可验吾手术。因告马君 马喜甚 令人异 二卒来 为状甚惨。解裹视之，一则头顶血肉狼藉，一则脑后伤，深约二寸许。以温水涤尽 敷以药膏 仓卒不得绷带 遂以大白巾二方裂以代之。收拾完毕 二卒谢去。时群众围观 相与啧啧。余告以此为人类应尽之义务 不烦赞叹 特边方见者少耳。众既

散，二商人尚徘徊左右，余乘间为马排长白其衷曲，且云“愿保其无他作用”。马慨允之。二商深致感意而出。

### 望长城兴感

四月一日。黎明东发，村人皆集，二伤卒亦来再三致其谢意，言伤势已较减。慰遣之。昨始见两卒时，面含怒色，殆深恨所遭之不幸，且不信余能已其苦者。裹疮后，神情少和。今则微露笑颜，无复昨之凶态，益觉仁能感人之深也。

东南行五里，至山丹峡，石道崎岖。十五里至定羌庙，一路荒凉之至，时见灾民扶老携幼，踟蹰道中，盖求生不得而作远方之徙者。念彼亦生灵，何辜于天，而厄之至此，其人事使然乎？时旭日行空，长城人望，连云雉堞，忽隐忽现。盖因山作势，直通辽海之滨。嗟夫！自秦以来，此城阅世既久，兴亡之局，未有如今日之危者矣！城乎城乎！异族相侵，君之能力已失其半，使吾民族有复兴之日，则君之全体，宜不久辱于异族，而听其树帜于其间。三户亡秦，亦安知吾华族健儿，不于最短之将来，使君向来之荣誉，重耀于世界乎？车中思潮起伏不能制。有顷，至村落，马忽不前。询之，已行五十五里，地名水泉驿。御者曰：“息也。”入店中，卫士以粗面进，聊进一盂，佐以自甘带来所馀之鸡肉，食之甚佳。然一念途次灾民，辄生过分之感。此处有堡，居民二十馀户，车店四五家而已。餐后，复前行，黄沙蔽日，碎石塞路，车颠甚，乃下帷静虑而卧。有四十里，抵水磨关。关为明代大黄山，番民互市之所，遭同治之乱，坍塌不复成形。二十里，至永昌县，夜色纷呈，归鸦成阵，入城正人家上灯时。是日行一百十五里。城周约八里，居民约千户，惟街市萧条，增征人索然之感。

### 喜得豆芽菜

二日。整装时，见日光晔晔，觉久离马背，控驭之术或疏，及

此晴郊，合当一试身手。因与卫士易骑而驶，意得甚。盖久困车箱，几令人气短。举鞭遥望，长城由此北向，距离渐远。经十五里堡，通真堡，丰乐铺，六十里至八坝墩，停鞭午食，居民二十餘户。此间风俗，当垆亦妇人女子，而男子转携小儿役于灶下，不足奇也。方饮茶间，御者忽以新生之豆芽菜进，大喜如得瑰宝。询所来，则谓途间见余频索青菜，苦无以献。适闲步，见妇人方濯此，遂以铜元三十五枚得之，尚不盈握也。余亟喜其忠，且恐店妇不知制法，因自炒食之，味甚甘美。荒凉中得此，良不易。使在内地，只铜元四五枚之代价耳！然后知物以稀为贵之义矣。餐已，又东行。七里至永昌界牌，乃与武威县交界处。离甘至今，风鹤无惊，足见当地政治尚不恶。二十三里，近丰乐堡，日落风生，飞沙扑面如刺。人言西北气候如婴儿啼笑无常，真不诬也。马上颇悔午尖过费时间，卫士请余易车，以避沙石。余不肯向之示弱，而卫士固请不已，遂复登车。行三十里至四十里铺止宿。共行一百二十里。

### 来听凉州出塞歌

三日。早辨色即行，日方东升，已至凉州。计程四十里耳。入城安置行李，即赴新编骑兵第二师司令部访马子高先生，盖仁山先生之尊兄也。未遇，倩人导至其家，其妇人出，款接至欢，且作午餐。久之，子高先生始归，道相望之意。又言：马子云师长得青海讯，知余即将过此，亟欲倾谭。乃方阅操满城，二三日即至，愿盘桓数日，无负其诚意。因谢之，并托转为致语：“游方之人，不欲重扰公务。厚意感愧，相见有时耳！”午后，子高先生忽传马师长电来，坚请余去满城一晤。遂与马君驱车往，离城凡二十里许。屋舍已毁于回乱，惟馀一片广场，供军队之练习而已。马师长为青海子香师长之尊兄，新膺斯职，驻防此间。埋头苦干，颇有英贤之誉，相见甚欢。时结幕而居，帐内布置简洁，旋导余遍观

所部生活及演习，精神纪律均甚佳。士兵帐幕如云，其间人止一席而已。新编部曲，即具此优美之条件，实属难能。谈久，与辞，且告以诘朝东发。尚欲相留，乃详述考察行程计划，始罢。仍与子高先生同归。凉州为西路重要之都会，以其地势险固，东北据长城，西南阻祁连，为古经略西域之重地。城周十二里，气势雄壮，城内人烟密集，商贾如云，多来自陕、晋、平、津诸地。人口以洋货为大宗，土产则煤炭、粮食亦不在少。境内高山积雪，夏秋溶化，降为无数川渠，足资灌溉，物产丰富，本有塞北江南之称。惟亦困于连年之天人交祸，今昔殊改观耳！

#### 兼程旅况

四日。凌晨起，遣同来之卫士西还，子云师长原欲别谋护送，余以途间平静，不欲多人，坚谢之。仍附原车而东。且与御者约，苟能缩短时程，抵兰当厚酬。御者首肯。盖余性殊急躁，凡事欲行则行，且以光阴虚掷为可惜。既别凉州城，经大河驿河东堡，七十里渡三坝河，至靖边驿打尖。仰观日色西斜，询知距古浪县城，尚有六十里，频促御者速饲马。御者微有愠容，口喃喃不知作何语。余佯为不觉者。退而自省，性实过急，凡御者视其牲畜如性命，一家生计之所资，爱护等于儿女，其不欲过令劳乏，此人道亦属人情。此来从肃至甘，彼尚无说，自甘更进，则固尝言其牲口日行百里，恐不胜长途之任矣，今若是，余何尤哉！餐讫，复南行。登车假寐，不忍再事迫促。俄为巨声惊觉，摩帷外瞩，见暮色相逼而来。问御者声所自生，答以此西北荒原中所习闻，不知其故。且曰：“毋忧，离宿处亦已迓矣！”时渐入夜，四望迷茫，繁星垂天，光微，差可辨途径，万籁既寂，宿鸟不飞，惟闻轮蹄声，鞭叱声及御者嘘气之声而已。又久之，渐闻人语，窗外渐露火光，知近城郭，心甚喜。又久之，人声火光转绝，而余车速度反迟。御者吁曰：“更进二里至矣，吾马其瘠〔因疲劳致病也〕乎！”觉车身

转侧上下如渡桥，而轮蹄之响较巨。盖已入附郭街头之回声也。两旁民居咸掩户就寝，故灯火寂然，远远有拆声。御者曰：“二更矣！”语已，车遂停。启帘视之，已止于逆旅。御者呼启关，遂下。是日行百三十里，几并两日之程，难乎其为御者。地有居民四五百家，亦穷鄙之邑也。

方欲就寝，忽御者仓皇叩门，告余：“以闻诸店家，近有散匪啸集，此去不远之乌鞘岭，大肆行劫，旅客相戒无前。”余谓：“此已习知，第行毋怖。匪出没无定所，安知明日乌鞘岭不早绝匪踪乎？”此际店家继至，闻余言，频向御者吐舌，似惊余之胆壮者。余虑店家或为匪人线索，因益故张其辞以慑之。店家果色变而出，余亦窃笑就寝。

### 乌鞘岭

五日。五更起治装，因今日将犯险过乌鞘岭，止宿于平番，不得不早发也。披衣出呼御者，数数始兴。余时闲步店庭之外，仰视疏星的闪烁，天宇澄朗，觉万物咸静，其趣自美。久之，露下沾衣，寒生肌粟，反步入室，手一卷以待之。又良久，御者始请登车。破寂冲寒，东方渐白，车行殊震，盖已入峡中，曰古浪峡也。揭帘视之，见两山夹峡，奔流悬响，乱石狰狞，岚光极掩映之奇。惟寒气竟若严冬，重裘如铁。御者告余，土语云：“古浪峡，冻掉手。”其冷可想。又遥指峡中一硕大而洁白之石云：“此石人呼为甘州石，谓自甘州飞至，相传石能催生，过客每敲取之。”三十里至黑松驿，又十五里，至龙沟堡，既寒且饥，停车早饭。入店就灶，下烘火，久之，始回温气。盖五鼓至今，未得勺水也。呼店家炒鸡蛋一盘，扯面两碗，立尽之，精神顿复。临窗外视，微闻御者询乌鞘岭匪警有无，居民皆以“确实”答之。急呼御者责之曰：“何胆小如尔，第前进，如损及车马，我赔偿之。”御者始无言。餐已前行，经丁远营，登乌鞘岭。岭为祁连山一支脉，高一万四百尺。纡

曲而上，车行甚艰，及颠，寒绝。上有韩湘子庙，俗传为唐代文学家韩愈之侄，或曰侄孙，即世所称八仙之一。因忆《说郛》丛中，有宋小说家所著《韩仙传》，述韩仙成道始末甚详尽，虽不必可信，然文章事迹，自可动人。此庙香火颇盛，亦足见其为人景慕之深矣。山势雄奇，危岩峭壁，颇呈大观。时内心亦颇悬念匪风，不暇恋怀风景。幸卒无事。下岭，渡金羌河，至锁羌堡，凡五十里。日尚未昃，又前行四十五里，抵盆口驿。入店，惫甚。想见御者与马力之劳。是日共行四十里。

### 旗民末路

六日。辨色即发盆口驿，微雪，风刺人难耐，稍觉头晕，闭帷假寐。七十五里，至平番，打尖。城内居民七八百户，商店百馀，闻以产煤及牦牛著称。境内有土番与汉人杂处，设土司以治之。番人皆以牧畜为生，汉人则事耕种。此处有支路，乃经通远驿，渡浩亶河，直达西宁之大道。以平坦故，行旅多假道于此。回忆初春由西宁北上甘州，嫌绕道此间，不听当地人士之忠告，区区微命，几送诸大坂山中。今事过境迁，亦不觉前日之艰险矣。午尖后，行五里，至庄浪满城。城周四里，建于乾隆元年，多旗民，生活甚苦。清人入主中原，其族习于安晏，坐享俸给，垂三百年。子孙相承偷惰，平日无自食其力之准备。一旦为之上者，政权移易，优待成为空言，遂至坐食山空，男子流为厮养，妇女亦往往沦为娼妓。此固政府应有代谋之必要，而天演“适者生存”之义，亦不可避之情实也。人可不自励其志哉！又六十五里，至红城堡，止宿店，已初更矣。是日行一百四十五里。红城堡人烟稠密，市面颇佳，庄浪河横贯其间，土壤肥美，为平番南境之一大市镇。

### 又惊风鹤

七日。天气转晴，有温意。晓发，遥望边墙遗地，时作隐现。经泉沟岭，行峡中，泥岩错耸，极穹窿之致。朝阳霁色，映射岩

壑 自为幻变 各尽奇观。山中石膏土盐甚多 闻土人取以运售兰州 为制水烟原料之一。三十二里 至咸水河 以地皆卤质得名。又二十里 至哈家嘴 午尖。此地亦产盐 年约八万担。午后，又东南行 过通远桥 经甘家嘴 俞家湾 五十里 至朱家井 阳乌未西 为时尚早 此去兰州仅四十里矣。原欲竟达彼间 乃路左一店妇 力挽吾车 耳语御者 御者立现惊状 转来白余：“离此十里许 昨有劫案 死一人 伤二人 请暂止以覘动静。”余笑而斥之 意谓店妇故作危言 欲留客耳 乃御者苦求不已 谓：“店妇决非戏语 亦无他意。纵不为匪警计 亦望念其牲口之过疲，一骡今日已病不能食矣。”方坚持中 群众毕至 皆证店妇之说为不虚 更质之其他老者 亦曰：“实也。”余于是遂不得不从御者之言而下车。店家且嘱余：“夜勿贪眠 防匪万一至。”来途无恙，不谓省会伊迓，竟有此恐怖之声。为之慨叹！是日行一百零二里。

### 重到皋兰

八日。宵来心至不愉 迄未成梦。绝早起视野外 朝霞布天，平旦之气清甚 昨言匪警 则淡忘之矣。促御者上道 始有游疑之色。以善意慰勉之 乃理鞭前发。又行山峡中 空谷绝人 心亦不甚宁贴。二十里出峡 渐有人烟。御者如释重负 长吁一声 复频赞余胆力之壮。余曰：“其速前乎！”更十馀里 黄河已遥遥人望 乐不可支。道旁桃柳争妍 大类江南风景 几忘置身塞外。既而抵金城关 渡黄河铁桥 入城 仍驻足中西旅馆。是日行四十里。计自凉州至此 行五百三十五里。本七日行程 余则缩为五日而至。自肃州至此，都行一千四百二十三里，费时十六日矣。

### 家乎——国乎——宁夏之游定计

九日。离皋兰八日矣。其间履千危 冒万险 今日得安然

以归 亦云幸运。竟日访问诸友 相见俱喜慰不胜。郑太夫人乐甚 至于下泪。老人之用情真极 转乃增余念母之心。始意即附欧亚航机东飞 旋复思及宁夏亦称塞外天府 有考察之必要。思亲虽切 然国事亦关至要。难于两全 今当择其重者。况由此至宁夏 较为便宜 将来取道平、绥转东南去 不过稍纾时日。一举两得，何乐不为。计遂决。

自兰至宁夏 有水陆交通线各一。水行用皮筏 陆则仍资车马 汽车尚未通。而水程略缓 盖遇雨须避 望风而停 滚滚黄河 随在有灭顶之患。陆虽较捷 但沿途重峰叠嶂 鸟道羊肠 盗贼出没无常 行旅生畏。胥曰：“不如水行之佳也！”余来自危区，已不甚恐怖 惟轮蹄半载 亦觉微苦疲烦 念易车而舟 似较可得休憩。且久喜黄河形势 不妨与此水结一因缘 而试坐皮筏 亦人生奇趣事也！因之决从水上行焉。

### 三游五泉山

十日。人代询皮筏之行期 知客数未满足 尚须留待数日。心虽焦闷 然亦无如何。午后 吴英铨先生来访 吴河南之回人 仲英先生之参谋长。其人富革命思想 性豪爽而沉毅 多谋智 喜交游 善辞令 为西路有数之人物。余至肃时 适值其南下 未及遇 不期于是值之 相见甚喜。吴君因约出游五泉 盛言彼间之美 谓宜毋负此春光也。以方无事 遂同行。顺道约数友 驱车出南门。温阳布空 碧天万里。夹道青翠夺目 草木向荣 飞泉斗奇 蹲石异态。至山麓 仕女如云。余去腊曾两度至此 并今日而三游。时序既迁 山容迥别。前时全山御白 微尘不染 如仙人玉立 极幽娴雅淡之趣。今则秣桃郁李 到处缤纷 如少女时装 丰姿妩媚。拾级而上 则步步异观 怪木危石 蟠青积翠 巉崖怒瀑 拔地乘空 松老成林 竹虚存节 而人声鸟语 俱出翠微中。且赏且行 不觉其倦。至山颠 据茶寮小息。凭栏纵目 心旷神

怡 与吴君等品茗而谈 竟至落日衔山始返。

### 法院刑清

十五日。过去兼旬 征途仆仆 久不亲笔砚 难为亲友之悬心 故连日闭户谢客 作简数十通 并整理日记 至今晨始藏事。出访高等法院曾院长及其夫人许女士 别久重见 相与欢然。询以甘省司法情况 知亦缘岁计艰窘 司法界经费支绌 不能多所设施。惟甘人诚朴 安分守己 平常诉讼殊少 有之 亦止于债事、盗案二类 大抵生活环境迫而使然。至于灭伦、离婚、欺诈、争产等案 直可目为绝无仅有。此可窥见西北人性之朴厚 非南人之可比矣。

午赴徐兆笙先生之约 驱车至东关花园别墅 客已齐集。墅临黄河而筑 入望风景绝佳。园内楼阁亭榭 布置殊修洁。翠荫中遍植名卉 色香沁人心目。徐君真雅人也 客多北人 性豪爽，高谈放论 极一时之乐。中有某客 为前军界中人 议论思想 不同众流。历言西北国防之重要与当前危机 且发挥其所见 语精警，且无私曲之见解。爱国之伦也！

### 开发西北当前之要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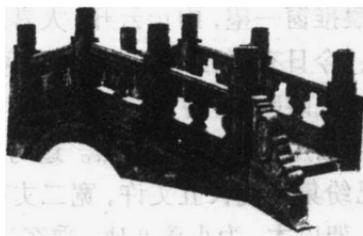
十六日。离沪之初，石殿峰先生曾嘱余此行毋忽于西北民族问题，故时时引为注意。积数月之体察，深知将欲开发西北，巩固国防 除政治必须为彻底之改进外 非积极努力全国人民之团结不为功，而尤以解决回汉历史纠纷为当前之要务。盖自国体变更 人民望治心切 回民受清代二百馀年之蹂躏 求平等之利益特殷。乃军阀擅权 官僚肆虐 天人交祸 亘二十年。兵革既繁 内地人民已难安枕 遂无暇顾及我边地之同胞。且以往负抚绥之责者 不务恤民 尤不知五族共和 其关系乃如兄弟 为之长者 宜尽爱护之责。或且以解决回族问题 惟有凭诸武力。嗟夫！

此外蒙所以倾向苏俄，西藏所以易为英用也！当此国际风云险恶之会，帝国主义者无在不乘我之隙，以逞其侵略之谋。有识之士，既确认开发西北为救亡之要图，对于消灭回汉两族以往之恶痕，宜有尽善之方策。西北为大多数回族同胞生活之区域，吾人至少亦宜尊重其地位，而使之相安。其人忠实勤俭，固五族中之健者。政府果能善为抚绥，施以训练，则捍患御侮，宁不能蔚为前驱。汉族习于文弱，抵抗之性，似略逊于回民。如广量移民实边，使中原之人，多与回民习处，取长补短，两族必能收相互为益之功，此非至难。现在注意边疆之人，每集其视力于蒙藏，而于数百万回族之生死疾苦，不甚关心。不知今揭橥世界回族自治之旗帜以为号召者，固大有人在。我西北回民同胞，亦知此中含有帝国主义之背景，不直此辈之所为。然人之惜生，谁不如我，一旦至于求生不得之际，或且饮鸩而甘。此朝野上下所当积极加意者。非故作危言也！

### 农人剜肉补疮之苦况

十七日。方明，大雨如注。阴云四合，天气转寒，为西来初次见雨之一日。时方有旱忧，得此当可苏农人之困。凭窗外视，此心滋慰。俄皮筏上人冒雨来告：“客已齐，倘雨收，明日即解缆。”闻之色飞。午正，雨止放晴，乐乃无艺。急出辞行，先谒郑太夫人，念必伤老人之心。至则果尔，惟强慰之而已。出又值微雨，仍分至各处作别。时促不及周至，殊谦然，返店已初鼓。而郑君夫妇则久待，为言将母命来送行，并佐以食物多事。老人厚谊，何可忘哉！谈及晨间大雨，郑言：“西北匪祸披猖，纯为生计所迫。某次至乡，闻人共语，曰前一阵大雨，匪竟为之大减。可见非甘为盗贼也。一般农人生活之苦，言之痛心！”又云：“农人当生活至山穷水尽时，饮鸩止渴，亦所不计。故稍有资本者遂向农人作高利贷，以坐收其不劳而获之利。因苛税繁征，名目不能悉举，

农人负担特重 政府曾不加恤 催迫且至严 每届五六月青黄不接时 尤感困难 不得已遂举高利贷以应之。利率闻有至二十分者，或以五六元烟土抵借洋一元。高利之风 凌青海而上 诚骇人听闻！闻政府体恤民艰，亦曾施以禁令 无如环境如斯 毫无效果。盖官家之索税如故 不得不接受高利贷 以资听付 非农人悉愚 喜受此剥削 实无可如何也。故苛敛一日不除 高利贷一日不能尽免。”客去 秉烛治装。寝时已子夜。





## 兰州至宁夏

### 初入黄河

十八日。凌晨推窗一望，雨止云开，大喜。盥洗毕，送者复至。忽筏人来白：“今日有事，恐不克成行。”闻之恨甚，送者渐散。十时许，又见舟人踉跄来，谓“即解维，宜速去。”因叹国人治事，毫无秩序，不守信用之病，到处悉然。遂与送者匆匆出西门，至停筏之所，客已纷集。筏长五丈许，宽二丈有奇，以牛皮百五十张连缝而成者，架以木，为小篷八座，乘客三十余人。新任宁夏邮政局长王君亦在焉。此筏本无篷遮，例至站登陆求宿处，或露处板上者亦有之。行客欲舒适者，必先期照会舟人，预为设备，以御风雨，人增费八元。自皋兰至宁夏，人纳船费十元，加篷亦不过十八元之数，不可谓不廉也。因候公安局检查，延至十一时始缓缓至。解缆时，日已西斜矣。与送者珍重道别，回望兰城，不尽依依之念。

黄河自发源地至甘肃北境之五方寺，水流湍急，或为悬河，或为险滩，木舟不利于行，故多取牛皮筏代之。驾用四人或六人

不等。自西宁运货至兰州、包头，多赖此物。河行之期，年约阅八月。盖冬至前即结冰，谓之封河，至次年清明后始解冻。今正值开河期，天殆假余以缘，俾得一览兹流之胜。

启行后，筏随流而下，行颇迅速。未几入峡，两岩对立，一水中行，怒流冲壑作巨响，初见之颇感惴惴。土人呼为小峡。河随峡势委蛇而转，暝色都现，遂傍岩下止焉。行五十里，船人就岸作炊，渺不见有人家。旅客则多出干粮充食，而佐以河中黄色泥水。余盖又一尝新滋味矣。噫嘻！不到黄河心不死，非余友夙所相讥之语乎？矜兹徒身临其中，且成为逐浪之人，而与河伯角智斗勇，诚至趣之事也！

### 大峡滩几逢河伯

十九日。宵来寄居水上，寒风四迫，重裘不温。时闻流水薄舟之声，彻夜未能入梦。凌晨披帷远瞩，东方一缕云开，河中宿雾尽收，风力渐杀。日光自天水遥接处，渐渐上腾，其芒有若探海灯然，分化为无数冲霄之匹练，射诸寥阔之青空，形态伟绝，与绚烂之朝霞，相映成自然之美。顾而乐甚，因就河盥洗，登陆闲行。此方群峰森罗，有争雄助长之势，离舟渐远，初不自觉。忽闻有遥呼声，循径急归，则舟人正解维以待。同舟共语：“今日且历危境。盖此去即土人所谓大峡，为途中绝险之处。危崖迫空，奔流塞谷，中有巨滩，水至彼处，喜作旋流。舟必操之得宜，稍失支持，即成灭顶。故自兰出发时，必多聘习河性之篙师，以助万一。过此，则水流较缓，可谓坦途。”言者津津，闻之不无心震。既而云舒日出，回顾已离宿处甚远。约五里，水流渐急。更五里，至第一滩，两山壁立千仞，上迫云霄，而风逐舟腾，峰回石转。同舟各危坐如泥偶，寂然无声。炊许出滩，相庆无恙。舟人曰：“未也！”又十里，至第二滩，滩声若雷，水奔如电，岸石耸立，望之狰狞。河中时露巨石，不敢迫视。久之，舟行无恙，盖已越二重之危，同

舟笑语杂生。舟人曰：“犹未也！”语未竟，已至第三滩。土人呼为牛巴子，即旋涡是。双嶂逼天，河面既狭，而屈曲成势，水遂为之不舒，奔腾之势，有类千军万马。同舟耳震目骇，收神屏息，不敢或动，一若偶动，舟即可倾，相将而赴河伯之召者。果乃舟渐盘旋，舟人各持篙橹，顺应水势，使不卷入旋涡中。正尽力间，一橹忽折，舟人猛作惊呼，众皆失色。不期一旋之际，竟出危流。舟人汗雨沾衣，报以安然脱险。且曰：“绝处逢生，入鬼门关折橹，而全舟无恙，平生未见之奇，此中有天，不关人力。”众于是为之喜跃，危滩既过，前路无忧，所聘多馀之篙师，乃纷纷上岸，仍返兰州，盖习惯如尔也。余等亦就河畔进食压惊。午后二时许，复启碇而进。沿河树木山岩，青翠可喜，夕阳返照，风景尤佳。五十里至条城，晚色既呈，河流难辨，遂止焉。共行八十里。岸上居民三四家，皆破屋败垣，状极穷苦。是夕，愁云密布，舟人忽密告旅客：“夜宜警戒，顷闻诸岸上，彼岸近有匪踪。”初闻不甚加意，入夜，方把卷消闲，忽有人叩余帘幕，起视，则同舟某客，亦自西北旅行来者，低声遥指匪舟以至，宜速息灯。循所指，伏暗处望之，果见隔岸有手电之光，直射余舟次。俄驾小划驶来，客均逃避一空，惟余与王局长、旅客某及舟子数人在。众议弃舟他避，谓匪之目的，在物而不在人。舟人见余为女子，尤力催余速避，疑余胆小也。余独持异议，谓果为匪者，吾人在暗处，彼仓卒不审虚实，宜与试一抗之。彼见我抗，疑有备，必胆寒。奈何自扰以示弱。众信余言，请为调度。余授密计舟子，遂静以俟之。有顷，小舟掠余舟而过，十余人于相隔约百步处登陆，余等亦弃舟，就有隐蔽处立待其前。诂匪亦殊智，遣三人先薄舟次，作探风之举，余则断后，远远随之。果不出余料，盖不知余舟之虚实也。舟人见匪行略近，遽恶声呼曰：“来者何人，不速止，则开枪矣！”匪闻之，遽回身图遁，众起狂追，获其一人，余免脱。断后之匪群，亦鸟兽散。既得匪，问所来何意，言语极尽支吾，神色皇急。最后谓

来访友 问友何处 遥指前村 三舟人挟之行 谓将往验虚实。候久 舟人归 谓路上 匪极力挣扎 未近村落哀请赦之。念此等本良民。宥之为得 遂佯为不慎 纵之听逃云。

### 塞上名花

二十日。夜间虽脱匪祸 众均坐以待旦。微明解缆 余乃入蓬假寐。行九十里 至靖远县。停舟西门河干 计时三日 仅行二百二十里。念如此 安得速达宁垣 心复为之闷甚 此处虽外城，人烟稠密 同舟之人 多入城游览。余亦闲步岸上 见舟子与数人围坐，方纵谈昨夕御匪事。且言且以手指余，众皆若有惊色。旋舟子白余：“昨夕良幸运 旬日前，一舟泊吾等止宿处 被劫如洗。且时为白昼。”余窃念吾舟倘昼遇匪者 必亦无幸。以昨昏黑 贼不敢肆耳。

信步所至 见一人家园内 梨花盛开 满园洁白如傅粉 香气馥郁动人。方欲举步入观，乃为一硕大之槩所迫退，徘徊墙外，不忍遽离。久之 主人适出 见余奇之。余因乞许入赏花 主人欣诺 且导入之。园甚宽 为境亦甚幽寂。布置得宜 梨无虑数百株 香雪如海。不期塞外之人 有此雅趣。留连久之 谢归。主人折枝为赠。众询余花所从来 举以告 皆欣然有羨色。因分馈之，馀则满插蓬中。四顾皆丽侣 因取黄河之水充佳酿 举杯祝名花之长寿。是夕，心至怡然。

### 安能辨我是雌雄

二十一日。昨宵身卧花间，梦至酣适。醒起，舟已行河中。日出如火轮 吐纳于密叶繁柯间。两岸田畴交错 垂柳成行 山中杜鹃烂发 掩映翠微中 涉目成趣，一望皆然。日落 至老龙湾 共行一百三十里。登陆闲步 饥肠雷鸣 见前有村庄 意可得食。至则败瓦颓垣 为之失望。是村风景绝佳 背山面水 松衫罗

列山花缀藤升树，流泉潺潺作声，宛然避秦处也。农人见余，停耕近前，问来意，余举告之。初误余为男子，故少妇少女皆遥立。既农人扬言：“客固女子也！”众始徐徐近余，似犹不信。二老姬审视余良久，语众无误，乃蜂拥围余于中心，或抚余之卷发，或谛视余之长足，似信非信，终若不辨其雌雄者。少女犹多掩口葫芦，作含羞态，不知其所以然。余据土丘而坐，与之言，始渐生喜色。一老姬强余过其居，辞不得已，从之，众亦追逐至。姬居为一破屋，黑不见人。入久始见其四壁如洗，仅炕上一败絮，屋隅一火炉耳。姬出鸡蛋三枚，入水煮以相饷，媿其贫，赠以银饼二。姬喜过望，泪下纵横，善慰之而出。时暮色将合，晚景甚美，不忍遽归，辄缓行欣赏之。途中见孩群，虽贫家儿女，而面丰体健，精神亦俱活泼，殆山水清淑之气所钟也。问上学否，荅以不知。更叩之老者，则云全村儿童近四百人，村中无学校。因念自入西北，沿途所遇儿童，多背负一筐，于街头拾牛马粪，不知教育为何物。宁止是地。此觐国者之所当深忧也！

### 观河滋感

二十二日。拂晓，放舟中流，随波而下。舟人据櫓曼歌，其声宛转动听。风和日美，两岸景致殊佳，尽日船头坐观，不感疲乏。日落，抵五方寺，行百三十里。夜餐匆匆，登岸闲步，群星烂然，与波光相映。风过辄闻花香，甚清，不辨何名。夜久尚不忍归，坐石矶，对此河流，涉想古今，顿起苍茫之感。

此河为国中第二大流，发源于青海噶达索齐老峰，绕积石山蜿蜒东北行，流入甘肃境。循贺兰山麓，北上出塞而东折，阻于狼山，又折而南流，成一湾曲，是为河套。更南经秦、晋之界，阻于崑山，再东折，经豫、晋之界。更东陡落平原，一泻千里。至铜瓦厢，乃稍折而东北，仍大青河故道，穿河北，经山东，入于渤海。全长八千八百馀里，流域在四十万万英里上。以若大之河

流行经数省 惜只见其害 不见其利 良可慨也 余尝以为西北连岁凶荒 皆缘气候不调 雨量稀少 而其症结之所在 无森林调节之耳！将欲使西北繁荣，广植森林，亦为当务之急。以其非徒可以调节气候雨量，且可阻沙流入河内，年久且可变易沙性，减少水力之冲荡。而更从河之本身，施以合乎水利之科学整理，未必河伯残忍成性，不愿造福于人类耶！

### 女何逊于男

二十三日。昨夕为风露侵袭，向晨头痛欲裂。拥被晏起，时闻橹声。日未沉西，忽云垂风起，止于大庙。行七十里耳。探首外视，风景犹佳，披衣独行欲苏困乏。沿河居民十馀家，求食店不可得。步至一老妇门前，就与之语。妇延入其室，询其家世，摇手太息曰：“无子，但二女而已。”吁！国人动以无子为可恨，实则女何逊于男。然国人观念多若此。数千年重男轻女之风不破，平等尚何言哉？别出，循屋而行，所至辄作阿芙蓉气，历五家而吸烟者凡四。闻西北人嫁女必媵以烟具，相沿成习，此真亡国灭种之毒焰也！

### 一饭之报

二十四日。夜半解舟，于星光掩映中，顺流而下。是时群山入睡，同舟之客，亦无一醒者。余独起披衣坐舷次，静赏之。向晨，已离所泊数十里。日中除看山色、听水声外，无可记者。薄暮，抵中卫县，止焉。是日共行一百六十里。中卫为甘省富庶之区，以滨河饶于水利。农产之足，几为北路诸县之冠。药材、皮毛、红枣为输出之大宗，煤矿尤富。停舟河畔，距城尚十馀里，而人烟甚稠。有面店数家，见之色喜，登舟已一星期，日咽干粮，佐以泥水，今日始得麦食。虽粗糙，已觉为至宝。因择一最大之面店入之。店妇接待甚殷，以涤面之水进。始忆日以泥水洗面，尘

垢不堪 乃大事盥濯 极感轻快。举箸间 见一女子探首内望 方欲起视 店妇止余曰：“哑人也！”斥之 俄闻哑女与人语伊哑不成声。凭窗视之 则方坐地上 手一树枝摘叶而啖 憫其饥甚 忽联想沿途灾祸之惨，食乃不复能下咽。呼店妇以所馀者予之，女得之 雀跃起 作谢。余亦遂行 循河干而西 又值一园 花木特众 乐甚 顾不得其门而入。正寻觅间 哑女追至 衣服褴褛 至下体不蔽，状至可悲。然甚解人意，竟导余至一僻处，有圯垣可攀越。内视松桧成行，木石俱秀，百花恣放，锦绣纷披，目不暇接。久之，始折枝而出。忽群犬骤至，为状殊猛，仓皇间不知所措 哑女让余先行 己中奋勇拾地上枯芝断后。犬始不敢复前。噫嘻！一饭之报施 如此其速哉 携哑女至舟 出干粮数种予之，喜谢而去。

### 天涯病妇无计解愁颜

二十五日。夜间微雨 虑今日不得成行。向明 亟起视之 已有霁色 甚慰。五时拔锚 河流既缓 微波不兴。行甚疾 至宁安堡 天色向暮 止舟。是日行百三十里。河滨居民十馀家 地尚清秀 顺河缓步 用舒筋骨。遇村妇三四 驻足与语。初有惊奇色，既识余来意 颇易欢容。一妇强余入其门 屋虽破旧 然甚简洁，与前遇者大殊。俄复领一少妇来 谓久染目疾 几失明。地无医生 就治省垣 苦无力 辄止。叩余能为医否 骤闻之 不审为答。自恨非医生 又客中缺药饵 遂视此可怜虫而无以相救。乃觉人生对医药常识不可过于缺乏，而旅行尤有携取药囊之必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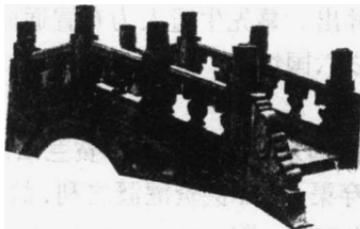
### 农村之乐

二十六日。凌晨 微雨 浓雾迷漫 不见河面。舟人言：“不能行矣！”闻之殊闷 乃卧而展卷以遣。俄而雨止 沉雾渐开 乃复进发。出与舟人闲谈 如自皋兰至宁夏、包头间货物往来 下水，

以羊毛、驼绒、各种生皮、水烟、木料、药材等为大宗 运售内地；上水 则自内地转运之洋布、土布、茶叶、糖、海菜、罐头及各色杂货为大宗。下水顺流，如不阻于风雨，半月可抵包头镇。上水逆流，自包至兰，则至速须一月时间。惟以取价视陆行廉约两倍，故商旅多循水道。是日行百里，日西仄，至金积县境。河干人烟甚稠，亦似较富足，不如甘肃之苦寒。人民均有生气，约五十馀家 村人方事筑堤 且作且歌 为状似甚乐者。自兰州至此 两岸垆亩连云，土壤肥沃，皆黄河灌溉之功。回想其馀各地，年遭荒旱，而沿河复时有泛滥之虞。利害相去天壤。所以成此畸形状态 大抵害于人事之未尽。苟开渠导河 造林垦荒 指导得法 亦何至人民流离道路，如彼之惨状乎？

### 千里河行此夕休

二十七日。五鼓乃发 日西 至红山堡 行一百十五里。此去宁垣，只五十里矣，明日必遵陆西趋。旬日水居，今日得陆地安歇 喜又易一境也。此堡居民约百户 颇饶庶。自兰至此 凡一千零五十五里。若通汽车，一日半程耳。火轮至久亦不过二日许。此所谓西北之交通也！夫黄河之阻碍，不外流沙碎石与急浪危滩而已。今日科学昌明，人力固未尝不可夺天之功，安至无利用此水之方法哉？





## 宁 夏

### 登堂拜母

二十八日。凌晨 乘小驴出发 为此路旅行唯一之代步 较马行特缓。日中至宁垣。越城门时 卫士查验护照 颇询林女士何在 次乃悟余为男装 遂听之入。城中逆旅满驻军队 走七八处均不得栖所 幸赖有护照 暂止一小店，一俟徐图。略事盥沐，即取介绍书 访教育厅长葛武棨先生。葛甚豪爽 知为有苦干精神之人。谈既甚洽 旋导谒马主席少云先生 见时亦觉其人为诚挚长厚者 备辱赞勉 并引入后堂。余久闻太夫人之贤 且学问渊博 工诗词书法 负一时才望。不意今日于此识之 相见各道恨晚之意。久之 辞出。葛先生遣人为布置通商旅馆移居之 规模殊整洁 为宁垣之六国饭店。少云先生且命二副官来照料 心感不已！

宁夏古雍州地，即宋时西夏故都。贺兰山西峙，黄河东绕，水至此化为平流，穿渠入川，甚资灌溉之利，故农作收获甚丰。汉以前尚属荒漠 自开渠、缮城、屯军、实边、大兴农作水利而后，

遂成为历史著称之佳壤。民十八年始设行省 城周十五里许 据河山之间 形势险峻。水陆交通 辐凑 近接秦、陇 远达蒙、新，进退战守 足资倚据。全省面积约十万二千三百六十万方里 人口一百三十四万馀。城内居民三千馀户 蒙、回、汉杂处。商店三百馀家 市面繁盛 街道整齐 具内地都会之风味。街头警察林立 秩序井然。闻前此城内一切均腐败不堪 经建设厅补助劝告修改，遂焕然有今日。多成为洋式门面之商店，其中以中山街、西大街、南北门大街 尤平坦繁荣。且有中山公园、图书馆、国货陈列馆 均新筑者。

黄河入宁夏之青铜峡 占居高临下之势 既入平原 其流遂缓。西汉时 开渠引水 农利大兴 边境饶足 永无旱灾 俗有“天下黄河富宁夏”又“南京北京都不收 黄河两岸报春秋”之谚语，亦可见其利益矣。有大渠九 曰汉延渠 长约二百三十里 溉田共十三万八千一百四十八亩 唐徕渠 长约二百四十三里 溉田二十二万亩 惠农渠 长二百六十二里 溉田十一万六千二百六十一亩 大清渠 长七十二里 溉田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亩 秦渠，长一百二十里 溉田七万四千亩 汉渠 长三百六十里 溉田八万亩 天水渠 长四十五里 溉田六千亩 润昌渠 长一百十里 溉田二万亩。此外支渠凡数百计 满布全省。故农产物甚丰。年出大米十二万九千五百馀石 谷米约三万二千五百馀石 麦约二十万石 此外高粱、豆、胡麻、菜子、麻子、马铃薯等 均甚繁。

### 先民之所急

二十九日。早 葛先生偕财政厅长梁敬錞先生见过。梁亦闽人也 曾留学英伦 于余为先后同学。沈着精干 入坐谈甚欢。因约余午后列席省府训政会 举沿途经过 报告于全体同志 藉资鼓励。意固甚善 但虑人谓余近于标榜 固辞不获 遂许之。

本省自清末渠道失修 地利寝废 入民国后 天人之祸迭作，

民俱逃散 几复汉以前荒芜之状态。幸少云先生莅任后 周恤民生 力图建设 修渠造林而外 且扶植工商 奖励垦牧 改良路政，推广教育。省府上下执事，一德同心 勤求治理 埋头苦干 乃有今日。其中尤以整饬金融为伟绩。盖一向发行无基金之纸币百馀万 当局深知其害 遂忍痛予以肃清。现所流通者 只少数。此举利民非浅。午后 赴省府见少云先生 同至礼堂 各机关高级人员悉至，凡四百余人。主席强余报告西来目的与经过、感想，听者甚为动容。历二小时 始散出。即应梁、葛二君之餐约 列席皆军政当局 众又详叩所经 举杯相祝。宾主均至欢。夜 马太夫人书城复约赴剧场 所演仍秦腔。谢归 时已子夜。

#### 宁夏四特产

三十日。各方知余来宁 相访者甚众 应对几无暇晷 而闻见亦较多。宁夏出产甚丰 其中尤以皮毛、碱、盐、甘草为特产。兹记之如次：

(一) 皮毛 本省川泽交流 平畴沃野 宜农宜牧。境内多蒙人 生事皆赖牧畜 故牧业滋盛。年出羊毛九十馀万斤 驼毛三十馀万斤 羊绒五千馀斤 羊皮十七馀万张 牛皮二万三千馀张，驼皮三千馀张 马皮一千四百馀张 其他杂皮约二三千张 而以所出之滩羊皮裘为全国珍重。皮毛之质均甚美 苟改良牧业 设立制革、织毛等厂 则利益可操左券。

(二) 碱湖 境内碱湖甚多 尤以阿拉善蒙旗为最佳之品 而产量亦丰。不假人力熬炼 纯属天然生长。近公私各方 多租湖采办 运销于陕、甘、宁、绥各省边区 年约三百馀万斤。近日内地多用洋碱 利源外溢 殊可慨叹。

(三) 湖盐 盐为出口货之一大宗 盐湖随在皆有 尤以花马池、惠安池、莲花池、狗池、烂泥池为最佳而多 且颗粒殊壮。花马池年产约四五千万斤 惠安池年产约一千万斤 莲花池年产约

三四千万斤，狗池年产约五六千万斤，烂泥池年产约三四千万斤 其他各地之产量亦甚丰。除供本省所需外，且运销甘、陕各地。产地每斤值三四分，销处约值三角左右。交通不便，运费浩繁，故相差如尔。

（四）甘草 本省产药甚多，如枸杞、黄芩、麝香、鹿茸、锁阳、苁蓉、柴胡、甘草之类，不胜枚举，尤以甘草为冠。盛产于红广营、花马池一带，年产约二百万斤，出口年约四十万斤，分天津、红粉、白粉、通草、毛草五种。天津、白粉，销平、津。红粉、通草，销河南。毛草多就本地煎膏。此物新药中亦多用之，故贩商络绎。前年，荷兰商维利俄斯来宁考察，惊悉甘草产量之富足，多至无人过问，商得政府同意，就地设厂提炼，运销海外，获利甚丰。后缘税重，停业他去。建设厅近有重行整理自办之计划。据德国专门化验家言，其国某药制造中必需此物，仅一种而论，已可年销百万斤。右皆闻诸宁人所述，足供参证，有意开发西北者，不可不注意也。

#### 未免饶舌

五月一日。蒙古民族，为亚洲优秀之人种，既有深长灿烂之历史，而其言语风俗习惯颇与吾人异，久欲一究竟其大规模之生活实况，苦于无缘。昨闻西北贺兰山麓，有定远营，为阿拉善旗王驻节之地。去此约二百里而遥。好奇之心又起，晨谒少云先生，告以欲往之意。则谓：“始至，宜稍休息，又闻近日途间不靖，可暂缓去。”余急盼早东，不能久待，坚请始允，遣人相护，并作介绍书予该旗王达理扎雅。感甚！出赴郑淑婉女士午餐之约。郑天津人，长于文学，现主讲于第一女子师范。其夫李春达，省政府之参议也。伉俪甚笃，性皆豪爽。席间，谈及东北四省陷失与华北地区危机，相对愤叹。餐后，郑君邀赴省立第一中学及第一师范之欢迎会，由校长牟凤鸣出任招待，学生及来宾凡四百餘

人。学生精神甚佳 服装整洁。主席坚促余讲演 因略言今国际相迫之危象 国民应负之责任 与夫学生应努力之要旨。全场肃静 有近余肃立之小学生十数人 年十岁上下 聆余说 颇作首肯状。余对此天真之小国民 心实慰喜。下坐略进茶点 至操场阅各式操演 均有良好精神。因遍观校内布置 乃知省库艰难 两校合并于一处 虽设备甚简 尚见整齐。一师年费一万一千四百馀元，宁夏中学则年支一万七千三百五十馀元，学生三百余人。三时 应女子师范之招。校址狭甚 学生不足四十人 惟精神亦健。来宾甚众 至即请余登讲坛。以与女界同胞谈话之机缘不易得，遂举见闻感想，恣情一倾。大致针砭时下女子虚荣娇养之风 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之病。“以其既不能为木兰 又不肯为孟母 不从技能知识中求本身自立之道 专事消耗 加重男子负担 实为助长社会之乱源。吾人宜急谋自觉觉人之法，了解求知之目的 以锻炼身体为首要条件 各尽创造新国家生命义务 不容晏息因循 为世所弃”云云。校长答辞 盛称余言为对症下药。辞出，便至附近参观三小学。

入夜 为诸人邀至剧场 至则台上布署颇异。方坐 忽有人请余登台演说。为言：“少云先生长宁以来 力求振刷精神 启迪民智 特组演说团 于街头巷角及各公共场所 作流行讲演 今夕即假此举行 烦君一费口齿 使边人得增其见地。”余逊谢 以事前迄未预备 来者不听 而相促者愈多。忽忆及宁省目前最重要而含普通性之问题 即当局所兢兢谋禁之大烟 与孜孜谋创之教育二事。遂举所见闻，为众述之，而益以感想。夜阑始散。

### 贺兰山失道

二日。方曙 起治装 将作蒙边之游。少云先生遣为护送之王、李二副官来见。午间 马太夫人书城招饮 同席皆守垣明媛，颇极一时之盛。席散 即上马就道。诸人君来送 葛、梁二君相约

远送。余马极迟笨 殆主人疑余不善骑而故选此驯马者。葛君之马较良 善走而又胆小 无已 请与相易而别。出西关 西北行五里 至新城。此去定远营有二道：一为大道 路宽而纡曲 为程二百四十里 其一为小径 较捷 可视前省程三之一 惟山道狭隘难行。余求速至，因舍大而从小者。沿途皆黄沙蔓草，人烟稀少。六十里 至贺兰山麓。远望村庄庐舍交错 拟投止 至乃室在人空 不知所向。有顷 二蒙人来 问以情实 曰：“有匪四十许 离此约三里之遥 通定远营之峡口 已为所据 村人皆散匿矣。不宜前进 以投虎口。”闻之怅甚 复不甘于折回 因叩蒙人尚有何支路可达定远营者 遥指一峡口 谓虽可至 但巉险不易行 且荒山无逆旅 不如归也。时王、李二君坚请返辔 余不顾 策骑先驱 王、李遂亦随进。入峡 路纵横不辨 回顾则尘土大飞 疑匪骑来追 均惴惴急进。马蹄屡踣 暮色渐至 黑雾挟风俱来 有寒意。道旁群石相向林立，势丑恶如鬼怪之将扑人。空山穷谷中，即叶响枝摇 心亦为震。已而茅深石乱 莫知投趾 余马既胆小，昏暗间强其前进 见怪石辄惊跳横行 虽未坠鞍 而余褪膝 颇为石擦破。痛极 亦坚忍不言。久之 闻犬声 大喜 急策马循声而前 既复寂灭。又遥见微光 前进 复不见。信必渐近人境 自励毋用心灰。乃夜露侵衣 峭寒袭骨 颇思暂息。复又遥见星火 极呼同行者视之 相与庆慰 旋又失之。方愤愤间 忽吠声起于近侧 策骑逼视 则土屋固赫然在也。近在咫尺 以昏暗故难辨。心喜欲狂 以鞭扑门。久之 始有应者 犹迟迟不肯启关。隔门告以情形 始相纳。盖山中深夜 疑亦匪相顾耳 疲极复至饥 商假妇人所居炕一隅 和衣偃息。妇问来何迟 渠顷方息火也。始悟顷见微光忽失之故。未几 风雨骤至。默谢见佑于帝 否则将益困于荒山马背矣。

## 危岩坠马

三日。昨睡甚甘 醒觉腿膝痛甚。视之已皮肉破碎矣。壮志未消 披衣起 见雨早休 天如含笑。此屋乃山中仅有人家 不得谓非奇遇。主人殊殷勤 为具早餐。食已 赠金为别。询方向而后行 遥见群峰皆青 气势伟绝 即贺兰山。约十馀里 越一峰 峙立天半。崖危壑险 中悬羊肠小径 避仄不可双行。俯视其旁 直下不能见底 槎桠万木 杂生巉削之丛石间 森阴似含鬼气。余素喜驰突 至此亦不敢或怠 乃方蹶一高崖时 马忽惊 不能制 仓卒腾崖顶 崖仄既不相容 又无依傍 卒脱镫直堕深崖。堕时 余自念此番休矣 忽身为草石所拒 视之半岩耳。崖上同行者 亟下觅余 亦谓必死。久之寻至 见余尚未重伤 俱露喜色。因请易骑以行。余不欲示弱 且自信骑术不在同行者之下 使余不能驭此马者 则彼等当更难。苟有失 心何以安。遂仍乘原马登崖上道 惟时存戒心而已。山中花发颇悦目 香风时来扑衣。十里许 崖愈高 盘旋而升 下瞰益险。盖兹峰最险处也 恐马复惊跃 不若下鞍避之。未及身 马已狂跳 余身几不能自主 因亦并力一纵 求堕于较近之丰草间。人马分飞 旁观悉胆落不知所措。余堕地久坐 以力掷故身似碎 旋亦自觉无伤 惟力少困耳。同行者咸咎余不肯易骑致有此厄。余笑此马胆小 宜施以训练 余何至为所屈乎。仍策骑而前。经两次之实验 马胆似果少壮 动作不如前此之慌矣。下岭 山径略舒 十馀里 始平坦。日落 至定远营。既晚 不欲进城 止宿城外回回店中。附郭居民百馀家 商店二十馀 多汉人所设 以收买山货者。汉人且多蒙化。蒙人相见 必曰“你好 尔之牲口好？”此间汉人亦习之。

## 阿拉善一瞥

四日。早餐后 王副官携少云先生之介绍书入城谒达王 订

会晤时刻。俄顷 达王遣其亲信来 先道愿见之诚 并赠土产数色 订十时人见。抵城时 守卒皆旗装 长衫马甲 前补后缀 中有亲兵二字。俨然清代遗制。因有王府之吏陪行 随在与士卒作数语 即无留难。王宫建筑 尚雄壮 门题万里长城四字。宫园宽敞 楼阁崇闳 布置完全汉化。既见王 亦服汉服 作国语甚流利 言久居北平也。态度和蔼 礼貌甚恭 谓国中女子来蒙边游历者 以余为第一人 奖励备加。余述及悬崖堕马事 达王亦为咋舌。备言该路险仄少人行 东归宜取大道。久谈 余请参观城内。达王忻然 派人为向导。与辞出 登城四望。见群峰周遭 或朝或拱 一水环流 万木交翠。远望则莽莽荒原 目力所不能尽。城为土墙 依山临水而筑 居民数千 汉、满、蒙、回杂处。城内有延福寺 构造瑰丽 为阿拉善总寺 有僧三百 活佛一人为之首。中学校一所 小学校三处 学生寥甚。

城外 池塘八九处 泉水出山中 清涟足供灌溉 田畴交错 庐舍相望 颇饶富庶气象。水田多汉人租种 每顷年纳租价八元 生利可四十元左右。阿拉善出产甚多 如皮毛、煤、盐、松木 皆年出大宗。盐尤为此地天然特产 不烦人工熬炼 第拾取而已。东北有吉蓝泰盐池 量富质佳。其地面积长四十里 宽二十馀里 深五百丈 传为国内第一盐池 味香质洁 为吾国二十三种食盐之冠。春时所取之处 秋复长成 由福兴公司包销 每年采取凡一百二十九万六千馀斤。闻其利用之面积 尚不及二百分之一 亦可谓富矣。采取之法 以人工由地下掘起 用驼运至磴口县 由晋北榷运局收仓存储 由黄河运至包头转销晋、绥二省。吉蓝泰附近尚有红盐池五 面积较小。又有白盐池十馀处 产量亦丰。蒙人思想闭固 已发现者不思加进 未发现者不能开辟 滋可惜也！

此间蒙人既多汉化 抛弃游牧生涯 故居处一同汉人 不见有蒙古包式之帐幕。意者或在较远之荒原中乎？此行殊失望！

## 不得药之苦

五日。以竟日之游览此间一切 已多了然。念无多事逗留之必要 即走辞达王东归。同行者坚请取大道行 从之。惟以多行九十里 虚掷流光为可惜耳。此路果甚平，一望无垠，不外黄沙碧草，回想来时境界 殊不平凡，马上为之神往。是日行百里，住长流水。人民四五家，因借宿民家，盖常以之为副业者。梦中闻内室呻吟声殊惨，已而人声喧杂，不知何事。急披衣出叩之，则主妇病腹疾甚剧。余匆匆离宁，忘携药物，此际亦徒感束手。群曰“盍以鸦片进之”，一试果立愈。余睹此情事，益觉西北烟毒之可危，与夫各地缺乏卫生医药设备之足念。常责诸贫民，三餐尚不饱，何苦吸烟。十之八九，皆答以病时养成。虽未必尽然，亦自居其大半。烟毒之绝，不知何时，如政府有最大决心，要亦并非难事也。

## 蒙古古军歌

六日。破晓发，夜露未晞，云气犹勃勃也。数里，入贺兰山。大道可通汽车，为该山之最低处，形成一峡。峡中林木修美，泉石清奇，一路缀以鸟声，征人竟自忘其疲苦。出峡，遂见坦途，一鞭如飞，了无顾虑，入城正晚餐时矣。是日行百四十里。马上诵蒙古军歌，居然上口。歌为成吉思汗时作，辞调有雄视万邦之概，想见元时武功之盛。虽不出封建思想，颂扬王威，然而蒙古种族之强，当日能纵横欧、亚，造成世界空前光荣之历史，其事固非幸致。于此亦可见元时上下无在不鼓励士卒，发扬其民族精神，今日可爱之中华民族乎？国难当头，不可不作深长思也！

## 蒙古古军歌

可汗如太阳 高高坐东方 威德之所被 焜为天下光。

部属如才木，小丑如冰霜；草木日已长，冰霜日消亡。  
太阳有出没，可汗寿无疆！惟我大可汗，手把旌与旗；  
下不见江海，上不见云霓；天亦无修罗，地亦无灵祇；  
上天与下地，俯伏肃以齐。何物蠢小丑，问敢当马蹄？  
狮子夜吞月，可汗朝点兵；兵符一以下，千里不留行。  
壮士得兵符，中夜起秣马；秣马望天明，长啸大旗下。

美人送壮士，手把黄金卮；朔风栗以烈，凜凜倾城姿，  
美人语壮士，此去无濡迟！生当立功名，死当随鼓旗；  
无为作降虏，令我无容仪。壮士拊手笑，何用多言为？  
我有大宝刀，砺志与相期；怅望日已久，而今乃得之！  
跃马一扬鞭，去去不复辞。白马溅赤血，少女施焉支；  
壮士赴战场，还以新婚时。

马首入刀林，死士吞生人；马首尘埃舞，生人驱死士。  
嗟彼土室人，智短神亦昏；上天天无梯，入地地无门。  
我命如猎犬，尔命如狐兔；兔走不及林，尔走不及墓。  
战坊风猎猎，灭裂风凄凄；嗟彼土室人，勇士儿女啼。

### 中山公园

七日。城内有福音堂一区，为外人所创立，会务颇发达。今日星期日原欲赴堂参观，客至而止。梁先生为具乡味，约过财政厅午餐。列席皆乡人，谈甚洽。餐后访郑淑婉女士，同游中山公园。园居城内西北隅，旧名马营。辟地广阔，有二门：一位于正南，一则东向。门内各有大碑坊一，颇雄奇，工费甚钜。正南有运动场，设备尚完善。园中稍偏南，有公共俱乐部在焉。四面环湖，风景幽绝。园中心有新建西式平屋一座，题“塞上别墅”四字于门楣。环屋皆绣壤碧畴，垂杨修桧，映带殊美。遥望东北隅，地势

稍高，有楼面湖背郭而立，即新筑之国货陈列馆也。内陈各省农工商业出品，佐以全国自然之产物甚多。馆后别有高楼三层，巍然特出，则由旧日魁星楼改造之图书馆是矣。入视藏书尚多。出而更西北行，触目皆翠色，知为农业试验场，占全园十分之一。场内有办公室、宿舍、温室、澄心亭、凉棚等，且闻聘有农学专家，从事实验种植。各农产种籽，多采自省外各地，成绩甚佳。凡本省向所无者，今尽有之。温室所养百卉，不减江南。园中设备，大都含有提高人民艺术欣赏，辅助教育、促进文化之作用。闻建设厅长魏鸿发先生，刻意求治，抱苦干之精神。此来适值南行，未克晤对，殊怅怅也！

游倦始归，忽宁夏民国日报社员徐登青先生来访，言及其友周定宣先生者，今任建设厅秘书，旅居西北，已十五载，一切了如指掌。喜甚，即烦徐君为介，往访之。周君长者，垂教至多，心滋慰幸。此来于宁夏情形，粗得梗概，准以明日东归。因走别少云先生，诂谓翌日为扩大纪念周，坚留参加，且谓可便至大教场阅操。遂允以后日作别。

### 宁夏阅兵

八日。八时，梁厅长以骡车来迎，至大教场，正待举行扩大纪念周仪式。参加人数极众，除省府各机关外，军队林立，约数千人。盖少云先生方以主席兼十五路总指挥，此其驻省之一部也。纪念周开始后，忽少云先生请余讲演。谓“君远来难得，请对余所部作一度谈话，藉以鼓励爱国精神”。余惶恐逊谢，终不许。乃登坛致简略之辞。大意谓“国难之来，日益加剧。从华北局势之危急，而定宁夏所负之责任，实为重要之后方。反观塞北勃起之风云，则又实兼前方之任务。以国际情状危迫，救亡图存工作，最前线担负者，即为我忠勇之士卒，而必有赖夫养成不畏死不自私之精神。就平日所闻，十五路军，向称劲旅。而少云总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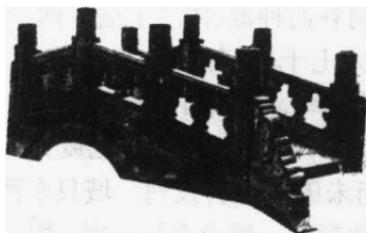
挥恩威并用 久功在国家。证以今日参加队伍之体魄精神 岂惟了然平昔所传不虚 且知诸君必能更尽最大之努力 以为国家保守封疆 进而为雪耻复仇之先锋队”。末述淞沪战役之经过 而殿以个人之志趣，愿各为民族抱牺牲决心云云。少云先生旋于全场欢动中，出致训语。对余乃过于藻饰，意固欲假此勸勉全军，然受者转滋愧矣！

训话毕 已近十时 乃传令阅兵。军队分布行列 或散或聚，或疾或徐，一一行过坛前 举行最敬之军礼。步伐整饬，气概沉雄 服装亦俱完洁 年龄多在二三十岁 诚国家有希望之正轨兵力也。阅毕已十一时 入帐幕中小息。有彦先生子俊者 于余此行 颇嘉其勇 出五律相赠。谨纪于次 以志感佩。

不是奇男子 沙场万里行。源寻双脚健 风御一身轻。

乡祀崇天后 家声重帝清。胜朝遗恨事 前辈亦西征。

散归，顺便游北塔西塔，高各十层，乃用青砖迭砌而成者。为塞外伟大之建筑 不知构自何时。但闻俗谚有“三修西塔”之语 可知其来已久矣。





## 宁夏至北平

### 良田误用

九日。抵宁垣 不谓遂及旬日。闻各界教言 此行可谓不虚。惟到处累人 滋不安耳。五鼓即起 恐劳人相送。未发 而送行者已俱来。极感诸友厚意 握别遂行。此去包头 有水陆二路 凭河则风雨易阻 不如遵陆。故昨夕命客舍为雇一车至五原 代价廿五元。即今日所乘者是。沿途村落星罗 路亦平坦 川泽交流 景物殊胜。田间花至美 或红或白 一望如云。询御者何名 曰：“罌粟耳！”良田不以树谷而种毒 闻之不愉。四十里 至李刚堡 停车早餐。地有居民六七十家 商店十馀 颇富裕。餐后小息 又北行。皓日经天 炎威渐肆 颇感苦闷 觉在冰雪中反为舒适。连日过度酬对 昨夕晓眠 今晨早发 致弥觉疲劳 登车假寐。五十里 至平罗县 日尚未仄 入城 投宿。城只东西二门 居民约千户 回汉杂处 商业颇旺。境内有惠农渠 故土壤肥美 水利极便 素称沃区。

## 煤碱之富饶

十日。早发平罗 北行 道至坦。渠水在望 沿途皆沃野平畴 垂杨夹道 田家乐境也。四十里 至皇渠桥。居民约百家 商店约十分之二 亦回汉杂居。午尖后 北行。五十里 抵石嘴子。计行九十里，宿焉。此地属平罗，为阿拉善蒙古与宁夏交界处。黄河纵贯南北，群峰东西为屏，形势险峻，盖要隘也。居民五六百家 汉回各半 商店占二十分之一 营业不恶。地产煤 东西各山均蕴藏之，有遍地皆煤之说。矿区离埠约二里，挽店家相导往观。时日落工停，矿穴深黑不得进。闻当地每银一元得八九百斤，或自行采掘，亦无人干预也。附近又有黄土井，土人用以烧窑。闻河东二百馀里，地有碱湖，面积约八十馀里。本地巨绅有郑海峰者 雇人采掘 年出二十馀万斤。运销秦、晋、陇各省 获利颇厚。天然宝藏，苟能利用新法开采，则利岂可胜言哉！

## 穷檐听雨声

十一日。昨夕奇热 破晓 大雨倾盆 天气骤寒 今日遂有行不得也之叹。天下事尽有心愈急而事愈缓者，使人不能无恨。因利用闲暇 作简十馀通 复整理日记 不觉向昏。征尘满衣 流光似水 揽镜自照 顿觉老苍。旅况催人竟至如尔耶 入夜 雨声益厉 屋漏不止。人畜同居 秽气盈室，一灯寂照 万念飞扬。晚食不思 拥衾成梦。

## 同室相欺谁为弱者

十二日。天明雨过 喜呼御者驾车。答以道泞 且沉雾未收，雨且复至 不如俟之明旦。余责之曰：“何惰也 速驾之！”御者微有愠色。亦既登程，沙土不飞，微风拂袖，凉爽殊适人。四十里 至二子地。小屋一间 乃无投足之所 于车上作午尖 略润枯

肠再发。途中流沙如海，堆积成丘，起伏有若波浪，土人呼为沙窝，车轮当之辄濡，四顾生寂寥之感。闻御者言：“沙窝无定所，盖其轻飘如尘，因风立徙。客行不幸，往往遇狂风挟飞沙而降，甚有埋车没马，或吹腾人物至若干里外而后堕者。诚宇宙间奇闻也！”五十里，至河拐子，止宿。是日行九十里。地无居民，土屋二间，门穿户洞，极败坏之形。御者曰：“此国民军时所修，用作营房者。”外此则一片荒丘，更无人迹，冷落殊甚。闲步庭间，闻旅客相语：“蒙人治匪法甚惨。今长途无恐者，皆受蒙、回人之惠。盖宁垣以北，地多蒙、回，匪固多为汉族，摄于蒙、回之强悍，相戒勿扰，而第掠同族中之弱者。”余闻而重耻之，自谓何汉人之无用一至此乎？同室相欺，此正外侮之所由致也。不胜感慨！

### 黄河水运

十三日。土屋无门，遂终夜秉烛看书，一防宵小。破晓，催御者上道，雾气犹自迷离。行平沙，越沙窝，车行苦迟。夜失寐，颇感不适。因倚车假息，然竟不能宁也。四十里，至贝子地，午尖。小店一间，浊气刺鼻，难耐，步出河沿，见柳阴下水鸟相嬉，别有佳趣。登车仍发，犹不能淡忘之。此处黄河涨地，土性极轻且松。十馀里，柳色成林，垂丝尽碧。不数里，又行沙地，越沙窝，循黄河行，日昃至磴口。是日行九十里。磴口属阿拉善蒙古，汉蒙贸易之地，居民百馀户，商店占十之一而强，上下货物甚多。每年春冬间，汉人以内地之货如砖茶、羊货、布匹等，运售牧地，秋令易皮毛以归，转售平、津。贸易总额年且逾二十万。河地皆沃美，惜为罌粟所夺，五谷不生。河中有木舟往来，至此始一见。盖自五方寺至河口，水流渐缓，利行舟也。包头、宁夏间之运输，多用木船。船有高帮、七站、小五站三种名目。高帮船，长三四丈，宽丈馀，深三尺，平底，两头为尖形，吃水二尺，往来五方寺、宁夏、南海子、河口之间。七站船，长四丈馀，宽约二丈，两头宽约一丈，

深五尺 平底 吃水三尺半左右 能载重三万馀斤。以其吃水较深 故只能通行宁夏、包头、河口间。宁夏以上水浅石多 行不利矣。小站船 大小不一 式与高帮略同 往来五方寺、包头、河口间。闻往来黄河之船，多在五六千艘以上。

### 古教堂之鬼说

十四日。离磴口殊早 循黄河行 旋复入沙窝中。风过 则沙动尘飞 刹那间漫天蔽日。静守车箱 不敢或视。六十里 至柳子小店一停 午尖。地有土穴三四 内颇宽敞 惟绝无门遮 不知何以避风雨。人生至此 并内地马牛生活之不如。伤哉 旧出 炎威顿张 苦甚。询知距止宿处不远 日西始行。既尽越流沙 车行较速 卅里 至粮台。地有居民廿馀户 皆穷檐耳 有教堂一所，亦败坏不堪。问土人 曰：“十九年为匪所破。”自宁夏来 沿途亦多被劫之遗迹 顾未有此次之凄凉者。此地盛产甘草 山谷中俯拾即是 故贩商络绎。土人又言：“以往教堂颇发达。神父外国人 甚慈祥 堂中顷有鬼出没 故人不忍近。”闻而笑斥之 遂欲一瞻堂容 以证其说之谬。土人大惊 止余 不与答。逾圯垣而进 果极荒凉。中积尘累寸许 杳无人兽之迹。土人追踪至者 立门外候之。见余出无恙，相顾咋舌不已。余更追索鬼物之所由来 卒无可证。噫！天下以耳为目者 大抵如是也。

是夜 月光皎洁 风习习被体甚舒。余独步树影间 万籁俱寂 深会静者之理。俄出教堂前 忆日间土人言 遂久立门次 欲窥其异状，卒乃无睹。归寝颇迟。

### 引狼为友

十五日。黎明 发粮台 经三圣宫布囊的尔中国堂 凡一百十里 抵黄杨木头栖止。道殊平治 田舍相望 已有太平景象。此地有堡 建筑壮美 上竖十字架，一望知为天主堂。欲人参观 门

者拒之，谓非得神父许，不得入。余出名刺令转达，久之，神父始出。余操英语示来意，坚不许。余怒，遽责其深背博爱之意旨。教堂非禁地，且君异国籍，何能拒中国人。神父语塞，转示歉意，因导余入观。内部构造宏伟精丽，礼拜堂外，且有医室及男女小学各一所，设备甚周。其后有园，遍植花木。念此伧优游是中，俨为一方之王。而藐视吾国人，殊可恼，辞出，借宿民间。土人为余言：“此处居民三百馀户，教徒乃占三之二。附近良田七百馀顷，神父向蒙人以廉价租得永佃权，而以高价转租于教徒，于中取厚利。神父除包揽词讼，操纵金融外，且有干涉政治之嫌。不良之教徒，倚之为护符，欺侮非教徒殊甚，由是益长神父之威。”嗟夫！嗟夫！此岂基督博爱之精神耶？外人固视吾国人为俎上肉，往往假传教名，实行其政治侵略之手段，原不足怪，独怪吾民引狼入室，且动假外力以为私斗。自残如此，而望国家民族之复兴得乎？

### 饶足之临河

十六日。六时车发，行四十里。日未中，至临河县入城，住大义客栈，规模不小，亦整洁可喜，殊胜过去各地。城中居民约二万，商贾如云，且有外籍商店十馀家。人民衣冠楚楚，一新耳目。闻有小学三所，女校一所，惟学生不多。午后，县商会长王丕乡先生闻讯来谈，极加奖劳。王君大同人，侨此已逾二十载。有豪侠风，喜周济，人尊之为小孟尝。盖一忠厚长者也。坐次，述此地情形甚详：

临河县面积约一万八千三百四十五方里，人口约五万馀，为绥西一大都会。本蒙人游牧之地，晚清将军贻谷，提倡垦务，汉族日以西渐，遂成繁区。秦、晋人流寓者居多。民十四年，立设治局，十九年始升为县。境内已成之渠，大者曰杨家河渠，长一百四十馀里，曰永清渠，长百六十馀里，曰黄土拉亥渠，亦长百六十

里。三渠各灌田千馀顷。又别有丰济、土默、单达木头、五大股、蓝销、德成、魏羊各渠。灌田自三十馀顷至八九百顷不一。工程均伟大，可见当日开浚之难。水清草肥，农饶牧盛，年产以麦、谷、豆、胡麻为大宗，有“一年收三年不忧”之谚语。牧畜以牛、羊、马、骡、驼为大宗。羊毛年出三百万斤，驼毛五万馀斤，羊皮三万张，牛皮二千张，马皮三百张，杂皮千馀张。此外药材如甘草、苁蓉之类，亦年产大宗。

入夜，县政府秘书林英华先生，闻讯亦见访。闽人也，谈甚洽。林言：“临河非止富于物产，且气候极温和，与塞外他处特异。生活程度颇低，鸡蛋每银一元可得三百枚以上，牛羊肉亦可得十馀斤，谷麦可得三四百斤，物廉出人意外，非内地所能梦见者。”苟政府加意经营，多奖励人民移垦塞外，则亦大可解决一部分生活问题。闻民十六七年，曾由绥远建设厅修筑自绥远经五原至临河之汽车公路，沿线均建大桥，工程甚巨。但土匪时肆劫掠，护路殊难。故汽车时有时无，行旅最感痛苦。

### 黄河百害惟富一套

十七日。平明出发，头晕口燥，似不胜旅途之苦。四十里至刘河地，止御者暂息。居民四五十户，车店三四家，满住军队，余一复患客满。商一贫妇家，借炕小息。主妇甚和蔼，貌亦不恶，方事烧水，就与言。忽一伟丈夫入，见余即骂曰：“何来臭男子？”余知其误，忍俊不禁。故戏之曰：“臭男子何妨稍息，当重酬以资耳！”言出，愈触其怒，目睁睁势将用武，余乃徐去草帽，露长发，明示余亦女子也。主人顿现惊惶，审视无误。时御者亦入，代白来意，主人转怒为喜。命其妻善视余，已则从事作饭以饷客，意殊殷勤。时复以目偷视余，盖甚以为异也。息久，乃行，据车中，念“臭男子”之说，不觉失笑。道路平坦，沙尘不飞，七十里至五加地。暮色已浓，止焉。共行一百一十里。沿途田庐相望，沃有

富庶之风。盖此地居河套之中，甚饶水利。语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 诚不诬也。河套又有前套、后套、西套之分，包头县西山嘴迤东，曰前套，五原、临河、大余太，曰后套，临河之西南蛇克昭盟、鄂托克旗一带，曰西套。幅员辽阔，一目无际，所谓沃野万里也。气候宜人，土膏腴美，为黄河沿岸诸地冠。

河套一带土地，皆由政府向蒙人永久租来，转租于民，年收其利。每顷年收地租十五两。境内可耕之地，计约卅万顷以上，有大干渠十，小干渠卅五，支渠不可胜计。惜水利年久失修，各渠道多被淤塞，良田十荒其九，肥壤沃土，遂不能稍尽其利，良可惜也。且人烟稀少，平均每方里，仅得一人。迥视内地，则有人满之患，失业日多。今之关心民瘼者，欲解决一部分民生问题，舍移民外，恐无善法。河套较近内地，交通不难，气候又温和，当为今日谈移民者，所当先取之途径。

一国盛衰治乱之因，从历史例证求之，殆全系夫民生问题之能否解决。吾国以农立国，三代而降，贤明君相，大都注意农桑，而亡国之际，亦几无不因大多数人民饥寒而致滔天之祸。当海通之前，邦交之繁，不若今日，而内外执政，尚不忘积谷屯兵为攻守之准备。汉唐故事遗迹，至今班班可考。今公私交困，哀鸿遍野，为政者多舍本逐末，不思为国家树百世之基，为人民解决当前之苦，弃自然之地利于不顾，而日忧其政费军费之不给，建设费之无出。诚亦不思之甚者矣！

### 五原一成吉思汗之追想

十八日。微明即发。风力清和，大地陇亩连云，一望皆绿。村舍遥接，千里平畴，气势伟大，宜乎元代所以藉此而兴也。车中遥念元太祖、世祖当日雄风，固尝已其铁蹄驰骋欧亚，威震人寰，入为华夏之主，气概不可一世。曾几何时，而人亡代易，徒剩一纸光辉之历史，供人思慕。而其子孙则日渐式微，行且日为人

所利用。观外蒙年来情况 诚有令人不胜憬然者！七十里至五原所属之隆兴长 时日尚未西 投宿同和客居。此去包头 有汽车可达 车马之苦 告一段落矣。隆兴长为五原一大市镇 百货丛集 居民约五六百户 商店如林 贸易之盛超于县城数倍。土人乃呼五原为旧城 旅客至 皆住隆兴长 故城中转成寥落。五原本蒙族发源地 游牧之区 面积约九万一千四百五十方里 人口则五万三千六百余耳。地广人稀 未尽土利。光绪末叶 汉族西 生声齿稍稍增益。以其地跨据后套 为塞外往来所必经 当西路冲要 亦古兵家所必争者 始设治置官。惟守斯土者 憚于荒僻 輒寄居包头 但成遥领 虚有其名而已。此间初只一巡检代之 敷衍将事 建设毫无。民国四年 政府应民众之要求 始严令县长来驻，从事建设，略具规模。其后疏渠导水，斩棘披荆，秦、晋各省之人 来此垦荒者日众。来时一贫如洗 不数载多成小康。于是荒落之五原，乃一变而为今日西北较优之要镇。

境内已成之渠 大者曰通济渠 长一百一十四里 灌田三百顷 义和渠 长八十五里 灌田八百余顷 丰济渠 长八十二里半，灌田七八百顷 新皂渠 长六七十里 灌田三百顷。外有邬家、地哈拉、乌索黄、大堂子等渠，各灌田自四五十顷至二三百顷不一。河渠交流 土润草美 可耕之地 东西凡千余里。南北二百余里 皆不患缺乏水利。苟全部悉心经营 其富直可与内地二三省相埒。耕者悉汉人 蒙人则一仍其牧业 牛羊驼马 千百为群。皮毛为年出大宗 计年产羊毛五千七百余斤。驼毛三万余斤 羊皮十万张，牛皮二万余张，马骡皮一万三千余张，杂皮一万余张。境内又盛产煤炭 以城北四十里之万和长为最佳 已开采运销包头各处。农产种类 与临河略同 西来之货物 除绒毛皮药材外，尚有木料、油盐、碱之类 亦为大宗。

午间 携赵友琴先生介函 驱车访崔县长笑凡 未遇。是夜，崔偕夫人见访 畅谈良久。崔君备言河套之富 为北地首出 惜

人民惮于边远 移来者不多。文化落后 货弃于地 沃土多听其成荒。如欲化为繁荣，须望包宁铁路早成，政府鼓励人民移边，且大可安置归国之侨胞与救济内地之失业者。是则赖政府与社会共同协力以赴之耳！

### 包头—西北贸易中心区之践履

十九日。自五原至包头 为程四百里。公路为前国民军所修者。早十时 登汽车，一如陕中之破旧。票价五元 客至夥 余得店家之指示，别以银饼二给随车者，购得前排座位，稍觉舒适。一路飞尘迷目 炎歎甚张 顽石塞途 车震撼。午后四时 抵包头 住绥西宾馆。念归途便矣 由此附平绥车转而南下 不四日耳。晚餐甚乐！

包头据绥包铁路之终点 东西广三百三十三里 南北袤二百二十里。北倚崇山 南临黄河 足云形胜。历代为蒙人所据。乾隆间 汉商足迹始履此土 至咸、同乃为最盛之期。民十二 初立包头设治局 十四年 乃升为县 商业由是蒸蒸 今已成汉、蒙交易之中心市场。地当水陆交汇 东接平绥铁道直抵北平 西有黄河之便 可通甘、宁 内外蒙古之货物 咸萃于此 诚西路商务之枢纽也。平津及西北各地商人，皆设行站于此，专与蒙人交易。县内大小商店达千家 营业之盛 乃越全省。全境面积约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五方里，人口十七万八千七百馀口。城周六里半，位于山腰及平原间。辟五门 东西南三门外 又有西北二门。城内居民约万馀 街道皆泥土 下雨则泥泞特甚 代步有人力车。

全境共分四区 第一区治在城内 凡十二乡 第二区治在城西 凡十二乡 第三区治在第二区之西 凡二十二乡（山湖湾在）；第四区治在潢河南 凡八乡 共五十四乡。各乡村庄大小共二百八十村。境内已成之渠凡五 曰三湖河渠、东大渠、西大渠、公济渠、西官渠 长自二十里以至二百馀里 灌田自千顷。其南部为

黄河 而阴山乌拉山枕其后。植物有谷、麦、高粱、麻、豆、马铃薯、杨、柳、松、柏之类 药材有甘草、苻蓉、黄芪等。动物则牛、马、羊、骆驼、豺狼、狐、鹿等 应有尽有。至于矿物 则盐、煤、石灰、石棉等 遍于境内。

境内地价，贵贱不一，视其所在区域而别。附近县城田园，每亩自十馀元至四五十元 其离城较远之荒区而能灌水之地 每亩竟一、二元 水利未修所在 则不论远近 每亩只三、四角至一元而已。

综上以观 包头为未来最有开发希望之所 近代大都市应有之条件 悉以具足。惜以蒙人受佛教之洗礼 不务繁荣 不求上进 汉人又为旧时知识所囿 轻视物质 不知利用 益以乡土观念太深 不认此土为安身立命之基。故今日之包头 尚停顿于十五六世纪之状态。童山濯濯 土墙泥路 败瓦颓垣 满呈枯燥之态。如拼力使之发展 二十年之后 对今日内地或滨海各埠 何多让焉。天生丽质难自弃 吾知谋国有识者 必不听其长此委诸蓬门 篳户间也！

### 始至绥远

二十日。原计本日附十一时快车东归，因闻风过访者殊众，遂改午后三时车行。车名为三等 实只空然无坐具之铁箱耳。行既特迟，又苦闷热，反觉远不如西北驴车之爽快。夜九时十分，始达归绥。车站在城外 由旅馆招待者 迎至旧城内之绥远饭店下榻。城中灯火通明 恍如置身内地。客岁自潼关至此 几五阅月 所历有非人境者。今乃重履文化之区 心滋自慰。今夕置身光辉壮丽之大厦，弥念过来荒鄙同胞之苦矣。

绥远 古匈奴地。汉属云中、定襄二郡。后魏建都于此 号盛乐城 置云州 领盛乐、云中二郡。隋置定襄郡。唐置大都护府。五代后唐入于辽 置丰川天德军 属西京道。金因之。元属大同

路筑玉林、云川等城，后为蒙古所据。嘉靖间，俺答筑城丰州滩，是为西土默特。隆庆中内附，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万历时，名其城曰归化。清初太宗征察哈尔，进驻此城。土默特部落悉归顺。后设归绥道，辖九厅。民二，一律改县，并合河套为特别区。十八年，始改为行省。设县十六，曰归绥、萨拉齐、五原、武川、和礼貌、格尔、清水、托克托、东胜、固阳、包头、临河、丰镇、兴和、集宁、陶林、凉城。又设治局二，曰大余太、沃野。面积为一百一十七万馀方里，人口约有二百万。地据阴山，跨河套，东界察哈尔，北界外蒙土谢图汗及三音诺二部，西南接宁夏，南以长城界陕、晋二省。境内包纳最广大肥美之平原，即所谓河套是也。

### 归绥概述

二十一日。归绥由旧日归化、绥远两厅合并而成，其命名由此。全境面积二万六千六百五十方里，人口二十六万一千三百五十馀。汉人中晋人最多，馀悉来自陕、甘、直、鲁、豫各省。城有新旧各一，旧城名归化，周二里，为明万历忠顺夫人三娘子所筑。城内居民十馀万，商贾如云，市廛繁盛，蒙古古迹甚多。新城即名绥远，建于乾隆初年，周二十里，人烟寥落，商业远不如旧城，然各机关则皆设于新城。二城距约五里。街中秩序极佳，道路亦整洁。午餐后，驱车至新城绥远日报馆，访该经理林超然先生。林亦闽人，甚英爽，吾乡之俊才也。其夫人尤有丈夫气，相见至欢。乡人叶倍基等，亦闻风来晤，畅谈竟日。是夕，林君等宴余于绥远饭店，极杯盘交错之致。林君居塞外有年，深得其指示。据云：“本省地居四塞，当包宁、张蒙之交，百货出入之孔道，自平绥路通而后，商务发达，几有一日千里之概。境内农牧业均盛，输出以毛、皮、羊绒为大宗，农产物煤炭次之。农产以麦、豆、谷、高粱、糜子、麻子为大宗，计年出谷九万七千馀石，麦九万八

千馀石 苜蓿、荞麦十一万九千馀石 高粱十万馀石 豆类杂粮约十万石。

牧业以牛、羊、猪、驼为大宗 年出羊毛七十三万七千七百馀斤 驼毛五十四万四千二百馀斤 羊绒五万三千馀斤 羊肠约十四万付 羊皮三万五千张 牛皮三万张 其他杂皮六万张。矿产则阴山山脉自五原直趋归绥，群峰绵延，气势雄阔，蕴藏极富。已经发现开采者 煤为最多 远出各矿之上 尤以大青山及鄂尔多斯一带之煤田 质佳量广 有烟、无烟皆有之。据专家报告 所储在十九万万五千万吨以山。铁矿所占之面积亦广，茂明安旗之白云鄂博 萨拉齐县之老窝铺 曾经科学专家发现巨大之铁矿床 只两处之储量 已达七十五万吨左右。其他如鄂尔多斯 清水河县之刘胡梁、栋木沟、挂罗嘴皆盛产之。他如盐、碱、石棉、水晶、云母等矿 亦满布境内 惜多未经开采。”

### 凭吊明妃青冢

二十二日。超然夫妇，以晨间天气晴朗，与乡人数君来约，往游昭君坟。坟在黑水河畔，相传地多白草，而此冢独青，故世称为青冢。

早餐后，欣然同出南门，行二十里，遥望有山丘。林君曰：“此即青冢也。”越河近而周视 高约二十丈 前有石碑 题曰 汉明妃昭君之墓。又有三石碣立其旁，上系以诗。天热，只抄其二：

其一 忆昔出宫围，志在不负主。挥手去遐荒，非死无以处。悲弹马上调，肝肠向谁吐？

声泪动天地，名姓传千古。边草伴芳魂，红颜馀朽骨。阿堵若有神，一坏万世睹。

王嫱有青冢 炎汉无寸土。要知作传人 还应受奇苦（耆英题）

其一 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

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

人皆悲远嫁 我独羨遭逢。纵使承恩宠 焉能保始终。至今青冢在 绝胜赋秋风（道光十二年五月绥远将军彦德题）

余平居读史 每念明妃亦有功于国家者 虽其牺牲精神 未必全出于自动。然以一女子身 系当日时局安危之重 则百世之人歌咏赞叹 固非偶然。今日吾女界中 有能为民族牺牲一己之福利者乎 若今异世 妃之往事 虽未堪取法 然使果怀热血 不患无溅之所 特患人无心耳 凭吊既久 撮一影而归。归而超然先生出诗相赠，相许太厚，恐终负己负人。兹录如下：

喜见吾宗又一奇，未应巾帼逊须眉。

木兰又媲从军美，博望能垂定远规。

事业百年归笔记，云山万里入鞭丝。

城南青冢依然在，凭吊相偕合有诗。

是夕，建设厅长代省主席冯曦先生，招饮于绥远饭店。席间 咸军政当局 谈甚欢。余述兹游之感想特善 冯先生言：“建省未久，一切落后 连岁灾祸并作 地方元气大伤 人民困乏 良田十荒其九。今平绥虽通车 以运价过昂 货运仍感不畅。省计不裕 建设多难着手。”言下慨然 闻此间军政当局 皆自晋来，以治山西之经验来治绥远，余意乃如美玉之遇巧匠。行见今后西北人民，不至持金饭碗，向人求乞也。

## 东 归

廿三日。日来忽有平津告急之消息，人心惶惶，余遂谋即归 以观究竟。林君等知不能留 午间 置酒相饯。席间黯然无欢 幸超然先生们之郎君在坐 活泼天真 妙语解颐 遂忘离绪。此小主人年只十三，言语中能流露优厚之人民思想。每及国事，辄怒目张拳 似欲得敌人而甘心者。此盖本乎天性与教育 非矫造者可比。因笑语林君：使为人父母者，咸能效法贤伉俪之所

为 今日纵不能收复失地 廿年后中国必然改观。’于是不能不联想及于西北民众缺乏教育之可哀矣。

午后登车 头等座次甚舒适 闻二三等设备亦甚完善。此路为吾国有数之工程人物詹天佑氏所创立，向为人所艳称。是日颇感疲乏 诸友既别 余遂附此苍龙 于辘辘声中 安然入梦矣。

### 张家口之一夕

廿四日。早九时 抵张家口 住华元旅馆。盛传平津失陷 火车已停。今次东行 遂止此不复进。闻之愤极 念无由再前 姑俟动静。此地简名张垣 为察哈尔之省会 据长城之要隘 扼平津线之中枢 为内地与蒙古出入之咽喉。汉、蒙、中、俄于此贸易 盖占军事而兼商业之重要地位。商店林立 市面尚佳。有公路通库伦，计长一千三百三十三公里。从张家口运至外蒙之物，为皮靴、砖茶、布匹、丝线、皮靴、马镫、木碗、烟锅及各种杂物。自外蒙输入者 则为羊皮、羊毛、灰鼠皮、羔皮、小羔皮、肚羔皮、骆驼、蘑菇、鹿茸、料石及各种杂皮等。此地夙饶于农产 人民生活基础皆建于农业之上。产品除自给外，且运销平津，以荞麦、高粱、马铃薯为大宗。大小麦、豆、花生、芝麻等次之。全省农产输出集中之地点，一为此间，次则宣化，怀来之康庄站又次之。畜类以马、牛、羊、驼为大宗 西北毛皮之输出 多集中于此 盖占全西北皮毛额百分之二十以上。观此，知张家口实执察哈尔经济之牛耳。惜外受苏俄之操纵于外蒙 因而张、库间贸易，一落千丈。内受农村破产之影响 全省人民有山穷水尽之苦。故欲求张家口真实繁荣 其惟复兴农村与改善库、张间经济关系乎 晚餐后，赴车站探问平津消息，知晨间所闻不甚确。午夜二时许，车或将东开。喜甚！因此间每夕八时后即戒严，故急返店治装，至车站候车轮之发轫。

## 抵平感想

二十五日。竟夜候于车室 思潮起伏不少 宁 深虑东行又生枝节。卒幸无阻。二时二十分 车发。备甚 不觉倚座入眠。及醒 日已照临 转瞬已入止于西直门车站。察行人市面 均熙攘无少异容 知平城尚安 且慨且慰。下车 忽有新闻记者数人纷来问讯 盖已得绥远之消息 而料余必至者。固未尝相识 惟以余之服装及风尘状态 遂不克逃诸人之巨眼。亦趣事也 群欲得余西行之情实，请以从容。旋驱车至中央饭店投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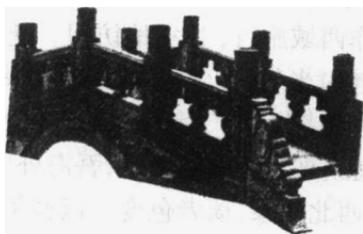
西北之游 至兹成一结束。今日重返文化粹集之故都 高楼美食，不能无感。过去所见边民之惨苦，乃一一腾现与脑海之间，而方寸所储，惟对西北之将来有莫大希望。旋记者有来造访 因举所历相告。且概之一辞曰 吾人不至西北 不知彼方之伟大。中华民族不欲图存救亡则已 欲之 则舍集力以任开边之责 恐无他途。今日之事惟在力行 过去空谈 都成笑柄。欧西流行之语曰：“法人遇事一说即行 德人遇事行而后说 英人遇事行而不说 华人遇事说而不行。”嗟夫 五分钟热度之讥 已播腾于全世 有志之士 岂惟宜有耻心 且当共求雪耻之道。而其要 必先从自强始。一洗往日因循自私不实之劣习，自信吾中华民族复兴之责 每一国民皆肩负之 而不容于委卸。如群能以发扬千年光辉历史之任，安见吾可爱之国旗，不有遍扬全球之一日哉！

## 敬告海外侨胞

天下事最无公理者，无过于我海外侨胞之所遭际。南洋群岛各地 当百年前 皆獠狃之域 侨胞冒万死 以与猛兽、毒蛇、山岚瘴疠战 前仆后继 卒能芟刈廓清 经之营之 不期乃为列强所据有。夫吾侨既曾洒其汗血于彼土 揆诸常理 宜即为当地之主人翁 而纳其地于我国版图 本无愧色。即令退百步立论 亦合

取得公民之资格 享有平等之主权。而事实乃大谬不然 举以往劳苦功勋悉掷于虚空 转为异族之牛马 无在不被其嫉视凌侮而务驱逐之 贫者号泣无门 富者势且促其破产。国内虽不乏同情分子 而国力衰弱 外交无掩护之威权 亦终有听其自为生灭而已。十九、二十世纪之交 世界种族相排斥之风 不若今日之烈，各帝国主义者经营殖民地之方略 亦不若今日之猛进 故吾侨胞之在海外者 犹得苏息于一时。自欧战以来 举世经济潮流之激荡，帝国主义为广其销货场所计，相率强化其殖民区域之经营，而民族排斥与兢取之间，遂各视其国力之盛衰以为消长。试观日本所谓南洋政策 已足使列强大感烦闷 究亦无可如何。于此即可证明 今世每一人民 无能绝其国家社会关联 而可自求生活者。故将欲使吾中华国民无论何地何时，能与列强之人分庭抗礼 则必自共谋祖国之富强始。此其实 固不能全委于一部分当政之人 政府特须有爱护之心 与指导扶助之方法而已 余久居异国 所受之刺激亦最深 每见外人奴视吾同胞 肝胆几为催裂。尝发愿为侨胞开辟新生之路，以免仰人鼻息，为民族之羞。夙闻国境西隅 地广人稀 蕴藏绝富 为我自由之领土 宜于开发。然以未及亲历，不敢置信。及一·二八沪战发生 先慈电促归国 欲使为战场之贡献。诘抵沪之日 早为城下之盟 悲愤纷来 无以自遣。时传西北灾旱奇重 妇女界之惨苦 尤所未闻。先慈及家严 乃命余作西域旅行 为实地访问。既符素旨 遂作冲寒冒雪之行。往返越时半年 备尝艰苦。然幸得睹其山川人物之美 农林矿产之饶 较诸昔闻 宁胜十倍。乃知世界目为天堂宝库 真实不虚。诚民族复兴大好之根基 吾海外归国侨民无上之乐土也。常人每畏西北高寒 谈者色变。以吾侨胞生长热带 尤谓难堪。实则事不尽然。如青海之都兰、玉树及天山之南部 温暖乃不让江浙 而吐鲁番一处气候 竟与南洋略同。大都肥沃之区，一望千里 中亦有曾开辟者。以交通水利未兴 仍成荒弃。五

金矿产，多显露于外，石油等于流泉。倘略加资本，利用科学方法，采集提炼，其富既可立待，且无穷时。过去二十年来执军政者，缺国家民族之认识，遂至天人交祸，民不聊生。比因外侮日深，上下为国之心转固，军事政治党务之改进，亦视昔为优。于是举国人士共为开发西北之论。顾内地之人，阙于财力勇气，为侨胞之留海外者虽亦感此需要，但以不明真况，慑于以往当政者不知恤侨专事剥削之病，无敢先驱。兹余本南洋侨民之立场，谨举所得见闻，依先慈之遗命，掬诚献于留外父老兄弟。冀能察其真实，共发自救救国之心。组合正式考察团体，前赴西北各省，为更精密之调查。倘以所见为不诬，则进而与政府求通力合作之实现。事机具在，宜勿迟疑。将见荆莽荒昧之区，可以化成灿烂庄严之地。进可以收复失地，发扬民族光辉；退亦可以使侨胞得一生息之大本营。不犹愈于局促南洋，听人之宰割哉！吾勇敢之侨胞！其亦大可以兴矣！



## 编者的话

西北行记，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物自内地到西北地区出使、考察、旅游或任职西北时所留下的纪行文字。其记载涉及不同时期西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风习俗、道路交通、山川景色、气候物产等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西北社会、历史、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料。由于它是私家之作，所记皆个人足履目击所得，更具真实性；由于它亦史亦文的性质，融史学的内核于作者之文心，记事考证与写景抒怀并举，即兴秉笔，形式自由，文字往往生动活泼，更具可读性。它实在是古人于史学、文学间的一大创造，很有活力的一种文体形式！

现存的西行记，最早当推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及北魏宋云的《行记》，然其中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记载极为简略。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我国西北地区的也只占一小部分。唐、宋之际西行者的著述，大多已残缺不全。元、明以降，这类作品逐渐增多。尤其到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行记实之作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见于载籍的不下数十百种，其记载愈加详尽，内容

愈加广泛。对历代西北行记的整理研究，前人虽已做了不少工作，但多集中在元、明以前之作，多限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清以下的大量作品，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作品，对其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力度还很不够。在今天开发西北、实现东西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对作为西北历史文化研究组成部分的历代西行记的整理研究，必定能为当代西北开发建设提供良好的历史参照。不仅如此，对这些往昔西北社会面貌的实录之作，打破专业研究者的狭小圈子，有选择地推介、普及于更广大的读者群中，使人们了解自己生身之地的今昔盛衰，黄土地上蹒跚前行的历史足迹，人们歌于斯哭于斯的逸闻典故……增长知识，陶冶性灵，继承前人开发振兴西北的不懈努力，其精神文化价值尤其难以限量了。

《西北行记丛萃》便是基于以上考虑，从众多西行记中进行选辑、汇录而成的。丛书第一辑选录 19 世纪以来西北行记中的著名之作共 25 种，辑为 10 册。其内容涉及 200 年来西北地区（甘、宁、青、新、陕）道路交通、城乡风光、民情习俗、气候物产，以至政治变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情况与面貌。目的在于为关注西北开发的读者，提供一个从不同的、微观的角度了解近代西北的窗口，庶可为新时期西北的开发建设提供某些思考问题的历史借鉴。

本套丛书，以记叙详实、通俗生动、有较高资料价值为选录的着眼点，兼顾内容的多样性。范围涉及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进出西北以前、以后的文字，概予保留。由于所选各书版本情况不一，我们一般以初版本为底本，以后出版本或标点本进行复校；对原版本中文字、标点方面的明显讹误径予改正；无标点者加标点，未分段者予以分段；凡征引前代典籍、诗文之处，均予查对校核。

全书不出校勘记，文中人名、地名、书名等专名及引文等误

属者，随文加方括号予以校订；西北地区的重要地名与今名异者，加方括号注今名于后；重要名物及少数难解字词，酌加方括号作简注。原繁体竖排本一律改为简体横排，作者原注以圆括号标示，以为区别。本着尊重历史、尽量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对原作中不合现代汉语表达规范和习惯但确属当时通行用法的字词，一般不予更动。我们的愿望是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可信的点校本，但限于多种原因，疏漏错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愿本书能成为一个向导，助您走近西北、了解西北，激发您对这片辽阔、神奇而尚待开发的大地热情与兴趣。

编者

2001年5月